
武俠世界
第37年
21
$20.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的巨型小說乃石中奇先生所著的故事「小三子」。仇如海原名石小三，父母雙亡，十三歲被「江北五怪」所收養，五人等個個肢體殘缺不全，却有一身驕人的武功，每人均授予一特技，年紀僅二十三的仇如海已身具驚人的技藝，他們培訓石小三的目的是……石中奇先生撰著的故事生動感人，節奏明快，文筆流暢簡練，使人閱來如沐春風，甚得茶餘飯後之樂趣。欲知仇如海所肩負的使命是甚麼？他是否完成師父交代的任務？請細閱本故事便知。

* * *

下期續刊金戈先生撰著的「黃山五絕」下闕，沈十笑與武天王聯手對付「黑殺幫」，究竟黑殺幫之幫主何許人也？欲知前情後事，請留意大結局。

另有一篇嶺南本地軼事，相信本鄉本土的讀友閱之，興趣盎然。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天機風雲」續集「天子龍脈」，敬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格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84.9.13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侠世界
第37年
第21期
（總號188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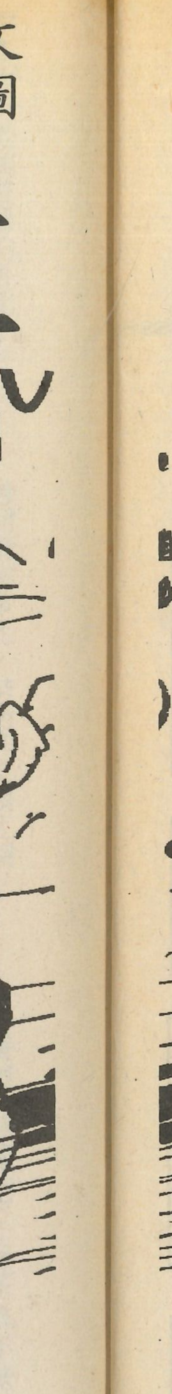
小三子

謹記師恩 代報宿仇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石可

文・奇中

圖・飛可



三伏天的中午。

火傘下的大地，沒有一點風，草木垂頭喪氣，樹上的鳥兒都不知道飛到那裏去了，祇有一隻老烏鴉在張着嘴喘氣，牠那茫然無助的神情，使人不禁產生了許多感慨，覺得萬物的生命都怕老，老了就束手無策，老了就無力抗拒或逃避各種各樣的侵犯……

這裏是一大片寬廣的平原荒野，看不見幾棵大樹，不論視線投向那一方向，都可以看到幾里遠的景物，也可以看到地平綫。

一輛馬車在地平綫上出現，正由遠而近。

那是一輛大型的馬車，由一黑一白兩匹駿馬拖着，白馬通體雪白，黑馬全身烏黑，形成强烈的對比。但牠們都是那麼神采飛揚，生氣蓬勃，揚蹄奔馳的步調始終一致，分不出强弱，也似乎永遠不會疲倦！

在某一方面，黑色代表邪惡，代表黑暗；白色代表正直，代表光明。這輛馬車的主人使用一黑一白的兩匹馬，是他個人的嗜好？抑或代表着甚麼意義？

沒有人知道。

「嘿嘿……」

駕車的漢子一聲呼喝，手上的韁繩隨之一扯，馬車很快就停住了，停在一棵高大的老榆樹下。

這棵老榆樹的樹齡可能已在兩三百年以上，像一把巨傘撐在荒野之上，樹上爬滿了長春籐，密密麻麻的糾纏在樹幹和枝椏間，有些從樹梢倒掛下來，形如渴蛟飲水的姿態。

馬車一停，駕車的漢子便從車座上站起，手搭涼篷向四方八面眺望着。

就在這時，車廂內透出一個蒼老而嚴峻的聲音：「有沒有人？」

駕車漢子答道：「沒有。」

「再仔細的看看！」

「是。」

有句話說「明察秋毫而不見其薪」，還有一句笑話說：某人騎在牛上數他的牛，再怎麼數都是少了一隻，因爲他忘了把自己乘坐的一隻計算進去。現在這個駕車的漢子就是犯了這個錯誤，他祇看遠方不看近處，如果他抬頭去看頭上的老榆樹，也許會發現樹幹的分枝處躺着一個正在午睡的人！

「有沒有？」

「沒有。」

「確定？」

「是的。」

「好，下車。」

第一個從車中跳出來的是個青年。二十三四歲的年紀，五官端正，眉宇間透着一股堅毅的英氣，眼神堅定而凌厲，可以看出他是經過長期訓練磨練出的人！

第二個下車的是個斷了一隻右胳臂的老人，五十多歲，身材高大，國字臉形，滿臉痲子，看上去是個無情冷酷的人。

第三個下車的是個斷了一隻右腿的人，年近五旬，身材瘦長，相貌清癯，有一對很粗的黑眉毛，腋下拄着一拐，給人的印象是精明能幹。

第四個下車的是個瞎子，雙目深陷，看不見眼珠，年紀約在四旬出頭，手上拿着一支竹棒，要不是有眼無珠，看起來還相當英俊。

第五個下車的是個婦人，也是四十出頭，身段還保持着年輕女人的美姿。可惜容貌奇醜無比，鼻子沒有了，祇剩下兩個鼻孔，加上長髮披肩，乍見之下，會使人以爲見了厲鬼。

第六個下車的是個矮胖健壯的老人，年紀約六十多歲，一臉橫肉，缺陷是雙手祇剩下拇指和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都沒有了，兩隻手就好像兩把鉗子！

除了最先下車的青年外，四男一女，竟然都是殘缺的人！

他們五人下車之後，就圍在那青年人的四面，但沒有一絲敵意，反而很親切，斷指的矮胖老人首先開口道：「海兒，咱們就送你到此爲止。」

青年人恭聲道：「是的，大師父！」

那個斷了右胳臂的老人接口道：「怕不怕？」

青年道：「不怕，二師父。」

那個斷了右腿的老人第三個開口，微微一笑道：「你是一隻羽毛已豐的鷹，今天我們放你出去，從此你要獨自一人面對一切，希望你謹記過去十年我們對你的教導！」

青年人以堅定的口吻道：「三師父請放心，海兒不會令五位恩師失望的。」

沒有鼻子的醜女人失聲笑道：「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完成我們交給你的使命。」

青年道：「是，海兒一定辦到！」

中年瞎眼的冷冷道：「我們等了十年，等的就是今天，所以你的使命，祇許成功，不許失敗，你要小心行事，謀定而後動，切忌急躁，因爲你有兩個月的時間。」

青年點點頭道：「是的，十年養育之恩，海兒絕不會忘記，如不能完成五位恩師交付的使命，海兒願以死謝罪！」

斷指老人突然拾起一顆拳頭大的石頭，向青年拋了過去，喝道：「再讓爲師看看你的『無極風雷掌』！」

「啪！」

青年一掌推出，迎上了打到的那顆石頭，好像推出去的不是肉掌，而是一塊鐵板，石頭應聲碎裂迸飛！

中年瞎子緊接着大袖一揮，厲叱道：「再接這個試試！」

五枚銅錢，似一朵梅花飛向那青年人，疾如流星的射向青年人胸前五處穴道！

那青年人快速的轉動，祇一刹那間，中年瞎子的五枚銅錢便全到了他的手中。

不，有一枚被他用牙齒咬住了！

斷腿老人喝采一聲，突然單足一頓，以奇快無比的身法欺近青年，手中木拐以雷霆萬鈞之勢「呼」的掃向青年的腰部，大喝道：「龍飛九重天」！

青年人身形往上縱起，脚尖很準確的在掃到的木拐上一點，借力向上沖起三丈多高，似一隻巨鷹飄落在老榆樹的一枝細椏之末端。

那枝細椏的末端，根本承受不了一個人的重量，豈知那青年人落到那上面時，那枝椏祇沉下數寸，好像承受的不是個人，而是一隻鷹。

斷腿老人哈哈大笑道：「好，好，我們的心血沒有白費，下來吧！」

青年人隨即飄然而下，落地無聲，點塵不驚。

斷指老人沉聲道：「海兒，以你目前的成就，放眼天下已是罕有的一流高手，不過比起那老傢伙，却還差一大截，你可千萬大意不得！」

青年人肅然道：「是的，大師父！」

沒鼻子的醜女人尖聲尖氣地道：「小兄弟，你貴姓大名？」

青年一怔，隨即拱手一揖，對答如流道：「不敢，敝姓仇，賤名如海。」

「爲甚麼叫仇如海？」

「娘爹取的名字，小子亦不知其中的含意。」

「何方人氏？」

「小地方，蜀東南溪。」

「爲甚麼到南方來？」

「投親不遇。」

「爲甚麼投親？」

「爹娘亡故。」

「你會幹甚麼活兒？」

「養馬、打雜、跑腿、打獵樣樣也在行。」

「會武功麼？」

「不會。」

醜女人表示滿意了，笑道：「好，背起你的包袱，上路去吧。」

仇如海從車廂裏取出一個長形包袱背在背上，却沒有立刻上路。

斷指老人道：「去呀！」

仇如海躬身說道：「海兒恭送五位恩師！」

斷指老人一笑道：「難得你有一份孝心……好，我們回去了，希望你達成使命，平安回來。」

於是，斷指老人、斷臂老人、斷腿老人、中年瞎子、沒鼻子的醜女，一一上了車，駕車的漢子隨即駕車回頭，雙方揮手而別！

馬車漸漸地去遠，最後消失在地平綫後！

仇如海一直站着沒動，直到看不見馬車，才開口冷冷道：「朋友，請下來！」

敢情他早已發現樹上躲着人。

「嘻。」

一聲輕笑，從樹上跳下一個老叫化子！

這老叫化子頭髮已白，可是滿臉紅潤，身手極之靈活，從樹上飄下時，就像落下了一片樹葉。

他一襲百補鶉衣很髒，腰上掛着一隻酒葫蘆，手上拿着一支光溜溜的竹棍，樣子蠻親切的，一落到地面就嘻嘻笑道：「小兄弟，你貴姓大名？」

「仇如海。」

「何方人氏？」

「蜀東南溪。」

「爲甚麼名叫仇如海？」

「爹娘取的名字，小子亦不知其中的含意。」

「到南方來幹麼？」

「投親不遇。」

「爲何投親？」

「爹娘死了。」

「你會幹甚麼活兒？」

「養馬、打雜、跑腿、打獵樣樣也在行。」

「會武功麼？」

「不會。」

老叫化子張口哈哈大笑起來。

仇如海冷森森地道：「你笑甚麼？」

老叫化笑道：「你知道老叫化在笑甚麼？」

仇如海滿臉敵意道：「你以爲這些話都是揑造的？」

老叫化含笑道：「老叫化不管你說的是眞是假，只是覺得可笑。」

仇如海冷冷道：「尊姓大名？」

老叫化似乎很喜歡笑，又哈哈的笑起來：「小兄弟，你身手的確不凡，可惜沒有一點江湖見識！」

仇如海道：「怎麼說？」

老叫化笑道：「你不該向我叫化子問姓名，凡是稍有一點見識的人都不會向叫化子請教姓名。」

仇如海臉上有一點泛紅，這表示他還相當嫩，是個初出道的雛兒，但是他的反應很快，立刻反駁道：「我請教你的姓名並沒有錯，

因爲你不是個普通的叫化子。」

老叫化道：「也對，有人叫我『醉鄉客』，你就叫我『醉鄉客』好了。」

仇如海覺得這個綽號相當有趣，不禁莞爾一笑，道：「爲甚麼叫『醉鄉客』？」

醉鄉客笑道：「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仇如海道：「如此說來，你是傷心人，別有懷抱。」

醉鄉客搖搖頭道：「沒有甚麼，你小兄弟問我爲甚麼當叫化子，一句話，當了三天叫化子，連皇帝老子都不想幹了！」

仇如海神色一怔，道：「你很風趣，但我希望你正經的回答我的問題，你躲在這兒幹甚麼？」

「躲？」醉鄉客爲之失笑：「小兄弟，老叫化先問你一句，你們可曾告訴別人要在這兒停車？」

「沒有。」

「那麼，你認爲我老叫化是神仙了，有未卜先知的能耐？」

「你的意思是……」

「老叫化路經此地，由於日頭太毒了，而且老叫化又有午睡的習慣，因此上樹去打個瞌睡，就是這麼一回事。」

仇如海凝視着他，再也想不出質問的理由了。

老叫化笑問道：「那五個人是你的師父？」

仇如海點點頭。

老叫化道：「五個人教一個徒弟，這一定有重大的目的。」

仇如海臉容一沉，道：「醉鄉客，我看得出你是武林前輩，所以我要鄭重的勸告你：忘了你剛才所看到的一切，這樣你才能多活幾年。」

醉鄉客解下腰間的葫蘆，拔去瓶蓋喝了幾口，這才愜意的笑了一笑道：「小兄弟，你如果認爲這是一件不能被人發現的秘密，剛才你那五位師父在場時，你爲何不道破老叫化的形藏？」

仇如海道：「因爲我判斷這是巧合，我不希望你死得不明不白。」

醉鄉客笑道：「這麼說來，你是個明辨是非，又有一副慈悲心腸的青年了。」

仇如海道：「人應該恩怨分明。」

醉鄉客突然眉頭一皺，道：「怪事！」

仇如海道：「怎麼啦？」

醉鄉客道：「昔日名震江北的五怪所收的徒弟，竟然是個明辨是非而又有慈悲心腸的人，委實大出我老叫化意料之外。」

仇如海臉色一變，問道：「你認識他們？」

醉鄉客嚴肅的盯住他：「小兄弟，老叫化今年七十二，在你出生的時候，老叫化已在江湖混了好幾十年，『風雷神』寇樹基、『血劍』譚天麟、『花蝴蝶』屈翎、『千手怪』惲寒星、『浪女』蒲夢珠這五人當時名氣不小，老叫化怎會不認識呢？」

仇如海沉默着，心情很複雜。

醉鄉客接着道：「所以，老叫化對他們江北五怪的了解，可能比你還多，他們以前的所作所爲，老叫化可如數家珍的說給你聽……」

仇如海突然道：「不，我不要聽。」

醉鄉客道：「爲甚麼？」

仇如海冷冷的道：「不爲甚麼，我就是不要聽。」

醉鄉客靜靜的打量他半天，忽然微笑道：「小兄弟，你今年幾歲？」

「二十三。」

「你跟他們十年了？」

「嗯。」

「十年之前呢？」

「孤兒。」

「這麼說，老叫化明白了！」

「你明白了甚麼？」

「你剛才說得對，人應該要恩怨分明。」

「怎麼？」

「不管江北五怪要你去替他們辦甚麼事情，你都該替他們去辦，但是老叫化要奉勸你一句，人活在仇恨中是痛苦的事，得饒人處且饒人，退一步便可以保百年身！」

老叫化說完這話，掉頭就走了。

他已是古稀老人，再也沒有多大的精力，去過問武林的是是非非，他已經徹底地了解武林中的是非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所以，他現在祇是喜歡喝酒，只想獨善其身，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 * *

仇如海現在來到一個小鎮上，在鎮上一間酒館中打尖，吃着刀削麵。

這裡不是山西，這裡是鎮北的一個小鎮，就因爲這裡不是山西，却有刀削麵可吃，所以這間酒館的生意特別好，還不到掌燈時份，已是座無虛席了。

仇如海慢慢地吃着刀削麵，從外表看，他很冷靜沉着，但其實他內心很徬徨。十年來他一直活在一個受寵愛的籠子裡，現在他被放了出來，從此要面對陌生的一切，因此感到孤單與徬徨。

他的思潮在腦中澎湃，他想起自己小時候的情形，清楚的記得七歲那一年，爹娘先後病死了，後來自己被安排在二叔家過日子，可是二嬸的白眼使他受不了，終於有一

天自己出走了，成了一個流浪的孤兒，那段日子好苦呀！乞討、偷竊，每天掙扎在死亡邊緣……唔，自己爲甚麼不殺死那個醉鄉客，五位恩師所交付給自己的使命，是這麼重要！醉鄉客已知道自己是江北五怪的傳人，他很可能已猜到自己要去幹甚麼，自己應該殺了他才對……不，自己也當過小叫化子，同是天涯淪落人，何況又與自己無怨無仇……可是五位恩師對自己十年撫養，其恩惠猶如再生父母，自己即使粉身碎骨，也是應該報答的啊！

唔！天快黑了，今夜投宿何處？

不，不要住店，繼續趕路吧，等走到累了再說吧，夜間趕路較爲涼快。

他想到這裡，正要把剩下來的幾口麵吃完，忽然發現自己的座頭跟前站着一個女人的下半身……

好漂亮的一身淡黃繡花勁衣，是個姑娘吧？

他慢慢地抬起頭來，就看到那個姑娘的容貌，他的一張臉突然泛紅了。

因爲，這姑娘很美，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標緻的姑娘，也從來不曾這樣被一個姑娘看過，是以一時有些手足無措，而爲之臉紅心跳了起來。

這姑娘的年紀不會超過十八歲，一身淡黃勁衣，頭上也插着一方淡黃絲巾，背上斜插着一把長劍，看來竟是一個行道江湖的俠女。

不過，任何人都看得出她是個稚氣未除，尤其是她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裡明顯的告訴大家，她還是一個天眞無邪的小姑娘。

她正歪頭瞧着仇如海，當仇如海抬起頭來的時候，她落落大方地道：「你要我等多久？」

仇如海抬頭道：「甚麼事？」

小姑娘不高興地道：「我在等你這個座位，你一碗麵要吃多久？」

仇如海一聽，連忙站起道：「對不起，姑娘請坐，我不吃了。」

小姑娘道：「不成。」

仇如海一怔道：「怎麼啦？」

小姑娘一指他碗中的麵道：「你要吃完！」

仇如海搖頭道：「吃不下了。」

小姑娘道：「這裡的刀削麵很有名，你爲甚麼吃不下？」

仇如海道：「飽了。」

小姑娘道：「我看你不是來吃東西的，而是來出神的，幹嗎神不守舍呀？」

仇如海笑而不答，提起包袱，走去付了賬，隨即出門上路。

此際，天已黑了下來。

鎮上有棧房，但他不想去投宿，他覺得精神很好，決定繼續上路。

出了小鎮，眼前祇見一片荒野，他踽踽獨行，雖然覺得有些孤單，却又覺得這樣很好，過去的十個寒暑，天天有五位恩師陪着，但那是一段被支配的日子，現在雖然孤單一人，反而覺得自己擁有了一切……

走着走着，不覺夜已漸深，弦月已隱入雲中，大地變得一片黑暗。

忽然一陣馬蹄聲從身後路上響了過來！

仇如海沒回頭去看，他的腦海中只想着去完成使命，以報答五位恩師的養育之恩，此外對一切事物都沒有興趣。

馬蹄聲更近了，不久已響到他身後，他就靠路邊走，要讓來騎過去，但來騎却在他身邊放緩了下來，與他並肩而行！

抬頭一看，原來就是剛才在酒館中見過面的那個小姑娘。

她騎着一匹棗紅駿馬，好神氣！

「喂，你要去哪裡？」

仇如海沒有回答。

小姑娘笑道：「怎麼不理人呀！」

仇如海淡淡地道：「我去哪裡，跟妳沒有關係。」

小姑娘道：「你這人好沒禮貌，我是好心好意的問你呀！」

仇如海道：「我沒法回答妳。」

小姑娘問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因爲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我祇能說我在走路，走到哪裡就算哪裡。」

這話更引起了那小姑娘的好奇心，她目光一注道：「你沒有家？」

「沒有。」

「父母呢？」

「死了。」

「那麼，你是在流浪？」

「對了。」

「你叫甚麼？」

「……」

「不會連姓名也沒有吧？」

「姑娘，妳走妳的路吧！」

「哼！」

小姑娘一賭氣，手上的轠繩一抖，縱馬向前疾馳如飛而去，一剎那就已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之中。

仇如海仍然是踽踽而行，心情忽然很沉重很抑鬱，雙肩好像扛着兩座山。

又走了十幾里路，看見路邊山坡上有一座破廟，便轉向山坡上走去，他本想走一個晚上的路，但現在情緒不知怎麼樣已轉爲低落，故決定去那破廟過夜。

一脚跨入廟內，突然呆住了。

因爲有一柄刀橫在他面前。

明晃晃一柄九環鋼刀，像門閂一般橫擋在廟門上，明顯的在阻止仇如海進去。

刀握在一個人的手上，那個人側立在門邊，由於廟殿上沒有點燈，裡面一片漆黑，無法看清那人的面貌，祇看出他祇是着一身黑衣。

仇如海呆了一呆道：「是怎麼一回事？」

黑衣人冷冷道：「要過夜，請到別處去。」

仇如海道：「爲甚麼？」

黑衣人道：「這裡已經太擠了。」

仇如海目光一掃整個大殿，並未發現其他人，不過，他不想惹事，五位恩師曾經諄諄告誡他，不要惹事生非，說他的使命祇有一次，除此以外天塌下來都不要去管，他決定遵從恩師的話，當下默默地便掉頭走去。

「喂！」

忽然，廟中有人叫了一聲。

是個女的，很像是在酒館和路上遇見的那個小姑娘，而且聲音透着驚急，一聲「喂！」之後，就好像被人蒙住嘴巴了。

仇如海心頭微震，不覺刹住了脚步。

黑衣人却在門口開了口，陰森森地道：「繼續向前走，這樣你的爹娘才能再見到你這個兒子。」

言下之意，當然是在警告仇如海不要多管閒事，否則會丟掉性命。

仇如海站着沒動，理智與感情開始在腦中交戰着，不知道該去救人或聽從恩師的話。

黑衣人見他站着不動，又發出嚴厲的恫嚇道：「小兄弟，你要是聽不懂我的話，我再說一遍，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否則，你就回不了家。」

仇如海慢慢的回轉了身，堅定的面向廟門站着。

黑衣人立即一閃出廟，手中九環刀一抖，匡啷啷一陣響，陰惻惻的悍笑道：「哼，你不怕你爹娘再見不到你？」

現在，仇如海看清楚他的樣子了，但看清楚和沒看見一樣，因爲對方蒙着面，祇露出一對烱烱的眼睛。

仇如海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祇知道那個小姑娘落在他的手中，祇覺得自己不能見死不救，當下冷冷的問道：「那個姑娘怎麼了？」

黑衣人蒙面人目中閃動着强烈的殺氣，暴聲道：「小子，你不怕你爹娘傷心？」

仇如海道：「我爹娘早已死去。」

蒙面人微微一怔，隨即發出厲烈的大笑道：「沒爹沒娘的孩子更該愛惜性命，否則，你們家會斷了香燈。」

仇如海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又冷冷問道：「那個姑娘怎麼樣？」

黑衣蒙面人聲調一沉道：「別問，你要是活得不耐煩，就祇管上來。」

仇如海走了上去。

黑衣蒙面人勃然大怒，九環刀猛吐，刀光如虹抹向仇如海的脖子。

但刀招一出他就呆住了，因爲他突然發現仇如海已消失無踪，好像會隱身術似的，這是甚麼一回事？

「砰！」

還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時，他的腰已被仇如海的手肘撞中，非常猛烈的一擊，他的身子登時破空飛去，一直飛出三四丈遠，落地之後，動都沒動一下。

仇如海舉步跨過廟門。

「呼！呼！」

一把吳鈎劍，一支狠牙棒同時由兩邊門劈出，好像兩道閃電從空而降。

仇如海縮回跨過門檻的那隻脚，他的動作看來慢吞吞，却恰到好處的避過了吳鈎劍和狠牙棒的襲擊，更妙的是，當吳鈎劍和狠牙棒劈空而擊落在地面的一剎那，他縮回的那隻脚，又跨了過去，人就從那兩件兵刃上跨過而進入到廟殿上去。

一進廟殿，他猛可一跳而起，雙腿在空一張，分左右脚一彈出去。

「乒乓」一聲，搶前的兩個人「喔」的叫了一聲便倒了下去。

是兩個黑衣蒙面人，他們倒下之後，也沒有再動一下，全都昏死過去了。

仇如海目光如電一掃，發現殿堂壁下坐着一個人，隱約看出是那個小姑娘，乃走過去問道：「姑娘，妳沒事吧？」

那姑娘沒答話。

仇如海走近前細加審視，見她雙手被反綁着，雙脚也被繩子緊緊細住，但人是清醒的，一對大眼睛正在那裡眨呀眨呀的，不禁一怔道：「妳怎麼不說話？」

小姑娘是在又驚又喜的打量着他，直到看夠了，才笑道：「喂，眞看不出你還是個武林高手呀！」

仇如海用那把吳鈎劍割斷她手脚上的繩子，道：「好了，妳可以站起來了。」

小姑娘坐着沒有起身，她似乎忘了那三個蒙面人，興趣完全集中在仇如海一人身上，望着仇如海嘻嘻的笑道：「眞好玩，你現在是我

的救命恩人了。」

仇如海問道：「他們是誰？」

小姑娘搖搖頭道：「不知道。」

仇如海問道：「他們爲何要擒拿妳？」

小姑娘又搖搖頭的答：「不知道。」

仇如海聳聳肩，他也沒有追究的興趣，扔下了吳鈎劍道：「他們三人由妳善後吧！」

小姑娘跳起來雙手攔住道：「喂，你別生氣，我眞的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爲甚麼要擒下我，不是騙你的呀！」

仇如海微微一笑道：「我相信妳的話。」

小姑娘道：「那你就別急着要走嘛！」

仇如海說道：「我沒興趣在此地過夜。」

小姑娘問道：「你往哪裡去？」

仇如海道：「還是那一句話，跟你無關。」

小姑娘道：「你叫甚麼名字？」

仇如海不答。

小姑娘不悅的一嘟嘴道：「你這個人是怎麼搞的，拒人於千里之外！」

仇如海道：「我覺得沒有通姓道名的必要。」

小姑娘道：「但你救了我，我總得請教你的姓名，這是必要的禮貌呀。」

仇如海道：「不必，我並不期望妳的報答，請讓我走好嗎？」

小姑娘仍然張着雙手不讓他走，俏皮的笑着道：「你不告訴我，我堅決不讓你走。」

仇如海有些不高興，神色一沉道：「姑娘，妳講不講理？」

小姑娘笑道：「不講。」

仇如海怒道：「妳的禮貌到哪裡去了？」

小姑娘道：「去到九霄雲外去啦。」

仇如海生氣，但沒有發作，祇是沉容道：「那麼妳想把我怎麼樣？」

小姑娘道：「你不告訴我姓名，我不放你走，一直把你困在這裡。」

仇如海凝視着她，不再開口。

小姑娘笑道：「對了，我應該先報上姓名才對，我姓韓名叫玲玲。」

韓玲玲道：「奉天人氏，今年十七歲，再說詳細一些，我是百獅堡的人，百獅堡主韓天獅是我大伯父。」

仇如海心頭像捱了一拳，臉色遽變道：「哦，妳是百獅堡堡主韓天獅的姪女？」

韓玲玲笑道：「不錯，你也聽說過我大伯父的大名？」

仇如海深深作了一次呼吸，藉以平息震盪的心緒，點點頭說道：「當然，他是當今武林第一豪雄，名滿天下，無人不知。」

韓玲玲道：「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姓名了吧？」

仇如海道：「姓仇，名如海。」

「仇如海？」

「嗯！」

「好奇怪的姓名，不是哄我的吧？」

「不是。」

「你身負血海深仇？」

「沒有。」

「那爲甚麼叫仇如海？」

「爹娘取的名字，沒有甚麼意思。」

「何方人氏？」

「蜀東南溪。」

「哪裡去？」

「流浪。」

「你的身手很高，令師是誰？」

仇如海感到自己鑄下了無法彌補的大錯，面臨無法解決的難題，心亂極了。

怎麼會有這種的巧事，怎麼一踏上「征途」就碰上了百獅堡的人？現在還能否認自己不會武功麼？她既然知道自己身懷絕技，那麼自己還能去進行那項使命麼？

有沒有補救之策？

有，殺了她！

這個念頭閃入他腦中之際，他的目中不禁流露出一片殺氣。

韓玲玲接觸到他充滿殺氣的目光，不禁打了一個寒顫道：「喂！仇……仇如海，你的目光很可怕！」

仇如海的理智與感情又在交戰着，思忖一陣心中已有了決定，堆笑慢慢道：「韓姑娘，妳覺得我是怎樣一個人？」

韓玲玲道：「莫測高深。」

仇如海又問道：「是好還是壞？」

韓玲玲道：「好壞都有，看外表是個好人，可是你剛才的眼光好可怕，好像要殺人似的。」

仇如海忽然一閃出了廟門，走去將那三個受傷昏迷的黑衣蒙面人拖入大殿，道：「咱們先來看看這三個人是誰。」

他將三個蒙面人的蒙面巾一一扯下，一看都是生相兇悍的中年人，於是便問道：「妳認得這三個人麼？」

韓玲玲仔細看了一會，抬頭道：「不認識，我從沒有見過他們。」

仇如海問道：「妳和他們是怎麼遇上的？」

韓玲玲道：「我騎馬奔馳，忽然遇上絆馬索，我被摔得很遠，跟着就出現了這三個蒙面人，一時措手不及，被他們抓住了。」

仇如海道：「他們沒說理由？」

韓玲玲答道：「沒有，他們把我帶到這裏，三人正在密商甚麼的時候，你就來到了。」

仇如海道：「妳應該看得出他們擒拿妳的目的。」

韓玲玲道：「綁票！」

仇如海道：「是麼？」

韓玲玲道：「一定是企圖綁票，因爲我是百獅堡堡主的姪女，他們可以勒索很多的銀子。」

仇如海笑了笑道：「百獅堡主韓天獅的武功蓋世無敵，手下高手如雲，他的勢力是無人能敵的，宵小避之猶恐不及，他們吃了豹子膽不成？」

韓玲玲道：「如果不是綁票，那就是尋仇洩恨，我大伯父的仇家很多。」

仇如海道：「嗯……這三人受傷很重，短時間內恐怕不會甦醒，妳打算怎麼樣處置他們？」

韓玲玲苦着臉道：「不知道，我從來沒有碰到這種事，你說我應該怎麼辦，怎麼處置他們才好？」

仇如海一聳肩道：「我也不知道，這是妳的事，與我無關。」

韓玲玲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師承何人？」

仇如海道：「妳問這個幹甚麼？」

韓玲玲道：「了解你呀！」

仇如海問道：「爲甚麼要了解我？」

韓玲玲一怔道：「爲甚麼我不能了解你？」

仇如海冷漠地道：「我不要人家了解我！」

韓玲玲問道：「爲甚麼？」

仇如海不答，一指那三個蒙面人道：「妳要不要盤問他們？」

韓玲玲道：「算了，沒意思。」

仇如海道：「那麼，我要走了，要是妳願意，咱們就一道走。」

韓玲玲大喜道：「好吧，咱們一道走好了。」

仇如海道：「妳的馬呢？」

韓玲玲道：「不知道，牠摔了一跤，要是沒受傷，可能也走失了。」

仇如海道：「要不要去找一找？」

韓玲玲道：「算了，我跟你一起步行，我要回百獅堡，你呢？」

仇如海道：「流浪，哪裏有飯吃，就在那裏住下。」

韓玲玲詫異道：「你眞的沒有家？」

仇如海道：「沒有，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姊妹，孤家寡人一個。」

韓玲玲關心的問道：「那你怎麼過日子呢？」

仇如海道：「替人家打雜、跑腿，此外我會養馬，也會打獵。」

韓玲玲驚訝道：「你身手這麼高强，怎麼幹這些下人的活兒？」

仇如海說道：「身手高强能夠當飯吃嗎？」

韓玲玲由衷地道：「仇如海，你眞了不起！」

「怎麼呢？」

「一般人如有你這樣功夫，一定不甘寂寞，早就打家劫舍去了。」

「荒唐，妳大伯父的武功舉世無雙，他爲甚麼不去打家劫舍？」

「我大伯父早年販賣藥材，後來又在各地經商，沒幾年就發了大財，現在他是大理第一富豪，有人說他富可敵國。」

「那是用正當手段賺來的，所以一個人練成武功並不一定要去打家劫舍才能發財的。」

「仇如海，你跟我去我們的百獅堡，好麼？」

「幹甚麼？」

「我請我大伯父給你一份工作。」

「這個……」

「我大伯父待人很寬厚，今天你又救了我，他一定樂意收留你的。」

「這個……」

「哎唷！不要這個那個了，走嘛，走嘛！」

於是，仇如海就這樣的與韓玲玲離開了破廟，踏着月色往北方走去。

*　*　*

就在他們離開破廟約莫一刻鐘的時候，一乘華麗的大紅轎子在夜色中出現，來到了破廟門口。

這乘大紅轎由四個彪形大漢抬着，轎前轎後還有四個腰懸長劍的錦衣衞士前呼後擁，顯然轎中人是個極之尊貴的人物！

大紅轎在廟前停下，旋聞轎中透出一個老婦人的聲音：「進去看看！」

語氣冷峻無比！

兩個錦衣衞士舉步進廟，發現那三個蒙面黑衣人昏迷在地上，他們臉上並無多大驚色，略經察看之後，其中一個便走出廟，向轎中人稟報道：「老夫人，他們栽了。」

轎中老婦人冷冷的道：「死了？」

錦衣衞士道：「沒有，肋骨斷了幾根，此刻尚在昏迷不醒。」

轎中的老婦人一哼道：「怪了，那丫頭，竟有此能力擊傷他們三人？」

錦衣衞士道：「廟中還有被割斷了的繩子，情況顯示他們曾將那丫頭綁住，後來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轎中的老婦人掀開簾子，從裏面拋出一個小瓷瓶，說道：「每個人給他們服二顆吧！」

「是。」

錦衣衞士接住小瓷瓶，隨即返身進廟，看來小瓷瓶的藥靈如仙丹，不久三個黑衣人已然甦醒，由兩個錦衣衞士扶了出來。

轎中老婦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中一個黑衣人呻吟着道：「我們本來已得手了，誰知突然來了一個毛頭小子……」

「叫甚麼？」

「不……不知道，他身上沒帶武器，看樣子根本不像是個武林中人，他打算進廟過夜，不料小的才一出手，就……就挨了他一下重的。」

「說詳細一些！」

「小的一刀劈過去，那小子的身法眞是神奇，一下子就不見了，又一下子就到了小的身邊。」

「多大年紀？」

「二十多歲。」

「操那地方的口音？」

「聽不出來。」

「哼！眞是飯桶，後來呢？」

「後來……後來小的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轎中老婦人又問另外兩個黑衣人的經過情形，一聽他們也是一出手就反被擊昏，氣得破口大駡道：「笨蛋，都是飯桶！連一個無名小卒也對付不了，今後還能跟百獅堡的人作對麼！」

三個黑衣人低頭不敢吭一聲，一個錦衣衞士開口道：「老夫人請息怒，依小的看，那小子一定不是無名小卒，他們三位一時大意才着了道兒的！」

轎中的老婦人冷冷一哼，道：「你們四人立刻追上去，務必逮下那丫頭！」

「是！」

四個錦衣衞士應了一聲，就要動身趕去。

「慢着。」

四個錦衣衞士躬身等待吩咐。

轎中的老婦人語氣嚴厲地道：「記住，萬一你們也栽在那小子手上，可不准你們洩漏一點秘密。」

「是。」

「死都不准洩露！」

「是。」

「快去。」

四個錦衣衞士騰身疾起，好像四朵彩雲飛快的向北方路上飄去。

* * *

下弦月在雲中時隱時現，大地籠罩在黑暗中，給人一種沉悶的壓迫感，但仇如海的心情，却反而變得更開朗了。

因爲，他已籌定了應付之策，不再爲韓玲玲發現自己身懷絕技而苦惱。

韓玲玲是情竇初開的小姑娘，儘管她對仇如海還沒有產生着愛的意識，但由於仇如海救她脫險，她已完全信任了他，認爲他是個正派的青年，根本沒想到他的心懷叵測，當然更未料到將他帶去百獅堡竟是「引狼入室」的行爲。

「仇如海，爲甚麼不肯告訴我你的師承呢？」

「我沒有說不肯。」

「那麼現在就說給我聽。」

「我師父是個叫化子……」

「啊！是個叫化子？」

「許多人一聽我師父是個叫化子就看不起，所以我不大願意提起。」

「我不會看你不起，你說吧！」

「話得從八年前說起，有一天我在金陵郊外發現一個病倒路旁的老叫化……我救了老叫化，後來才知道那老叫化身懷絕技，我就拜老叫化爲師，而老叫化爲了答謝我救命之恩，也傾囊傳授，直到去年老叫化死了，我便開始流淚……」說得活龍活現。

韓玲玲一點都不懷疑這段故事的眞實性，只問道：「他是丐幫的人麼？」

仇如海道：「不，他雖是叫化子，却不屬丐幫。」

韓玲玲又問道：「他在武林中的名氣很大嗎？」

仇如海道：「剛好相反，他沒有一點名氣，他不喜歡沽名釣譽，連個名號都沒有，我與他相處了七年，祇知道他姓段，祖籍宜昌。」

韓玲玲道：「你既已練成了一身武功，就該爲自己的前途作個打算才是。」

仇如海道：「是的，不過我相信命運，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强求。」

韓玲玲笑道：「這話我不同意，我大伯父常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事雖無必成之理，却不可聽天由命。」

仇如海道：「我現在想四處去遊歷，去增加一些兒知識再說。」

韓玲玲道：「這麼說，你無意在我們百獅堡久留了？」

仇如海道：「百獅堡名噪天下，是藏龍臥虎之地，我很願意去見識見識，但是我當然不可能在那兒落籍，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妳說是不是？」

這是很有志氣的話，韓玲玲聽得很高興，連連點頭道：「對，對，你只要有志氣，將來的成就，說不定比我伯父還高……」

仇如海有些慚愧，暗忖道：小姑娘，如果妳知道我去百獅堡的目的，只怕妳會恨死我了。

這思忖剛從腦中閃過，他有所警覺的停住了脚步，掉頭向後面路上望去，道：「有人來了。」

韓玲玲也掉頭望去，她是個聰明的姑娘，當然想到是那三個蒙面人可能還有同黨，因此立生警戒的道：「不知道是趕夜路的還是冲着我而來的？」

仇如海拉着她繼續向前走，道：「也許是趕夜路的，咱們走自己的路吧。」

但他猜錯了，走沒幾步，後面已傳來一聲喝叱：「站住！」

話落，四個錦衣蒙面人已躍落在他們身旁，四柄長劍一橫，將他們困在中心！

韓玲玲一見又是蒙面人，心中又是驚疑，又弄不懂這些人所爲何來，當即玉臉一板，冷冷的問道：「你們是剛才那三個蒙面人的同黨吧？」

一個錦衣衞士冷冷的答道：「不錯。」

韓玲玲說道：「我甚麼地方得罪了你們？」

那錦衣衞士道：「沒有！」

韓玲玲道：「那麼，你們的目的是甚麼呢？」

那錦衣衞士道：「我們的主人要見妳！」

韓玲玲道：「你們的主人是誰？」

錦衣衞士道：「見到她，妳就知道她是誰了，願意跟我去麼？」

韓玲玲道：「她在哪裡？」

錦衣衞士道：「就在那破廟中。」

韓玲玲道：「她爲甚麼要見我？」

錦衣衞士道：「見到她時，她會親口告訴妳的。」

韓玲玲冷笑道：「你們知道，我是誰麼？」

錦衣衞士道：「當然知道，妳是百獅堡堡主韓天獅的姪女韓玲玲。」

韓玲玲柳眉一揚，道：「眞有趣，我這是頭一次離開百獅堡，我沒有得罪過任何人，你們主人要見我，大概與我個人無關吧？」

錦衣衞士道：「韓姑娘祇回答我們一句，願不願跟我們走？」

韓玲玲料定仇如海會幫着自己，故態度很堅決，冷冷一笑道：「我是很想跟你們去，可惜有一人不答應。」

錦衣衞士一瞥仇如海道：「是他？」

韓玲玲拍拍自己的長劍道：「是這一個。」

錦衣衞士重視的却是仇如海，當下轉對仇如海問道：「小子，我們那三個同伴說你身手十分了得，亮個萬兒怎樣？」

仇如海搖搖頭。

錦衣衞士道：「怎麼啦？」

仇如海道：「你們不配。」

錦衣衞士嘿嘿的冷笑道：「小子，在江湖上混的，不能把話說得太滿。」

仇如海道：「我已經把話說得很客氣了。」

錦衣衞士向三個同伴一使眼色，於是四人搶步而上，握劍攻出！

四對二，自然是兩個攻擊韓玲玲，兩個攻擊仇如海。韓玲玲看出他們無意殺害自己，所以一開始就展開猛烈的反擊，只攻不守，凶得像一隻雌老虎。

仇如海可沒有她那麼輕鬆，一來是他赤手空拳，二來是對方二人是抱着「可以殺害他」的心情動手的，所以他遭受的壓力非常之大，所幸他的身法十分神妙，三師父「花蝴蝶屈翎」獨步武林的輕功絕技他已盡得其神髓，他的身法一經展開，就有如一隻穿花蝴蝶飄閃不定，在兩把長劍的攻擊下尚能自保。

韓玲玲却是越戰越勇，她的劍術得自百獅堡堡主韓天獅的親傳，而韓天獅的劍術，在當今武林是無出其右的。這時她把「天獅劍法」施展開來，眞是光芒萬丈，氣勢磅礴，把兩個錦衣衞士壓制得無所施其技。

仇如海本來有些擔心她招架不住兩個錦衣蒙面衞士的攻擊，（他這種心情是很矛盾的，因爲他曾一度想殺死她），這時見到她的劍術神奇絕倫，反將兩個對手攻打得手忙脚亂，心中已沒有無後顧之憂，再加上漸漸摸熟了對手二人的劍招，於是開始採取反擊，他身兼五家之長，武功既博且精，古怪的招式多得很，忽拳忽掌，腿法更是神奇莫測，未幾招便已扳回劣勢。

再戰數十招，他抓到對方一個失誤，立即發動奇襲，一個旋轉側踢，砰！一響，踢中對方腰部，踢得那個錦衣衞士後退七八步。

他再乘此機會向另一個錦衣衞士發動全力搶攻，一口氣施出幾招令人眼花撩亂的巧手，終於一掌拍中對方的右腕上。

這一掌，即是得自他大師父風雷神寇樹基悉心傳授的風雷掌，昨天他曾在風雷神寇樹基的考驗下，一掌拍碎了拋在空中的一顆石頭！

人的骨頭當然不會比石頭硬，所以這一掌落在那錦衣衞士的手腕，其結果可想而知，錦衣衞士的右手腕骨登時碎斷了垂下，手中的長劍叮噹落地。

被踢得顚退出去七八步的那一個錦衣衞士一見大驚，立即持劍直

衝了過來，欲救同伴脫險，可惜遲了一步，仇如海已將那錦衣衛士一腳踢翻了，拾起他的長劍握在手中。

一劍在手，更是如虎添翼，刹那間爆起滿天星斗，在一片金鐵交鳴聲中，那錦衣衛士握劍衝上來的一柄長劍，已莫名其妙的被絞離手，飛上了半空中去。

那錦衣衛士大驚失色，連忙頓足後退，大叫道：「點子扎手，扯呼。」

倒在地上的那個錦衣衛士一個翻身跳起，好像一隻受驚的老鼠，沒命也似的鼠竄逃走了。

仇如海無意殺人，故未追擊。

圍攻韓玲玲的兩個錦衣衛士本就屈居下風，這時一見兩個同伴落敗，當然不敢再戰，同時頓足縱起，疾速向後退去。

「留下一個！」

韓玲玲叫聲中，如影隨形的緊躡而上，長劍吐處，快如飛箭，一劍刺中一個錦衣衛士的左大腿。

「哎呀！」

那錦衣衛士好像中了箭的鵰，登時跌在地上，摔得四腳朝天。

韓玲玲再趕上一步，一劍抵住對方的心窩，嬌喝道：「躺着別動！」

那錦衣衛士大腿上鮮血泉湧，想跑也跑不動了，他好像已被判了死刑，雙目流露出絕望之色。

另外三個錦衣衛士已在這一剎那間逃得沒了影子。

仇如海笑了笑道：「韓姑娘，今天我總算見識到了『天獅劍法』的厲害了，果然是武林至高無尚的絕學，佩服，佩服！」

韓玲玲道：「不要恭維我，你的武功比我高明數倍，我看得出來。」

仇如海不希望她有這種的觀念，當即搖搖頭道：「錯了，我祇會一些雕蟲小技，那兩個傢伙一時被我弄迷糊了，我祇不過是行險取勝，妳却是以眞材實學擊敗他們的，這不一樣啊！」

韓玲玲又道：「來，你揭開他的蒙面巾看看，咱們好好的來審問他。」

仇如海揭開錦衣衛士蒙面巾，見是一個相貌英俊的青年人，並不像爲非作歹的一類人物，不禁有點納悶，暗忖道：奇怪，那三個黑衣蒙面人相貌兇悍，而這一個却是生得面貌端正，他們當眞是同路人麼？

在他的觀念中，凡是向「百獅堡」尋仇的人都不是太壞的人，所以這時發現了錦衣衛士五官端正不像匪徒，心中有些高興，也有些慚愧。

他覺得出手幫助韓玲玲退敵是一種「自私」的行爲，自己本來也是要去百獅堡報仇的，祇不過自己身懷武功的秘密已經洩露了，所以才改變計劃反過來爭取韓玲玲的信任，爲了贏得她的信任而助她退敵，這豈非有「助紂爲虐」幫助壞人打好人之嫌？

所以他感到慚愧，覺得自己的行爲有些卑鄙，但他隨即找尋理由原諒了自己。百獅堡主韓天獅是何等可怕的人物，自己若不如此，怎麼完成五位恩師交付的使命呢？

「認識嗎？」

「陌生得很。」

「奇怪，這些人妳一個都不認識，他們都蒙面出現是甚麼道理？」

「我來問問他。」

韓玲玲的長劍微微向下一沉，作勢要刺入錦衣衛士的心窩，喝道：「說，你們的主人是誰？爲甚麼要襲擊我？」

錦衣衛士閉嘴不言。

韓玲玲怒道：「你不說，我一劍刺死你。」

錦衣衛士開口了，若無其事道：「妳刺吧！」

韓玲玲一怔道：「你不怕死？」

錦衣衛士道：「不怕。」

韓玲玲兩眼一瞪，聲色俱厲的恫嚇道：「快說，否則，我眞的刺下去。」

錦衣衛士冷笑一聲道：「用不着虛張聲勢，妳動手就是了。」

韓玲玲沒了轍，她沒有殺過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更下不了手，乃轉向仇如海道：「仇如海，你給他吃些苦頭，讓他試試分筋錯骨的滋味，我不信他撐得住，這種人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的。」

仇如海微笑道：「我看還是放了他吧！」

韓玲玲詫異道：「放了他？爲甚麼要放了他？他們一夜之間兩度襲擊我，我怎可不問個明白就放了他？」

仇如海道：「他聽命於其主人，也許他們也不知道。」

韓玲玲打斷他的話道：「不，他一定知道，他祇是不肯說而已！」

仇如海道：「就算如此，這表示他的忠於主人，他爲了對主人盡忠，連死都不怕，這種人值得欽敬，不該殺他。」

韓玲玲道：「可是，我總得要弄個清楚，他們爲何要襲擊我？」

仇如海道：「他的主人會告訴妳的，如果妳願意跟他去，馬上就可以見到他們的主人，如果妳不願意，他們的主人總有一天會露面跟妳說明的。」

韓玲玲道：「你說我該跟他去見他的主人麼？」

仇如海道：「這倒不必，照今夜的情形看來，他們對妳很不友善，犯不着自投羅網。」

韓玲玲道：「你的意思是……」

仇如海道：「放了他，祇當沒這回事，等他的主人自動露面時再說。」

韓玲玲道：「這豈非太便宜了他？」

仇如海道：「冤家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

他說了這話後，想起昨天那個醉鄉客所說的話，心中也不禁暗暗叫一聲「慚愧」。

爲甚麼自己會拿那話來對人，而自己反要去百獅堡報仇？

冤家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不，不，有些人是不能饒恕的，作惡多端的人應該受到懲罰的，否則，就沒有天理了。

韓玲玲被他說動，當即收劍入鞘，向那錦衣衛士冷冷道：「告訴你們的主人，他要報仇雪恨或要綁票勒索，叫他親自來！」接着，回對仇如海嫣然一笑道：「咱們走吧！」於是，揚長上路，把錦衣衛士拋諸腦後了。

韓玲玲是純潔的少女，她生長於富裕的家庭，除了練武時吃過一些苦頭之外，可說是個嬌生慣養的姑娘，從來不知道人世間憂苦悲患，更不知人心險惡狡詐，今夜尋常遭遇，換了別人一定會追究到底，但她却不放在心上，她完全信任仇如海，對仇如海的好感越來越深。

「仇如海。」

「嗯。」

「你的心地很善良。」

「哦？」

「我猜你一定沒有殺過人，是嗎？」

「當然沒有殺過人，殺人是犯法的事呀！」

他這樣回答後，臉上有些發熱，既然殺人是犯法的行爲，那麼自己爲甚麼要去殺人？

不，有些人是應該殺的，他們罪孽深重，死有餘辜，所以殺人有時候應解釋爲除害。

「喂！你還沒有問我這次爲甚麼要離開百獅堡？」

「對呀！妳爲甚麼要離開百獅堡？」

「我去探望我舅媽，她生病了。」

「唔……」

「我舅舅家住成都，我在我舅舅家住了半個月，舅媽的病已有起色，所以我要回百獅堡去，沒想到會遇上你……」

「妳爹娘放心妳一個人出門？」

「放心的，在南方，我大伯父的名氣比誰都大，百獅堡的人沒有人敢得罪。」

「今夜不僅有人敢得罪，他們還想劫持妳呢！」

「是啊！這眞奇怪，幸好遇上了你，要不然我可慘了。對了，我要把這件事告訴我大伯父，他是最疼我的人，當他明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之後，一定會以上賓之禮待你的。」

「不，我不想這樣，我不想因此而受到妳大伯父的器重，我也還沒決定跟妳一起去百獅堡。」

「咦！怎麼又變卦了？」

「不是變卦，是妳要我跟妳去百獅堡的，我心裡祇同意送妳到了百獅堡，並不打算在百獅堡住下來。」

韓玲玲停步望着他，弄不懂他的意思，怎麼這樣的冷熱無常，噘起嘴道：「你不是要去我們百獅堡見識見識麼？」

仇如海道：「是的，我也許會在貴堡住上一兩天，但不想長住。」

韓玲玲道：「如果我大伯父歡迎你住下，又願意給你一份工作，你也不想接受？」

仇如海點點頭道：「是的。」

韓玲玲失望的問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處世之道，如果我將來有成就的話，我希望那是憑我自己苦幹得來的，而不是因爲救了妳，受到妳大伯父的器重與提拔而發跡的，妳明白我的意思麼？」

韓玲玲明白了，對他更加欽敬，很感動地道：「仇如海，你的個性很堅强，你有這樣的氣節，將來一定會有很了不起的成就。」

仇如海一笑道：「謝謝妳。」

韓玲玲忽然臉泛紅暈，低下頭道：「如果你不願長住在我們的百獅堡，我也不勉强你，但我很希望……我希望你不要忘了我。」

仇如海一下子心情沉重了起來，點點頭道：「好的，不過我倒希望妳忘了我。」

韓玲玲臉上泛着少女的嬌羞，以溫柔而堅定的語氣道：「不，我不會忘記你，永遠也不會。」

仇如海不願在這方面多談下去，移步向前道：「走吧！咱們走得太慢了。」

救美有功　獅堡作客

韓玲玲計算一下路程，如是步行，要走半個月才能到達百獅堡，所以韓玲玲提議買兩匹馬代步，她表示囊中還有五片金葉，除買兩匹馬之外，還有足夠的金錢可以開銷到抵達百獅堡。

仇如海自然不反對。

但第二天他們途經兩處鎮集，都沒有買到好馬，祇好繼續步行上路。

這天黃昏，兩人走到一處荒蕪人烟的地帶時，忽然聽見附近的一片樹林裡有人在喊救命。

「救命哪！救命哪！」

韓玲玲吃了一驚，停步道：「你聽，有人在叫救命哪！」

仇如海循聲望過去道：「好像是在那片樹叢中，聽聲音好像是個老婆子。」

韓玲玲說道：「不錯，咱們快過去看看。」

說着，就要拔步趕去。

仇如海拉住她，神色凝重地道：「別急，慢慢來！」

韓玲玲瞪大眼睛，道：「救人如救火，怎可以慢慢的來？」

仇如海道：「提防中計！」

韓玲玲一怔道：「你是說……」

仇如海道：「昨夜那兩起人襲擊妳不果，他們可能會另出詭計，不能不防。」

韓玲玲立刻搖頭道：「不，叫救命的是個老婦人，一個老婦人絕不可能是壞人，咱們快過去看看。」

她反而拉着仇如海快步走向樹林奔去。

「救命哪！救命哪！」

求救之聲，又不斷的從樹林裏傳出來，聲音虛弱沙啞，不錯，是個老婦人。

韓玲玲趕到林邊，拔出長劍，這才仗劍入林，仇如海自然緊跟而入，他過去的十年是在一處深山之中渡過，除了練就一身絕技之外，還被磨練成一個經歷豐富的獵人，所以一入樹林，他的視力就變得銳利，感覺也變得靈敏起來。

已是黃昏，樹林下已是幽暗，他的目光一掃林中各處，開口輕笑道：「妳對了，我錯了，這林中沒有任何埋伏。」

韓玲玲一邊快步走入，一邊問道：「你怎知沒有埋伏？」

仇如海道：「我會打獵，一看就知道野獸藏在哪裏，這林中如藏着人，我一看就能看出來了。」

「救命哪！」

求救之聲，已近在十丈外的樹林中。

於是，兩人循聲趕去，首先看見一輛華麗的轎子，它已被人推翻在地上，却不見四個轎伕。

視線越過轎子，便見一個老婦人被人綑綁在一棵樹幹上，她滿頭白髮，不過年紀不會超過六十五歲，臉上皺紋不多，衣着華麗，看樣子是富貴人家的老夫人。

看情形，她是遇上了匪徒打劫，但匪徒在哪裏，那四個轎伕如已遇害，怎不見一具屍體？

仇如海一看就覺得情況有些反常，他拉住韓玲玲，不讓她立即過去，先仔細的把四下搜視一番，確定附近沒有隱藏着人，這才上前問道：「這位大娘，妳是怎麼了？」

老婦人看見韓玲玲手上握着一把劍，起初有些驚慌，待聽了仇如海的話，才釋然道：「謝天謝地，你們快快救了老身……哎呀……那幾個天殺的賊子，他們也不看看老身這把年紀……」

仇如海又問道：「大娘遇上打劫的賊人？」

老婦人道：「是呀，今晨老身去鄭家口提親，回來經過這裏，忽然跳出三條大漢，哎呀！可把老身嚇壞了，原來他們是翦徑賊，手上都拿着刀……剛剛還在這裏呢！」

她的聲音有些發抖，邊說邊左右張望，顯然是餘悸尤在，很怕那些賊人去而復返似的。

韓玲玲對她已無懷疑，便要上前爲她解繩，仇如海仍然捉住她不放，再問道：「那四個轎伕呢？」

老婦人道：「他們看見賊子出現，丟下轎子撒腿就跑了。」

仇如海道：「妳是甚麼地方人？」

老婦人道：「老身家住西河，離這兒祇有十幾里路……哎呀！那幾個賊子眞是不長眼睛，老身雖然穿得體面，可不是有錢人家的老奶奶，他們搶走了老身一支金簪，眞是沒良心的狗賊，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呀！」

仇如海道：「妳是媒婆？」

老婦人道：「是呀，城中的呂員外要老身去鄭家口向鄭掌櫃的提親，鄭家口這條路，老身也走了幾十趟，一向都是平安無事，誰想今天却出現了翦徑賊……」

仇如海道：「那三個翦徑賊，怎麼又跑了呢？」

老婦人道：「他們把老身綁在這樹上，老身叫救命，他們發了慌，就往後面跑了。」

仇如海問道：「妳家住在西河的甚麼地方？」

老婦人道：「西大街上的一條小巷裏，城中的人都喜歡叫老身金媒婆，哎呀！老身作了三十年的媒婆，作成了一百多對的姻緣，沒想到好心沒好報，今天竟叫老身遇了賊！」

仇如海這才向韓玲玲使了一個眼色，韓玲玲立刻上前爲金媒婆解開了繩子，金媒婆一屁股坐在地上，揉着腰肢叫道：「哎呀！那幾個天殺的賊子，老天爺要是有眼睛，就該把他們劈了，不該留他們在世上害人……」

仇如海對韓玲玲說道：「妳曾抬過轎嗎？」

韓玲玲一聳肩道：「沒有，我祇坐過轎子，從來沒有抬過轎子。」

仇如海微笑道：「願不願試一試看？」

韓玲玲一呆道：「你要我抬轎子？」

仇如海道：「妳看這位大娘纏着一雙三寸金蓮，要她走幾十里路，豈不是要了她的命？」

韓玲玲大感爲難道：「可是，從來沒一個姑娘家替人抬轎子的呀！」

仇如海道：「這可怎麼辦？」

韓玲玲轉對金媒婆道：「大娘，妳眞的走不動麼？」

金媒婆道：「走一里半里還可以，再遠點就不成了。」

韓玲玲道：「那麼，我攙扶着妳走一程，到了走不動時，我背妳。」

金媒婆滿口應允道：「好的，好的，謝謝妳，妳這位姑娘心腸好，將來一定嫁得一個如意郎君。」

韓玲玲赧然道：「哎呀！妳這個媒婆，眞是三句不離本行，我才不想嫁人呢！」

仇如海道：「韓玲玲，我想還是讓她坐轎子較爲妥當。」

韓玲玲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我祇是這樣想。」

韓玲玲道：「我不要，我寧願背着她走。」

她將長劍納入鞘中，交給仇如海拿着，便連忙去攙扶金媒婆，說道：「大娘，走呀！」

金媒婆就在她攙扶之下扭呀扭呀的往前走，誰知才走出樹林，忽然就是一個跟蹌，一脚就跪下了去，叫道：「哎呀！這下慘了，這下慘了。」

韓玲玲一怔道：「扭傷了？」

金媒婆一面揉着脚踝，一面叫道：「可不是，哎呀！好痛，老身要歇一歇，現在老身才明白三寸金蓮中看不中用……」

韓玲玲歉然道：「對不起，是我沒有把妳攙扶好，痛得很厲害麼？」

金媒婆道：「不打緊，不打緊，老身揉一揉就好了……唉，眞是禍不單行，怪不得老身今早眼皮直跳，敢情這就應在這兩件事上了。」

韓玲玲道：「我替妳推拿一下吧。」

金媒婆道：「不，不，現在好了些，讓老身站起來，走走看……」

她扶着韓玲玲的手站立起來，試着跨出一步，又差點一頭栽下來，叫道：「不成，眞是扭傷了。」

韓玲玲道：「算了，我背着妳走，來吧！」

她彎下身子，雙手往後一抱，就將金媒婆背起來，拔步就跑。

可是走沒兩步，忽見她渾身一震，好像被人使了定身法，整個人突然僵住了。

怎麼回事？

原來那金媒婆不是普通老嫗，她放在韓玲玲肩上的雙手忽然用力按下，按住韓玲玲的肩井穴。

人身穴道共有三百六十有奇，在一般點穴手法中，是按照氣血流經之途徑依時點穴，便可使人氣血閉塞，全身失去機能，但也有擒拿手法，則可不用依時，現在金媒婆使的便是屬於擒拿手法的一種。她雙手用力一按韓玲玲的肩井穴，韓玲玲立時全身綿軟無力，四肢都不能轉動了。

就在她即將向前仆倒之際，金媒婆已從背上跳了下來，雙手仍然緊按着韓玲玲的肩井穴，不使她有一點反抗的能力。

韓玲玲大驚失色，道：「大娘，原來妳是……」

金媒婆桀桀的笑道：「韓姑娘，老身看中的人是不會讓她跑掉的。」

韓玲玲道：「妳是誰？」

金媒婆笑道：「昨夜那七個蒙面人的主人。」

韓玲玲道：「妳爲何計算我？」

金媒婆道：「以後妳便會明白。」

韓玲玲叫道：「仇如海你快動手呀！」

仇如海呢？

仇如海不見了。

他剛剛還在她們身邊？金媒婆動手制服韓玲玲的那一刹那間，他就突然消失不見了。

韓玲玲不禁一愣，道：「仇如海，你在哪裏呀？」

金媒婆早就留意仇如海的行動，提防他出手搶救了，她是從韓玲玲背上跳下的一刹那工夫，視線才離開仇如海的，却不料仇如海就在那一刹那的工夫，突然杳如黃鶴，她是個見多識廣的老江湖，幾十年來會過不少武林高人，可是從未見過身法如此神奇的人，不禁神色一愣，轉頭張望道：「小子，你……」

祇說到個「你」字，她已是臉色大變了。

因爲，她突然感覺到背心被人用利劍抵住，那柄利劍祇要向前一送，她就會完蛋了。

她絕不是個平凡人物，她的武功是一流的，耳目也是一流的，從來沒有人能這樣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欺近她的身後，這使她心頭大震，霎時嚇出一身冷汗。

仇如海冷冷的道：「金媒婆，

快點放了她。」

金媒婆雖然震驚，但她的本性却是極强悍的，她不肯立刻放開韓玲玲，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後，心情已平靜了下來，冷笑道：「要是不呢？」

仇如海道：「妳知道我會怎麼樣！」

金媒婆鼻孔噴氣道：「小子，即使你的劍刺入老身的背部，老身也還有能力殺死這丫頭！」

她突然把右手移到韓玲玲的背心靈台穴。

準備一旦仇如海的長劍刺入自己的背心之際，使用內家掌力震斃韓玲玲。

仇如海仍然冷冷的道：「妳決定與她同歸於盡？」

金媒婆道：「不錯。」

仇如海道：「好，妳動手試試。」

金媒婆當然不打算與韓玲玲同歸於盡，她現在只想如何才能挽回劣勢。

「小子，你眞叫仇如海？」

「我沒有使用假名的必要。」

「你身手不錯，令師是誰？」

「不管家師是誰，妳絕對與他攀不上關係。」

「你身法相當高明，就老身所知，普天下只有一個『花蝴蝶屈翎』才有這樣的輕身功夫，你與他有關係麼？」

「我不認識甚麼『花蝴蝶屈翎』！」

「不能將令師的大名說給老身聽？」

「沒這個的必要。」

「小子，老身捉這個丫頭可不是要綁票，而是爲了報仇雪恨！」

「妳與這位姑娘有仇？」

「老身與韓天獅有血海深仇。」

「她可不是韓天獅。」

「韓天獅勢力强大，而且他日夜都有五虎將跟隨護身，老身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機會，只好拿他的姪女出氣！」

「冤有頭債有主，豈可罪及無辜？」

「韓天獅不是好東西，他的姪女也不是好東西。」

「錯了，就算韓天獅罪大惡極，他所生的兒子也未必是壞人，何況是他的姪女？」

「你決定淌這渾水？」

「我只是想救這位姑娘！」

金媒婆緊繃着臉，靜靜的想了一會，才又說道：「如果老身放開她……」

仇如海接口道：「我也放開妳。」

金媒婆道：「說話算數。」

仇如海道：「絕對算數。」

金媒婆道：「老身將她推開的時候，你就立刻收劍。」

仇如海道：「好。」

金媒婆突然用力將韓玲玲向前推去，她用了很大的氣力，韓玲玲雖然有準備，仍然被她推出八九步。

仇如海立即收劍後退。

金媒婆身形突然一轉面對仇如海厲聲道：「小子，事情可不是就這麼了結的！」

仇如海語氣平和地道：「最好就此了結，免得造成無謂的傷亡。」

金媒婆大聲道：「昨夜你又傷了老身四個部下，這筆賬豈能不算？」

仇如海道：「算了，金媒婆，如果妳與韓天獅有血海深仇，留着老命去跟他拚一拚吧！」

金媒婆殺氣騰騰，桀桀怪笑道：「凡是站在百獅堡主一邊的人，老身都將其視爲敵人，殺無赦！」

仇如海微微一笑道：「對對，妳說與韓天獅有血海深仇，可願意將與他結仇的原因說給在下聽聽？」

他的確很想知道，因爲他心裡有個想法，要是這金媒婆是屬於「正」的一方，必要的時候，自己可以與她聯合行事。

金媒婆咬牙切齒，恨恨的道：「他殺死了我的丈夫！」

「他爲何殺了妳的丈夫？」

「二十年前，我丈夫也是雲南的大藥商，那時我丈夫的生意做得比他還大，他爲了壟斷生意，就把我丈夫殺了。」

「有證據？」

「鐵證如山。」

仇如海見她說得斬釘截鐵，心中便相信了她所言非假，蓋因在此之前，五位恩師已對韓天獅的爲人有了很詳盡的描述——五位恩師原是十五年前韓天獅手下的五虎將，他對待自己的手下都那麼殘酷，對待生意上的敵人當然更不在話下——所以，他相信金媒婆說的是事實。

可是，韓玲玲反應却很强烈，她憤然大叫道：「妳胡說，我大伯絕不是這樣的人，仇如海你別信她的鬼話。」

仇如海當然不能表示相信金媒婆的話，他只是打算將來在必要時與金媒婆聯手行事，並不打算現在就與她聯合起來，所以他向金媒婆道：「妳說的話是眞是假我不管，我現在只想告訴妳一句話，要報仇就去找韓天獅，不要找無罪之人！」

金媒婆冷哼道：「老身要捉這丫頭也不是想殺她，只是想利用她爲人質而已。韓天獅武功蓋世，麾下高手如云，老身祇有使用這種手段才有殺死他的希望。」

仇如海道：「請聽在下的勸告，放棄傷害這位韓姑娘，妳是長輩，妳必然也曾爲人之母，而這位韓姑娘也只不過是韓天獅的姪女而已。」

金媒婆詭然一笑道：「要老身放棄倒也可以，不過老身要掂掂你的份量。」

說到這裡，擧手打出一個暗號。

突然，從樹裡飛出四條黑影，他們是兩個錦衣衞士和兩個黑衣武士。正是昨夜未曾受傷以及受輕傷的四個，他們迅速的就將韓玲玲包圍起來。

仇如海反應很快，立刻將手中的長劍拋給韓玲玲叫道：「韓姑娘接劍！」

韓玲玲縱身疾起，在空中接着了長劍，爲恐對方四人乘機攻擊，身形還未落地，就使了一個環掃，她家學淵源，天獅劍法已到了非凡的成就，長劍掃處，勢如撒出一片銀網，使人無隙可乘。

可是那四人並未出手攻擊她，只是將她困住，不讓她逃走而已。

這時候金媒婆戟指仇如海厲笑一聲道：「小子，老身攻你二十招，妳接得下的話，老身便放棄捉拿這丫頭。」

她原是以媒婆的身份出現，故未携帶武器，話音一落，即向仇如海欺身過去，右掌一招「螳螂探臂」，快如閃電攫取仇如海的面部。

原來她是螳螂派的人物，顧名思義，螳螂派的武功，一招一式均如螳螂，動作看雖簡單，其實變化無窮，極之怪詭，而且是靜如處子動似脫兔，往往令人防不勝防。

仇如海擰身錯開了一大步。

他不敢再施展三師父「花蝴蝶屈翎」的輕身功夫了，怕一旦被對方識破師承之後，前往百獅堡的計劃便告幻滅了，故以普通的招式讓開對方的攻擊。

雖是普通招式，但因他的身手已達到了某種的境界，攻抵之間已能得心應手，是以看來仍極巧妙。

金媒婆一招走空，二招跟着出手，只見她身形突然半旋動，改以左掌攫出，疾抓仇如海左後腰的笑腰穴，出招不但神奇，而且，快得令人不敢相信。

但仇如海不但避開了，還在閃避對方的襲擊的同時，手起掌落，劈向對方的頸部。

這一招非常凌厲，其力道足可以將一個人的頭顱活生生的砍斷下來。

金媒婆識得厲害，連忙將身一蹲，但避招仍不忘攻敵，雙掌齊揚，暴探而出，十指有如鷹爪，向仇如海的腹部攫去！

仇如海身如行雲流水繞閃了兩下，反欺到金媒婆身後，駢指疾點她右臂鳳府穴上去！

「好！」

金媒婆喝彩一聲，右臂疾抬，砰然震開其指，接着順勢猛劈而出。

一劈，却劈了個空。

仇如海變換位置躲開了麼？

不是，他只是身形一蹲，讓她的手掌由自己的頭上劈過，乘機一掌推出，在她的背後輕輕一按。

這個動作簡單，時間與部位却拿捏得恰到好處，非出類拔萃的高手不能如此，不過他這一掌，並沒有用力，的確是輕輕的一按。因爲他無意傷害她，只希望她知難而退，以便留下將來與她聯手的餘地。

金媒婆知道他手下留情却似觸電大大一震，她做夢也沒料到仇如海的身手如此高强，原以爲自己可在十招內擊敗他，不料十招未到，自己反而落敗了，其心中之震驚，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她急忙跳開一大步，轉身便待發掌，但見仇如海已收式靜立，那姿態已告訴她勝負已決，不用再打了，她畢竟是老江湖，懂得進退，情知再動手，只有自取其辱罷了，不禁臉紅耳赤，恨恨地道：「小子，咱們這樑子是結定了。」

仇如海道：「悉隨尊便。」

金媒婆道：「後會有期！」

仇如海微笑道：「好的，希望再見面時，是朋友而非敵人。」

金媒婆轉向那四人一招手，隨即一轉身，縱起似一隻巨鳥破空飛去。

那四人當然不敢多停留，也隨着金媒婆急遁而去。

一場本不可避免的大搏殺，就此急轉直下，霎時烟消雲散了。

韓玲玲對仇如海由衷的佩服，向他露出了微笑道：「仇如海，你又救了我一次了。」

仇如海說道：「沒甚麼，妳別放在心上。」

韓玲玲走到他面前，以崇拜英雄的眼光看着他，道：「你眞了不起，她看來是個罕見的高手，可是你竟輕易的將她打敗了。」

仇如海道：「我沒有打敗她啊！」

韓玲玲道：「我好像看見你打中她一掌。」

仇如海道：「沒有，沒有打中她。」

韓玲玲詫異道：「那她爲甚麼不再動手？」

仇如海聳聳肩道：「大概她自知不易取勝，因此知難而退吧。」

韓玲玲道：「能使一個武林高

手知難而退，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仇如海一笑道：「別恭維我，僥倖罷了。」

韓珍珍忽然換上了一副擔心之色，道：「你……你不會相信她的話吧？」

仇如海道：「當然不會相信。」

韓玲玲正色道：「我大伯父絕不是像她說的那種人，他爲人熱忱，急公好義，從來沒有幹過一件見不得人的事。」

仇如海道：「唔……」

韓玲玲道：「我爹曾經告訴我，我大伯父祇是性子太烈，嫉惡如仇，不懂得隨和，因此難免得罪一些人。」

仇如海道：「唔……」

韓玲玲道：「你不相信？」

仇如海笑笑道：「不，我相信。」

韓玲玲表情立刻開朗起來，笑道：「我是不會騙你的，有一天你會知道我大伯父是個好人，而且是一位難得的大好人。」

仇如海心中暗暗冷笑，口中却漫應道：「是的，我也風聞妳大伯父是位頂天立地的武林偉人，我非常欽佩他。」

韓玲玲聽了更高興，說道：「我大伯父沒有兒女，所以他特別喜歡我，改天回到我們百獅堡時，我給你引見引見。」

仇如海不置可否，移步向路上走去，道：「走吧，咱們邊走邊聊。」

「天快黑了，今夜，咱們在哪裏投宿呢？」

「我不知道，這一帶妳應該比我熟悉吧！」

「記得前面十幾里外，好像有個小鎮。」

「那麼，就去那小鎮上過夜。」

「你猜那金媒婆會不會再來生事？」

「難說，咱們小心提防就是了。對了，剛才那金媒婆說，妳大伯父身邊有『五虎將』日夜護衛，所謂『五虎將』……」

「哦，他們是我大伯父的親信，武功都很高强。」

「他們叫甚麼？」

「天虎符勇、地虎于雄風、人虎歐陽昌，這三人是在未投效我大伯父之前就已名滿武林，被人美稱爲『武林三虎』，此外還有『陰陽刀』盧仲春和『雲龍三霸爪』馬步騰兩人，五人便合稱『五虎將』。」

「以虎爲號，其人必然是勇猛無比的人了。」

「是的，我大伯父名爲天獅，獅爲百獸之王，比老虎還要威風，有人曾經說過一句話：『天下武藝八斗，一獅五虎獨得其四』！」

「貴堡以百獅爲名，莫非妳大伯父眞養了百隻獅子？」

「你猜呢？」

「我想不可能，養一二隻獅子是有的，養一百隻獅子怎麼養啊？」

「告訴你，是眞的！」

「哦，爲甚麼養那麼多獅子？」

「我大伯父喜歡獅子，早前遠從西域購回一雄一雌兩隻幼獅，後來長大了生下小獅子，小獅子再長大了又生小獅子，就這樣的幾十年繁殖下來，現在已經超過一百隻了。」

「養在堡中？」

「是的。」

「拿甚麼給牠們吃？」

「牛，一天要吃掉十幾條牛。」

「啊呀！那不被牠們吃垮了？」

「不會，我大伯父還養了幾十頭牛，在山中闢了一大片牧場，牠們吃草長大無需花費銀子，而且牠們生殖也很快，那些獅子，怎麼吃也吃不完，反而還有牛肉可售。」

「養那麼多獅子，好像沒有甚麼意義吧？」

「我大伯父不願殺死牠們，又不敢放牠們入山去傷害人畜，祇好一天一天的看管牠們繁殖起來了。」

「爲甚麼不願殺？哦，我明白了，妳大伯父名叫天獅，因此不願殺獅，對麼？」

「對了！」

「牠們沒有經過訓練？」

「有少數幾隻受過訓練，夜裡就放牠們出欄，在堡中四處巡邏，有一次有個膽大包天的賊子入堡行竊，結果就死在獅口之下。」

這件事，仇如海曾聽五位恩師說過，如今由韓玲玲口中獲得證實，心頭不禁有些發毛，暗忖道：「這麼看來，我的使命眞有如恩師所言九死一生的了。」

韓玲玲接着道：「不過你放心，牠們已經被訓練得像狼狗一樣，能夠辨識敵友，我保證牠們不敢攻擊你。」

仇如海笑道：「妳以爲我害怕？」

韓玲玲笑道：「你武功高强，當然不會怕牠們，不過猛獸畢竟不是人，被牠們的利爪抓一下，可眞受不了呢。」

仇如海忽然想起了五位恩師，當年被韓天獅害成殘廢的事情，雖然此事五位恩師已經詳細說過，但祇是一面之詞，其中可能另有隱情，當下便將話題帶回五虎將身上，問道：「那五虎將跟隨妳大伯父有多久？」

韓玲玲道：「十多年了。」

仇如海道：「奇怪，我好像聽說過五虎將跟隨妳大伯父已有二十

多年了，敢情才祇有十多年……」

韓玲玲表情突然嚴肅道：「不錯，現在的五虎將不是以前的五虎將，以前的五虎將已經……」

說到這裡，忽然住口不說了。

「怎麼？」

「……走了！」

「怎麼走的？」

「被我……被我大伯父趕走的。」

「爲甚麼？」

「他們幹了不可饒恕的壞事。」

「甚麼不可饒恕的壞事？」

「我不知道。」

「眞的不知道？」

「以前的五虎將離開百獅堡時，我才三歲，甚麼都不知道，後來才聽堡中人約略提過了一下，他們不敢詳說，怕挨駡。」

「舊五虎將是在何種的情況離開百獅堡的？」

「聽說我大伯父給了他們一大筆錢。」

「還有呢？」

「還有甚麼？」

「他們既幹了不可饒恕的壞事，妳大伯父沒有處罰他們嗎？」

「我不知道，在我想，我大伯父將他們攆出百獅堡就是一種處罰了。」

「沒有傷害他們？」

「我不知道，你問這個幹嗎？」

「沒甚麼，我祇是一時好奇，隨口問問罷了。」

＊　＊　＊

次日，他們在小鎮上買得兩匹驢子，立即騎驢趕路，一路上也沒有再發生事故，曉行夜宿，走了十二天，終於回到了大理百獅堡了。

大理，原爲南詔蒙氏所據，後改號大禮國，五代晋時段思平據之，更號爲大理國，最後滅於元憲宗，明朝改爲大理府。

傳說元符二年，段氏復興時，其人武功極强，成爲武林一代武學宗師，但時至今日，大家祇知道一個百獅堡主韓天獅。

韓天獅的武功不僅冠絕天下，而且富可敵國，至少他在南方是家傳戶曉的大人物。

百獅堡不是在大理府內，而是在府北七十里的龍首關內，此關是南詔波羅閣所築，地勢險要，兩山壁立如削，爲兵家必爭之地。

三十年前，韓天獅白手興家，在靠山的地方建立了他的家，由於他武功出衆，再加上生財有道，不到十年便成爲全國首屈一指的大藥材商，之後他的勢力漸漸强大而創建了百獅堡，起初百獅堡也祇是個「大戶人家」，後來他的手下越來越多，一個個娶妻生子，房子不夠住了，便在附近興建住家，終於組成了一個村落，最後就成了一個規模不小的鎮甸了。

如今的百獅堡看來就像一座小城市，城中有四條街道，居高下望，街道成一個「井」字型，商店林立，非常熱鬧。

百獅堡就在「井」字的中間，佔地之大，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要走五百步才走得完，堡中建築巍峨雄偉，亭台樓閣，花園水池，以及武廳武場，幾乎樣樣俱全，要甚麼有甚麼。

這天，仇如海和韓玲玲騎驢回到了百獅堡中，一進城中，街上的人個個都很客氣的和韓玲玲打招呼，好像見到了一位公主似的。

仇如海看到這一種的情形，始知五位恩師所以辛辛苦苦培養自己前來百獅堡復仇的原因，敢情所有城中居民都是韓天獅的部下，外人一進此城，是無所遁形的，一舉一動，都無法逃過城中居民的耳目，情況如此，五位恩師，當然沒有機會了。

他發現每一個人都對自己投以奇異的眼光，他感覺得很不自在，便向韓玲玲低聲道：「你們這地方從無外人進來麼？」

韓玲玲含笑道：「有，而且很多，大都是各地的藥商，此外就是來販賣東西的。」

仇如海道：「我還以爲是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妳看他們都看着我。」

韓玲玲笑道：「這是因爲你跟我在一起，他們覺得很奇怪。」

仇如海道：「貴堡在甚麼地方？」

韓玲玲道：「就在前面，再走幾百步，就到了。」

仇如海道：「我看我就送妳到此爲止，妳自己回堡吧！」

這當然是一句「違心之言」，目的祇是要透過韓玲玲使韓天獅對自己不生懷疑罷了。

韓玲玲却是個死心眼的少女，聽了連忙道：「不，你一定要隨我去見見我的大伯父，不管你願不願意留在此地，你一定要先隨我入堡。」

仇如海道：「恐怕貴堡的人……」

韓玲玲道：「不要擔心，有我在，誰也不敢對你無禮。」

仇如海道：「記住，我雖然四處流浪隨遇而安，但我不願被人懷疑，如果妳大伯父對我不放心，趕快告訴我，我會立刻離開的。」

韓玲玲嬌嗔地說道：「仇如海，你爲甚麼會有這種心思，你救了我的命，我爹和大伯父感激你都來不及，怎麼還會懷疑你呢？」

仇如海道：「咱們見面的地點是在滇北，那地方距此七百餘里，也許妳大伯父會想，我怎麼會這麼

熱心護送妳七百餘里路來到這裏，此事大違常理……」

韓玲玲道：「我會告訴他，你原打算前來南方遊歷，由於順路，所以才送我回來。」

仇如海點頭道：「對，雖然我甚麼地方都可以落籍，但我不希望因妳而獲得妳大伯父的賞識，夤緣附攀，非我所願，我祇想憑我個人的能力討生活。」

韓玲玲道：「是啦，是啦，我知道你耿介倔强，我會詳詳細細把你的爲人告訴我大伯父的。」

說話間，一座巍峨的大堡已呈現在眼前——百獅堡到了！

一眼望去，大門寬二丈，兩邊各踞一隻大石獅，大門上是一座城樓，牆高丈餘，但由大門望入，仍可見到堡中規模宏大的建築物。

兩人來到堡門口，早有一個堡丁出迎，笑瞇瞇拱手說道：「韓姑娘，妳回來啦！」

韓玲玲點點頭「嗯」了一聲，招呼仇如海一起騎驢進入堡內。

那堡丁跟上笑問道：「韓姑娘，這位貴客是……」

韓玲玲道：「我的救命恩人。」

那堡丁吃了一驚道：「救命恩人，這……這怎麼說呀？」

韓玲玲回頭瞪了一眼，道：「怎麼，要我向你奉告一番是不是？」

那堡丁忙道：「不，不，韓姑娘妳別生氣，小的祇是……祇是想知道要不要去稟告堡主，說妳和一位貴客回來了？」

韓玲玲道：「可以，我先去見我爹娘，然後就去見我大伯父，你先去稟告他便是。」

那堡丁連聲稱是，拔腿跑了進去。

一進堡門，眼前是一大片廣場，韓玲玲領着仇如海由場邊走到一排馬廐前，兩人下了驢子，將兩匹驢交由一個老人照料，韓玲玲隨即領着仇如海走進樓閣林立的堡內。

仇如海長了這麼大，這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這麼大的人家，他恍如走入了皇宮禁地，頗有美不勝收，眼花撩亂之感，他忘記了經過多少庭院，最後才到達一座高雅清幽的院子中。

韓玲玲道：「這是我爹娘住的地方，我哥哥和嫂子也住在這裏。」

她接着大聲叫道：「爹、娘，我回來了。」

庭院僕從極多，早有人去通知她父母，未幾就有一對老年夫婦和一個青年在廳上出現。

這對老夫婦不用問便知道是韓玲玲的父母，兩老自然是欣喜萬分，但一見女兒帶着一個青年回家，不免有些驚愕。

韓玲玲拜見過父親韓世傑，便投入母親懷中，撒嬌道：「娘，女兒差點見不到您們兩位老人家呢！」

韓世傑急想知道仇如海與女兒的關係，當即乾咳一聲道：「玲兒，妳把客人冷落了，這位老弟是誰呀？」

韓玲玲這才離開母親懷中道：「爹，他是女兒的救命恩人，叫仇如海。」

轉對仇如海一笑，道：「仇如海，這是我爹，這是我娘，還有，這是我哥哥韓志揚。」

仇如海一一拱手爲禮。

韓世傑一聽「救命恩人」四個字，不敢怠慢，忙請仇如海坐下，他還不知詳情，祇跟仇如海客氣的寒暄幾句，便回頭對女兒道：「玲兒，妳說這位仇老弟是妳的救命恩人，究竟是怎麼回事？」

韓玲玲於是把經過情形詳細的說出，並對仇如海的武功大加恭維。

韓世傑顯然很世故豁達，他靜靜的聽完女兒的陳述之後，才向仇如海一拱手道：「小女遇險，多承援手，韓某人先此致謝！」

仇如海欠身道：「不敢，在下湊巧碰上，此事不足掛齒。」

韓世傑見他談吐不俗，心中頗有好感，含笑道：「老弟何方人氏？」

仇如海恭聲說道：「小地方，蜀東南溪。」

「請韓某冒昧問一句，老弟的姓名奇特，是否有某一種含意？」

「爹娘取的名字，在下亦不知其含意，等到稍懂人事想知道，爹娘又雙雙亡故了。」

「令師何人？」

「他是個老叫化……」

當下，他又將那天編造說給韓玲玲聽的那一套說了出來。

韓世傑似乎未加懷疑，點了點頭，沉思有頃，然後才說道：「那個叫『金媒婆』的老嫗，根據小女所述，可能就是常三娘……」

韓玲玲急急問道：「常三娘，她是誰呀？」

韓世傑道：「這老婆子在南方武林中頗有名氣，綽號叫『奪命金蓮』，她那雙三寸金蓮相當厲害，有個名堂叫『陀螺十八踢』，傷在她腳下的武林人頗爲不少。」

說到此處，轉對仇如海問道：「老弟那天與她動手，她可曾使出其成名絕技『陀螺十八踢』？」

韓玲玲接口道：「她根本沒有機會，不到十招她就敗了！」

韓世傑臉容一動，轉注仇如海道：「老弟在第十招之內打敗了她？」

仇如海抓起一雙筷子，隨手一甩……

仇如海搖頭道：「沒有，她原說要在二十招內擊敗在下，可是交手不滿十招，忽然不再打了，帶着她的手下匆匆離去。」

韓玲玲道：「我好像看見你打中她一掌。」

仇如海笑道：「我若是打中了她一掌，她的身子怎麼晃都沒晃一下？」

韓玲玲當時實在沒有看清楚，聽他這麼說，祇好啞口無言了。

韓世傑皺了一皺眉頭道：「奇怪，她既企圖劫持小女，怎麼會中途罷手，是否當時另有武林高人在場？」

仇如海道：「沒有。」

韓玲玲又道：「爹，他身手十分了得，常三娘明白再打下去必敗無疑，所以知難而退了。」

韓世傑不禁對仇如海投以驚異的眼光，說道：「老弟年紀輕輕竟能擊敗『奪命金蓮』常三娘，將來必能成爲一代之雄，眞是可喜可賀！」

仇如海謙遜道：「韓爺誇獎了。在下並不打算憑武闖業，家師在世時，一再告誡，江湖險惡不宜輕涉，所以在下祇想平平安安過日子。」

韓世傑聽了，更覺此子見識高超，心中更加高興，笑道：「聽老弟之言，倒叫韓某人感到慚愧了。」

說到此處，忽然對兒子韓志揚：「志揚，你一向毛躁，自命不凡，今後可得向這位老弟學學做人的道理，這位老弟說的話，可都是眞知灼見啊！」

韓志揚唯唯諾諾，不過從眉宇間可以看出他是個很衝動的青年，對仇如海雖無反感，却明顯的不服氣。

這時，韓母開口道：「玲兒，妳舅媽的病怎樣了？可有起色？」

韓玲玲道：「有，舅媽已經快好了，她的病祇是勞累過度，靜養一些時日也就沒事了。」

韓母道：「見過妳大伯父沒有？」

韓玲玲道：「還沒有。」

韓母道：「快去見見他，這些天他一直在問妳的消息，還埋怨妳爹不該讓妳單獨出遠門呢！」

韓玲玲道：「好，女兒這就去見大伯父，仇如海，你跟我來！」

仇如海站起來道：「我看不必了，又不是甚麼大事，請容在下就此告辭，如何？」

韓玲玲輕輕一跺足道：「不，你一定要去見見我的大伯父，在路上說好了的，怎麼你又……」

說至此，一臉的情急嗔怒之色。

仇如海笑了笑道：「能有機會

去拜謁韓堡主是在下的榮幸，祇是在下不希望……不希望被誤會是去討賞。」

韓玲玲道：「不會的，我會告訴他老人家，你不是那種人。」

仇如海仍然故作猶豫。

韓世傑笑道：「去吧，家兄很疼愛小女，如果你不去見他，他一定會怪我。」

仇如海拱手道：「既然如此，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

於是，他和韓玲玲一起來到了另一個庭院。

這個庭院，雕樑畫棟，美侖美奐，但更大的特色是戒備森嚴，到處可見到勁裝武士在走動，而且，顯然都是一流的高手。

經過通報，韓、仇二人被領入一間精舍書房中。

仇如海終於見到了百獅堡主韓天獅！

這位名震天下的人物，倒是跟他想像中的不一樣。人很儒雅和氣，雖已年近六旬，但看來像個飽學儒士，氣派雖高貴，但却給予人親切之感。

不過，仇如海心弦却在陣陣抽緊，因爲他從五位恩師口中得知，這位韓天獅其實是個外貌忠厚而內藏奸詐之人，而且又是非常殘酷的一代梟雄。當年他是在「怒不形於色」的常態之中斷去了大師父「風雷神」寇樹基的六個手指，砍去二師父「血劍」譚天麟的一隻胳臂，斬去了三師父「花蝴蝶屈翎」的一條腿，挖下四師父「千手怪」惲寒星的雙目，割下五師父「浪女」蒲夢珠的鼻子，像這樣一個無情無義心狠手辣的人，怎不令他見了心怯呢？

萬一自己來此的企圖被他識破，不但自己萬無生機，且將五位師父十年的辛苦付諸東流，那就太對不起五位恩師了。

所以，他心中很緊張，於踏入韓天獅的書房之際，頗有踏入地獄之感。

百獅堡主韓天獅神態悠閒的坐在書桌後，看見韓、仇二人走來，面上笑容可掬，祇是沒有起身相迎。

他是舉世無雙的大豪雄，又是富可敵國的大富翁，一向受人尊敬如君王，今天接見的是他姪女和一個無名小卒，當然沒有起身相迎的必要。

韓玲玲向他一福，歡聲道：「大伯父，玲兒回來啦！」

韓天獅笑道：「好，介紹客人吧。」

韓玲玲靠近仇如海身邊站着，道：「他姓仇，名如海，是玲兒的救命恩人。」

仇如海不亢不卑的向他行了一禮道：「小子仇如海，拜見韓堡主。」

韓天獅含笑道：「請坐！」

「謝謝。」仇如海在一旁的紫檀椅坐下。

韓天獅道：「玲兒，妳說這位仇兄弟是妳的救命恩人，這表示妳在外面出了事，現在就說給大伯父聽聽，慢慢的說，詳詳細細的說。」

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他的武功都有其成功的先決條件，仇如海此刻對他的印象是：此老冷靜而精明，絕不會爲感情所矇蔽，而是處事明快，有條不紊。

這樣的人當然也是最富心機的人，也是最可怕最不容易欺騙之人。

韓玲玲是屬於活潑任性的女孩子，但在這位大伯父面前也不敢放肆，當下正正經經的將在路上所遭遇到的一切，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最後强調了一句話：「大伯父，他原不想來見你，是玲兒堅持，他才來的。」

韓天獅神色不動，看不出他心中在想甚麼，祇是微微一笑道：「爲甚麼？」

韓玲玲道：「他認爲這種事沒甚麼了不得，不願因此而受到你老人家的賞識，他一再告訴玲兒，夤緣攀附非其所喜。」

韓天獅轉對仇如海打量着，目光烱烱，似乎能看透人心。

仇如海心中忐忐忑忑，他知道在對方面前，一定要表現出倔强的個性才能贏得他信任，當下一起身拱手道：「韓堡主，在下本是個流浪漢，這回因想來南方遊歷，才順便護送令姪女回堡，確無別意，今天有幸見到堡主，當引爲畢生之榮耀，請容在下就此告辭！」

韓天獅微笑道：「別急，你請坐下來，聽玲兒之言，老夫已知仇世兄是個有骨氣的青年，你可以不接受答謝，但作爲敝堡主的客人總可以吧？」

仇如海並非眞想告辭，聞言便又坐下來。

韓天獅道：「仇世兄能夠擊退常三娘，足見身手非凡，可否讓老夫知道你的師承？」

仇如海再將編造的故事說了一遍。

韓天獅未再深究，祇是點頭輕「嗯！」了三兩聲，說道：「常三娘說，是老夫殺了她丈夫，仇世兄相信麼？」

仇如海道：「存疑。」

韓天獅道：「那是眞的。」

仇如海道：「那麼，其錯必不在韓堡主。」

韓天獅道：「不錯，事實剛好相反，是她丈夫幾次企圖謀害老夫，以便獨霸藥市，老夫忍無可忍

才殺了他的，而且是在公平決鬥下殺死他的。」

仇如海道：「既然如此，韓堡主可無愧於心，不過，常三娘爲夫報仇，却不循正道，韓堡主最好提防一些。」

韓天獅道：「她根本進不了敝堡，因此才想到劫持玲兒。」

韓玲玲道：「大伯父，玲兒要向你老人家提出一個要求。」

韓天獅道：「說。」

韓玲玲一指仇如海道：「他父母雙亡，無家可歸，這些年來一直在四處流浪，靠勞力生活，不知大伯父可願給他一份工作？」

仇如海連忙故作姿態道：「韓姑娘，在下早告訴妳了，怎麼妳又……」

韓玲玲制止他說下去，又向韓天獅道：「大伯父，你答應不答應？」

韓天獅道：「要是大伯父答應了，妳希望給他一份怎樣的工作呢？」

韓玲玲道：「打雜跑腿，或者派他養牛養馬。」

韓天獅爲之失笑道：「荒唐，這位仇世兄能文能武，並非池中物，他又是妳的救命恩人，妳好意思叫人幹這種事？」

韓玲玲道：「他祇願靠勞力討生活，祇有靠勞力討生活，他才肯留下來。」

韓天獅搖頭笑道：「荒唐，大伯父若派他去作打雜、跑腿，不被人指責才怪。」

他轉對仇如海問道：「仇世兄若願在敝堡定居，老夫無任歡迎，就委屈仇世兄爲敝堡金獅武士副統領如何？」

百獅堡除了有著名的「五虎將」之外，還有三百個金獅武士，這三百個金獅武士，也都是當今武林的第一流高手，許多練武人都以能受聘入百獅堡爲金獅武士而視爲無上光榮，其價值就有如考中進士一般，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現在韓天獅要禮聘仇如海爲金獅武士副統領，等於是一步登天，連韓玲玲聽了都嚇了一跳。

仇如海當然知道金獅武士副統領的地位很崇高，如果自己眞能成爲金獅武士的副統領，今後在進行復仇的使命上，要方便得多了，但他知道沒有這麼便宜的事，這可能祇是韓天獅的一種試探，故他一點不表動心，而淡淡一笑，道：「韓堡主的盛意，小子心領了，剛才在下在韓二爺面前說過了一句話，現在在韓堡主面前再說一次，家師在世時，曾一再告誡小子，江湖險惡不可輕涉，一旦惹上了是非便永無寧日，證諸於常三娘二十年來不忘爲夫復仇之事，便知家師之言極爲正確，所以在下不打算成爲一個武林人物，雖然在下練了一些拳脚，但在下寧願作個普通人。」

說到此處，起身一拱手道：「失禮，在下告辭了！」

韓玲玲愕然道：「仇如海，你……」

韓天獅突然哈哈大笑道：「好，好，你是老夫生平所見最有志氣的青年，一般習武人夢寐以求的地位，你却棄之如敝屣，眞是了不起。」

仇如海微笑道：「錯了，應該說是在下是個沒志氣的青年，也許有一天韓堡主會發現在下是個店小二、小販商，或者是個轎夫。」

韓天獅笑道：「人各有志，老夫當然不便相强，祇是你救了老夫姪女，就算你不圖報答，便在敝堡爲客數天又何妨呢？」

仇如海答道：「這當然不妨，不過貴堡爲武林重地，我這個外人實在不便多停留，要是韓堡主不反對的話，在下倒喜歡在城中找一間客棧住下，以便在貴地作數日之遊。」

韓天獅道：「敝堡並無任何機密，你可放心在此盤桓數日，不必投宿客棧，再說此地除了敝堡之外，也沒有甚麼可看的。」

話聲一頓，看了韓玲玲一眼，接着笑道：「這一點要求，仇世兄若不答應，老夫就無法向這丫頭交代了，她撒起嬌來，可是叫人受不了呢！」

仇如海道：「既然如此，在下拜謝了。」

說罷，起身深深一揖。

武藝超羣　榮膺統領

第一步行動終於成功了。

但「作客數日」之後又如何呢？

仇如海對此並不擔心，他已看出韓玲玲對自己已生情苗，雖然他絕不願意傷害一個純潔的姑娘，但情勢發展至此，他已別無他途可循，祇好利用這個姑娘掩護自己，他知道韓玲玲一定捨不得自己離去，她一定會想盡辦法留下自己，當自己變成百獅堡的一員之後，就可以開始進行五位恩師復仇的行動了。

這天晚上，韓世傑設宴招待他，以答謝救女之恩，但韓天獅沒有參加，他身份極尊，對於仇如海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青年，他自然沒有參加其宴會的必要。

晚宴之後，仇如海被安排住宿於百獅堡的一座賓館，下人已得吩咐，故待他如上賓，他沒有任何行動，規規矩矩的上床睡覺。

次晨，他們剛吃過早餐，韓玲玲已來到了賓館，她今天換上了一

身新衣，看來更是俏麗動人！

「喂，仇如海，今天我要陪你玩一天。」

仇如海呆呆的望着她，心情十分複雜。

韓玲玲嫣然一笑道：「你怎麼啦？」

仇如海臉色泛紅道：「沒……沒有甚麼。」

韓玲玲走到他跟前，俏皮的指着他鼻尖笑道：「你臉紅了，我知道你心裏一定在想着甚麼，快說出來！」

仇如海困窘一笑，道：「一定要我說出來嗎？」

「非說不可！」

「妳很美！」

這一下輪到韓玲玲臉紅了，不過她羞中有喜，像一般少女聽到情郎的讚美一樣，芳心大悅。

「哼，你現在才發現啊！」

「不，妳今天特別美麗。」

韓玲玲東張西望一遍，才低聲道：「告訴你，我爹娘很欣賞你呢！」

仇如海心頭一跳，不知是喜是憂，乃左右顧而言他道：「你說要陪我玩一天，去哪裏呀？」

韓玲玲道：「今天就在這堡中玩，我們百獅堡就可以讓你玩一整天。」

仇如海當然希望能摸清百獅堡的整個環境，欣然道：「好，咱們先在堡中走走，然後去看獅子，我長了這麼大，還眞沒有看過獅子呢！」

於是，兩人走出賓館，開始遊覽堡中風光，韓天獅富甲天下，堡中設施自是非凡，光是一座花園，就夠遊覽大半天，但仇如海的興趣並不在此，他現在就像個賊在試探下手的對象，構思今後行動步驟。

這天上午，他已大約了解百獅堡的情形，發現這座百獅堡共分三進六庭院。韓天獅與韓世傑分居第二進的東西二庭院，五虎將和三百個金獅武士分住第一進和第三進的四座庭院，對第二進的東西二庭院形成一種圍護之勢，全堡大小房樓多達百幢，而堡後靠山之處另闢有一大片養獅的地方，三面圍欄，山壁上有人工開闢的幾個山洞，供獅子棲息。

仇如海對那羣獅子特別注意，因爲韓玲玲曾說有少數獅子經過訓練，他們每夜都被放出來巡邏，而自己將來的行動當以夜間爲多，因此牠們對自己無疑會產生阻碍與威脅。

韓玲玲招來一個身形魁梧的老人，向仇如海介紹道：「這位是負責養獅子邊叔叔，跟隨我大伯父已經有三十年了，他有一套馴獅絕技，獅子到了他的手下，乖得像貓一樣。」

仇如海知道他叫「神鞭邊無界」不但是馴獅高手，而且武功也不弱，是值得注意的人物，連忙施禮表示久仰。

神鞭邊無界已知他的來歷，所以對他也很客氣，便爲他說明獅子的習性及生長情形，然後又親入獅欄中表演了幾套馴獅遊戲，最後在韓、仇二人欲行離去之時，忽然意味深長的向仇如海道：「老弟在敝堡作客期間，夜裏請勿出來走動，以免危險！」

第二天，韓玲玲陪仇如海入山看牧場，他們騎馬奔馳於牧場上，所看到的牛，比螞蟻還多……

第三天，韓玲玲陪他溜躂堡外的街道，同時使他了解她大伯父經營藥材的情形。

原來韓天獅是獨一無二的大批發商，所有採藥材人把各種藥材賣給韓天獅，再由他販賣給城中的批發商，再由批發商賣給各地藥商，一種藥物到了痛患者手裏，要轉手四、五手之多，因此韓天獅在仇如海印象中已非「從中剝削」而是「不勞而獲」了，但韓玲玲却有一套合理的解釋，她說若不如此，大批發商一多，大家爲了爭奪藥市，常會引發械鬥，而且她大伯父由採藥人手中把藥材轉售給批發商並未賺取暴利云云……

到了這天下午，仇如海覺得該是表示「告辭」的時候了，因此，他便向韓玲玲說道：「韓姑娘，在下已在貴堡住了三天，明天該走了。」

韓玲玲神情爲之黯然，道：「你眞不願留下來？」

仇如海道：「老實說，我很喜歡此地，可是我總得去開創自己的前途，妳說是麼？」

韓玲玲道：「這裏難道不能開創你的前途麼？」

仇如海反問道：「妳要我幹甚麼？」

韓玲玲道：「你喜歡幹甚麼就可幹甚麼。」

仇如海笑道：「利用妳的關係？」

韓玲玲道：「如果你不願意，可以找一份工作，我大伯父原說要聘請你爲金獅武士副統領，那也是一份工作呀。」

仇如海搖頭道：「不，那樣一來，大家都知道那是因妳而獲得的，那些金獅武士怎會心服？」

韓玲玲道：「那麼，你看當金獅武士如何？」

仇如海沉吟不語。

韓玲玲忽然嬌臉泛紅，低首羞答答道：「仇如海，我……我想問你一句話……」

仇如海差不多已知道她要問甚

麼，却裝作不知，道：「甚麼事？」

韓玲玲幾次欲語還休，最後還是羞於啟齒，而發嗔的一跺脚道：「算了，算我白認識你一場，你要走就走吧！」

仇如海道：「那麼，陪我去向令尊及韓堡主辭行如何？」

韓玲玲道：「我不管。」

她發了小姐脾氣，掉頭奔了出去！

仇如海不料她會如此，頓覺自己弄巧反拙了，當下祇得自己親自向韓天獅辭行。

他多麼希望韓天獅會挽留他，誰知韓天獅祇客氣的說道：「仇世兄既然執意要走，老夫也不敢勉强，解救玲兒之情，老夫會記在心中，異日有機會再到南方來，務請駕臨舍下奉茶。」

「是，感謝韓堡主的隆重招待，在下就此告辭！」

他施禮而退，心中沮喪已極，好不容易打入了百獅堡，却因自己過份做作而功虧一簣，現在還有甚麼辦法可施呢？

幸好當他步出韓天獅的書房之際，救兵來了，祇見韓世傑匆匆而至，一見他便問道：「老弟，小女說你要走了？」

仇如海道：「是的，正想要去向韓爺辭行呢。」

韓世傑道：「別忙，我去與家兄說幾句話，請你稍待片刻。」

說畢，一脚跨入韓天獅的書房。

一會之後，一個僕人出來向仇如海拱手道：「仇少爺，敝堡主有請。」

仇如海心中大喜，便又跨入書房，趨至韓天獅和韓世傑面前道：「韓堡主有何賜教？」

韓天獅表情有些尷尬，笑了笑道：「仇如海，你在何種條件之下才肯留下來？」

仇如海故作一怔，說道：「韓堡主，這話……」

韓天獅笑道：「老夫無兒無女，舍弟也祇得玲兒這個女兒，因此，我們兄弟一向嬌縱了她些，剛剛舍弟告訴老夫，她哭得很傷心，所以現在你開出條件，祇要你肯留下來，甚麼條件老夫都接受，要是這樣還不能留下你，對不起，老夫祇好用强啦！」

仇如海假作沉吟，然後才說道：「韓堡主、韓二爺，在下出身低微，充其量祇能當個下人而已……」

韓天獅道：「你能夠擊退常三娘，足見身手之高，要是不願當金獅武士副統領，就幹個金獅武士如何？」

仇如海道：「在下不願當武士，當上武士就等於身入江湖了。」

韓天獅道：「那麼，你願意幹甚麼？」

仇如海道：「韓堡主和韓二爺，一定要在下留下的話，在下就替那位邊大叔做個幫手，幫他養養獅子好了。」

韓天獅立刻大聲道：「來人！」

僕人應聲而至。

「去請邊無界來見。」

「是。」

不久，神鞭邊無界到了。

韓天獅道：「無界，這位仇世兄你見過了吧！」

邊無哥答道：「見過了。」

韓天獅道：「從今天起，他是你的幫手！」

神鞭邊無界有些摸不着頭腦道：「這位仇世兄……他懂得養獅子麼？」

韓天獅道：「不懂，你要教他。」

神鞭邊無界跟了他幾十年，深知他的個性，當下不敢多問，點頭道：「好的，屬下也正須要一個幫手。」

韓天獅道：「告訴管家每月給他一百兩銀子，並妥善安排他的食宿。」

「是。」

「還有，他雖是你的幫手，日常行動，却不受限制，更不得把他作下人看待。」

「是。」

「好了，把他帶走吧！」

* * *

一晃就過了半個月。

這半個月，仇如海唯一的收穫便是與十頭訓練過的獅子混熟了，牠們都視他如主人之一，乖乖地在他長鞭之下接受驅使。

當然，韓玲玲天天來與他廝混。全堡上下已知他將是韓二爺未來的乘龍快婿，因此對他非常的客氣。

這天，神鞭邊無界在他所住的東廂設下一桌酒筵，請來了五虎將和金獅武士的統領「摘星手」甘維武吃壽酒。

原來這天是邊無界五十五歲的生日，每年他們七人過生日都請客小聚一番以示慶祝。

仇如海也在被邀之列，這是他進入百獅堡半個月來首次見到五虎將。

天虎符勇五十來歲，方臉大耳，有一對鷹眼，看人的時候，就好像要把那個人吃掉似的。

地虎于雄風，也是五十左右，身子矮矮胖胖的，有一隻朝天鼻，兩顆大門牙，樣子就像一隻老虎。

人虎歐陽昌，四十多歲，斯斯文文的，可惜一個鷹鈎鼻使他看起來不太有親切感。

陰陽刀盧仲春：六十出頭，相貌嚴峻，左邊臉上有一大塊白斑，據說他的兵器是一把「陽刀」和一把「陰刀」，但從無一人見過那把「陰刀」，因爲「陰刀」「出現」人頭必落地。

雲龍三霸爪馬步騰，也是六十出頭，身材瘦瘦細細的，十隻指頭留着又長又尖的指甲，看上去就像龍爪，令人心悸。

在邊無界的介紹下，仇如海一一爲禮，態度十分謙恭有禮。

五虎將和摘星手甘維武，當然知道他是韓玲玲的意中人，故也不敢對他無禮，雖然年齡懸殊，仍視他爲同僚，八人圍着酒席觥籌交錯，快樂痛飲。

他們七人都是海量，酒到杯空，但喝多了總是會醉，摘星手甘維武首先有了醉意，他一再强迫仇如海喝酒，仇如海怕喝醉了會誤事，推辭不喝，摘星手甘維武一把抓住他的手臂，道：「老弟，你看不起我是不是？」

仇如海忙道：「甘統領言重了，在下實在是量淺，再喝就要醉了。」

甘維武大笑道：「不打緊，咱們練武之人死都不怕，還怕醉嗎？來，來，這一杯你非喝不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

仇如海眼看推辭不得，只好喝了下去。

誰知甘維武還不放過他，又笑道：「好，老弟，我就看得出你能喝，你是個深藏不露的青年，對不對？據說你打敗了常三娘，對不對？常三娘可是個响噹噹的角色，你能夠打敗她，足見技藝非凡……對了，乘着今天大夥兒在一起，露一手給我們看看怎麼樣？」

除了邊無界之外，五虎將一齊鼓掌表示贊同，紛紛要他表演一手。

仇如海推辭不迭道：「不，在下雖然學了一些拳脚，純爲防身之用，在各位前輩面前，在下怎敢班門弄斧，各位饒了在下吧！」

甘維武道：「不成，我告訴你，我們幾人早就想看看你的身手，你若是看得起我，就露一手給我們看看。」

仇如海道：「甘統領，請原諒在下學的實在不登大雅之堂……」

甘維武不容他說完，就用力一拉他的手臂，欲將他拉離酒席，不料仇如海坐着的身子却穩如磐石，動都沒動一下，甘維武不禁臉色一變。

仇如海知道這下傷了他的尊嚴了，連忙起身道：「甘統領，請你饒了在下吧！在下不過是個下人，不配與各位平起平坐，在下……失陪了！」

說畢，拱手欲退。

甘維武因爲剛才一拉沒拉動他，臉上掛不住，豈肯讓他走，轉對邊無界冷笑道：「邊兄，你這個副手架子好大啊！」

邊無界笑道：「甘統領，你醉了！」

甘維武哈哈大笑道：「沒有，我一點都沒有醉，我只要這位老弟露一手，讓我們見識見識，這難道過份了不成？」

邊無界也想看看仇如海的能耐，便向仇如海道：「如海，你身懷絕技是事實，如今咱們都是一家人了，你不必客氣，就露一手給大家看看，又有何妨呢？」

仇如海並不是怕自己的技藝能耐貽笑大方，而是自己的武功承於江北五怪（韓天獅以前的五虎將），如一旦被眼前的五虎將，看出自己的師承，大禍就立刻臨頭，報仇的計劃就立刻成爲泡影了。

這時聽了邊無界的勸說，覺得若再拒絕反會使他們生疑，只得點點頭道：「好吧，在下不揣淺陋，就來一手雕虫小技獻醜於各位前輩面前，要得不好請勿見笑。」

他抓起桌上的筷子，隨手一甩，只聽「篤、篤！」二聲，那雙竹筷子已如飛刀釘在一支木柱上，深達兩寸之多。

這絕不是雕蟲小技，而是駭俗驚世的奇技，在場的五虎將和甘維武雖然也有這份能耐功力，但他們都不禁相顧失色，爲之懍然心驚！

好一陣工夫，他們都似呆住了。

天虎符勇深深吸了口氣，臉上浮起一抹微笑，道：「老弟果然身手非凡，難怪常三娘敗在你手下，佩服，佩服！」

仇如海有些後悔，忙道：「不敢，這是在下最得意的一手，別的就不行了。」

天虎符勇一對鷹眼緊緊的盯着他，又微笑道：「就憑這一手已足夠震驚天下，看來令師絕非默默無聞之人……」

地虎于雄風接口笑道：「是啊，老弟，令師究竟是那一位，他眞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老叫化麼？」

仇如海道：「是的，家師確是一個叫化子，只因在下救他於病危，他才傳授在下武功，在下與他相處這麼多年，他除了說過姓段之外，別的都不肯說。」

天虎符勇忽然道：「老弟，想不想知道令師出身於哪一門派？」

仇如海道：「符前輩，莫非知道家師的出身？」

天虎符勇道：「你只要使出他教你的武功，符某人大概就可以看出其淵源。」

仇如海搖搖頭道：「在下不想知道家師的出身！」

天虎符勇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對家師的一種尊敬！」

天虎符勇表示不解地問道：「一種尊敬？」

仇如海正容道：「是的，家師既不願爲人所知，在下身爲弟子當順從其意。」

他怕他們又要起鬨催促自己表演武功，故以嚴肅的語氣說出了這句話。

但甘維武已有了醉意，已不管事情的輕重，大聲道：「不成理由，他是你的恩師，你要是不知他的姓名來歷，就太對不起他了，對不對？來，你打一點拳掌給我們看看，保證一看就能看出令師出身的門派！」

仇如海心頭一沉，思忖電轉，神情微露不悅，再度站起道：「在下本不欲在此留下，只因堡主一再好意挽留，盛情難却答應下來，在下自知性情不合於武林，故一直不欲涉足，各位一定要相强的話，在下只有捲舖蓋了。」

甘維武一呆，道：「你在威脅我？」

仇如海拱手道：「豈敢，在下不想得罪任何人，甘統領請多包涵！」

說畢，便欲辭出。

就在此時，忽然有個金獅武士匆匆入廳道：「甘統領，有人找上門來了。」

甘維武眉毛一揚，道：「誰？」

那位金獅武士答道：「無情殺手獨孤寒！」

猶如平地一聲雷，在場七人陡地呆住了。

＊　＊　＊

無情殺手獨孤寒何許人也？

只要是武林中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個「無情殺手」獨孤寒，因爲他是黑道上第一號殺手。

江湖上有許許多多的殺手，但只有這個「無情殺手獨孤寒」最可怕，他幹受僱殺人的買賣已經十多年，從來沒有失過手，而且，他只接受大買賣，也就是說所要殺的對象，必須是個武林中第一流人物，他才肯受僱，當然他所索取的酬勞也昂貴得嚇人，殺一個人要十萬兩銀子。

這個人來百獅堡幹甚麼？

他是來殺人的。

他平時杳如黃鶴，但一出現就一定要殺人。

現在，他就站大門內的廣場上，像一枝旗杆插在那裡整個人紋風不動。

他的脚下已躺着三個金獅武士，地上有幾灘血，毫無疑問，那是傷在他的劍下。

他的身邊圍着八個金獅武士，但是這八個金獅武士都不敢再動手了，只是將他包圍着，等待五虎將和甘統領馳援。

他是一個中年人，白臉無鬚，身材頎長，穿着一襲潔白的長袍，腰上掛着一把長劍，劍眉星目，膽鼻朱唇，相貌可說相當英俊，但他給人的印象是强烈的冷酷無情。

百獅堡的三百個金獅武士沒有一個是三脚貓的，可是剛才圍攻的三個金獅武士一個照面就傷在他的劍下，他們甚至沒有看見他的劍就已經中劍倒下了。

因此包圍他的八個金獅武士都不敢輕舉妄動，只等五虎將及甘統領快來處置。

甘維武、五虎將和仇如海趕到了！

仇如海本來不想來，是五虎將要他來的，他不敢不聽他們的話。

甘維武是三百金獅武士的統領，但五虎將的地位却在他之上，而五虎將中則以天虎符勇爲首，他走到廣場上，向那八個金獅武士一擺手，八個金獅武士立刻退了下來，遠遠站開。

天虎符勇一瞥倒在血泊中的三個金獅武士，看出他們已經死了，所以目光隨即移向無情殺手獨孤寒的臉，冷冷的問道：「閣下就是無情殺手獨孤寒？」

無情殺手獨孤寒點點頭。

天虎符勇道：「所爲何來？」

無情殺手獨孤寒道：「殺人！」

語氣很平和，就好像說的不是「殺人」兩字，而是說「拜訪」似的。

天虎符勇問道：「殺誰？」

獨孤寒答道：「韓天獅。」

天虎符勇笑了一笑，不屑地道：「你配麼？」

無情殺手獨孤寒依然那麼平靜的緩緩道：「這是我有生以來所接的一筆最大的買賣，我知道有些困難，但二十萬兩銀子是個很誘人的數目，我要全力一試。」

天虎符勇道：「二十萬兩銀子果然不是個小數目，僱主是誰？」

獨孤寒道：「常三娘。」

天虎符勇臉色一沉，道：「原來是她，她好像永遠不死心似的。」

獨孤寒緘默着，他是個不喜歡多說廢話的人，殺手都沒有感情，都不喜歡多說話，何況是號稱無情殺手。

天虎符勇冷冷的笑道：「她不死心還有一些道理，你接下這一筆生意，却是大錯特錯了。」

獨孤寒道：「請韓天獅出來如何？」

天虎符勇搖搖頭道：「敝堡主午睡方酣，他在午睡的時候，誰也不准去吵醒他的。」

獨孤寒道：「殺死韓天獅是我來的目的，爲了達到目的，我不惜殺一百人或一千人。」

語氣仍然是那麼平和，一點不帶火氣，明顯表示他有充份把握達成目的，用不着發脾氣。

天虎符勇冷笑道：「獨孤寒，我知道你是個可怕的殺手，但是你這次錯得太離譜了，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目空一切，都可以賣狂賣妄，但要到百獅堡來滋事，那你可是老壽星上吊——活得不耐煩了。」

獨孤寒目光一凝，開始對他打量着，問道：「你是五虎將中哪一位？」

天虎符勇道：「符勇。」

獨孤寒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廢話說得太多了，簡直不像個聞名天下的五虎將，要是你想阻止我殺人，爲甚麼不趕快行動呢？」

天虎符勇一躬身道：「抱歉，勞你久候！」

身形挺起之際，手上已多了一對短劍，一對光芒奪目的金光短劍。

甘維武突然大聲道：「符兄，這個人交給我！」

聲落人到，縱落在天虎符勇的面前。

天虎符勇微微一皺眉，道：「甘統領，你今天喝多了酒，不宜與人動手，快退下吧！」

甘維武哈哈笑道：「別替我擔心，我頭腦清醒得很，一點不礙事。」

天虎符勇道：「退下，讓我來！」

甘維武一指死在獨孤寒劍下的三個金獅武士，情緒激動道：「他們是我的部下，我身爲統領，怎能看着他們白死！」

話未了，一道長虹已自腰上衝起，並且像一道閃電投向無情殺手獨孤寒。

這位金獅統領在未投入百獅堡之前，就已是南方武林少數的劍術名家之一，他成名二十多年，身經數百陣仗，祇敗過一場，就是敗在百獅堡主韓天獅手下。

所以他一向很自負，一個自負的人如果再喝了酒，那麼在他眼中就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了。

一剎那，劍已刺近獨孤寒的咽喉！

就在此際，獨孤寒的腰上也衝起一道劍光，快速的迎上甘維武的劍，刹那間勢如雷電交加，閃動激飛的劍光再加上震耳欲聾的銳响，震動了全場之人。

「錚錚錚錚……」

一連幾十聲碰擊，就像一長串爆竹在爆響了。

爆響終於靜止了，雙方同時往後躍退，但甘維武雙脚落地，脚步踉蹌，搖搖欲墜。

天虎符勇臉色一變，連忙上前扶住他，一見他胸口在冒血，心頭一涼，立刻召來個金獅武士喝道：「扶他進去。」

兩個金獅武士急急忙忙扶着甘維武入堡而去。

天虎符勇神色嚴峻之極，移步向獨孤寒走了過去，準備動手了。

仇如海冷眼旁觀，斷定天虎符勇的勝算不大，但他對此漠不關心，甚至抱着幸災樂禍的心情看這場打鬥，因爲他本是來百獅堡報仇的，如今來了這麼一個可怕的人，要是他能將五虎將一併除去，豈不等於幫了自己的大忙？

所以，他絕無下場助戰的打算。

這時，符勇與獨孤寒已進入劍拔弩張的情況，他全神貫注的看着，以致沒有發覺身後來了一個人。

來的是韓玲玲，她輕輕一扯他的衣袖，他回頭一看是她，便輕輕問道：「甚麼事？」

韓玲玲在他的耳畔輕輕說道：「甘統領死了。」

仇如海表示哀悼，輕輕一嘆道：「他喝了酒，不該與人動手。」

韓玲玲道：「這個無情殺手很厲害，是聞名天下的第一號殺手，五虎將祇怕亦非其敵。」

仇如海道：「妳的大伯父呢？」

韓玲玲道：「他在午睡。」

仇如海道：「應該通知他才行。」

韓玲玲道：「等一下看看……仇如海，如果你下場，你有獲勝的把握沒有？」

仇如海搖搖頭道：「沒有！」

韓玲玲道：「那就別出手。」

仇如海道：「是的，有五虎將在場，我怎好僭越，再說我並非貴堡的武士，不便出手助戰。」

韓玲玲道：「看，他們幹上了。」

天虎符勇與無情殺手獨孤寒幹上了。

雙方一動手，立刻就形成了一團火球在滾動，中間毫不停頓，忽而繞場飛轉，忽而升空而起，劍擊之聲連續不斷，較之剛才那一場更爲激烈。

雙方互相搶攻，越鬥越快，沒有人能夠算得出他們打了多少招，仇如海也一樣算不出，不過他却看出天虎符勇不會支持太久，無情殺手獨孤寒的劍法實在太厲害了。

忽然，一隻手掌搭在仇如海的肩頭，祇聽得韓天獅的聲音道：「仇如海，你肯下場助符勇一臂之力麼？」

仇如海心頭一震，回頭看着已來到自己身後的百獅堡主韓天獅，愕然道：「堡主……」

韓天獅微微一笑道：「老夫知道你是個『無功不受祿』的人，但現在是個好機會，如果你能當衆擊敗獨孤寒，你就可以堂堂皇皇登上統領之位。」

仇如海心亂如麻，不知該不該接受。

韓玲玲道：「大伯父，他絕不是無情殺手獨孤寒之對手，你不能叫他下場啊！」

這個小姑娘已經開始「女心外向」了，雖然她知道仇如海身懷絕技，却不相信他能擊敗名滿天下的第一號殺手，因此不願他去涉險。

仇如海看着她，心中突然湧起了一股衝動，脫口道：「我下去試試！」

一縱身，向場上飛撲過去。

正當此時，符勇和獨孤寒的搏鬥已分出勝負，仍是獨孤寒獲勝，符勇左臂上中了一劍，幸虧他退得快，才沒有喪命在獨孤寒劍上。

仇如海剛好迎上暴退的符勇，一把扶住他的身子道：「符前輩，你老的雙劍借在下一用如何？」

不待符勇表示可否，他已從對方手上拿過雙劍，隨即向獨孤寒走了過去。

獨孤寒滿面殺氣道：「小子，你是不是叫仇如海？」

仇如海點頭道：「是。」

獨孤寒冷冷一笑道：「常三娘告訴我，你小子有些邪門，她說我如能一起殺了你，可多得五萬兩銀子。」

仇如海道：「聽說你殺一人索價十萬兩，怎麼殺我才得五萬兩？」

獨孤寒道：「因爲你是個無名的小卒，我不願殺死無名小卒，所以就減價一半。」

仇如海笑道：「你上當了！」

獨孤寒道：「怎麼說？」

話聲一落，一對金劍已如蟹螯忽然刺出，出手雖然不快，却詭奇無比，令人有捉摸不着之感，然而獨孤寒却不當一回事，長劍一揚一撥，就已震開了他的雙劍，他自己的長劍隨即長軀而入，快如電閃的攻向仇如海的胸膛。

韓玲玲發出一聲驚呼！

但是仇如海並沒被刺中，祇見他後退一步，被震開的雙劍迅速復合，由上往下交錯一沉，剛好將獨孤寒的長劍壓制了下去。

獨孤寒沒有抽劍後退，乘機飛起一脚，砰然踢中仇如海的胸部，把他踢得仰身飛了出去。

韓玲玲又發出一聲驚呼道：「大伯父，他不行的，你快去救他！」

仇如海一直飛出二三丈才跌了下來，怪的是他似未受傷，立刻一躍而起，抱劍一拱手道：「承讓！」

怎麼回事？

大家定睛一看，才發現他的雙劍已少了一柄，究竟到了哪裏去了呢？

原來另一柄短劍已在獨孤寒的右腿上，短劍由他的右腿部刺入，劍尖由前面穿出！

沒有人看出仇如海是怎麼刺中他大腿的，但可以想像得出，那是他在抬腿飛踢仇如海的一刹那間中劍的，好快、好神奇的一劍呀！

獨孤寒臉色一下蒼白如紙，這是他自作殺手以來首次失利，使他又驚又怒的竟是敗在一個無名小卒的手中，他憤怒的瞪視着仇如海，臉上扭曲得很厲害，過了一會才從牙縫中透一句話：「小子，你眞行，咱們過幾天再見！」

他一把拔出短劍，往地上一扔，竟然縱身飛起，拖着一蓬血雨往堡外飛去了！

場上的人還在發呆的時候，韓天獅首先開了腔，大聲道：「仇統領你過來！」

仇統領？

仇如海陡地一震，回頭以吃驚的表情道：「韓堡主，您在叫我？」

韓天獅含笑道：「不錯，是在叫你呀！」

仇如海走了過去，先把雙劍交還給天虎符勇，然後再向韓天獅拱手道：「堡主，在下祇對養獅有興趣，再說……」

韓天獅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又大聲道：「傳令集合三百金獅武士！」

集合三百金獅武士幹甚麼，這是不想可知的事，仇如海連忙又道：「堡主請聽在下一言，在下……」

「仇如海！」韓天獅以有力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你聽着，仔仔細細的聽着，江湖上固然險惡，但你可善予因應，爲人之道，但求心安，如果你認爲不涉足武林便可一輩子平安無事，那你就錯了，刀劍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

語聲一頓，繼之微笑道：「所以，你不必害怕是非，更不必害怕投入江湖，事實上你早已投入江湖，也早已惹上了是非了。」

仇如海以掙扎的表情道：「就算堡主說得對，但在下也無能爲力，領導三百金獅武士啊！」

韓天獅笑道：「你有，剛才你雖然是行險求勝，但能夠騙過無情殺手獨孤寒的人，你的智慧就已足夠擔任本堡的武士統領了！」

仇如海沒有再說甚麼，因爲他心中已另有打算，故未再婉拒了。

不久，除了已死的三個，全部金獅武士齊集廣場，韓天獅當衆宣佈甘維武已死，統領一職由仇如海繼任，由於大家已知道他擊敗了天下第一殺手，故人人心悅誠服。

韓玲玲好高興，興奮得臉都紅了。

韓天獅道：「仇統領，向你的部下說幾句話吧！」

仇如海向衆武士拱手道：「各位，在下承蒙堡主錯愛，自覺受之有愧，希望各位今後多多給在下指教，大家彼此肝膽相照，一起爲堡主效命。」

他目光一掃衆武士，接着以鄭重的口吻道：「無情殺手獨孤寒不是泛泛之輩，他絕不肯就此罷休，各位今後宜多小心防範！」

簡單的幾句話後，隨即下令解散。

韓天獅在第二天做了一件事，下令厚葬被殺死的三個金獅武士，由於三個金獅武士都是有家室的人，故每一個家屬又發給五十兩銀子撫恤金。

這一件事，給了仇如海相當深刻的印象……

＊　＊　＊

上任第三天，仇如海一大早就獨自走出百獅堡，巡視堡外的街道，並打聽無情殺手獨孤寒的影踪！

所得到的是，獨孤寒當天負傷遁出百獅堡後，並未在城中逗留，當時就不知去向了。

仇如海繼續在街上走着，想着……

他想着甚麼呢？

他想着很多的事，想着韓天獅的爲人，想着五位恩師當年的遭遇，想着自己已計劃好的復仇步驟……韓天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分明是個很厚道的人，可是他當年爲甚麼以那樣殘酷的手段對待五位恩師？還有他當年殺死常三娘的丈夫，如說其錯不在他，常三娘爲甚麼不惜花費鉅金聘請無情殺手獨孤寒來要他的命？

五位恩師當年被他殺成殘廢，莫非另有隱情，其錯並不在韓天獅？

不，不，不，不管其錯在誰，五位恩師對自己的十年養育之恩，比天還高，比海還深，自己縱然粉身碎骨，也得爲他們報仇雪恨！

咦，這城中的居民看來家家戶戶都過得很安樂，他們好像都賺了大錢……

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停在一間中藥批發商的門口，因爲門口的地上擺着兩個籮筐，裏面盛着幾百隻已晒乾的類似蜥蜴的東西，他從未見過這種東西，一時好奇，不覺停步而觀。

一個老人坐在門檻上抽烟，看見仇如海對那兩籮筐的東西投以驚

奇的眼光，便含笑搭訕道：「沒見過這東西麼？」

仇如海點點頭道：「嗯，這是不是蜥蜴？」

老人道：「不是，這叫蛤蚧。」

仇如海問道：「也是藥的一種？」

老人答道：「對，以一雄一雌來合藥，通常祇用牠們的尾巴，因爲尾巴最補。」

仇如海拿起一雙蛤蚧來看，道：「捕捉這類東西很難吧？」

老人道：「也不太難，牠們常常是一雌一雄在一起，這是老漢上個月入山的收穫，捉了兩百多隻，賣了二十兩銀子哩！」

仇如海問道：「賣給誰？」

老人道：「賣給這裏的批發商呀！」

仇如海道：「你老不是這裏的人？」

老人道：「不是，老漢住在城外，今天入城來玩，你老弟不是本地人？」

仇如海道：「在下是外地來的，聽說你們採的藥都要把藥材賣給韓堡主，再由韓堡主賣給批發商，是有這回事麼？」

老人道：「有，不過那是指大宗的藥材，像老漢捉的這種蛤蚧，就不必經過韓堡主轉手，可以直接賣給這裏的批發商。」

仇如海問道：「這樣好不好？」

老人道：「當然好啦，韓堡主爲人厚道，要是換了當年那個吸血鬼龍威，那就大不相同了，他是最可怕的從中剝削，甚麼東西都要先賣給他，他總是低價收入，高價賣出，可惡透啦。」

仇如海道：「吸血鬼龍威是誰？」

老人道：「他是常三娘的丈夫，後來被堡主殺死了，他被殺那天，老漢正好在場，眞是殺得好，人人稱快哩！」

仇如海心頭一動道：「老丈今天貴庚啊？」

老人道：「老漢七十二了。」

仇如海笑道：「好健康，在下請你喝兩杯如何？」

老人呆了呆，敲掉烟斗上的烟灰，注目打量着他，說道：「怎麼，你要請老漢喝酒？」

仇如海露出和藹的笑容道：「賞不賞臉？」

老人笑瞇瞇道：「你怎麼知道老漢愛喝酒？」

仇如海笑道：「看出來的。」

老人站了起來，笑道：「哈哈，老漢正愁找不到喝酒的對手……走，到對面的金滿樓去。」

老少兩人進入對面街上的金滿樓，在二樓揀了個座頭坐了下來，金滿樓的伙計已知仇如海如今是百獅堡的武士統領，故對他非常客氣殷勤，仇如海點了酒菜，不消片刻就送到了。

老人發現伙計對仇如海很客氣有禮，有些奇怪，問道：「老弟，這家金滿樓的伙計好像認識你，對你好客氣，你不會是韓堡主的手下吧？」

仇如海搖頭道：「不是，在下是來做買賣的……對了，還沒請教老丈貴姓尊名？」

老人道：「酒鬼李！」

仇如海一怔道：「酒鬼李？」

老人笑道：「老漢姓李，因爲好酒如命，他們就叫我酒鬼李。」

仇如海一哦，當即斟酒與他對飲了起來。

「老弟貴姓？」

「仇。」

「仇老弟，老漢借花獻佛，敬你一杯，乾了！」

幾杯酒下肚，酒鬼李更是健談，不斷地說他入山捕捉蛤蚧之趣事。

仇如海忽然問道：「老丈，聽說這裏的韓堡主是個大好人，你見過他沒有？」

酒鬼李道：「見過了好幾次，他的的確確是個大好人，本地居民能夠有今天，可說都是他給的，把他和吸血鬼龍威相比，他是菩薩，龍威是魔鬼！」

「聽說他麾下有五虎將，和三百金獅武士？」

「不錯。」

「爲甚麼要弄這麼多武士？」

「防賊呀！」

「防賊？」

「韓堡主很富有，本地居民也家家豐衣足食，好多年前就常有强盜來打劫，韓堡主爲了保護鄉里，就養了五虎將及三百金獅武士，之後强盜就不敢來打劫了。」

「聽說現在的五虎將不是以前的五虎將？」

「對，以前的五虎將吃裏扒外，竟與外人勾結，企圖謀奪韓堡主的財產，韓堡主一怒之下，就把他們殺傷攆走了。」

「怎麼樣殺傷的？」

「聽說那五虎將事敗的那天晚上，五人聯手打韓堡主一個，還好韓堡主的武功蓋世，最後砍斷『風雷神』寇樹基的六個手指，斬斷了『血劍』譚天麟和『花蝴蝶』屈翎的一手和一足，又將『千手怪』惲寒星雙目打瞎，再割去『浪女』蒲夢珠的鼻子，哼……若論他們的行爲，韓堡主殺死他們都不過份，但韓堡主宅心仁厚，還是網開一面放他們走，仇老弟你問這些幹麼？」

「沒甚麼，祇是好奇，隨口問問罷了，來，再乾一杯！」

＊　＊　＊

現在仇如海躺在自己的床上，眼睛瞪着屋樑，心中沮喪到了極點。

為甚麼酒鬼李的說法和五位恩師不一樣？五位恩師說，當年發現韓天獅在山中姦殺一個姑娘，由於不恥其行徑而與之鬧翻了，五個於搏鬥中，被韓天獅一一殺成殘廢的，但酒鬼李却說五位恩師是吃裡扒外，企圖謀奪韓天獅的財產而被殺傷的，究竟那一種說法才是眞實的？

五位恩師全是那種陰險小人麼？

韓天獅會是那種人面獸心的人麼？

我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

不對，我不該想這麼多，五位恩師當年救我於飢餓邊緣，十年來對我養育呵護更是恩重如山，不管當年他們被殺成殘廢的原因是甚麼，我都該替他們報仇，大丈夫應該恩怨分明。

明天，明天就開始行動吧！照五位恩師的吩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砍斷天虎符勇的六個手指，再斬斷地虎于雄風的一條胳臂……

「篤篤篤！」

突地，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潮！

「誰？」

「是我。」

是韓玲玲。

仇如海皺了皺眉，他並不討厭這個小姑娘，也許就因不厭惡她，所以才怕和她見面，他不願為情所縛，為了復仇的計劃，如繼續和她斷混下去，他很擔心自己是不是忍心下得了手。

他起身去開門，看見韓玲玲巧笑倩兮的站在門口，這個小姑娘不論甚麼時候看來都是那麼天眞無邪，美麗大方，他實在不忍心傷她的心，當下笑問道：「有事麼？」

韓玲玲發現他臉有酡紅，微驚道：「你喝了酒？」

仇如海若無其事，道：「剛才在堡外碰上了酒鬼李，跟他喝了兩杯。」

韓玲玲道：「怪不得我剛才找不到你，快把衣服穿好，五虎將快回來了。」

五虎將前夜突然一起離堡外出，據說是韓天獅交付他們某項任務，他不知道那是一項甚麼任務，現在聽了韓玲玲之言，他才注意起來。

「他們去了何處？」

「我不知道。」

「那麼，妳怎麼知道他們快回來了。」

「是我大伯父說的，他要我來叫你去一下。」

「在哪裡？」

「武廳。」

仇如海暗暗吃驚，猜不透韓天獅叫自己去武廳見面的目的，更猜不透此事與五虎將即將回堡有何關係？乃問道：「有甚麼事？」

韓玲玲道：「我不知道，我大伯父祇說五虎將和一位貴賓等下就要到了，要我來叫你前去。」

仇如海穿好了衣服，便與她往武廳走去。

武廳，是堡中金獅武士平時練武的地方，是一間金碧輝煌敞大無比的大廳，廳兩邊，各設一個兵器架，上面有十八般武器。

仇如海和韓玲玲走入武廳時，祇見韓天獅全副武裝坐在正中的廳上，仇如海連忙上前施禮，韓天獅含笑道：「仇統領，你有沒有仇家？」

這沒頭沒腦的一句話，問得仇如海一呆道：「仇家，沒有呀！」

韓天獅道：「沒有仇家最好，一個人如果與人結下深仇大恨，那日子是不好過的，大概你也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不大喜歡涉入江湖，對麼？」

仇如海疑惑的望着他道：「堡主，等下有個仇家前來是不是？」

韓天獅喟然道：「希望她是個貴賓而非仇家。」

仇如海忽問道：「他是誰？」

韓天獅不答，忽然微微一笑道：「仇統領，假如有個人要找你報仇，而你自認沒有甚麼不對，你將打算如何對付那個仇家呢？」

仇如海道：「寃家宜解不宜結，能夠化解最好，不能則祇好起而應戰。」

韓天獅點點頭道：「要是對方不以正當途徑找你報仇，而使用一些卑鄙下流的手段，你又將如何？」

仇如海心頭一震，感到這句話是針對自己而發的，不由全身緊張起來。

韓天獅一眼不瞬的凝視着他，追問他道：「你說，你又將如何？」

仇如海暗暗吸了一口氣道：「祇有一個辦法，給予對方一個強烈的反擊！」

韓天獅忽然又笑道：「老夫採取的却是另一種辦法，請她入堡一敍。」

仇如海一聽，始知他不是暗指自己，一顆抽緊的心才鬆弛了下來：「他是誰？」

韓天獅一指大廳道：「她來了！」

仇如海回頭一看，祇見五虎將已「押」着一乘華麗的大紅轎來到武廳外面，他一眼就認出那是常三娘的轎子，心中頗為吃驚，暗忖道：原來他們五虎將離堡外出，為的就

是這件事。

大紅轎在廳外停下，轎夫打開了轎門，常三娘從裡面鑽了出來了。

天虎符勇沉聲道：「請！」

常三娘倒也表現得很頑强，她一脚跨入武廳，就對着韓天獅悻悻的冷笑道：「姓韓的，老娘來了，你待怎麼樣？」

韓天獅含笑道：「尤大嫂請坐下說話。」

常三娘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下來。

韓天獅笑道：「十多年不見了，尤大嫂還相當硬朗啊！」

常三娘冷冷道：「大仇未報，老娘死不瞑目，怎能不硬朗！」

韓天獅道：「韓某今日請大嫂來，就是為了這件事，既然大嫂看不開，那麼，今天來個徹底解決。」

常三娘道：「到了這地步，老娘也不想活了，你划下道兒來便是。」

韓天獅道：「當年韓某人殺死妳丈夫，妳認為韓某人哪一點不對了，妳丈夫幾次派人暗殺我，妳承不承認？」

常三娘板着臉不回答。

韓天獅道：「後來我公開找妳丈夫決鬥，是否曾倚多取勝或使出甚麼不正當的手段？」

常三娘仍然閉口不言。

韓天獅又道：「當時情形妳看得清清楚楚，妳丈夫死了之後，本地居民紛紛鳴炮慶祝，那是甚麼原因，妳總該明白吧？」

常三娘開口冷冷道：「老娘祇知道我丈夫被人殺了，此仇非報不可！」

韓天獅道：「好，妳要報仇誰也阻止不了妳，現在韓某人再請教一件事，妳花二十萬兩銀子僱『無情殺手獨孤寒』來要我的命，對不對？」

常三娘道：「對。」

韓天獅道：「結果獨孤寒殺死了本堡三個金獅武士，這件事妳知道吧？」

常三娘又不說話。

韓天獅一招手，便見三個婦人帶着七個小孩子魚貫而入廳，他們披蔴帶孝，眼睛都已哭腫了。

韓天獅道：「他們三個人的丈夫被殺死了，情況比妳更慘，因為她們還年輕，兒女還小，妳說她們該怎麼辦呢？」

常三娘臉色變了變，悍然說道：「她們的丈夫都是你的武士，他們是為你死的。」

韓天獅道：「不錯，他們為保護我而被殺，但如妳不找獨孤寒來殺人，就不會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是不是？」

常三娘蠻狠地道：「要是你不殺死我丈夫，也就不會有這許多不幸！」

韓天獅道：「妳的意思是：我不該殺死你的丈夫，而該讓妳的丈夫來殺死我？」

常三娘冷哼一聲道：「你武功比他强得多，他怎麼有能力殺死你？」

韓天獅道：「他自己雖然無能力，可是，他一再派人暗殺我，誓必除我而後快，祇因為他認為殺了我才能獨覇藥市，妳說說看，妳丈夫的行為對麼？」

常三娘突然站了起來，叫道：「姓韓的，你不用教訓老娘，告訴你，老娘早就豁了出去，你要怎樣，祇管划下道兒！」

韓天獅忽然長嘆了一聲，道：「韓某人請妳到此，只想勸勸妳，要是妳肯打消心中的怨恨，今後不再無理取鬧，妳可以就此離去，韓某人絕不傷妳一根汗毛，要是妳非要報仇不可，那麼韓某人就給妳一個報仇的機會，咱們就在這武廳上解決好了。」

常三娘冷笑道：「公平決鬥？」

韓天獅道：「對，妳我二人決個生死，要是妳有能力殺死韓某人，妳可以從容離去，我的手下絕不為難妳！」

常三娘一哼道：「看來像是很公平，可是你佔盡了地利人和……」

韓天獅道：「如果妳不願在此進行，另覓一個地點亦可。」

常三娘道：「只你一個？」

韓天獅道：「不錯！」

常三娘道：「好，後天日出之時，咱們二人在老君坪上見面。」

韓天獅道：「準時到。」

常三娘道：「告辭了！」

她大步走出武廳鑽入轎子，就由那四個驕夫抬着走了。

五虎將不料結果竟是如此，他們心中都有些不以為然，陰陽刀盧仲春忍不住開口道：「堡主，這常三娘是個不可理喩的婆子，您這樣做，正給她施展鬼域技倆的機會。」

韓天獅笑道：「不，要是老夫猜得不錯，後天她不會去老君坪赴約！」

陰陽刀盧仲春一怔道：「為甚麼？」

韓天獅道：「她氣餒了。」

天虎符勇接口道：「不錯，如果她還有勇氣復仇的話，剛才就動手了，絕不會以地利人和為藉口而另約地點再戰，堡主義正詞嚴的這席話已使她氣餒了！」

韓天獅又道：「她自知不是老夫的對手，因此企圖劫持玲兒，爾後把希望寄託在『無情殺手』獨孤寒

身上，這兩個辦法都失敗了，再加上被你們五人强押入堡，她應該明白報仇無望了。」

話聲微頓，繼之轉對仇如海微笑道：「有句話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一個人要報仇，一定要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常三娘因爲沒有正大光明的理由，所以她只敢偸偸摸摸的幹，一旦失敗了，她只有抱頭而竄了，仇統領，你說是不是？」

仇如海覺得好像挨了一下耳光，不禁面上發熱道：「堡主說得是，不過後天之約常三娘可能會去，她可能會邀助手助戰，或者在老君坪暗埋伏兵陷阱。」

韓天獅一笑道：「除了『無情殺手獨孤寒』之外，她不能找到好幫手，而且獨孤寒腿上中了你一劍，沒有半個月是好不了的，至於伏兵陷阱，那是沒用的，老君坪附近的居民對老夫都不錯，他們如發現可疑人物，一定會通知老夫的。」

仇如海道：「那麼，後天之約，堡主不想去了？」

韓天獅道：「要去，而且老夫一個人去，雖然她去的可能性不大，但老夫總得給她一個機會，任何人要找老夫報仇，老夫都會給他一個公平決鬥的機會，只要她不是偸偸摸摸的來，或者是耍陰謀手段，老夫無任歡迎。」

精誠所至　金石爲開

老君坪是個平坦的山谷，距百獅堡約十里路，位在深山之中。

這天日出之時，韓天獅準時到達，而且的確是單刀赴會。

晨霧氤氳，他靜靜的站在老君坪上，下半身爲晨霧所淹，看上去彷彿立在雲端之上，他是空着手來的，因爲十多年來，武林中已無一人配和他動劍，即使對手是「無情殺手獨孤寒」，他仍有徒手制勝把握。

白濛濛的晨霧漸漸爲朝陽驅散，四週視野變得清楚得多了，時間已到，常三娘仍不見踪影，看來韓天獅所料不差，她已沒有報仇的勇氣了。

韓天獅一直負手靜立，沒有動一下，不論甚麼時候看來，他都有一股虛懷若谷之氣度，他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至尊。

不知不覺，陽光已充滿整個山谷，常三娘與他約定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但仍是不見常三娘的人影，也不見有其他人出現……

不，有個人來了！

那個人從南面山谷現身，疾如流星向韓天獅撲來，刹那間就已趕到韓天獅跟前。

來的是常三娘麼？

不，來的是仇如海。

韓天獅在離開百獅堡時，曾嚴囑五虎將和他不得跟來老君坪，但現在他看見仇如海到達，竟無一絲不悅之色，他似乎不覺得奇怪，只微微一笑道：「仇如海，你來了？」

仇如海道：「是的，我來了。」

他來了，而且帶來一把長劍來了！

韓天獅問道：「堡中出了事麼？」

仇如海點點頭道：「是的，出了大事，那一百頭獅子被人毒死了！」

韓天獅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幸好不是人被毒死，只要不是死傷人，那就不妨了，可知下毒者是誰？」

仇如海道：「知道。」

韓天獅道：「是誰？」

仇如海道：「是我。」

韓天獅臉色一變，道：「是你？」

仇如海點點頭道：「不錯，是我！」

韓天獅驚訝道：「你爲甚麼要毒死那些獅子？」

仇如海冷冷道：「我如果不毒死那些獅子，就要殺傷五虎將！」

韓天獅臉色一沉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你自己說的，你說任何人找你報仇，你都會給他機會，只希望他不要偸偸摸摸的來，是麼？」

韓天獅道：「不錯，但是……」

仇如海截口道：「我原想將五虎將殺得殘廢，然後再找你，後來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因此我改變了計劃，只毒殺那些獅子，便直接來找你！」

韓天獅吃驚道：「找老夫報仇？」

仇如海道：「是。」

韓天獅道：「令師是誰？」

仇如海答道：「你當年的五虎將。」

韓天獅突然縱聲大笑道：「哈哈哈，原來如此，這麼說你之進入百獅堡是經過一番精心設計的了，常三娘之企圖持劫玲兒，也是你的一步棋？」

仇如海道：「不，我與常三娘沒有半點關係，那是兩碼子的事。」

韓天獅注目問道：「那麼，爲何肯救玲兒呢？」

仇如海道：「起初我不知她是你的姪女，後來我改變了計劃，所以常三娘再度出現時，我就擊退了她，我覺得以救命恩人的身份進入百獅堡，比我當初的計劃更爲佳妙！」

韓天獅道：「有沒有想到這樣

會傷了一個小姑娘的心？」

仇如海道：「我一直對她很冷淡，我想她不會很傷心的。」

韓天獅道：「好，你沒有乘機欺負玲兒，足見你爲人還算正直，現在老夫把當時殺傷他們五人的實情說給你聽聽……」

仇如海搖頭道：「不必。」

韓天獅道：「你聽到的必非實情，老夫要把實情告訴你。」

仇如海道：「不必。」

韓天獅道：「你不相信老夫的話？」

仇如海道：「我相信，我相信你沒有錯，錯的是我那五位恩師。」

韓天獅困惑了一問道：「既然如此，你爲甚麼還要替他們報仇？」

仇如海道：「十年養育之恩！」

韓天獅凝視有頃，才恍然而悟道：「你爲師報仇，只是爲了報答他們養育之恩？」

仇如海點點頭道：「對！」

韓天獅道：「不管是非曲直？」

仇如海道：「不管。」

韓天獅以略帶驚異的眼光注視他好半晌，才點點頭道：「好吧，但你有獲勝的把握麼？」

仇如海道：「坦白的說，我本有殺死你的把握，可是現在沒有了。」

韓天獅道：「此話怎麼說？」

仇如海道：「我如偸偸摸摸的幹，換句話說，我如在你全無防備之下猝然動手，你就非死不可！」

韓天獅道：「而你却放棄了這個最容易成功的途徑……仇如海，你是個正直好青年，老夫很欣賞你的爲人，所以希望你接受老夫的勸告……」

仇如海不爲所動，立刻打斷了他的話，斷然道：「不，十年養育之恩不能不報，現在咱們就來解決吧！」

一聲龍吟，劍已出鞘，準備動手了。

韓天獅又對他注視着，好像不相信這個正直的青年會有如此「偏激」的行爲，不禁深深一嘆道：「仇如海，老夫實在不忍心殺死你……」

仇如海冷冷的道：「如果你有着這種心意，那你就錯了，我要爲師復仇，那怕殺死你是一件喪盡天良、人神共憤的事，我也要殺死你，所以你出手不用客氣，假如我死在你手中，我絕不怨恨！」

韓天獅聽了這一席話爲之凜然驚心，緩緩吸了一口氣道：「說來說去，你只爲要報答他們十年養育之恩？」

仇如海道：「不錯。」

韓天獅道：「眞的死都不後悔？」

仇如海道：「絕不後悔。」

韓天獅臉容漸漸嚴肅起來：「眞可惜，這眞是造化弄人，爲甚麼像你這樣的青年會碰上他們，太不幸了，太不幸了！」

仇如海長劍一圈，擺出了攻擊的姿態，沉聲道：「請亮兵刃，我要出招了！」

韓天獅忽然仰臉望天，嘆道：「好，老夫成全你的孝心，也接受你的忠告，咱們都不必手下留情——請！」

「請」字出口，他的眼角仍然望着天空，神情一片茫然，毫無準備動作。

仇如海道：「你不使用兵器？」

韓天獅道：「老夫已經整整十年不使用兵器了！」

仇如海道：「甚麼原因？」

韓天獅道：「這些年來，老夫悟出了一個道理，一個人如不練武，也就不會與人動武，一個手中如沒有兵器的人，他就不會殺人，也就不會發生不幸。」

仇如海道：「今天情況不同，而你剛剛說過接受我的忠告，不打算手下留情。」

韓天獅道：「不錯……」

仇如海道：「那麼，你最好找一件兵器來跟我動手，你的『天獅劍法』出神入化，當世無匹，隨便找一截樹枝到了你的手中，就是一柄能夠殺人的劍。」

韓天獅微微頷首道：「是的，老夫曾經使用一條繩子打死一頭發狂的牛，即使是一片紙到了老夫手中也能變成殺人利器，不過今天老夫如果使用兵器與你動手，對你是不公平的。」

仇如海劍眉一揚道：「你認爲我不配與你比劍？」

韓天獅道：「不錯，就算你一出娘胎就已經開始練武，你現在還差老夫一大截。」

仇如海冷笑道：「韓天獅，你太目中無人了，祇針對你一人，雖然說我沒有把握殺死你，但並不一定不能！」

韓天獅目光投注到他臉上，神情突呈冷峻道：「你的目的是殺死老夫呢？或是要與老夫比劍較技？」

仇如海道：「祇要殺死你！」

韓天獅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計較老夫手上有沒有兵器，老夫手上有了武器，對你豈非加添困難？」

仇如海道：「你我沒有過節，我不想佔你便宜，我雖然想殺死你，也願意給你一個殺死我的機會。」

韓天獅突然縱聲大笑起來：「仇如海，你錯了，你以爲老夫不用

兵器就殺不了你麼？我老實告訴你，像你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毛頭小子，再來十個老夫也不放在眼裏……」

聲音一沉，又道：「十招之內，老夫如不能擊敗你，任憑處置！」

仇如海聽了這話，不禁動起了肝火道：「這話當眞？」

「不錯。」

「好，接招。」

他出手了，一出手就是極之古怪的招式，劍如逆流而上的魚，以波浪方式快速的向韓天獅胸口鑽去。

十年苦練，針對的就是韓天獅這個人，這話一點也不假，在此之前，他曾經與常三娘和無情殺手獨孤寒等人動過手，但那幾次他都保留實力，沒有使出師門最得意的絕技，祇有現在，他才首次毫不保留的施展了出來。

當年，江北五怪的武功雖然遜於韓天獅，却也是罕見的武林高手，他們再經十年的潛心苦研，確已創出尅制韓天獅的辦法，然後他們再將五人「精華」灌輸給仇如海，其結果任何人都可想像得到，眼前的仇如海確已不是個可以等閒視之的毛頭小子之輩，而且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

韓天獅沒有想到這些，等到發現仇如海出劍不凡，其招式的詭異爲其生平僅見，這才吃了一驚，連忙轉身移形換位，躲避其來劍。

他是當今至高無上的人物，一旦動手，當然不會祇躲不攻，身形一動之後，右掌已同時拍出，反擊仇如海的左肩膀，幾乎是仇如海的劍遞出的一刹那間，他的手掌已然拍到。

換了一般武林人物，他祇這一掌即可獲勝，但這一回却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了，他的手掌眼看快要拍中仇如海的左肩膀之際，忽然肩膀不見了，迎着他的手掌，竟變成寒光閃閃的利劍。

好快的手法。

好快的劍招。

韓天獅右掌急撤，暴退逾丈，臉上一片驚愕，那表情好像突然發現了極之可怕的怪事，心弦受到了很大的衝激。

不錯，他發現了兩項可怕的事情，一是發現了仇如海對自己的武功非常熟悉，二是發現仇如海的劍法非常可怕，其劍法的詭異輕靈，簡直就是自己的「獅劍法」尅星。

武技之道，仰之彌高，鑽之彌深，他的「天獅劍法」數十年來無敵於天下，但並不是說他的「天獅劍法」已到了武技之極致，天地萬物常有相尅的現象，毒蛇能夠一口將青蛇吞下，却敵不過體形比牠小得多的蜈蚣，蜈蚣雖然吃定毒蛇，却又不敵青蛇，此之謂一物尅一物。

現在韓天獅的感覺就是如此，他感覺仇如海的劍法正是自己「天獅劍法」的尅星，這怎不令他震駭欲絕，驚慌失措？

而仇如海呢？仇如海面對這位大名鼎鼎的武林豪雄原本沒有一點把握，可是一經交手之後，他才確定師門武功的確已能尅制對方，因之信心大增，當即絕招連施，展開了凌厲的攻勢。

他一口氣攻出了九劍，劍劍致敵機先，逼得韓天獅祇有後退，毫無還手之力。

韓天獅爲之汗流浹背，滿臉通紅，他一生身經百戰，打敗過無數武功高手，却做夢也想不到，今天會受制於一個無名小子的手裏。

仇如海忽然停止了進擊，冷冷一笑道：「你爲何不還手？」

這話並非諷刺韓天獅，他沒有看出自己的劍法已逼得韓天獅無還手之力，而以爲韓天獅還不忍心出手攻擊自己呢？

韓天獅聽在心中却有不同的感受，不過他畢竟是個涵養極深的武林長者，並不因此而老羞成怒，祇是苦笑一聲道：「老夫看走眼了，仇如海你那五位恩師的確對你下了一番苦功……」

仇如海道：「少廢話，你說要在十招之內擊敗我，到現時爲止，我才接了你一招。」

韓天獅搖頭道：「不用再打了。」

仇如海道：「爲甚麼？」

韓天獅道：「老夫輸了！」

仇如海道：「不，我不接受！」

韓天獅怒道：「甚麼意思？」

仇如海道：「剛才說得明明白白的，我不接受你的手下留情！」

韓天獅察言辨色，終於明白了他的誤會了，以爲自己不忍心殺他，不禁又苦笑道：「仇如海，你難道看不出……唉！好吧，你接招！」

身形如電一閃，快速的欺近，發動了快速的攻擊。

剛才，他在仇如海的一陣快攻之下無所施其技，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先機，所以他了解到要想攻擊仇如海，祇有一個辦法——快攻！

祇有快速的攻擊，逼使仇如海無法出劍，才有獲勝的希望。

他雖然手無寸鐵，但兩隻手掌就等於兩把劍，此際突然發動快攻，其勢可謂銳不可當，果然逼得仇如海手忙脚亂，無暇連劍出擊！

掌風如刀，着着進逼，一招未老，二招已出，竟在一刹那間攻出了九招之多。

這九招都是他畢生修爲的精華，換了別人，可能一招都抵擋不

住，仇如海頓如處在狂飆之中，被攻得有些暈頭轉向，亦幸他之師父「花蝴蝶」屈翎的輕功身法爲當世一絕，他使出了渾身解數才勉勉强强躲過了韓天獅的九招快攻，其過程在他來說是驚心動魄的。

但更吃驚的是韓天獅，他一見沒能傷着仇如海，不禁臉色大變。

仇如海見他的收勢一頓，立即運劍反攻。

韓天獅縱身後退，叫道：「仇如海，你勝了！」

仇如海一怔道：「我勝了？」

他被韓天獅一輪快攻，攻得糊裡糊塗，根本沒算出韓天獅已攻出幾招。

韓天獅神情沮喪，長嘆了一聲道：「是的，老夫不能在十招內擊敗你……」

仇如海道：「不妨，咱們打下去看看。」

韓天獅苦笑道：「不，老夫說一不二，既然不能在十招之內擊敗你，現在祇有任憑處置。」

仇如海舉劍指着他的心口，冷然道：「那麼，我要殺死你了！」

韓天獅道：「老夫有個要求……」

仇如海道：「說。」

韓天獅道：「請不要罪及無辜。」

仇如海道：「好。」

韓天獅表示感激的點了點頭，然後慢慢的垂下眼皮，道：「那麼，你可以動手了。」

仇如海逼上了幾步，長劍幾乎已抵住韓天獅心口，可是却遲遲沒有刺入。

此際他忽然感到不安，感到徬徨，握着劍的手不覺發抖了起來。

這個老人不該殺麼？

不，不管這個老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自己都無開釋他的資格，自己此來的目的祇有一項：殺死他，爲五位恩師報仇！

那麼，刺呀，刺呀，快些把劍刺入他的心臟呀！

仇如海在心中叫着、喊着，鼓勵着自己趕快把韓天獅刺死，可是另一方面却似有一股力量阻止他的行動，以致仍然呆立不動。

韓天獅久等不見動靜，便又慢慢的張開眼便道：「你還在等甚麼？」

仇如海忽然收回長劍道：「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咱們再鬥一鬥吧！」

韓天獅微笑道：「爲甚麼？」

仇如海道：「老實說，我不習慣在這種情況之下殺人。」

韓天獅哈哈一笑道：「仇如海，老夫再問你一句，你到此的目的是爲了甚麼？」

仇如海道：「殺死你，爲師報仇！」

韓天獅道：「不是來送死的？」

仇如海道：「不是。」

韓天獅道：「既然如此，你一劍將老夫刺死不就了結了麼？」

仇如海道：「我要在打鬥中殺你。」

韓天獅又放聲的大笑起來：「這不是理由，你是爲了要報答養育恩師而來百獅堡爲師復仇的，換句話說，你祇是他們的一件殺人工具，你除了殺人之外，不該有一點私人的主張。」

仇如海聽到「殺人工具」四個字，竟覺臉部熱辣辣的，頗有受侮辱之感。

韓天獅又笑道：「你那五位恩師正在等你回去覆命，要是你不能完成他們的託付，你有何面目回去見他們？」

仇如海不答，因爲他不知怎樣回答。

韓天獅忽然長嘆一聲道：「有時候殺人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不過你祇要把心一橫，暫時不管是非黑白，閉着眼睛動手就是了。」

仇如海還是不言不動，此時他竟有一種可笑的想法，心想：要是彼此能變換一下，讓自己變成韓天獅，讓韓天獅變成自己，那該多好。

「快動手吧，仇如海，這是你的權利，也是你的義務，你爲師復仇殺了老夫，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的。」

「……」

「仇如海，你難道害怕殺人……」

「……」

「不要緊，就算你認爲老夫不該殺，以後不要再錯殺第二個人就是了。」

「……」

「快呀！」

仇如海一直不答也不動，指着韓天獅的那柄長劍抖得更厲害，他聽着一句比一句刺耳的話，怒火一陣一陣的往上冒，好幾次眞想把心一橫，運劍刺入，可是仍然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牽制着他，他心中好恨好恨，一再的問自己爲甚麼不下手，甚麼理由使自己不敢下手殺死這個老人？

韓天獅也不說話了，祇是一雙眼不瞬的打量着他，等着他。

時間，在一片死寂中慢慢的流逝。

仇如海一直在掙扎着，希望從那股看不見力量的牽制中脫困而出，然而越到後來，越覺得提不起「氣」了，他終於頹然的扔下長劍，轉頭疾奔而去。

韓天獅神情有些激動，他目送着仇如海遠去不見，才深深嘆了口

氣，道：「他是個本性善良的好青年，祇可惜碰上了他們五人……你說是麼？」

他在對誰說話？

還有第三者在老君坪上麼？

有，有一個。

這個人，就在韓天獅問的「你說是麼？」之後從附近的樹林裡走了出來，口中答道：「是的，對他來說，這太不幸了。」

這人是個老叫化，滿頭白髮，一身破衣，腰上掛個酒葫蘆，手上拄着一支光溜溜的竹棒，他正是仇如海在大榆樹下見過的醉鄉客。

韓天獅笑了笑道：「醉鄉客，你輸了一次東道了。」

醉鄉客笑嘻嘻道：「不錯，倒被你料着了。你怎能斷定他不會殺你呀？」

韓天獅道：「老夫看人絕不會看錯，他是個懂得是非曲直的正直青年，這樣的青年，即使他一時走火入魔，他的良知也不會泯滅的。」

醉鄉客笑道：「不過，有一點你却看走眼了。」

韓天獅問道：「那一點？」

醉鄉客道：「你沒有想到，他竟有擊敗你的能力。」

韓天獅道：「不，老夫祇未料到他竟能接滿十招以上，如果不限制招數，老夫還可以收拾他的。」

醉鄉客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以後碰到年輕人可眞不能太輕敵呀！」

韓天獅忽然嚴肅起來，道：「說眞的，老夫有點擔心。」

醉鄉客問道：「擔心他？」

韓天獅頷首道：「是的，他未能完成他五個師父的託付，對他們必有歉疚之心，祇怕會在他們五個人面前以死謝罪。」

醉鄉客眉頭一皺道：「會麼？」

韓天獅道：「以此子的剛性看來，很可能會如此。」

醉鄉客摸摸下巴道：「嗯，他本來以爲所殺的人是個該死的人，後來發現不是，而下不了手，這對他來說一定很痛苦，因爲他自感愧對五位恩師……不過，要是我老叫化，我就三不管，他奶奶的浪迹天涯去了。」

韓天獅道：「你是你，他是他，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啊！」

醉鄉客搔搔頭道：「那麼，你說該怎麼辦？」

韓天獅想了想，忽然微笑道：「有了，玲玲那丫頭很喜歡他，就叫她去感化他，勸他不要回去見他五位恩師。」

醉鄉客拍手道：「對，英雄難過美人關，百煉鋼成爲繞指柔，叫那丫頭去纏住他，的確是個好辦法。」

＊　＊　＊

仇如海當然沒有再返回百獅堡，他離開老君坪就一路北返。

他很沮喪麼？

並不，他現在的心情反而很輕鬆，雖然談不上愉快兩字，但確實很輕鬆。

因爲，他已有了一項決定，決定回去見五位恩師，向他們請罪，任憑他們去發落。

他知道結果一定不會太好，但他一點不憂懼，要是五位恩師盛怒之下，殺了自己，那也好……十年前不是遇上五位恩師，自己不是早已餓死在路旁了麼？

既然不能爲他們報仇，就把十年養育之恩用自己一條命，償還給他們就是了。

心裡有了這種打算，有了這種不要命的打算之後，便等於撥開雲霧見青天，一切看開了，他的心情當然很快就輕鬆起來了。

他快步的向前而去，一心想着趕快回去見五位恩師，把「債務」清償了，完全沒想到其他，也未想到韓玲玲，以致當身後的路上傳來了一片馬蹄聲和一片少女的呼叫聲時，他的心弦突然震盪了起來。

「仇如海，仇如海！」

是韓玲玲，她怎麼會趕來了？

對於韓玲玲這個小姑娘，他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他一方面很想見見她，另一方面又不想見她，這種矛盾的心情就跟今早的老君坪上，面對韓天獅而拿不定主意該不該殺他一樣，使他深受困擾。

就在他略一猶豫之間，韓玲玲已趕到他身邊，從馬鞍上一掠而下，大叫道：「仇如海！」

她的神情也十分複雜，說不出是驚是喜。

仇如海祇好停下脚步，冷冷的望着她道：「妳趕來幹麼，找我算帳了？」

韓玲玲激動地道：「不，不是的，我……我祇想跟你談談。」

仇如海道：「我看不必要。」

韓玲玲加重語氣道：「要！我一定要跟你談談。」

仇如海對她漠然而視道：「有甚麼好談的？」

韓玲玲四下望望，發現前面不遠的路邊山腰上有一座破廟，便一指那破廟道：「咱們去那破廟裡談談好麼？」

仇如海臉無表情道：「我實在看不出還有甚麼好談的？」

韓玲玲帶着幽怨的表情看着他，道：「仇如海，你是不是把我當作仇人？」

仇如海道：「不是。」

韓玲玲道：「那麼，咱們爲甚麼不可以談一談？」

仇如海聳聳肩道：「好吧，不

過妳最好心中有個準備，不要傷心不要失望。」

韓玲玲牽着坐騎與他一起進入破廟，兩人在廟殿上各自坐下，相對默然有頃，韓玲玲才先開口道：「我大伯父已經把一切告訴我了。」

仇如海道：「我很抱歉。」

韓玲玲道：「不，你沒有錯，咱們初識那一天，你並不知道我是韓天獅的姪女，所以我並不認爲你是在利用我。」

仇如海道：「後來却利用上了。」

韓玲玲道：「那是形勢所逼，這怪不得你！」

仇如海道：「妳要告訴我的就是這些麼？」

韓玲玲道：「不，我要告訴你兩件事，頭一件是向你致謝，感謝你沒有殺我大伯父。」

仇如海道：「另一件呢？」

韓玲玲道：「另一件事，江北五怪當年之所以被我大伯父殺成殘廢，是因爲他們太壞，我大伯父對他們很好，可是他們却想殺死我大伯父，奪取我大伯父的財產。」

仇如海道：「可是他們告訴我的却不是這樣的，他們說妳大伯父姦殺一個姑娘。」

韓玲玲道：「你相信麼？」

仇如海不作聲。

韓玲玲道：「如果我大伯父眞幹了那種事，那是瞞不了人的，你不妨去打聽打聽，看十多年前有那家姑娘被人姦殺了。」

仇如海又不作聲，其實他已知道那是五位恩師編造的故事。

韓玲玲道：「我大伯父從小練武，練的是童子功，他今天有此身手，就是因爲……因爲……嗳！我這樣說你明白了麼？」

仇如海點點頭道：「明白了，我已看出妳大伯父是個仁慈、正直之士，他的確使百獅堡的居民享受安居樂業的生活，可是，他對我那五位恩師所下的重手，也未免殘酷一點了。」

韓玲玲道：「不，一點也不殘酷，我說了你別生氣，你那五位師父爲人兇暴陰毒，當初我大伯父因不知他們爲人而收爲五虎將，後來發現他們品行太壞，經常瞞着我大伯父對居民欺壓勒索，我大伯父發現之後，便予以嚴厲斥責，他們自知無法久留了，便計劃刺殺我大伯父，此事又被大伯父看穿了，他們便聯手攻擊我大伯父……你知道，『風雷神』寇樹基的『風雷掌』相當厲害，武林中少有人能制住，因此爲了不使他在江湖上繼續爲惡，我大伯父才斷去他六指，而『血劍』譚天麟的劍法也是很可怕，所以我大伯父砍去他一隻胳臂，『花蝴蝶』屈翎的輕身法更是舉世無雙，我大伯父便砍去他一腿，『千手怪』惲寒星的暗器狠毒無比，因此毀去其雙目，『浪女』蒲夢珠以其美色作爲武器，行爲浪蕩，爲免其傷風敗俗，便毀其容貌……我大伯父這樣做，是希望他們痛改前非，其實若論他們五人的行爲，殺了都不爲過。」

仇如海一板臉道：「不要惡言批評我的恩師！」

韓玲玲道：「不是惡言批評，這是事實的。」

她很勇敢的逼視着仇如海，又道：「其實，你那五位師父爲人如何，你應該看得出來，你與他們相處了十年，他們平日的言語行爲是正是邪你應該看得出來的！」

仇如海當然心裡有數，這也就是當他發現韓天獅的一些優良品行之後，便完全相信他是個好人的原因，也因此沒有勇氣殺死他的原因。

不過，他的看法是：不論五位恩師的爲人如何，他們辛辛苦苦養大自己，對自己愛護備至總是事實，因此對他們有着一份孝敬之心，當下冷冷道：「我已放棄殺妳大伯父之念，妳還想怎麼樣？」

韓玲玲道：「你是不是要回去見他們呢？」

仇如海道：「這是我自己的事！」

韓玲玲道：「不要回去。」

仇如海有些發怒了，道：「難道要回你們的百獅堡去嗎？」

韓玲玲道：「如果我提出這個要求，那就不大合理了，反過來說，你如願回百獅堡，我也會看不起你。」

仇如海不禁驚奇的看着她，繼而微微一笑道：「韓姑娘，妳好像在一日之間忽然長大了。」

韓玲玲道：「一個受到打擊的人總是容易趨於成熟的。」

仇如海搖搖頭道：「我非回去不可，他們花了十年的工夫培養我，目的就是要我爲他們報仇，如今報仇不成，我得回去向他們請罪。」

韓玲玲道：「他們會殺死你的。」

仇如海道：「不錯，我師父『風雷神』脾氣暴躁，當他知道我放棄殺你大伯父時，八成會要我的命。」

韓玲玲道：「那你爲甚麼還要回去呢？」

仇如海說道：「在我的心目中，他們就像是我的父母，我甘心情願受他們的懲罰。」

韓玲玲道：「這是愚蠢的行爲。」

仇如海道：「是的，我知道，可是我若不如此，心便難安。」

韓玲玲忽然問道：「仇如海，你的眞實姓名叫甚麼？」

仇如海道：「姓石，石頭的石，沒有名字，我的親生父母叫我小三子。」

韓玲玲道：「石小三？」

仇如海苦笑道：「這個姓名實在不像樣，是麼？」

韓玲玲笑道：「這比仇如海好得多，好得太多了。」

仇如海作勢欲起道：「好好，如果妳沒有別的話要說，我要走了。」

韓玲玲道：「別忙，我的話還多得很呢！」

仇如海道：「那妳就快些說吧！」

韓玲玲道：「你喜不喜歡我？」

這句話她說得落落大方，竟無一絲害羞之色，但却很正經誠懇。

仇如海呆一呆道：「我……我不知道，妳應該明白，我只是利用妳進入百獅堡，雖然這種『利用』是形勢所逼，但是……但是……」

韓玲玲凝視着他，充滿感情的凝視着他道：「你好好的自問一下，你喜歡我麼？」

仇如海低下頭，嘆道：「我那五位師父教我讀了一些書，現在我想起一首詩……」

韓玲玲道：「唸出來我聽聽。」

仇如海道：「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光明裡；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韓玲玲一怔道：「我也唸過這首詩，這是說有個男人喜歡一個女人，那女人因已嫁人，所以拒絕了那個男人的情意，可是你是男人，你難道已娶了妻子麼？」

仇如海道：「沒有。」

韓玲玲道：「那麼，你唸這首詩是不通的。」

仇如海道：「這首詩寫的不是男女情，作者寫出這首詩，是在表達他對君主的忠貞之心，作者學識很高，可惜不得意於當時的朝廷，後來一位外國的君主來聘請他去輔政，他就寫了這首詩來表達他的心意。」

韓玲玲道：「詩中的『妾』是指他自己，『良人』是指他自己國家的帝王？」

仇如海點點頭道：「對對，我既然拜他們爲師，不管他們五人爲人如何，我總是他們五人的徒兒，他們總是我的師父。」

韓玲玲不禁有些傷感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石小三，你太傻了，他們五人收你爲徒，把你養成人，目的是只希望你替他們報仇，說得難聽一點，他們是在利用你，他們只把你當作殺人的工具，如果他們眞愛你的話，就該考慮你的安危，你說，他們有沒有想到你可能會死在我大伯父的手中？」

仇如海神情木然道：「我不想背叛他們……」

韓玲玲道：「你已經背叛了他們了！」

仇如海道：「妳要我怎麼樣？」

韓玲玲道：「不要回去見他們。」

「然後呢？」

「如果你喜歡我，我願意嫁給你。」

「這是不可能的！」

「我爹娘和我大伯父都同意了，只要你願意，我陪着你遠走高飛！」

「……」

仇如海心潮在洶湧澎湃，他對這個小姑娘並非全然無情，他只是一直在克制壓抑着自己，因爲他認爲這是不可能之事。但這種不可能之事，由於自己沒有殺死韓天獅而變成有可能了。

可是自己能接受麼？

沒有殺死韓天獅，是背叛了五位恩師，如果再娶韓天獅的姪女爲妻，自己豈非變成了忘恩負義的趨炎附勢之徒？

韓玲玲忽然目含淚光道：「石小三，我已不顧羞恥說出了一個姑娘不該開口的話，只因爲我知道再不說出就沒有機會了，我不要你死在他們手中，而且……我眞的喜歡你，那天在酒樓第一眼見到你時，我就開始喜歡你了。」

仇如海默默的站着，表面上看來很冷靜，其實他心弦在猛烈的震盪着，血液在沸騰着。

韓玲玲見他久久不語，不禁叫喊起來道：「石小三，你說話呀！」

仇如海又沉默了片刻，才慢慢的道：「還是那句話，恨不相逢未嫁時！」

說畢舉步向外走去。

韓玲玲傷心已極，尖呼道：「石小三，你不是人，你是毛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我恨死你了！」

仇如海一腳踏出了破廟，但突然呆住了，因爲廟外站着五個人！

那五個人一排靜立，是四男一女，一個斷指，一個斷臂，一個斷腿，一個瞎子，一個沒有鼻子——

不是江北五怪是誰？

仇如海一見到他們五人，就像受到了雷殛，頓時爲之呆若木鷄。

江北五怪——『風雷神』寇樹基，『血劍』譚天麟，『花蝴蝶』屈翎，『千手怪鏢』惲寒星，『浪女』蒲夢珠，神色冷漠得好像在臉上結了一層冰霜，顯然他們已經知道仇如海沒有達成使命，心中憤怒已極！

仇如海已經準備好了承受他們最厲害的處罰，但驟然在此相見，心中不免惶恐不安，有一種「無顏見江東父老」之感，當下倒身下拜，惶聲道：「海兒拜見五位恩師……」

「風雷神」寇樹基冷冷一笑道：「任務完成了沒有？」

仇如海不敢接觸他們五人的眼光，低着頭答道：「沒有。」

「風雷神」寇樹基問道：「爲甚麼？」

仇如海期期艾艾的道：「因爲……因爲……」

「風雷神」寇樹基冷冷的道：「把頭抬起來，眼睛望着我，好好回答我的問題，你是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機會，再或是不願意？」

仇如海抬起頭來，眼睛望着他，鼓起勇氣，答道：「不願意。」

「風雷神」寇樹基臉上泛起了一片濃烈的獰笑問道：「爲甚麼？」

仇如海答道：「是海兒下不了手。」

「風雷神」寇樹基一對精眸所迸射出的光芒，好像要把仇如海燒死似的，厲聲道：「爲甚麼下不了手？」

仇如海道：「因爲韓天獅爲人正直仁慈，百獅堡一地居民在他治理之下家家戶戶過得相當富裕安康，而且他並未……」

「住口！」「風雷神」寇樹基戟指他怒叱道：「好小子，你原來竟是一個忘恩負義之徒，韓天獅祇不過給了你一些甜頭，你就整個的倒過去了，他媽的，你有沒有想到這十年來我們五人是怎麼對待你的？你居然見異思遷，樂不思蜀，你還是個人麼？」

仇如海經他這一陣叱罵，心情反而平靜下來了，道：「大師父，海兒沒有見異思遷，沒有樂不思蜀，海兒正想回去見你們五位老人家呢！」

「風雷神」寇樹基怒沖沖道：「你不殺韓天獅，還有何面目與我們相見？」

仇如海道：「海兒有負你們五位老人家的託付，自知罪不可赦，情願接受最嚴厲的處罰，你們可以殺了海兒出氣！」

「血劍」譚天麟開口道：「你情願以死贖罪？」

仇如海道：「是的！」

「血劍」譚天麟冷笑道：「哼！這倒怪了，韓天獅究竟給了你多少好處，竟使你變得這麼多？」

仇如海道：「如果說韓天獅給了海兒好處，那就是他教導海兒如何寬恕待人，以及如何分辨是非黑白。」

「浪女」蒲夢珠忽然吃吃笑了起來，道：「仇如海，你可記得那天對我們說過的一句話？你說爲了替我們報仇雪恨，縱然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是不是呢？」

仇如海道：「是的，可是海兒發現韓天獅並不是個大奸大惡之人，他待人寬厚，是非分明，而且，他不會如你所說的姦殺過一個姑娘。」

「浪女」蒲夢珠道：「因此，你就把我們十年養育之恩一古腦兒丟掉了？」

仇如海道：「不敢，海兒既不能爲師報仇，願以一死謝罪。」

「花蝴蝶」屈翎氣得一頓足道：「他媽的，獨孤寒和常三娘說得不錯，這小子是變心了。」

「風雷神」寇樹基仰天狂笑道：「好，算咱們瞎了眼睛，不過老夫十年辛苦可不能白白浪費！」

他移步向仇如海走過去，殺氣騰騰地道：「仇如海，你當眞決心以死謝罪？」

仇如海道：「是的，海兒任憑大師父處置。」

說畢，跪下去了。

「風雷神」寇樹基獰笑道：「哼！看不出你倒還這麼有骨氣，既然如此，老夫就成全你便了。」

右掌一揚，便要一掌劈下。

「住手！」

韓玲玲一陣風似的從破廟中衝了出來，拉住仇如海往後退，大叫道：「石小三，你不必死，你這樣死太不值得了，他們根本沒有把你當作傳人看待，他們祇是在利用你呀！」

仇如海推開她的拉扯，叱道：「走開，韓玲玲，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妳管！」

韓玲玲道：「我非管不可！」

說着，又拉他後退。

仇如海怒道：「醜丫頭，妳以爲我喜歡妳麼？呸！我告訴妳，妳不害羞，妳使我噁心透了！」

韓玲玲一呆道：「你這樣罵我？」

仇如海道：「不錯，妳我八桿子打不上，妳要是識趣的話，就趕快滾開別煩我！」

韓玲玲長了這麼大，從來沒有被人這樣叱罵奚落過，尤其是對方是自己鍾情的青年，叫她如何吃得消？她一張玉臉漲得通紅，羞憤傷心極了，眼淚一下奪目而出，悲憤的瞪了仇如海好半晌，忽然「哇」的大聲痛哭，轉身掩臉就走。

仇如海暗暗透了一口氣，在心中叫道：「快走吧，快走吧，乘着他們還沒有想到要對付妳的時候，趕快逃回百獅堡去吧！」

不料剛在心中這樣叫道，就聽得「千手怪」惲寒星冷冷的說道：「五妹，攔住她！」

「浪女」蒲夢珠縱身過去，攔住

了韓玲玲的去路，格格笑道：「韓姑娘，請留下。」

韓玲玲一脚踢出，嬌叱道：「給我滾開！」

「浪女」蒲夢珠閃身避開，同時探掌抓出，笑道：「啊喲，妳還想跟老娘鬥？」

也不知是因韓玲玲在悲憤中反應較爲遲鈍，或是她的身手比韓玲玲高得多，她抓出的一掌，輕輕易易的就將韓玲玲的右手脈門扣個正着。

韓玲玲還想掙扎反抗時，一條右臂已被扭轉到背後，跟着後腦勺上挨了重重的一下，昏倒過去了。

「浪女」蒲夢珠笑道：「這丫頭是韓天獅的姪女，咱們殺了她出一口氣如何？」

「千手怪」惲寒星微微一笑道：「好呀！不過……她是不是長得很標緻？」

「浪女」蒲夢珠道：「不錯，細皮白肉，我見猶憐。」

「千手怪」惲寒星邪氣的笑道：「那麼，就這樣的殺了她，未免太暴殄天物了。」

蒲夢珠浪笑道：「四哥若是喜歡，就把她拖入廟裏去受用吧！」

「千手怪」惲寒星當眞走了過去，伸出雙手道：「給我！」

「浪女」浦夢珠就將昏倒中的韓玲玲送到他手上，笑道：「四哥，你往前走五步就是廟階，要不要小妹牽你進去呀！」

「千手怪」惲寒星嘿嘿的邪笑道：「不必了，我這個人摸黑慣了，絕不怕不得其門而入！」

說話間，已抱着韓玲玲走上廟階。

在這一剎那，仇如海眞的心如刀割，全身的血液沸騰着，忍不住大聲道：「四師父！」

「千手怪」惲寒星在廟門口轉回身子，顫動着那雙沒有眼睛的眼皮，怪聲怪氣的笑道：「怎麼呢？」

仇如海以激動的口氣道：「你不能做這種事，請你放了她吧！」

「千手怪」惲寒星道：「我爲甚麼不能做這種事？」

仇如海道：「寃有頭，債有主，你們與韓天獅有仇，豈可罪及其姪女？」

「千手怪」惲寒星哈哈大笑道：「海兒，爲師剛剛好像聽到你說甚麼與韓姑娘八桿子打不上，又說你對她噁心透了，既然如此，你又嚷個甚麼勁兒呀？」

仇如海道：「她是無辜的，她是個純潔的姑娘，你不能毀了她的清白。」

「千手怪」惲寒星又哈哈大笑道：「海兒，你把爲師弄糊塗了，你對這丫頭既無好感，管她甚麼清白不清白——你好好跟你四位師父聊聊，爲師進去了。」

說完這話，轉身便要入廟。

仇如海急急大喝道：「四師父！」

「千手怪」惲寒星再度轉身，神色一片冷峻道：「你又有甚麼話說？」

仇如海憤慨已極，沉聲道：「你有沒有想到你是我的師父，你身爲人師，怎可幹這無恥之事？」

「千手怪」惲寒星冷冷一笑道：「哼！看來我猜得不錯，你是愛上了這個姑娘，所以才不肯去殺死韓天獅。」

仇如海道：「不，絕不是。」

「千手怪」惲寒星道：「你要阻止我麼？」

仇如海道：「海兒求你放了她。」

「千手怪」惲寒星道：「憑甚麼？」

仇如海道：「海兒不能爲你們報仇，情願以死謝罪，但請你不要罪及無辜。」

「千手怪」惲寒星冷冷道：「要我釋放了這丫頭，祇有一個辦法，你去把韓天獅的人頭帶來。」

仇如海愕住了。

把韓天獅的人頭帶來。

殺韓天獅而救其姪女？

就算自己有此能力，殺一個人來救一個人，這算是甚麼名堂？

但是，如果自己不答應，眼前的韓玲玲就要遭受到汚辱，斷送一生清白……

「浪女」蒲夢珠看在眼裏，知道他招架不住了，格格的嬌笑道：「海兒，你四師父這主意不錯，你去把韓天獅的首級帶來，然後你如喜歡她，可以將她留下，不喜歡她，可以放她回去！」

「花蝴蝶」屈翎插口道：「在此期間，我保證你四師父不會去傷害她。」

仇如海好像被人推落萬丈深谷中，全身寒慄，以無比激動的神情看着他們五人，不覺潸然淚下道：「你們……五位恩師聽着，海兒早就發現我拜你們爲師，是個錯誤，可是我對你們一直還是尊敬的，爲甚麼你們還要撕下假面具？爲甚麼你們不好好維護做師父的尊嚴？我不能爲你們報仇固然不好，但你們可以把我碎屍萬段，可以把我凌遲處死，爲甚麼用這種下流的手段來逼迫我？你們的仇人到底是韓天獅還是我？」

「千手怪」惲寒星冷冷的道：「我們花了十年的工夫，辛辛苦苦的培養你，所得到的代價又是甚麼？」

仇如海忽然地道：「你們現在可以殺了我呀！」

「千手怪」惲寒星道：「這不是

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要你去殺韓天獅！」

仇如海道：「我是人，我不是禽獸，我憑甚麼去殺一個好人？」

「千手怪」惲寒星陰森森的笑了幾聲，道：「好小子，越說越不像話了，爲師不放這丫頭，你又打算怎麼啦？」

仇如海再度跪下，淚流滿面道：「四師父，請你不要這樣，你祇要放了她，弟子立刻死在你們的面前。」

「千手怪」惲寒星充耳不聞，抱着韓玲玲走入破廟去了。

「四師父！」

仇如海厲叫了一聲，縱身疾撲。

「浪女」蒲夢珠正要攔下他，突然聽得惲寒星悶哼一聲，從廟中踉蹌摔出，在門檻上跌了一個四脚朝天。

他手上的韓玲玲不見了。

「風雷神」寇樹基、「血劍」譚天麟、「花蝴蝶」屈翎及「浪女」蒲夢珠都大吃一驚，齊聲道：「老四，你怎麼了？」

就在這時候，祇見從廟中走出一個人來，一個是醉鄉客，一個是韓天獅。

醉鄉客手上抱着韓玲玲。

他們是怎麼進入破廟的呢？

原來，破廟後面有堵牆壁已倒塌，他們是從廟後走進去的。

寇樹基四人臉色大變，呆住了。

十多年前，他們原是韓天獅麾下的五虎將，祇因貪圖韓天獅的財產，陰謀欲加殺害，結果反被韓天獅殺成殘廢，他們認爲是奇恥大辱，因此發誓要報仇雪恨，但因五人已成殘廢，自知無力殺死韓天獅，是以造就仇如海來替他們報仇，不料仇如海本性善良，終於使他們的希望落空。現在突然見到了韓天獅出現，他們的心情又怎樣呢？

自古以來，邪不能勝正，他們並不像一般人那樣「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反而像老鼠見着貓一下子矮了半截，個個臉色發白了。

惲寒星在廟中挨了一掌，在門檻上跌了個跟斗，他還不知道來了甚麼人，急問道：「老大，來人是誰？」

寇樹基道：「是……是他！」

惲寒星變色道：「姓韓的？」

寇樹基道：「嗯……」

惲寒星大驚失色，忙不迭的滾下廟階，叫道：「那你們快動手呀！」

寇樹基、譚天麟、屈翎及蒲夢珠四人互相望了一眼，隨即擺開陣式。

韓天獅神情嚴峻已極，他在四人面前站着，目光如刀的掃視他們四人一眼，冷冷道：「別怕，也別急着動手，老夫今天絕不傷害你們一根汗毛，今天老夫祇想問問你們幾句話，當然，老夫會給你們滿意的結果。」

他的目光盯上寇樹基，接着道：「樹基，你來回答，當年老夫對你們有那一點不好？」

寇樹基沒有答話，祇是緊繃着面孔。

韓天獅沉聲道：「說吧，不要客氣，今天有這位醉鄉客在場，他是丐幫的長老，人很正直，也很客觀，你們可以把以前老夫對你們不好的事一一舉出，讓他來評評理。」

寇樹基仍然不開腔。

韓天獅冷笑道：「怎麼不說話，是不是老夫對待你們太刻薄，每月給你們五百兩銀子不夠花費？或者如你們所說，老夫是個衣冠禽獸，把一個姑娘姦殺了？那個姑娘是誰？她父母住在何處？你們可以不客氣地指出來啊！」

寇樹基終於開口了，憤恨的道：「姓韓的，說這些都沒用，我們祇恨你下手太無情，毀了我們的一生。」

韓天獅哈哈的笑道：「對！老夫砍斷了你們的手脚，挖掉了惲寒星的眼睛，說起來是太無情了些，那天你們向老夫圍攻時，老夫該讓你們殺死才是對的。」

他說到這裏，回對站在廟門上的醉鄉客笑道：「醉鄉客，你說老夫是不是太無情了？」

醉鄉客笑道：「不，你比老叫化還厚道了些。有一年，老叫化發現我們丐幫出了幾個敗類，老叫化看出他們兇暴狠毒，已無可救藥，盤算如不將他們除去，必將爲害江湖，因此老叫化就把他們幹掉了。」

他輕輕咳了一聲，又道：「而你，你不但沒有殺死他們，反而每人送他們幾十兩銀子，苦口婆心勸他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太厚道啦！」

韓天獅收斂了笑容，重新又凝視寇樹基道：「寇樹基，你們都不是孩子，你們該知道報仇要有充份的理由，你們有麼？」

寇樹基冷冷道：「你看錯人了，我們五人是噴沫成仇，睚眥必報！」

韓天獅說道：「好，既然這是你們做人的態度，祇好由你們了，但是你們爲甚麼不直接來找老夫，却要逼着這個青年……」

他看向仇如海道：「他是你們的徒弟，難得他心地善良，你們如不滿意他的違抗，大可以毀去他的武功或甚至殺了他都可以，爲甚麼

一定要强迫他為你們殺人？你們都是有頭有面的人物，這種行為還像個人麼？」

寇樹基道：「他是我們五人辛苦教出來的徒弟，我們要他怎麼樣就怎麼樣，別人無權干涉。」

韓天獅道：「好，現在你回答老夫一句話，你們的目的是要老夫死了對不對？」

寇樹基點頭道：「不錯。」

韓天獅道：「那麼，就以老夫這條命來交換他的自由，怎麼樣？」

寇樹基道：「我聽不懂！」

韓天獅道：「從現在起，你們與他脫離師徒關係，今後你們走你們的陽關大道，他走他的獨木橋，這樣老夫的一條命，就交你們處置。」

寇樹基不禁一怔道：「為甚麼？」

韓天獅道：「老夫老了，死不足惜，而他還年輕，前程似錦。」

寇樹基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又問道：「我們宣佈與他脫離了師徒關係之後，你便任憑我們處置，絕不反抗？」

韓天獅頷首道：「對！」

寇樹基四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後，忽然哈哈大笑道：「醉鄉客，你能做個見証人麼？」

醉鄉客搖搖頭，隨向仇如海道：「韓堡主，你這個算盤是怎麼打的，你姪女已救回，那個後生小子好好的站在那裏，老叫化可弄不懂你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韓天獅道：「老夫已說得很明白了，祇要他們願與仇如海脫離師徒關係，老夫這條命，任由他們處置。」

醉鄉客訝然道：「為甚麼？」

韓天獅道：「為救一個好青年。」

仇如海忍不住了，開口道：「韓堡主盛意心領，小可倒不願與他們五位老人家脫離師徒關係。」

韓天獅眉頭皺道：「理由是甚麼？」

仇如海道：「小可有小可做人處世之道。」

韓天獅道：「你如不願與他們脫離師徒關係，會痛苦一輩子的。」

仇如海道：「那也無妨。」

韓天獅道：「他們會繼續命令你去幹壞事，你肯聽命麼？」

仇如海道：「小可自有主張。」

韓天獅不禁又苦笑了一聲道：「如果你不願與他們脫離師徒關係，老夫沒有賠上這條老命的必要，這樣的話，他們又將逼你動手殺死老夫，你打算動手殺死老夫不成？」

仇如海道：「不……令姪女既已無事，小可已無後顧之憂……」

言下之意，是說他可以放心結束自己的生命了。

韓天獅當然了解他的心意，長嘆了一聲道：「仇如海，有句話你一定聽說過，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

仇如海道：「是的，但小可是例外，小可祇怨自己投錯了師門。」

韓天獅道：「這麼說，你是打定了主意，決不與他們脫離師徒關係了？」

仇如海點點頭道：「是的。」

寇樹基嘿嘿冷笑道：「仇如海，這件事應該由我們做師父的來決定。」

仇如海愕然道：「大師父……」

寇樹基神色一沉，道：「現在老夫正式宣佈，從今天開始，我們已經不是你的師父。」

仇如海惶急道：「大師父……」

寇樹基道：「別叫我做大師父，這件事就這麼決定了。」

仇如海跪下道：「大師父，過去十年你們對弟子愛護備至，海兒就算粉身碎骨也不能忘了這份恩情，雖然，海兒不能為你們報仇，但是海兒可以奉養你們一輩子，像兒子孝順父母一樣孝敬你們啊！」

寇樹基好像已經沒有聽見他的話，轉對韓天獅冷冷笑道：「姓韓的，這樣夠了吧？」

韓天獅點點頭道：「夠了，等老夫交代一下，就讓你們處置。」

他轉對醉鄉客道：「醉鄉客，老夫一生庸碌，未曾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今天難得有機會，為了救一個好青年，老夫情願付出這條老命，現在請你將玲玲帶回敝堡，並告訴老夫麾下五虎將，不得找他們五人尋仇報復，除非他們不履行諾言，繼續糾纏仇如海，他們才可以採取報復行動，他們五虎將絕對有此能力。」

醉鄉客眉頭直打個結，大不以為然的搖搖頭道：「韓堡主，老叫化走了幾十年的江湖，從來並沒有碰到這種事，你明知他們不是甚麼好東西，殺了正可以為江湖除害，為甚麼還要把命送給他們？」

他越說越激動，一指仇如海道：「你說要救他脫離痛苦，不錯，他是個好青年，但他自有他主張，如果他眞要一死以謝師門，把寶貴的生命送在五個心狠手辣的武林敗類手上，那就證明他沒有出息，這樣救他有甚麼用處？」

韓天獅沉默有頃，才緩緩的說道：「醉鄉客，你本是最不愛管閑事的人，此事我希望你置身事外，現在我只希望你幫個忙，立刻將玲玲送回百獅堡，並將我的遺言轉告舍弟及五虎將，好麼？」

醉鄉客迷惑的看着他，又搖頭道：「老叫化眞想不通……」

韓天獅微微笑道：「也許你以後會想通的，現在就請離去如何？」

醉鄉客嘆了一口氣，抱着韓玲玲拔步便走，口中喃喃道：「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裡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他媽的，老叫化早就發誓不管人間是非了，怎麼老毛病又犯啦！」

這句話說完，人已在數十丈外，再一轉眼工夫，就已遠去不見了。

韓天獅向江北五怪走上三步，以一種從容的態度含笑道：「好了，現在老夫就這麼站着，任由你們動手，你們以前跟隨老夫好多年，了解老夫的為人，所以你們只管放心動手好了，老夫絕不會反抗。」

寇樹基悍笑道：「好，你的確很爽快，所以我會給你一個痛快，你面朝地臥下來！」

韓天獅依言臥倒地下。

仇如海能看韓天獅為自己而死麼？

當然不能！

他情緒激動到了極點，一個箭步跳過去了，在韓天獅身前一站，悲聲道：「大師父，海兒求求你們，請你們高抬貴手，你們殺了韓堡主對你們又有甚麼好處？」

寇樹基大怒道：「滾開，這裡沒有你的事！」

仇如海激動得臉上肌肉扭曲起來，道：「你們殺了我吧！如果你們非要殺人不可，就請殺了我吧！」

寇樹基惡聲惡氣的獰笑道：「我如殺了你，之後也還要殺他，因為我們與他有仇，與你沒有！」

仇如海面對韓天獅衝動的道：「韓堡主，你憑甚麼要為我而死，你別以為我會娶令姪女為妻，我告訴你，我死也不會娶她。」

韓天獅語氣平靜的道：「你錯了，老夫其實不是為你而死，主要原因是他們如不殺死老夫就絕不善罷甘休，所以……你站開吧！」

仇如海堅決地道：「不！」

寇樹基殺氣更盛，冷冷說道：「仇如海，你聽着，我們之間師徒關係已沒有了，如你要橫加阻攔，老夫對你只好不客氣了。」

說到這裡，從懷中取出了一柄匕首。

仇如海堅强的站着，道：「師父殺海兒，海兒絕不還手，你要殺韓堡主，就得先殺了海兒。」

韓天獅抬頭一笑，道：「不對，寇樹基，你如傷了他，老夫就不願束手待斃！」

寇樹基知他出言不二，要殺他就不能傷害仇如海，傷了仇如海就絕不可能再殺他，而現在情況却是仇如海死也不肯讓步，這可使他為難了。

「血劍」譚天麟氣得頓足道：「小子，念在十年師徒之情，我們已經放你一馬，你不肯替我們報仇，憑甚麼來阻止我們報仇！」

仇如海道：「韓堡主是為了解決海兒的困難才決心引頸就戮，這份人情海兒擔當不起！」

「哈哈哈……」

突然，破廟方向的一個角落響起一片大笑，在大笑聲中，走出一個人來。

他，竟是無情殺手獨孤寒。

仍是一身潔白長袍，手上握着一把劍，看他走路的步履穩健如常，分明傷腿已癒。

蒲夢珠一見是他，格格嬌笑道：「獨孤寒，你來幹甚麼？」

無情殺手獨孤寒態度仍然那麼高傲，好像已忘記了前幾天被仇如海擊敗的事，笑道：「我來殺人！」

蒲夢珠道：「殺誰？」

獨孤寒一指韓天獅道：「他。」

蒲夢珠道：「休想，他是我們要殺的人，我們絕對不會讓給你。」

獨孤寒哈哈笑道：「蒲姑娘，妳這話就不對了，你們原來的目的是只要他死，因此才教出一個徒弟來找他報仇，而現在的情形是：他雖願引頸就戮，仇如海那小子却不肯，你們如殺了他，姓韓的一定不肯甘休，在這種情況之下，最好辦法就是由我來。」

寇樹基聽了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你是要幫我們的忙了？」

獨孤寒道：「是的，另一半原因是我要賺二十萬兩銀子，我答應常三娘，一定要做成這筆買賣。」

寇樹基眼睛轉了又轉，點點頭道：「好，君子有成人之美，我們可以把這個機會讓給你，不過由你來動手，只怕他不肯束手待斃吧？」

韓天獅從地上站了起來，含笑接口道：「這個當然，由他來動手，老夫不能不還手。」

他轉對仇如海道：「玲兒的那把劍還留在廟中，去取來給我。」

仇如海立刻入廟取劍出來，交到他手上，然後退到一旁站立着，他知道韓天獅的劍術不遜於獨孤寒，他知道韓天獅多年不使用兵器而今天突然要用劍，必定已下定了翦除獨孤寒的決心，這是他樂於見到的事。

韓天獅一劍在手，一代劍術大家的氣派立刻表露無遺，那股氣定神閑，以及從目光中透出的浩然之氣，給人一種「力拔山河兮氣蓋世」的感覺。

他慢慢拔劍出鞘，將劍鞘扔到一邊，然後目光投注到無情殺手獨孤寒的臉上，微微笑道：「獨孤寒，對於你，老夫可一點都不客氣，你如想賺那二十萬兩銀子，可得盡力而爲啊！」

獨孤寒點了點頭，也把長劍拔出，以無比冷傲的語氣道：「那天在貴堡，我一時大意輕敵，以致陰溝裡翻了船，今天再不會有那種事情發生了，等一會兒我還是要和他們鬥一場。」

韓天獅含笑道：「如果你殺了老夫，自然有機會再跟他們較量一番，現在請發招吧！」

他的長劍並沒有擺出任何架式來，只是很自然的斜垂着，表情也不像要與人進行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鬥，非常的心平氣和。

獨孤寒慢慢的舉劍，擺出平刺的姿式，左手揑着劍訣於頂上，臉上的殺氣隨之漸漸旺盛，極之凌厲凶悍，但也不急不躁，另有一股懾人的威力。

此刻，烈日當空，陽光照射在他們兩人的長劍上，反射出的光芒奪目，精芒如電迸飛，使得氣氛突然緊張，予人窒息之感。

最初，雙方靜靜的對峙着，然後才開始移動身形和脚步，獨孤寒向右慢移，韓天獅向左輕動，彼此四目相對，動作一致，宛如兩隻即將進行殊死決戰的鬥鷄。

江北五怪當然看得出此戰非同小可，因此，不敢站得太近，連忙往後退開了數丈。

仇如海退到廟階上，他在劍術上的造詣已有非凡的成就，故韓天獅和獨孤寒雖然尚未交兵，他已看得如痴如醉了。

忽然獨孤寒停止了游步，他的目中射出如刀似的銳芒，看樣子快要發動了攻勢了。

韓天獅也站着不動，橫劍在胸嚴陣以待。

獨孤寒身形慢慢曲蹲，左陰右陽合握劍柄，劍鋒遙對韓天獅，似將衝刺而出。

其實，這只是一種試探敵人反應的動作，因爲直到此刻，他還找不出可以出擊的機會。

韓天獅仍然不動，長劍也橫在胸前不動，這種姿勢很簡單，可是却使人不知如何出手。

獨孤寒對於這一戰是志在必得，故不敢輕率動手，看見韓天獅穩如泰山，他只好改變攻擊姿勢，韓天獅却依然不動如山，這使他有些沉不住氣了。

他突然欺前一大步，長劍連續閃動了幾下，進行試探性的撩撥。

韓天獅還是不動，連眼皮都沒貶動一下，要不是臉上掛着一絲微笑，眞似個木頭人呢！

「殺！」

「殺呀！」

江北五怪忍不住的鼓噪起來了。

就在此際，突見劍光一閃。

獨孤寒終於發動了攻勢了！

但是沒有一人看出是甚麼招式，因爲他的劍已化爲一片耀眼的光芒。

於是，一片震耳欲聾的劍擊聲響起來，好像點燃起一串長鞭炮，一直持續不絕！

劍光如匹練迸飛，鋪天蓋地，凌厲已極！

當劍擊之聲連續響了約莫五十下之後，忽然獨孤寒的身形一竄而起，拔高二三丈，空中一個急翻，手上長劍頓如驟雨傾盆而下。

韓天獅一聲長笑，舉劍迎上，一陣撞擊之後，忽聽獨孤寒狂叫了一聲，身子又在空中翻了一翻，隨之「蓬」的一聲墮地，身子縮成了一團。

他祇抖動了幾下，就寂然不動了。

這時，大家才發現了他的胸口一片殷紅，也不知道他究竟傷多重，但任何人一旦心房被人刺中一劍，都會死得很快。

仇如海臉上綻開了釋然的笑容。

江北五怪中的寇、譚、屈、蒲，四人臉色却不發白，他們早知道韓天獅的劍法，是天下罕見的高手，可是，他們却沒有料到無情殺手獨孤寒會敗得這麼快，因此不免爲之心膽俱寒。

「千手怪」惲寒星是個瞎子，他祇聽到有人墮地，却不知是誰敗了，急問道：「誰勝了？」

「花蝴蝶」屈翎嘆道：「眞笨，要是他不往上跳的話，一定不會這樣糟！」

惲寒星臉色一變，說道：「是獨孤寒敗了？」

屈翎道：「豈祇如此，從今以後，天下第一殺手將被人一筆勾銷了！」

惲寒星吸了一口氣，駭然道：「聽說他出道以來戰無不勝，怎的今天竟如此差勁？」

韓天獅笑了笑道：「沒有人能夠保持一輩子不敗，今天早上老夫就曾敗了一場……」

他把長劍扔與仇如海，接着道：「能在死亡之前翦除一個可怕的殺手，總算不錯，現在咱們再來進行交易吧！」

他又臉朝地臥了下去，笑道：「來吧！寇樹基，你可以上來動手了。」

「不行！」

仇如海扔下長劍，如飛撲上，又橫身擋在韓天獅身前，堅決地道

：「要殺，就先殺我吧！」

寇樹基沉容不語，也沒有動，祇是一眼不瞬的凝視着他。

「血劍」譚天麟、「花蝴蝶」屈翎、「浪女」蒲夢珠也沒有動，他們臉上的表情很複雜。

惲寒星道：「老大，你動手呀！」

寇樹基沒動。

惲寒星詫異道：「咦，怎麼啦，怎麼都不說話，有甚麼不對麼？」

蒲夢珠忽然輕嘆了一聲道：「那小子不讓咱們殺人……」

惲寒星大怒道：「這還不簡單，把他制服就是了，老大，難道你還制服不了他？」

寇樹基還是不動不言。

韓天獅忽然出手抓住仇如海的右脚，像扔草包一樣的將他扔出去，大叫道：「好了，寇樹基，快動手！」

仇如海不防有此一着，頓時被扔出數丈開外。

這的確是個好機會，寇樹基祇要一個箭步趕過去，祇要手起掌落，就可以殺死韓天獅了。

但他沒有抓住這個好機會，他好像被冰雪凍僵了一樣，木立不動。

「血劍」譚天麟倒是動了，他飛步跳到韓天獅身前，揚起左掌便待劈下……

「不！」

仇如海眼看搶救不及，不禁發出一聲悽厲悲呼之聲。

「血劍」譚天麟一怔，揚起的左掌就那樣的停留在空中，沒有劈下去。

「花蝴蝶」屈翎叫道：「動手呀！」

「血劍」譚天麟猶豫了一下，忽然轉身走回去，道：「老大，還是讓你來吧。」

寇樹基默然轉身走去。

屈翎愕然道：「咦，怎麼回事？」

寇樹基頭都沒回一下，祇嘆了口氣道：「算了，我放棄，你們誰要報仇，就上前動手好了！」

譚天麟也跟在他後面走了。

屈翎與蒲夢珠面面相覷，發呆了片刻，好像怕跟不上寇、譚二人，立刻拔步追上去。

惲寒星慌了，叫道：「喂喂喂，你們搞甚麼鬼，怎麼都走了，這算是甚麼名堂呀？」

他一面叫嚷，一面也跟上去，口中還不停的叫嚷着：「這算是甚麼名堂……」

五人終於都走遠了。

仇如海忽然大叫道：「大師父、二師父、三師父……等我一等！」

他也拔步追了上去。

韓天獅慢慢的爬起身子，目送着他們師徒逐漸遠去的身形，神色一片莊嚴！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他又一次領略到了，此刻他的心情是感動的，愉快的。

「大伯父，大伯父！」

忽然韓玲玲的喊聲，由遠處傳來。

轉眼間，韓玲玲和醉鄉客已奔到他身前，韓玲玲一把抱住他，歡呼道：「大伯父，他們沒有殺你？」

韓天獅笑道：「沒有。」

韓玲玲驚喜問道：「爲甚麼？」

韓天獅緩緩的笑道：「因爲……因爲他們殺人的勇氣沒有了。」

韓玲玲抬頭張望道：「他呢？」

韓天獅道：「跟着他五個師父走了。」

韓玲玲呆了一呆，道：「他……跟着他五位師父走了？難道他還不肯棄暗投明？」

韓玲玲忽然流露出一片失望之色，喃喃說道：「我不懂，我實在不明白……」

韓天獅微笑道：「玲兒，妳如果還想見他，現在追去還來得及！」

韓玲玲一怔道：「可以麼？」

韓天獅道：「可以。」

韓玲玲道：「江北五怪不會……」

韓天獅道：「絕對不會！」

韓玲玲拔步追去，一路大叫道：「小三子，小三子，你等一等我……」

（全文完）

黃山五絕

上文提要：殘北道長本是黃山十友之首，但他的行為一向荒誕不羈，連火龢道長要把掌門一職讓給他當，他都拒絕，甚至倉皇而逃。而他離開黃山才二個月，黃山派竟毀在「黑殺幫」手裡……武七鷹，江湖人都尊稱他為武天王，十五歲闖蕩江湖至今三十年沒有敗績，他的師父輩份比達摩五老還高上兩輩。現在還俗的殘北道長——沈十笑與武天王聯手……



身負重任　裝瘋扮傻

從外貌看來，黑殺幫的幫主並不能算是一個很威武的人。

他的身材不算太矮，但比起普通人來說，還是覺得他是矮了一點。

他不但矮了一點，而且也似乎瘦削了一些。

雖然他的身體從來沒有出過甚麼毛病，但他經常都是斜斜的躺在一張軟榻子之上。

他的一雙眼睛銳利得如同鷹鷲，但他的一雙手卻晰白修長，一點也不像是一雙會殺人的手。

雖然他派遣了黑殺雙使，還有兩個黑帶護法去對付沈十笑，但他仍然不太放心。

所以，當徐鑽命與皇甫姬率領着大批手下追殺沈十笑之後，他又使用飛鴿傳書，把黑殺幫最精銳的高手召集到黑殺幫的總壇來。

黑殺幫的總壇一直都是一個絕大的秘密，除了黑殺幫中人之外，誰都不知道它設在甚麼地方。

如果這個秘密揭穿了，相信武林中人一定會覺得極其意外。

原來黑殺幫的總壇，竟然就設在黃山派的紫霄宮下。

紫霄宮是黃山派的禁地，除了掌門人與黃山八道、黃山十友之外誰都不能進入。

因為紫霄宮的閣樓，就是黃山派收藏武功經典和五把稀世奇珍寶劍的地方。

黃山五絕劍，一直都是黃山派的鎮山之寶，但自從八十年前，黃山派五絕道人相繼逝世之後，這五把寶劍就一直沒有再在江湖中出現過。

五絕道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五個。

他們的劍法，據說已達到了黃山派自開派以來，歷代掌門人的最巔峯境界。

沒有人曾懷疑過這句話。

因為五絕道人在世的時候，的確曾經幹過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自他們一起出道以來，三十五年中，祇吃過一次敗仗。

他們曾敗在少林寺的三異大師杖下。

三異大師是八十年前江湖上武功最高的異人，他的掌法、杖法與輕功，在當時來說，堪稱無對手。

黃山五絕道人雖然落敗，但他們敗得並不難看，祇是老五輸了半招給三異大師而已。

黃山五絕道人的身份何等崇高，雖然祇是輸了半招，但畢竟還是輸了。

他們沒有賴賬，立刻俯首稱臣。

這件事，一直都成為武林佳話，誰也沒有覺得五絕道人的敗陣，是一件不光采的事，相反地，

江湖中人對於黃山五絕道人的氣度，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

* * *

紫霄宮是黃山派的禁地，別說是外人，算是黃山派的弟子也無法越雷池半步。

但黑殺幫主神通廣大，竟然在紫霄宮的地下，挖掘了一個大石洞，成為了黑殺幫的總壇。

總壇建成之後，黑殺幫主立刻下令首先向黃山派襲擊。

這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

但黃山派竟然事前毫無所知，甚至直到整個門派遭遇到一場前所未有的劫難，仍然不知道這一件事。

現在黑殺幫主最擔心的，就是走漏了一個殘北道長。

殘北道長是黃山派中劍法最好的一人，他的劍法甚至遠在掌門人火龢道長之上。

為甚麼呢？

原來黃山掌門一職，本來就是應該由殘北道長接任的。

但殘北道長對於掌門這個職位，一點也沒有興趣，他的個性看來瘋瘋癲癲的，其實他是故意逃避，不想別人看得起自己。

他在黃山十友之中，劍法當然比其他人高得多，但他給人的印象卻是武功稀鬆平常得很。

殘北道長為甚麼要這樣做？

別人不知道，但火龢道長卻知道得很清楚明白。

殘北道長身負重任，他故意裝瘋扮傻，經常在江湖上遊歷，到處闖蕩，其實就是想找尋五個資質上佳的弟子，讓他們去練習五絕道人的五絕追魂劍陣。

殘北道長這樣做法，並非擅自主張，而是五絕道人唯一的遺訓。

當然，五絕道人逝世的時候，殘北道長還未出世，五絕道人是把這個重要的任務交給苦朋道長去辦。

苦朋道長是殘北道長的師父。

苦朋道長為了要達成五絕道人交給自己的任務，花費了數十年的光陰，才找到了五個適合的人選，其中一個就是殘北道長。

殘北道長本來不是一個道士，但為了練劍，他甘願出家修道。

但苦朋道長找到另一個人，他卻不願做道士。

苦朋道長沒有勉強他。

還有其他三人，他們根本就已是個道士。

五個人選都已齊集，苦朋道長本可把五絕追魂劍陣傳授了。但就在這個時候，苦朋道長突然被人用毒針暗殺了。

還有其餘三個道士，亦慘遭毒手。

至於那個不願修道的人卻神秘失踪了。

最要命的就是連那本五絕追魂劍譜亦告失去。

苦朋道長臨亡時，把兇手的名字告訴給殘北道長。

他就是那個不願修道的人——姓彭名增。

彭增的年紀較殘北道長年輕。

但他的心腸，卻比蛇蠍還更毒。

現在，他已成為黑殺幫的幫主。

* * *

雖然彭增得到了五絕追魂劍譜，但他仍然無法練成五絕追魂劍陣。

因為除了五絕追魂劍譜之外，還得要加上一本五絕劍陣秘笈，才能組成劍陣。

苦朋道長臨死的時候，把五絕劍陣秘笈交給了殘北道長，並把五絕追魂劍譜，重新唸給殘北道長聽，並囑咐他錄了下來。

但苦朋祇唸得一半，就已支持不住了，便倒斃在殘北道長的脚下。

山風越吹越猛。

彭增悠閑地躺在那張金絲線織成的軟榻上，嘴裡吃着一枚鮮紅色的蜜汁鮮菓。

這種蜜汁茱菓，十年才開花一次，再隔十年才結一次果，雖然比不上千年茱菓般具有增強內力的功效，但也是人間難得一嚐的美味鮮菓。

看他的樣子，就像是皇帝出巡，兩旁都擁滿了他的心腹手下。

抬着那張軟榻的，是四個身穿淺杏衣裳的少女。

看這四個少女的樣子，如果有人說她們又聾又啞，相信誰都不會相信。

天下間怎會有四個如花似玉的少女都是又聾又啞的？

但事實的確是如此。

她們的耳膜已被刺穿，舌頭也都被割去了。

這不是彭增所下的毒手。

他一向都是很「憐香惜玉」，這種事他從來都不會幹。

把她們弄成又聾又啞的人，是「斷腸老勾」！

* * *

斷腸老勾是一個人的外號。

這人在黑殺幫中只有外號而沒有名字，甚至連姓氏也沒有。

在黑殺幫中，彭增雖然是個威嚴十足的主宰者，但眞正能令到幫衆從心底悸懼出來的人，似乎還是「斷腸老勾」。

「斷腸老勾」是個男人嗎？

不。

她是個女人。

一個笑起來很動人的女人，但

她却已有好幾年沒有笑過一次。

她現在老了。

她已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的女人，眞的算老了嗎？

本來絕非如此，這個二十九歲的女人，正是成熟、美艷動人的人間尤物。

但她却好像是一個天生充滿仇恨的女人。

在黑殺幫中，誰也不敢惹她。

誰敢惹她生氣，誰的腦袋一定很難再保持得住。

四個可憐的少女，就是在半年之前，激怒了「斷腸老勾」，所以才會變成又聾又啞的人。

——在一個深夜裡，「斷腸老勾」發覺，她們對彭增有點不規矩的行動。

——其實她們只是給彭增所說的一個笑話，逗得一齊發笑而已。

但「斷腸老勾」認爲她們笑得太淫邪，顯然是想挑逗幫主，所以，立刻就把她們四個女孩子弄成又聾又啞。

彭增呆住了。

他是一幫之主，「斷腸老勾」的舉動，實在是太過份，甚至可謂目中無人。

但彭增沒有發作。

「斷腸老勾」雖然性格冷酷無情，但她却是彭增最深愛的一個女人。

除了「斷腸老勾」，彭增從來沒有眞正的愛上任何一個女人。

* * *

彭增來到蓮花峯下。

他幾乎把黑殺幫最精銳的高手，全都率領到這一座山峯之下來了。

爲了一個沈十笑，就如此勞師動衆？

事實並非如此。

沈十笑是苦朋道長的弟子，而且還練成了五絕追魂劍，他的武功當然絕非火毓道長所能比擬。

但彭增的消息極其靈通，他已查出除了沈十笑之外，蓮花峯內還有八路奇兵。

這八路奇兵，就是當今武林八大門派的頂尖兒高手。

* * *

大門派就是指：少林、武當、崑崙、峨嵋、華山、點蒼、崆峒及黃山八派。

雖然黃山派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但黃山派的人仍未完全死掉。

最少殘北道長就是黃山派中武功最高的一個人。

雖然殘北道長已「還俗」，但彭增却相信那只不過是一種掩眼法。

殘北道長雖然看來瘋瘋癲癲，但却是個尊師重道的人。

他現在可以還俗，將來也一定可以再度出家。

這一點，彭增是看得很透徹的。

不過，最令他顧忌的人，並不是沈十笑。

沈十笑只不過是劍法高强，但他自信有辦法對付。

還有八大門派雖然聯合一致要殲滅黑殺幫，但這八大門派本來就是彭增要對付的目標。

即使以一對八，彭增亦無所懼，雖然這一戰他並無必勝把握，但却自信也有七分的機會。可以一舉把八大門派的精英高手殲滅。

唯一令他無法忖測的，就是武七鷹武天王。

* * *

闖蕩江湖三十年。

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十四個字，就是武天王寫給彭增看的。

彭增並不呆，他當然知道這十四個字對自己是一種嚴重的挑釁！

這口氣彭增嚥不下去。

「斷腸老勾」呢？她的想法又怎麼樣？

* * *

風景秀麗的蓮花峯，已被一種無形的殺氣完全籠罩着。

山風雖然急猛，但這種殺氣是無法吹散得開的。

彭增雖然是個邪惡之徒，但他的「勇氣」却令人有點感到驚詫。

他明知蓮花峯上危機四伏，但他仍然是無所懼，甘願以一幫之力，對抗八大門派。

這種氣概，亦唯有「梟雄」之輩才會擁有。

倘若彭增是個「狗熊」，那麼，他就算有是三頭六臂，十二顆豹膽子，也絕不敢闖到蓮花峯來送死。

不過，每個人的心中想法都是不同的。

彭增根本就不怕這八大門派，他唯一顧忌的就是新任的武林盟主武天王而已。

上一任的武林盟主，本是山東省武林大豪百刀神君司馬獨。

但司馬獨忽然宣佈退出武林，並且推舉武七鷹作爲新任的武林盟主。

司馬獨此舉，當然令江湖中人感到極爲意外。

他們都不明白，司馬獨爲甚麼要這樣做，更無法明白何以會推舉武七鷹爲武林盟主？

由於武林盟主實在是非同小可的職位，千百年以來，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爲了要爭奪這個寶座，而弄得天翻地覆，甚至傷害了無數人性命，毀滅了無數幸福的家園。

武林盟主這個職位每一任，爲期是十年。

在任期間，如武林盟主因事退休，可以推舉一人接任，但必須在一個月之內接受任何人的挑戰。如果落敗，就要重新召開武林大會，另選盟主。

當然，這個被推舉的武林盟主，必須要經過八大門派的允許才能繼任，否則，如果讓一個邪惡之徒登上這一個寶座，豈非天下大亂。

結果，又是令人感到意外。

武七鷹在山東濟南府躭了一個月的時間，竟然沒有人向他挑戰。

原因很簡單，武林之中能夠與武七鷹對敵的高手，根本就少之又少。

彭增是黑殺幫的幫主，他沒有資格當盟主，所以他也沒有到濟南府去向武七鷹挑戰。

武七鷹很順利的就成爲了武林盟主了。

但司馬獨爲甚麼忽然退出江湖呢？

這一點，又是人言人殊。

但除了武七鷹及沈十笑之外，知道眞正原因的人並不多。

原來司馬獨自從任武林盟主以來，不斷與海盜勾結，東海沿岸一帶，受到荼毒的人不知凡幾。

司馬獨所幹的「好事」，終於被一個人在無意之間發現。

這人就是沈十笑。

沈十笑平素最憎恨的，就是這種僞君子。

他不再客氣，向司馬獨採取行動。

黃山派以劍法名動江湖，但沈十笑除了劍法高强之外，他更是一個擅用毒藥的高手。

爲甚麼居然會擅用毒藥呢？

原來他有一個表妹，她在二十年前便已嫁入四川唐門。

唐門用毒的本領馳名天下。

沈十笑倒也神通廣大，居然從他的表妹那裡，學到了不少唐門用毒的本領。

這一來，司馬獨可就倒霉了。

沈十笑在他身上，總共下了三種毒藥，如果沒有沈十笑的自製獨門解藥，就算是唐門中人，也未必能把司馬獨身上的惡毒消解。

沈十笑爲了要在司馬獨的身上下毒，總共花了八十五天時間，終於找到了一個下手的機會。

沈十笑擅於把握機會，司馬獨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畢生謀害別人無數，到頭來也被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司馬獨在武林中混了三十多年，他給予別人的印象，是大公無私，絕不怕死的大英雄、大豪傑。

但實際上，他比誰都自私，比誰都更怕死。

別人看不透他的底細，但却瞞不過沈十笑的銳利眼睛，他在司馬獨的身上下了毒，幾乎立刻可以肯定，這個武林盟主，一定肯乖乖的宣告「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沈十笑的估計絲毫不差。

他與司馬獨暗中進行交易。

條件是：

司馬獨把盟主的寶座讓給武七鷹，並從此退出武林。

司馬獨答應下來。

雖然武林盟主這個寶座，他並不捨得讓給武七鷹，但無奈形勢所逼，他實在無法可想。

但武七鷹是否想登上武林盟主這個寶座呢？

不！

他對這個寶座，根本一點興趣也沒有，但他却無法拒絕沈十笑的建議。

因爲沈十笑曾對他說：

「你若不做武林盟主，老夫就去上吊。」

他若認眞起來的時候，却會比天下間器量最小的人還更認眞。

這是他的「特點」。

武七鷹在江湖上的朋友不算少，但使他感到最頭痛的朋友，恐怕莫過於沈十笑了。

沈十笑强迫武七鷹登上武林盟主寶座時的態度，是十分認眞的。

武七鷹本想一笑置之。

但沈十笑却板起面孔，用極嚴肅的口脗警告他：「你若不去做武林盟主，帶領八大門派的高手去對付黑殺幫，老夫決定上吊，如有食言，天誅地滅。」

他忽然間立下了這個重誓，倒把武七鷹嚇了一跳。

他已體會到，沈十笑並非故意恫嚇自己。

沈十笑的脾氣如何，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

經過了整日整夜的考慮，他終於點頭答應了沈十笑。

* * *

武七鷹最初出道的時候，沒有人尊重他。

但經過了三十年的江湖風浪，武七鷹已證明他能經受得起最困難的考驗。

少林、武當、峨嵋、點蒼……等各門派的掌門人，對於武七鷹這個人都相當好感。

他們都尊稱他爲武天王。

直到他爲武林盟主之後，他在江湖上的信譽更佳。

由於黑殺幫的氣燄實在太盛，各門派的領袖人物都希望武天王能夠率領江湖上的正義之師，與黑殺幫展開一場決定性的決鬥。

每個人都有預感，這一戰勢難避免。

預感不一定會靈驗。

然而，這一次完全靈驗了。

從蓮花峯的南方走向江湖樓，石蓮鎭是必經之路。

石蓮鎭之北方，有一爿小小的石坪，石坪上有兩朵用花崗石雕刻成的蓮花。

這兩朵石蓮花，據說是蓮花峯的山神在三百年前的一個晚上雕刻而成的。

這個傳說已足足有三百年。

相信這個傳說的人，佔了一半。

換而言之，也有另一半人不相信這種事實。

不少相信這個傳說的人，每逢年節，都會在石蓮花之前焚香膜拜。

這一天，並非逢年過節，但居然也有人在石蓮花前，焚點香燭，也有人在敲經唸佛。

他們都是和尚。

不是普通的和尚，而是少林寺的高僧。

* * *

玄霞大師、玄霧大師、玄雲大師與玄雨大師，都是當今少林寺中身份極其尊崇的高僧。

他們都在唸經，虔誠的祈禱。

就在他們祝禱最虔誠之際，山下一片黑壓壓的一羣人像螞蟻般的湧了上來。

不過，他們的行動，絕不像螞蟻那麼緩慢。

他們推進的速度奇快，而且絕無半點聲息發出。

在這四位高僧的身後，還有一個身材微胖，但年紀已相當老邁的老僧人。

他的手中，緊緊握着一根如意禪杖。

他就是當代少林寺方丈——玄霄大師。

* * *

玄霄大師親自率領少林寺的高僧高手，趕到石蓮鎭上來，可說極其尊敬武天王，也極其重視武天王所釐訂下來的降魔大計。

少林寺出動的僧侶，雖然人數並不太多，但却都是寺中的高手。

單是玄字輩的高僧高手，連同玄霄大師在內，就已達五人。

當彭增在軟榻上看見這許多少林僧侶之後，他居然露出了一個洋洋自得的微笑。

他臉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說：「老和尚，你們是來送死的！」

他這副臉孔，實在令人看得不順眼之極。

玄字輩僧侶之中，修養最差的，就是玄霞大師。

玄霞大師的修養若比玄霄大師好的話，他早就成爲了少林寺的方丈。

黑殺幫主彭增的臉孔，他就無法忍受。

他自己已暗中凝運掌力，好像打算一接戰，就把彭增劈死。

但彭增沒有走過來，他像個跛子般躺在那張軟榻上，毫無親自動手之意。

事實上，他也不必出手。

願意替他對付少林僧侶的手下並不少。

「斷腸老勾」一言不發。

她好像對這個少林高僧一點也不放在眼內，她認爲隨便派出三幾個手下，就可以把他們打發了。

看見這一男一女的神態，玄霄大師也不禁爲之白眉緊皺。

* * *

「斷腸老勾」連眼睛都沒眨一下。

她不但是彭增的心愛女人，同時，更是黑殺幫中權力最大的人。

當然，眞正最大權力仍操諸於彭增的手中，但對於「斷腸老勾」的主張，彭增從來沒有反對過。

少林羣僧在石蓮鎭外，把守第一關。

彭增沒有發號施令。

負責發號施令的是「斷腸老勾」。

她忽然輕輕的揮了揮手，對身旁五個黑袍老人說出了一個字。

「殺！」

* * *

五個黑袍老人，五根熟銅棒。

無論是誰看見了這五根銅棒，都應該知道他們就是三十年來一直都在武林中橫行無忌的銅棒六妖。

雖然銅棒六妖只剩下了五個，但他們仍然自稱六妖。

還有一妖，他已在十八年前死在一個人的劍下。

這人就是武天王。

六妖中的老五死後，這五個心狠手辣的老魔頭就投靠在黑殺幫的旗下。

在黑殺幫中，他們的地位甚至比黑帶護法還更高。

黑殺幫在江湖上的氣燄越來越盛，主要原因就是彭增網羅了不少黑道上的頂尖兒高手，歸附黑殺幫旗下。

當然，這並不是一件易事。

但世人往往趨炎附勢，尤其是黑道中人，誰的實力强，誰的實力就會一直的擴展下去。

* * *

銅棒六妖的熟銅棒，不但是棒，同時更能施放暗器。

在棒的兩端，分別可以射出四種不同歹毒的暗器，包括毒砂、毒針、毒鏢和毒彈丸等等。

他們的棒法，素來就極爲陰險邪門，再加上這些暗器，自然更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少林寺武功雖是佛門正宗武功，但面對這種陰險歹毒，而且本

身武功又是極高的老魔，倒也不易討好。

玄霞大師修養雖差，但耐力却極之長久。

但似乎算漏了一個人。

他只是不斷地與銅棒六妖週旋，冷不防「斷腸老勾」竟會突然出手。

「斷腸老勾」就像一團幽靈似的，輕飄飄的來到了他的背後。

玄霄大師急叫道：「二師兄小心！」

原來玄霞的身份比玄霄還高，他是玄霄的二師兄。

玄霄大師一面急叫，如意杖已挾着雷霆萬鈞的氣勢，向「斷腸老勾」的身上砸去。

「斷腸老勾」祇是一聲冷笑，刹那間又已出現在玄霄大師的眼前。

玄霄大師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他是少林寺的方丈大師，而少林寺千萬年來一直執掌武林牛耳，如今竟然給一個女人弄得團團亂轉，試問又顏面何存？

玄霄大師雖然是方外之人，得道高僧，但這時候也不免爲之心浮氣躁。

他勉力定神，忽然玄霞大師正面對他，臉上露出一些慘然的神色。

玄霄大師大驚。

「二師兄你……」

玄霞大師一聲慘笑，道：「愚兄中了一掌……」

玄霄大師急急把他扶住。

但就在這個時候，玄霞大師的慘笑突然一變。

慘笑竟變爲獰笑。

玄霄大師登時一呆。

他還未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兩脅間已同時感到一陣劇痛。

玄霄、玄雲、玄雨三人的臉色同時大變。

玄雨大師更不顧一切，立刻就向玄霞大師飛撲了過去。

原來玄霞大師竟然在玄霄大師攙扶他的時候，雙掌齊施，重重的擊在玄霄大師左右的兩脅之下。

玄霄大師被玄霞大師暗算，已成事實，但這種事實，却令人難以相信。

無論別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玄霄大師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原因是他一直都想成爲少林寺方丈，但由於玄霄大師深得寺中上下擁戴，原本應由玄霞大師接掌的掌門職位，終於還是落在玄霄大師的身上。

玄霄大師並非存心與玄霞大師爭奪掌門之職位，但他確然是深得寺中人衆望所歸。

玄霄大師表面上置之泰然。

暗地裏，他早已與黑殺幫有所勾結了。

而且，他更準備一有機會，就把玄霄大師殺死。

當然，玄霄大師死在玄霞大師手中，玄霞大師將會成爲少林寺的一代罪人。

但他不在乎。

因爲他已加入黑殺幫。

* * *

玄霄大師被玄霞大師暗算兩掌之後，立刻臉如金紙，身子搖搖欲墜。

玄雨大師向玄霞大師飛撲過去，想替方丈玄霄大師報仇，但他的身子剛剛躍起，「斷腸老勾」已把他的腸臟鈎了出來。

玄雨大師一聲慘笑，負創還擊一掌。

砰！

掌風仍然威猛宏雄。

「斷腸老勾」已飄然遠去。

她的手中，有一隻金光閃閃的短鈎。

這一隻短金鈎雖然短小，用來鈎取別人的腸臟，已綽綽有餘。

玄雨大師呆然的望着玄霄大師。

玄霄大師雙目緊閉，突然一仰栽倒氣絕身亡。

* * *

少林寺羣僧把守第一關，竟然發生內亂，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極其意外的事。

黑殺幫羣魔繼續推進。

彭增已贏了一仗，他立刻又再遇到了一股更强大的阻力。

那是武當、峨嵋及其他各大門派所佈下的嚴陣。

* * *

正在劇戰當前的時候，武當盟主武天王在哪裏？

他是白道羣雄中的領袖人物，這一戰絕不能缺少了他，否則，就會陷入羣龍無首之局。

雖然各大門派的掌門人，高手俱已集中在蓮花峯上，但他們最信服的祇有武天王一人。

江湖樓中，沈十笑已和黑殺幫的黑帶護法皇甫姬殺得難分難解。

但武天王並沒有替他助陣。

爲甚麼呢？

難道武天王竟然置沈十笑的生死不顧？

不。

武天王沒有忘記沈十笑，沈十笑一直都是他的朋友。

他之所以沒有與沈十笑聯手抗敵，因爲沈十笑已有了强力的支援。

崆峒派掌門人火雷刀客甘二先生，已率領崆峒十二煞衝進了江湖樓。

火雷刀客甘二先生與黃山派的

關係，一直都很差。

昔年火毓道長甚至與火雷刀客發生過一次嚴重的衝突，幾乎大打出手。

但當時在場還有不少武林豪傑，他們還未動手就已被人勸解開去。

自此之後，甘二先生下令門下弟子，不得與黃山派的弟子有任何來往。

但殘北道長是例外。

甘二先生與殘北道長的交情一向相當好，直到殘北道長還俗之後，他們還是經常聚在一起喝酒，談論武功。

現在沈十笑被黑殺幫的殺手圍攻，甘二先生比誰都緊張。

他不愧是沈十笑的老朋友。

有了甘二先生和崆峒十二煞的支援，沈十笑不但不會有甚麼危險，而且還可以把黑殺幫殺個痛快。

* * *

石蓮鎮上，殺聲震天。

黑殺幫的人數，絕不會比八大門派門人爲少。

而幫中高手的實力，也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別的不說，就以銅棒六妖來說，這五個老魔頭的武功，就已令到羣雄感到大爲頭痛。

少林寺是天下第一大派。

但很不幸，這一役之中，最先崩潰的也是少林寺。

沒有人知道這一戰打下去的結果如何，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但羣雄很快就發現了另一個可怕的對手。

那就是「斷腸老勾」。

* * *

「斷腸老勾」平時難得一笑。

但今天，她的笑容似乎比平時多了。

她的笑，並不是嫵媚動人的笑，而是充滿殺機的，冷酷無情的冷笑。

她每一次冷笑，就有一人死在她的鈎子之下。

她的攻擊力量，使人有種不可思議之感。

她看來不像是一個女人，而像是一隻兇悍的母老虎，無論是誰一接近她，都難免不被她咬一口。

老虎咬一口，未必一定致命，但此刻任何人碰上了她，都祇有一條死路。

沒有任何人例外，包括武當派的第一高手游機道長在內。

* * *

游機道長的武功如何，羣豪人人心中有數。

就算武當派掌門人，也絕對無法在他的劍下走得過二十招。

游機道長也和殘北道長一樣，對於掌門一職，完全沒有興趣，否則，他必然是武當派的掌門人無疑。

但游機道長的性格與沈十笑有很大的差別。

沈十笑遊戲人間，行事裝傻不羈，但游機道長卻是個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長者。

武當弟子最敬畏的並不是掌門人，而是游機道長。

游機道長竟然在石蓮鎮上，死在「斷腸老勾」的鈎子之下。

* * *

游機道長被殺，武當弟子羣情洶湧。

尤其是游機道長的幾個弟子，更加瘋狂地不顧一切的向「斷腸老勾」撲過去。

他們在游機道長門下習技已逾十餘年，無論在內功上、劍法上及輕功各方面，都有相當的造詣。

可是，連游機道長都不是「斷腸老勾」的敵手，他們又怎麼行呢？

他們剛剛衝向前，立刻就有兩個倒在「斷腸老勾」的血鈎之下。

她的金鈎已不是金光閃閃，而是血漬斑斑，令人看來爲之心悸。

連她自己都沒有算出自己在石蓮鎮中殺害了多少英雄豪傑。

彭增原本一直躺在那張軟榻上。

但現在，他已不再空閒了。

羣雄捨死忘生地誓要誅殺彭增才甘心。

彭增終於展露他的武功。

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還用歹毒鐵棋子。

他一出手，即有幾個峨嵋派的女弟子遭了殃。

峨嵋派的掌門人，靜空師太與她的兩個師妹揮劍向彭增進攻。

彭增雖然赤手空拳，但他的掌法和指法都比任何武器更有威脅性。

峨嵋派的劍法馳名天下，甚至有人認爲武當派的劍法亦有所不如。

但彭增却把靜空師太等人，逼得險象環生，狼狽之極。

* * *

游機道長幾個弟子之中，最愚鈍，但也最獲得師父歡心的，是一個滿臉痳子，模樣醜陋的大個子。

他的身材眞嚇人，坐着的時候還比站着的人更高。

他爲人愚蠢，劍法的成就自然就不及其他的師兄弟，但他爲人忠厚善良，而且天生一副硬骨頭，游機道長對他特別關心，那是相當合理的。

他叫葛達。

葛達平素尊師重道，人緣極佳，此刻見師父死在「斷腸老勾」的

擦下，不但眼睛發紅，簡直連鼻子都紅了。

他當然絕不肯放過「斷腸老勾」。

但他的劍法實在是不濟事。

他的劍招只發出了一半，「斷腸老勾」的鈎子已鈎住他的小腹之上。

「察！」

葛達的臉色沒有變，雖然他明知自己的腸臟立刻就會被這個女人的鈎子鈎了出來，但他的劍仍然攻出，直砍在「斷腸老勾」的脖子之上。

結果，他小腹上的肌肉被劃破，但腸臟却沒有被鈎出來。

他的劍也沒有砍在「斷腸老勾」的脖子上，而是劈了個空。

因爲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一把長劍挽救了葛達的性命。

那是武天王的劍。

* * *

闖蕩江湖卅年。

打遍天下無敵手。

三十年來未曾敗過仗的武天王，就在此刻出現在「斷腸老勾」的面前。

「斷腸老勾」又笑了。

這一次的笑容仍然是冷酷的，但在冷酷之中，又帶着幾分蒼涼的滋味。

武天王盯着她的臉，半晌才道：「妳變了。」

* * *

葛達又再揮劍，但他的穴道立刻就被武七鷹制住，然後一掌把他震開五丈。

武七鷹嘆了一口氣：「雖然你很盡弟子的責任，可惜你絕不是她的敵手。」

葛達的鼻子立刻又由紅色變爲灰白。

他沒有受傷，但他的鼻子顏色轉來轉去，眞的怪異極了。

* * *

「妳變了！」

武七鷹說出了這三個字，就像是巨雷般在「斷腸老勾」的耳邊響起。

斷腸老勾的心是冷酷的，也是絕情的。她痛恨武七鷹，尤甚於痛恨彭增。

這幾年來，彭增對她很好。

彭增供給她所需要的一切，包括金錢與權力。

但「斷腸老勾」什麼都沒有給他，甚至連一點笑容也吝嗇。

彭增沒有苛求。

他是個野心勃勃的魔王，但對「斷腸老勾」，他的耐性却大出任何人意料之外。

彭增從來沒有眞正愛上過任何一個女人，除了「斷腸老勾」，而「斷腸老勾」呢？她又怎麼樣？

* * *

「斷腸老勾」她從來沒有愛上一個男人，唯一例外的，就是武七鷹。

但很不幸，武七鷹所愛的却是另個女孩子，她叫斐斐，但五年前，斐斐死了。

斐斐死在「斷腸老勾」的鈎子之下的。

武七鷹沒有替斐斐報仇，因殺死斐斐的人，是勾冰湖。

勾冰湖就是「斷腸老勾」的眞正名字。

他爲什麼不殺勾冰湖替斐斐報仇？

說來矛盾，勾冰湖生命裡的第一個男人就是武七鷹。

那一次，武七鷹醉了，但他永遠都不知道，他的酒中已被勾冰湖下了迷藥。

* * *

勾冰湖眞的變了，但就算是她沒有變，她本來就是一個喜歡玩弄計謀的女人。

這五年來，她變得更冷酷、更無情、更不像個有血有肉的人。

她變成了一條很美麗的毒蛇。

她殺了斐斐之後，武七鷹就把她從一間酒家中轟了出去。

「別讓我再見到妳，否則我會把妳撕開兩爿的。」

勾冰湖的心也彷彿已被撕開一樣。

自此之後，她心中就只有無比的憎恨，無比的怨毒。

她怨天尤人，但她却沒有埋怨自己，更沒有對斐斐的事感到半點後悔。

* * *

現在武七鷹又再與勾冰湖相逢了。

武七鷹第二句對她說的話是：「我現在要殺妳了。」

勾冰湖沒有感到意外。

武七鷹現在是武林盟主，像她那種女妖魔，當然是非要誅除不可。

但她却沒有想到，武七鷹殺她的時候，心中是極其痛苦，他的感受的，就與斐斐被殺時的情景不相伯仲。

「嗤！」

劍鋒重重穿過了勾冰湖的胸膛。

她竟然完全沒有反抗。

雖然她極其憎恨武七鷹，但出乎意料地，當武七鷹一劍刺向她胸膛的時候，這個心狠手辣的女魔頭竟然甘心受死。

勾冰湖又笑了。

這一霎間發生的事，連她自己都無法相信，無法解釋。

她眞的是很憎恨武七鷹，但憎恨的背後，還有一股更強烈的愛，這一股强烈的愛，使她承受了武七鷹這一劍。

勾冰湖的身子，緩緩的歪了下去。

雖然她知道自己幹了不少錯事，但她居然感到有點自豪，武七鷹是她畢生的第一個男人，同時，也是最後一個。

* * *

斷腸老勾死在武七鷹的劍下，彭增如遭雷殛。

峨嵋派掌門等三人，原來已被彭增殺得險象環生，但靜空師太却突然把握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就在斷腸老勾中劍的時候，彭增的身子猛然一震，刹那之間幾乎呆住。

雖然那只是很短暫的時間，但對於靜空師太這種武林高手來說，已能夠把彭增置於死地了。

靜空師太沒有放過這個機會。

她的劍如閃電般刺向彭增的咽喉。

血激濺，彭增又是一呆。

他的生命，也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走到了盡頭。

* * *

八大門派遭遇到一場可怕的浩劫。

然而，八大門派畢竟還是苦戰而慘勝，黑殺幫就在這一天宣告全軍盡墨，完全崩潰了。

皇甫姬苦戰沈十笑，結果還是和徐鑽命一樣，賠了一條性命。

有人提議把「斷腸老勾」碎屍萬段。

但當他們找尋「斷腸老勾」的屍體時候，才發覺屍體不見了，武天王也不見了。

沒有人知道這兩個一生一死的人到那裡去了。

只有小豹子知道。

因爲武天王正駕駛着一輛殘破的馬車，往東而去。

老貓盜隱居的地方，就在蓮花峯的東方。

小豹子在車廂之內，盯着勾冰湖的屍體在發呆。

這麼漂亮的女人，怎麼會死了？

小豹子不知道。

他只是覺得她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人心險惡，人不可貌相。

小豹子所知道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完）

嶺南拳師軼事／泰風・文　可飛・圖

醉打三煞

初試身手

古往今來有許多拳師是在賭場中打出來的，因爲賭館大都有人包庇，往日的衙役祇是身上帶刀，並無手鎗，如果有一個拳師精通拳法，不必帶武器也可以一個打倒幾個，以寡敵衆，經過兩三次打鬥，他就可由此成名，而坐鎮一方。

除非另外一個拳師踼場把他擊倒，否則，他在那個地方的地位就會愈來愈穩了。

本文說的就是一個最典型的拳師，他就是從賭場打出一條血路來的。

清朝光緒中葉，當時有許多賭商承餉開設賭館，美其名爲「海防經費」，實際上是聚賭抽佣，那時，沒有賭骰寶，亦無賭場開設骰寶枱，所謂賭館，全是賭番攤。

在廣州西關送靈廟前面的空曠地方，有六七檔番攤，俱是以「地檔」的方式開設，當時有一名大漢叫做李芳樓，他住在德安南街，跟送靈廟相距不遠，李芳樓曾經習過武功，但却沒有固定在某一家，不過，他的臂力極强，並且爲人機警，眞個打起來，普通的拳師確非其對手。

他以小販爲生，但好賭成性，三番四次把本錢輸光，垂頭喪氣返

勇創勁敵

家，俱是向鄰居三叔公借錢，然後繼續做生意，他對三叔公極爲感激。

某日，三叔公乘着多少酒意對他說：「俗語有云：『千個賭錢千個賤，何曾見過賭仔買肥田？』照我看，你實在不宜再賭了，否則，我無法日日借錢給你賭的。」

三叔公所說，本來是金石良言，李芳樓應該接受了，不過，李芳樓此人十分硬頸（倔），心裡暗想：爲人必須有些斤兩，不能給人如此輕視。當時，口沒有說，但在三叔公睡後，他却把屋內所有碎銀和衣物帶到典押店，盡地一煲（孤注一擲）。

那時，典押店通宵營業，乃是便利賭徒翻本的，李芳樓僅得兩餘碎銀，沒有賭本，他再把家中的衣物統通送到押店去，勉強得到了三兩多銀子，連同原有的兩餘，合共五兩，他帶了那些銀兩到大檔去投注。

初時是有所獲，但接二連三的賭下去，仍然敗北，輸得面紅耳熱，最後一注買一開三，他更兩手空空，喪氣而歸。

因爲他跟三叔公同居一間小屋，祇是分左右兩邊居住，因他輸

得渾身是火，返家開門入內時一片嘈吵聲響，三叔公在睡夢中被驚醒，走出廳堂看看，祇見李芳樓一個人獨坐，垂頭喪氣。他不必多問，也知道李芳樓又輸得乾乾淨淨。

三叔公對於賭博也是過來人，心知肚明，賭仔輸光，勸也沒用，正想轉身走開，忽然之間他靈機一動，說：「李芳樓，看來你的命中註定，逢賭必輸亦未可料，你還是早點睡覺吧，明早到大廟誠心焚香求一支簽，看看你有沒有賭運，如屬於沒有賭運，永不再賭，倘有賭運，就向這一條路發展，你的意下如何呢？」

李芳樓嘆息了一聲，說：「不瞞三叔公說，我連香油銀也輸掉了。」

三叔公臉露微笑說：「些微的費用，你不必擔心，明天睡醒，我們兩人先去茶樓嘆番一盅兩件，再到大廟求神作主好了。」

翌日早上，三叔公跟李芳樓兩人果然到大廟上香，或者因爲夜間睡不足，抑或心情欠佳，李芳樓進香之際，恍惚之間碰了一下那個高懸的琉璃燈，弄熄了油也倒了下來，三叔公認爲這種現象並非吉兆，可是，廟祝走了過來，却向他們兩人道賀，說：「由賭興家，恭祝二位大殺三方！」

廟祝公竟然產生錯覺，以爲他們兩人是開賭的，故有這種說法，三叔公聽了啼笑皆非，至於李芳樓却是欣然色喜。

他們兩人不再求簽，點頭便走，廟祝沒有上前索償香油的損失。

兩人走到外邊，三叔公忽然站住脚步說：「廟祝說得對，香油倒了，不是傾家便是興家，我們兩人身無長物，就算傾家盪產也祇有幾兩銀子，如不是傾家了，可能就此白手興家亦未可料，如今有許多人靠賭發達，你的身手敏捷，拳脚武功精湛，何不去賭場做保鏢呢？」

一言驚醒夢中人，李芳樓道：「承蒙三叔公指點迷津，我一定依你的話去做。」

李芳樓既然萌了這個念頭，認爲時勢造英雄，便想定一個主意，打算就向惡人埋手，露點顏色給他們看看，然後才會得到開賭之人賞識。

於是便在當晚，私藏一把牛肉刀在身，往逘靈廟前面的賭場走去，忽又想到個地方的大空地上，祇有六七檔並不算高級的賭檔，想與惡人交手，一定要找有瓦遮頭的賭檔不可。

他突然想起在金花廟附近肥仔忠開的一檔，不妨到那邊看看，且行且思，不知不覺就到了金花廟的附近。

他找着肥仔忠的賭檔，揭簾而入，先問攤館如何開盤，荷官說：「第一口開一，跟着開第二口，開個二，剛剛開完三與四，非常之好，此種開盤叫做老鼠繞鷄籠，難得碰到一次，如果老哥下注，最好下二三角。」

李芳樓跟着問：「你們的攤館最多受注多少？」

因爲他有此一問，荷官愕然，立刻找睇檔的人劉超談及此事，劉超走向李芳樓身邊向他打量一下，說：「大大殺起，何須多問。」

李芳樓臉色一沉，兩眼一睜，閃電般從懷中拔出一柄牛肉刀來，捲起褲筒，在小腿上面割下一塊肉插到攤檔上面，道：「我下注三四角，如果中了這一口次，你們就照賠。」

這種潑辣的作風加上了當時李芳樓兇神惡煞的神態，在場莊家以及一班幫閒的無賴，登時嚇得目瞪口呆。他們開賭以來，從來沒有看見過賭徒如此的下注法。

莊家是個靠賭爲生之人，眉精眼企，看見李芳樓如此行徑，明知他想示威了，於是，緩步的走上前，用朋友的口脗道：「兄弟，如果想吃碗現成飯，拿點銀兩，準可以商量，何必割肉投注呢？此例一開，我們實在無法處理，老哥想個辦法打圓場吧！」

莊家早就知道有一個撈家叫做肥仔忠在此撐腰，可是，李芳樓出手毒辣，不但出刀，而且用刀割肉，飛擲到攤檔上，手法快捷，面不改容，顯然是一個斗膽的撈家，他不想得罪這傢伙，便沒有派人通知肥仔忠，祇是很和氣的跟李芳樓商談。

李芳樓此行不過是顯點顏色，既然對方說得這麼客氣，便見風收悝，說：「我並非買肉賠肉，在此搞亂檔口，不過是身上無錢，見攤路這樣好，想買一二口，迫於無奈拔刀。」

當時，三叔公也在此賭場的人叢中，看在眼中，立刻走了出來，好像自己人的模樣，拉着李芳樓細談幾句，然後又再向莊家交涉，把李芳樓來意說出，「因爲他想在此打江山，吃現成飯，不能不出手兇悍，事實上是想找一份差事而已。」

莊家姓劉，叫做劉勝，職位高過劉超，看見李芳樓並非弱者，所提出來的條件這樣低微，一口答應。於是，叫他收刀，還用跌打藥敷在他的傷口上面，一同到外邊吃飯。

不久之後，肥仔忠聽到密報，知道有人割肉買攤，料想此人必非等閒之輩，立刻趕到杏花樓，邀請

一起吃吃喝喝。

肥仔忠身爲賭家，認眞夠義氣，一來知道李芳樓不過英雄落魄，賣弄身手，想找份差事做，實在值得同情，二來他本人也懂得拳脚，知道用刀割肉，毫無痛楚之容，一定要膽色過人，拳脚上面一定有些斤兩，因此不想得罪他，還跟他打招呼，看來好似是熟朋友一樣。

莊家劉勝當時還擔心李芳樓與肥仔忠會大打出手，搞出人命來，這時看見肥仔忠與李芳樓談得來，便喜出望外，頻頻勸飲。

於是，李芳樓就在肥仔忠的賭館裡面插足了，而且很快就得到肥仔忠的信任，偶而肥仔忠有事離開，他就以替身的姿態出現，在賭場行企企。

說也奇怪，凡是撈仔最重視的一種人，就是隨時肯搏命的傢伙，他們眼見李芳樓用刀割肉，毫無痛苦懼色，如果打鬥起來，一定非常勇猛，爲此不敢在他所在的檔口生事。

從此便天下太平，他很快就被肥仔忠升做副座，管轄一批手下。

至於李芳樓，從此就得了一個綽號叫做「割肉芳」，單是這個綽號已是响噹噹，使人聽了不寒而慄，故此他很快就站穩了脚跟。

究竟他的拳脚是那一門派的呢？是否眞的打得？那就無人知曉了。

不過，李芳樓坐鎭此處，背後還有肥仔忠，肥仔忠沒有做賭場保鏢之前是一名教頭，他手下有三十多個，因此，如有人想跟李芳樓比鬥，等於跟幾十人對打，等閒之輩固然不敢萌此妄念，就算是身懷絕技之人，也不想因此冒險而捋虎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於是，李芳樓就在該處吃得開了，除了正式薪水之外，還有花紅，逐漸生活得很舒服。

因爲這一條路是由廟祝口中指點出來，又得三叔公幫助，然後他才斗膽施展這一套，故此在他名利雙收之後，他就想起要對這兩個人報答一番。

他先行贈賜十兩銀子給廟祝公，再替三叔公買了一座房屋，讓他安享下半生。

至於他本人，因爲要料理攤館的業務不能遠去，晚上就在攤館旁邊，肥仔忠購置的一層樓宇居住，這種生活，說好不好，說壞不壞。

某一天，他偶然跟三叔公飲酒，談及生活的情形，三叔公忽然靈機一動，說：「芳老弟，你已經打出了一個名堂來，實在不宜一生一世吃賭館飯，因爲你祇是保鏢，並非莊家。莊家有機會大殺三方，贏得缽滿盤滿買屋又買田，你現在就不容易辦到。爲今後之計，如果你不想吃偏門飯，不如從此改吃正路的飯，恐怕收穫更大。」

李芳樓頗爲驚詫，問：「三叔公，我這一份人祇得一身牛力，略懂得一些拳脚武功，做生意沒有本錢，開賭檔也沒有資本，況且，我在劉勝和肥仔忠的檔口上撈，如果我開賭，實在不夠義氣，眞想不到三叔公認爲我除了做保鏢之外，還會有另外一番作爲。」

三叔公聽了這句話，笑着說：「芳老弟，你一時想不起來，還是讓我把心裏想說的話告訴你吧，我的意思就是想叫你開武館。」

李芳樓聽了，福至心靈，哈哈大笑，說道：「三叔公，你眞是聰明絕頂。」

李芳樓果然依照三叔公獻計去做，從速準備應辦的事務，就在西關角的一條橫街上開設了一間武館，因爲他名叫李芳樓，所以把那間武館稱做「芳館」。

由於他的體格相當高大，而且有一項驚人的事跡，曾經割肉威震賭館，此舉幹得狠，打算到他武館踢館的人不能不充份考慮，故此他開了武館一年多來，仍是安然無恙。

李芳樓畢竟是個粗人，雖然他憑着血氣方剛，做出了一番驚人的舉動，達到名利雙收，但却沒有甚麼心計。開設了武館之後，雖然沒有人到他的武館踢館，但仍時有麻煩事，因爲他教授的拳脚與衆不同，有些門徒學習過後，但却不知道是否有用，常找個機會到外邊惹是生非，借故打架，引致許多人挨打受傷，結怨甚多，甚至影響到師傅的聲譽。

如果李芳樓知道門下有這種行爲，早就會想辦法制止他們去作惡，可是他本人毫無所察，直到有人登門向他挑戰，他才知道有這種事情發生，但後悔已遲。

登門尋仇的一個彪形大漢姓杜，單名一個火字，可見是個很容易動怒的人。

他入門就指責着李芳樓，說他不應該縱容自己的徒弟在外邊無事生非，借故打架，因此李芳樓感到有些爲難，他還沒有弄清楚事情的眞相，實在不便任意維護或責怪門下，可是，此人進門就罵，侮辱芳館的人，李芳樓聽了也覺得難受，爲了瞭解事因，他向杜火發問：「杜師傅，你是否親眼看見我的門下欺負過甚麼人？」

「當然我沒有親眼看見，如果我看見，早就把他打個半死了。」

聽了這句話，李芳樓再問：「你認得出打架的人是誰麼？」

「他叫李巴，又名李刀疤。」

因爲李巴曾經闖過禍，與人用

刀棒交手，臉上吃了一刀，留下了一個疤痕，故此有了這個外號，李芳樓一聽，認爲確有此事，便連忙向他賠罪，跟着道：「今後我一定會嚴加管教，請杜師傅不要動氣。」

杜火以前是個教頭，後來吃了啇門的飯，便不再教拳了，即使如此，他仍不願意看見別人欺負杜館的人，故此，登門找李芳樓之際，帶着幾分怒意，隨時準備動武，聽了李芳樓的話後，他又說：「我今天登門，不止要告訴你，那個叫做李刀疤的傢伙一個打幾個，耀武揚威傷了我杜館的人，你是應該責備的，而且也想問問你究竟是何門派，是否眞如外邊所傳，逢打必贏？」

這幾句話就含有挑戰的意味了，李芳樓聽了說：「天下間沒有一種拳脚是逢打必贏的，打架就像賭博，贏輸不定，有時要碰碰運氣，至於你問我的拳脚是屬於那一派，我實在無法奉告。」

「爲甚麼？」杜火問道。

「因爲我跟六七個師傅學習過拳脚，但都沒有甚麼成就，後來給惡人欺侮得多了，挺身應戰，打架的日子比吃大餐的日子還要多，因此從實戰中打出一套拳路來，可以說是幾派拳脚混合而成，如果你一定要我說出是哪一個門派，就說它是『混合拳』吧。」

杜火憤然於色，說：「怎會有一種拳脚稱爲混合拳的呢？你分明是胡說八道。」

「杜師傅，我是否胡說八道，與你無關。」

杜火愈說愈不客氣，李芳樓忍不住也說出了這一句氣話。

杜火立刻說：「本來與我無關，不過，你分明是有門派的，但却瞞住我不說，那就不夠朋友，在這個地方教拳的人，彼此互相尊重，應該講義氣，不必這樣驕傲，更加不必故作神秘，說到這一點，就跟我杜某人有關了。」

雖然他沒有把心裏的話說出來，李芳樓聽了也知道他此來是想打架，因此笑着道：「杜師傅，在西關角稍爲有點名堂的人，我都略爲認識，他們說杜師傅跟張師傅王師傅三位一體，打架的時候，三個人一齊動手，銳不可當，號稱『西關三煞』，如果你想試試芳館的拳脚是否有用，請你把其他兩位一齊請來。」

聽了這句話，杜火氣湧如山，向他瞪了一眼，說：「雖然我是三煞裏面的一員，但却是頭一號的煞星，照我看，我一個人已經能夠應付你了，不必再麻煩我的兄弟了，如果你想保存芳館的聲譽，請出門外較量一下。」

他終於把此行的目的說了出來，李芳樓當然樂意奉陪，笑着道：「這樣也好，先行玩玩，然後再正式交手，不過，我該說清楚一點，現在我跟你祇是玩玩，並非交手，一定要交手的話，必須是你們三個人一齊來！」

說着他就緩步走出門外，因爲杜火是客，他是主，主隨客行，他走到外邊時，杜火已經站在空地上面，準備發招。

李芳樓搖了搖頭道：「杜師傅，剛才我說過，祇是玩玩，並非眞的過招，還是依我的話玩玩吧！」

杜火眉心一皺，說：「李芳樓，如果我們沒有過招，怎麼能夠定勝負？你說玩玩，實在不知道你想怎麼玩？」

李芳樓微微地竊笑，說：「很容易的，我站在你面前，絕不還手，任由你出拳發腿，如果你不能打中我的話，那就算輸了，反之，我給你打中了，那當然是我輸了。」

杜火搖搖頭，道：「怎麼有這樣子較量的？」

李芳樓說道：「別人怎麼樣較量你不要管，現在我請你用這個方式較量，你就依照我的話去做就好了，請發招。」

他們二人站着交談，相距祇有五、六尺的距離，李芳樓剛剛閉嘴，杜火就大喝一聲，說：「好的，看招！」

說完這句話，他就動手，一個箭步直衝了過來，人到拳到，連發六招，沒有起脚，祇是用拳或用掌，向對方發招，圖一招就打中對方的要害。

他的拳脚相當毒辣，來勢極兇，如果在客廳上交手，牆角還有傢伙擺設，那就很難躲閃，李芳樓可能會給他一拳就打中了要害。

但在空地上，有足夠的地方來回跳動，隨意閃避，那就不同了，杜火眞的無法打中他。

杜火一口氣的攻了十多招，始終沒法打中李芳樓，不自覺的站着發呆。

李芳樓笑嘻嘻的說：「你不必再打了，就算把兩隻手張開，好似孩子們玩耍似的捉住我，我也立刻認輸，跪下來向你叩三個響頭。」

杜火聽了不再考慮，那時他急於要打贏李芳樓，飛撲過來拳脚齊施，上路使用掛錘、弓箭錘，以及蝴蝶掌，下路則用掃堂腿，穿心脚等輪流出擊，一招緊似一招。

怎料，李芳樓就像是背後長了眼睛一樣，即使他從後邊襲擊，也可以及時跳躲開，正面發招，更加容易躲閃，兩人說是比武，實際上却好像是在賽跑。

因爲杜火拳脚有勁，消耗體力比較多，李芳樓僅是設法閃避，他消耗的體力較小，打了一會，李芳樓仍然十分悠閒，杜火却累得滿頭是汗，不由自主的坐了下來，拿出一塊大手帕來抹汗。

李芳樓走近對他說：「杜師父，今天的事就此罷手，如果你還想打，請你那兩個朋友一起來，聯手攻我，我才奉陪過招交手。」

這句話激起了杜火的怒焰，聽了立刻飛撲過來，打算趁李芳樓不防備之際，雙手抓住對方抛了出去，把他跌個半死，殊不料他的手剛剛向前一抓，突然間落了空，李芳樓已不知去向。

他疾忙轉身，便看見李芳樓站在背後，他又發招還攻，李芳樓又失踪了，如是者多次，使他非常急躁，有如熱窩上的螞蟻了。

李芳樓始終纏繞着他團團轉，使他沒有一拳一脚能打得中李芳樓，直到這時，他才知道李芳樓並非徒擁虛名之輩，雖然又羞又惱，但却無可奈何，祇好憤然離去。

杜火本人是關西三煞之首，另一個是王平，再是張必武，三個人一向攻手聯防。

杜火打輸了這一仗，却不服輸，他跟兩位師兄弟商量一下，想找個機會乘着李芳樓不備，採取突然狙擊，想必仍有機會取勝。主意打定了，他就跟王平與張必武兩人細心研究，準備實行偷襲。

李芳樓仗着自己的武藝高强，並不把杜火看在眼中，贏了杜火之後，毫無戒心，仍是照常的過活，白天在武館裡教授拳脚，晚上到賭館巡視。

靠近賭館的酒家，生意比較旺盛，有一間酒家稱做「百達酒家」，東主江百達也是賭商，許多賭客經常到這裡來吃吃喝喝，殘夜將盡，仍有酒肉供應。

那一天晚上，李芳樓與二三個賭館裡面的高級職員在「百達酒家」吃宵夜，一時高興，喝了點酒，離開酒家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二時，深夜街上行人疏落，遙見他坐鎮的賭館還有燈光，李芳樓更放心，三個人打算先回到賭館休息一會，然後再決定返家與否，他們邊走邊談，忽然有一個彪形大漢迎面衝來，似乎是來者不善。

李芳樓雖然處在半醒半醉之間，仍然感覺敏銳，認爲此人行踪詭秘，立即停步，在他還沒有做出任何一種抵禦的架式之前，此人已經直衝了過來，纏住了李芳樓，那同行的兩個職員，還沒有看清楚來人是誰時，已經受到背後的來人襲擊，一拳一脚就立即被打翻了。

李芳樓聽到了慘叫之聲，疾往斜裡一躍，轉身看看，便發覺有三

個人作品字形的包圍住他，剛才陪伴他同行的職員已經倒在地上。

看到這情景，他立即醒悟起來，這三個人必是「關西三煞」，定神一望，果然看見從背後偷襲的二名大漢其中就有杜火在內。

他頓覺怒火攻心，冷笑一聲，說：「杜火，你果然邀請兩個師兄弟來向我挑戰，不過，躲在背後偷襲，而且向我的朋友動手，打傷他們，未免太過卑鄙了一點。」

杜火憤然說道：「李芳樓，你的死期到了，明天你就身葬黃土，雖仍有一張嘴巴，但却說不出話來，不管我們是否卑鄙，你沒有眼睛看了，閒話休說，看招！」

他說了一聲看招，便即連衝三步，忽又轉身，改用虎尾脚出擊，至於王平與張必武兩人，也是出腿，一個用掃堂腿，另外一個用穿心脚，把李芳樓圍在中心。

李芳樓沒有跟其他兩人交手，不知道他們二人的武功如何，至於杜火的拳脚路數，他已較量過，看見杜火衝了過來，忽然停步，料想他一定腿脚出擊，早已擺出蝴蝶掌的姿勢應戰。

杜火踢出虎尾脚，他立即雙掌齊出，格開一腿，順勢向前疾衝幾步，憑着這一招，立刻化解了三煞的搶攻。

「關西三煞」能夠在賭館林立之區穩站得住，名氣响噹噹，就因為三人結合一體，一出馬就是三人合作，聯手追擊拳打脚踢，不是三條腿就是六個拳頭，如果有人給他們包圍在核心之內，確難以閃避。

李芳樓雖是半醉，但仍然知道如何應付，不但一下子就閃開了「關西三煞」的攻勢，還依樣劃葫蘆，盡可能纏住一個人背後發招，務必使那幾個人不能夠把他包圍在核心，令「關西三煞」所擅長的一套本領無法施展出來，苦鬥下去，三人仍是佔了不少上風。

至於李芳樓却剛剛相反，他並非急於取勝，祇是儘量的閃避，就因為他有自知之明，喝酒太多，仍有醉意，如果在街上走動一會，伸拳踢腿，發力之後就會發汗，酒氣漸消，他愈是清醒，取勝的把握愈大。

故此，他沒有急於求勝，祇是忽左忽右的跳動，化攻為守，盡量避免捱打。

「關西三煞」怎會知道，李芳樓採用這種迂迴的戰術取勝。

他們使勁狂攻，仍是無效，不覺地急躁起來。

就在這時候，杜火就是因為進攻得太急，衝前幾步，標離了兩個師兄弟，李芳樓認為有機可乘，連消帶打，一個插錘，打中了杜火的左脅，杜火大叫一聲，倒地亂滾。

李芳樓乘機向前一衝，似乎迎向張必武，實際走近張必武的時候，突然蹲下，使用連環掃堂腿向王平那邊進攻，王平猝不及防，給他一脚掃中了左小腿，立刻折斷，倒地呻吟。

剩下來的一個是張必武，想再打下去，也覺得腿發軟，自知不敵，祇有拱手稱臣。

李芳樓祇是想令三煞屈服，並非想把他們打傷，因為他坐鎮賭館，不願與人結怨，既然三煞被打得祇剩一個，而且拱手道歉，他就不想再追究此事，勸令張必武把兩個師兄弟帶走，從速送到醫院裡療傷。

醉打「關西三煞」這件事情就此宣告結束，李芳樓並非一個大門派的高手，祇是天生幾斤蠻力，因為為人聰明，能夠從許多個門派裡面去蕪存菁，融化為一，另創一格，可惜，他沒有一套有系統的拳脚譜留傳下來，直到現在，仍無人知道他取勝的秘訣，仿如李小龍一樣，沒有人繼承他的衣鉢眞傳。

（完）

現代城市千門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都市的戰爭

上文提要：老千集團至尊「鳳老哥」近來心事重重，他有很多事情必須解決，例如仇大姐的事，她不復二十年前勇，脾氣越來越暴躁，為怕她的獨斷獨行影响老千計劃，司徒鳳天與仇大姐的小白臉狄高商量……在露娜眼中，司徒鳳天的所作所為是殘暴卑鄙的，但司徒鳳天認為祇是為了報四十年前他與榮振南之間的夙怨，龐大的千局已展開……

自揭騙局顯風度　寃寃相報何時了

年輕人說的話，聽來相當矛盾，但在酒精影響下，仇大姐却有着非常玄妙的感覺。

她對這年輕的男妓，越來越感到有興趣。

她心裏在想：「老娘雖然一向不喜歡玩男妓，但這一次也許要破例了……」

她心裏在暗罵狄高。

那是因為狄高「失踪」了，若是他在自己身邊，她根本不會跑到這間酒吧裡獨自喝悶酒。

但她在暗罵狄高之餘，另一方面却又對眼前的年輕男妓越來越有意思。

「你叫甚麼名字？尊尼？彼得？還是米高？」

「我叫商世穎，是個印尼的華僑。」

「印尼的華僑？但你的膚色很白淨哩！」

「誰告訴你，來自印尼的華僑，他們的膚色都是黑黑黃黃的？」

「那是一個熱帶國家。」

「但我並不時常晒太陽，就算偶然晒一兩天，膚色也很快會變得雪雪白白。」

「你在香港多久了？」

「半年。」

「為甚麼要到香港？」

「我喜歡這個地方，所以……」

「不必解釋下去，我們只是萍水相逢，我不想第一次跟你談話，便向你的一切查根問底。」

「這酒很香醇，但它仍然是屬於烈酒。」商世穎又呷了一口XO。

「果然高招！」仇大姐忽然冷冷一笑。

她並不是故意要讓他感到難堪，但却沒法子控制自己，因為她完全不相信，眼前這個年輕人是個來自印尼的華僑。

她甚至認為他這個名字都是假的。

但這又有什麼打緊了？她不必知道這男妓的眞正身份，甚至連名字也是一樣。

名字是虛幻的，它只是一個人的代號，而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肉體。

而她現在所需要的是一個男人，一個能令她感到喜悅的男人。

* * *

仇大姐已決定要了這個男妓。

她對他說：「我們走吧！」

商世穎似是一陣愕然：「走？我們要走到甚麼地方？這環境不是很好嗎？」

仇大姐也愕然了。

「小兄弟，你不要裝模作樣了。」她沒好氣地說：「你放心吧，我是消費得起的女人，只要你開個

價錢。」

「小姐，妳一定是誤會了。」商世穎啼笑皆非地揮了揮手：「妳以爲我是男妓嗎？」

仇大姐心中有氣，忿然道：「難道你敢否認？」

「爲甚麼不敢。」商世穎道：「我知道，妳是個消費得起的女人，但我也同樣是個消費得起的男士。」

仇大姐蹙了蹙眉：「你不需要鈔票？眞的不需要……我的鈔票？」

「我爲甚麼要妳的財物？」商世穎忽然賭氣地掏出了一大疊鈔票，放在桌上。

仇大姐這一次眞的愕然了。

這年輕人竟然隨隨便便地，就把幾萬塊現金放在酒吧的桌上。

她怔呆了半晌，終於點了點頭：「小兄弟，財不可露眼……也許我眞的弄錯了，要不要我向你正式道歉？」

商世穎搖搖頭：「我不要妳道歉，只想妳陪我遊車河，兜兜風！」

仇大姐閃了閃眼：「那是年輕男女的玩意，對我來說，未免是太過時了。」

「別這樣講好不？我看得出，妳的心境是年輕的，充滿活力的。」

「哈！你這張嘴可眞討人歡喜。」

「可惜我不是個男妓。」商世穎凝注着仇大姐的臉，隔了片刻又再認眞地補充了一句：「眞的不是！」

* * *

十分鐘後，仇大姐才眞的相信，這年輕人並不是個男妓，而且的確是來自印尼的華僑。

他向她出示了他的護照。

「商世穎」這姓名也是眞的，並無半點花假。

而且，他駕駛的是最新的平治。

他開車很慢，但他仍然不住的在搖頭：「太快了！我開車開得太快了！」

「才五十公里。」

「但我喝了酒，而且是大量的酒，難道你不感覺到危險嗎？」

「我喜歡過刺激的生活。」

「我也是……但我的外形，看來太沉……太沉悶了，對不？」

「你用錯了字眼，你並不是沉悶，只是斯文。」

「斯文的男妓？」商世穎苦笑一下。

他雖然只是在苦笑，但在仇大姐眼中看來，却有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魅力。

她用癡呆的眼神盯着他的臉：「來自印尼的商先生，你打算把我載到甚麼地方去？」

商世穎沒有回答，繼續開車。

仇大姐也沒有再問。

交通很暢順，但自始至終，商世穎都沒有把車子開得很快。

他似乎是個很有原則的人。

* * *

商世穎把仇大姐帶到一間古色古香的別墅。

一望而知，這是豪門巨宅。

商世穎把車子停放在池塘邊，然後拖着仇大姐的手下車。

仇大姐雖然頗有酒意，但並沒有醉。

她的分析能力還是很强。

但她怎樣也猜想不到，這年輕人的來頭竟然是如此之大。

因爲在池塘邊，竟然垂手站立着八個白衣黑褲的女傭。

這種場面，已近似老式的豪門電影。

除了這八個女傭之外，還有一個管家模樣的中年女人，規規矩矩地走了上前，對商世穎恭聲說道：「少爺，已準備好燉參湯。」

商世穎微笑着說：「放着吧，我們要喝的時候，自然會喝。」

「是的，少爺。」中年女人應了一聲，隨即緩緩退下。

商世穎仍然拉着仇大姐的手，一直走向池塘側的一幢樓閣。

「我懷疑這裏是不是電影片場。」仇大姐環顧四周景物，訝異地說。

商世穎悠然一笑：「今宵只談風月，塵俗世間的名利是非，休要再提。」

仇大姐側着臉，睨視着他，半晌才道：「小伙子，你可知道我的年紀？」

商世穎道：「妳的年紀有多大，絕對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認爲最重要的是我們相處在一起，彼此之間是否感到愉快。」

仇大姐忽然幽幽的嘆了口氣：「說句難聽一點的說話，我寧願你眞的是個男妓。」

商世穎一怔：「這又是甚麼道理？」

仇大姐又嘆一口氣：「你若眞的是個男妓，事情豈非更簡單更直接嗎？」

商世穎淡然一笑：「但照我看，要把事情簡化，是有很多法子的。」

仇大姐道：「請舉例說明。」

商世穎沒有說話，却把一大疊鈔票交給仇大姐。

「甚麼意思？」仇大姐愕然地望着這一大疊鈔票，心想：「這裏少說也有五、六萬塊。」

商世穎這才眨了眨眼，說：「通常，把事情倒轉來處理，往往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仇大姐「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天！你把我當作妓女嗎？」

商世穎道：「妳能夠把我當作男妓，我爲甚麼不能把妳當作妓女？」

仇大姐想了一想，忍不住「噗嗤」笑了出來：「好傢伙，有意思，但我值得這許多錢嗎？」

商世穎道：「每個人的價值都是浮動不定的，有人把自己當作天之驕子，但也許不值一文。」

「我又怎樣？」

「妳？妳在我心目中，可以算是無價之寶！」

「商家大少爺，你不要和我開玩笑了！」

「我的樣子，像是和妳開玩笑嗎？」

商世穎忽然抱着她，把臉孔湊到她的唇上。

仇大姐怔住了！

「你是認眞的？」

「我已付了錢，怎能不認眞？」

商世穎把仇大姐整個人抱起，然後拾級而上，登上了閣樓。

閣樓，明窗淨几，床被富麗堂皇。

他把她拋在床上。

「男人！好一個精壯年輕的男人！」仇大姐心裏在狂叫。

對仇大姐來說，這是一個夢幻般不眞實的晚上。

她彷彿回復了青春！

青春！

這是何等令人懷念的時刻。

商世穎就像是她多年以前所夢想着的白馬王子。

誠然，她一生中最深愛着的只有鳳老哥一個人，但他却不是她夢想中的白馬王子。

白馬王子不會是個老千。

無論鳳老哥怎樣人材出衆，但他並不是仇大姐心中的白馬王子。

無論仇大姐與鳳老哥的感情有多深，情形都是這樣的。

但商世穎却不同。

雖然她認識這年輕人才短短數小時，而且初時還以爲他是一個男妓。

但此刻，她却有着一種奇妙的感覺，她認爲他就是她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 * *

一連三天，林力德都陪伴在露娜母女身邊，幾乎可說是寸步不離。

筱美是可愛的，但她的性情變得有點怪癖。

她已失去了母愛數年！對於一個剛發育的女孩來說，那是可怕的打擊。

露娜決定要補償女兒的損失，但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對於露娜的心情，林力德是很瞭解的，而且，他也知道了整件事情的大概。

露娜在他面前已再也沒有甚麼秘密可言。

林力德沒有上班，也不理會丁艷冰的警告，他祇知道，除了露娜母女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更重要。

露娜母女團聚，本來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她不免又爲未來而擔憂！

鳳老哥一定不會就此罷休。

筱美能夠脫險，必然是有人暗中相助，而那出手相助的人，極可能就是榮振南。

是榮振南叫露娜「回家」的！

那是一種强烈的提示！換言之，榮振南早就知道筱美已經「脫險」！

但榮振南是怎樣令筱美重獲自由的？

林力德仔細推敲，但他也和露娜一樣，毫無半點頭緒。

林力德曾提議離開此地，但露娜却反對。

理由是他們根本逃不開鳳老哥的魔掌。

「躲藏並不是辦法！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面對面跟鳳老哥談判！」

「但他是個大老千！他說的話，連半個字都不能相信！」林力德說。

「不能相信也得相信！」露娜反應不但特別的强烈，也特別的固執。

「但……他會放過妳們母女嗎？」

「我不知道，但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形勢變了！」露娜沉聲說道：「榮振南已不再受控制，鳳老哥的計劃已經徹底失敗！」

「妳敢肯定？」

「不錯！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林力德沒話說了，但他一直堅持陪伴在她左右。

對於林力德這份摯誠的態度，露娜心中是很感激的，正是患難見眞情，到了這個時候，他仍然堅守着信念，決不離棄露娜，可見他確是一片眞心的。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

露娜沒話說了，她再也想不出任何拒絕林力德的理由。

* * *

黃昏，鳳老哥再度召見狄高。

鳳老哥不等狄高說出第一句話，已遞給他一張支票。

「一百萬！」狄高看了支票上的銀碼，陡地眉毛軒動。

「不錯，這是你應得的報酬。」

「但我不會爲組織做過任何稍爲重要的事。」狄高把支票交還鳳老哥：「無功不受祿，請你收回。」

鳳老哥把支票看了一眼，隨即撕掉。

但他立刻把另一張支票遞過去。

這第二張支票，是他預先寫好的，支票抬頭的名字仍然是狄高，但銀碼却不是一百萬，而是三百五十萬。

狄高看看這第二張支票，不禁愕然半晌。

這一次，他沒有把支票交還給鳳老哥，而是小心翼翼地把支票收藏好。

鳳老哥面上露出了愉快的微笑。

狄高却神情恭謹，說：「我若再不接受，那是看不起鳳老哥，這種事，我做不出來。」

這種解釋，對鳳老哥來說，是最聰明，也最中聽的。

「很好，我深信不會看錯人，更尤其是你！」

狄高不再說話。

因爲他知道，現在無論他說些甚麼，都只會是多餘的廢話。

他現在毋須說話，只須聽鳳老哥說些甚麼。

鳳老哥緩緩地抽了一口雪茄，才道：「仇大姐的事情，你進行得怎樣？」

狄高回答：「比想像中順利。」

鳳老哥沉吟半晌，道：「那個姓商的可靠嗎？」

狄高道：「百分之百可靠，要是有甚麼差池，我願意肩負全責！」

鳳老哥滿意地點點頭：「很好，這件事情，全靠你了！」

狄高道：「但有一件事，必須注意。」

鳳老哥道：「你是不是說露娜？」

狄高道：「不錯……據我所知，她的情緒並不穩定，要是不謹愼處理，可能會出岔子。」

鳳老哥道：「以往，是仇大姐看管着她的，但問題是現在連仇大姐也並不穩定，所以，整個計劃已作出了重大的修改。」

狄高閃了閃眼：「筱美已經不在杏姨那裏。」

鳳老哥道：「有人救走了她。」

狄高道：「又有誰能洞悉內情？把筱美從杏姨手裏帶走？」

鳳老哥乾咳一聲，良久才嘆了口氣，道：「你眞的很想知道答案嗎？」

狄高搖搖頭，很爽快地說：「不必，我不想知道得太多。」

鳳老哥看着他，大半天才說：「但你心中已知道了答案，對不？」

狄高沒有回答，只是淡然一笑。

鳳老哥也笑了，這件事，彷彿一笑置之。

＊　＊　＊

午夜，狄高在一間夜總會裏喝酒。

沒有小姐陪伴，因爲他心中只是想要一個人，而那人並沒有上班，所以，他索性獨自坐在房裏，一口一口的在喝悶酒。

他要等的當然是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女人。

但這女人並不是小姐，而是媽媽生。

她是這間夜總會最漂亮也最年輕的媽媽生。

她叫施湄。

施湄在夜總會裡工作，並不是爲了賺錢。

她是個富家女，不愁穿不愁花費，但却做了這一行。

爲甚麼？

不爲甚麼，只因爲她喜歡。

從十二歲開始，就沒有人能管束施湄的一舉一動。

無論她要做甚麼事情，都沒有人能左右她的決定。

她母親入了精神病院。

她父親遠在南非，並不是爲了經商，而是因爲南非有一個來自台北的女人，和他一見鍾情，於是，溫柔不住住何鄉，施湄的父親就此賴在南非不肯回來。

但這並不要緊，反正他就算在香港，平時也很少會在家裡出現。

施湄每個月可以得到的「零用錢」，是十萬。

對她父親來說，每年給女兒一百二十萬，只是九牛一毛。

他祇有一個女兒，就算不管教她，也該給她一些生活費。

＊　＊　＊

施湄是個很奇怪的女郎。

兩年前，她主動跑到一間雜誌出版社，向總編輯提出要拍寫眞，而且是三點盡露那一種。

她不要酬勞，祇要回一本「免費」的雜誌。

她有魔鬼身材，臉型清秀可愛，許多三級片的年輕女郎也比不上。

但她却是一羣女郎的媽媽生。

以她這樣的條件，追求她的人自然不在少數。

但她却是個著名的「高竇貓」，能夠一親芳澤的男士，堪稱絕無僅有。

狄高便是這「絕無僅有」中的一人。

食髓知味，施湄的倩影，早已在狄高心中，揮之不散。

這一晚，他在夜總會裡呆坐了三個半小時，目的就是要見施湄一面。

施湄會上班嗎？

沒有人能保証。

她若會來，便是會來，她若不會來，那是誰也找不着她的。

她並不是一般的媽媽生。

她是眞眞正正的「賺錢買花戴」，而且，就算她整個月不上班，也沒有人敢對她怎樣。

這間夜總會的老闆，是施湄的世叔伯。

就算她把這間夜總會放滿了毒蛇，也不會有人找她算帳！

＊　＊　＊

狄高今晚走運，施湄忽然間回來了。

在風月場所，今晚的她，居然不施脂粉。

她有一張清純甜美的臉孔。

她穿的是半低胸衫裙，一雙豪乳在胸膛間呼之欲出。

她知道狄高在等她。

但她沒有理睬他，祇是在別的房子裏鑽來鑽去，有如美麗的穿花蝴蝶。

狄高明知道她已上班，也明知道她故意不理睬自己。

但他並不着急，也沒有派人去催促她到這房子裏，祇是悠閒地在喝酒、吃東西。

他很有耐性，但施湄始終沒有來。

到了凌晨兩點五十分，狄高結賬，獨自離去。

他來的時候孤孤單單，走的時候也是孤孤單單。

但當他來到停車場取車的時候，却看見一個動人的身影，依靠着車旁佇立。

那是一個身材絕頂迷人的女郎。

除了施湄之外，還會是誰？

＊　＊　＊

「施小姐，久違了！」狄高沒好氣地白了她一眼。

施湄嫣然一笑：「怎麼啦！還以爲你是個風度十足的男人，原來都是一般的小器。」

「我也和別的男人一樣，有血有肉，也有脾氣。」

「泥人也有土性，對不？」

「施小姐，妳知道就好了。」狄高瞪着她的臉，她在笑。

她笑的時候，鼻子皺了一皺，顯得格外嬌俏可人。

狄高盯着她，不禁爲之心猿意馬。

施湄在他臉上輕輕一吻：「我已考到了車牌，今晚想開車，開你的車！」

狄高悠然一笑：「我不反對妳開車，祇希望妳不要開得太慢！」

「新牌、新車，也可以開得很快嗎？」

「祇要我在妳身邊，甚麼都可以！」

「但你說的話，是半點也不可靠的。」

「爲甚麼？」

「理由很簡單，但也很充份，因爲你喝了酒！」

狄高又笑了：「很好！妳能夠說出我現在的弱點，可見妳是絕對清醒的。」

「最少比你這個醉貓清醒三百八十倍！」

＊　＊　＊

施湄開車，居然是個飛車手。

看她駕駛車子的性格，完全不像個新牌師姐。

她把車子開到飛鵝山，那是著名的情侶幽會勝地。

天上有星，每一顆星都在燦爛地閃耀，似是向普天下的有情人發出可愛的微笑。

已是入秋時分，山風吹來陣陣清涼。

狄高把臉靠在施湄雪白的玉臂上，很舒服。

施湄看着他英俊的臉龐，眼中孕育着無限柔情。

「近來忙着些甚麼？」

「出入口生意。」

「做老闆？」

「不。」狄高搖搖頭，「我沒有做老闆的福氣，但却是第一流的跟班人材。」

狄高撫摸着她的秀髮，忽然柔

聲說道：「要是我希望妳轉行，不再做夜總會的媽媽生，妳會答允嗎？」

她狡獪地盯了他一眼：「你歧視這份職業嗎？」

「當然不！我祇是擔心……」

「擔心我會由媽媽生變成小姐，陪客人出街？」

「這祇是其中之一的理由。」

「還有呢？」

「妳根本不適合幹這一行。」狄高很認眞地對她說：「以妳的脾氣，能夠在夜總會做媽媽生幹了一段時間，全然是幕後老闆勢力的支持，再加上妳自己刻意勉强地幹下去的結果，但再繼續下去，必然會出岔子！」

「你的分析，聽來很有道理，但我若不做媽媽生，又有甚麼工作可以做？」她眨眨眼看着狄高。

狄高哂然一笑：「別淘氣了，以妳的背景，就算遊手好閒五六年，也可以過着豐衣足食生活，甚至是奢侈之極的生活！」

施湄也笑了，她笑得很燦爛，很甜美：「這世間上，有不少億萬富豪，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甚至比一般受薪階級還要長久，那又怎樣計算？」

狄高道：「對那種人來說，他們的工作，其實已經不能算是工作。」

施湄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狄高道：「妳可知道，『賺錢』這種事，既可以是工作，也可以當作一種遊戲？」

施湄搖搖頭：「對於你這些理論，我心中並沒有甚麼完整的概念。」

狄高道：「爲了生活，以至爲了未來生活的安定而賺錢，那是工作，但世上有極少數人士，他們所擁有的金錢，簡直已達到了天文數字，就算一千年揮霍，也揮霍不盡，但他們仍然天天努力工作，腦海中不斷祇有賺錢的思想，原因就是他正在遊戲！」

「視工作賺錢爲遊戲？」

「不錯，情形就像是在玩大富翁的遊戲，那種『越多越好』的心態，絕對是永無止境的！」

「你說得很有道理，但照你看，我眞的應該放棄這份職業嗎？」

「妳是個聰明人，又何必我再三嚕囌？」

* * *

夜深沉，這是建築富麗宏偉，氣派堂皇的榮府別墅。

在榮府的書房裏，坐着兩個人。

那是一男一女。

男的當然是榮振南。他老了，氣力早已衰竭，可是，他的神智却一天比一天更清醒。

在他面前，是一張寬闊的大桌，桌面上擺放着一疊又一疊厚厚的合約文件。

如今看來，這些合約文件，全都祇是一個笑話！

坐在他對面的，仍然是露娜！

她已給榮振南趕走，但現在又再回來。

是她自己回來，親自向榮振南道歉的。

但她還沒有說出第一句話，榮振南已帶她進入這間書房。

這是榮府別墅的心臟地帶！等閒之輩，永遠休想進入這間書房。

以前，露娜經常在這間書房裏陪伴着榮振南，但她却沒想到，這一次回來，榮振南居然會帶着她到此。

榮振南坐在大椅上，面對着一大疊文件，也面對着臉色蒼白的露娜。

兩人都沉默着。

露娜是想首先開口說話的，但不知怎樣，她的咽喉彷彿被堵塞着，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到最後，還是榮振南說出第一句話：「近來好嗎？」

祇是一句平平淡淡的問候，但却有着難以形容的親切，難以形容的關懷。

露娜蒼白的臉立刻紅了起來。

她臉紅，是因爲心中有愧！

她在這數年以來，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陰謀！

可恥的陰謀！卑鄙的騙局！

姑勿論她有甚麼理由，但說到底，騙局始終還是個騙局！

她心裏在狂喊：「我根本沒有資格再進入榮府，更沒有資格坐在這間書房裏！」

但榮振南却還是和從前一般厚待她，甚至是相信她！

她在一陣臉紅之後，說：「近來不怎麼好！大概是良心有愧吧！」

「除此之外呢？」榮振南微笑着。

「最高興的事情，當然是能夠母女團聚，」露娜幽幽的嘆一口氣，「但在高興之餘，却也有着太多的顧慮和難以消除的壓力！」

「妳是不是擔心鳳老哥會對妳不利？」

「我不擔心自己，祇怕他對小女下手……」

「但我可以告訴妳，妳這些擔心，全都是多餘的。」榮振南沉吟着說：「這裏有一張支票，面額是一仟五百萬，雖然並不是一筆太大的數目，但對妳來說，應該已很足夠了！」

「不！我不能要你的錢！」

「妳誤會了，這張支票不是我

開給妳的！」榮振南搖了搖頭，「妳是我的敵人，妳出賣了我，我又怎會給妳一千五百萬？」

榮振南一面說，一面把支票交給露娜。

露娜的眼光，充滿着難以置信的神采。

一千五百萬，對榮振南而言，也許祇是一筆小數目，但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這筆鉅款簡直足以令人爲它而發狂。

她接過支票，定睛一看。

她儍住了。

這支票居然是鳳老哥開出來的。

「他……他怎會把支票放在你這裏？還有……你們都肯定我一定會再到榮府嗎？」

榮振南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正要說話，忽然身子一陣抽搐，而且抽搐的程度越來越是劇烈。

露娜是專業的醫護人員，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她竟然爲之手足無措。

她的窘境，倒是不難理解的。

她已不再是榮振南的私家看護！

榮振南再也不會相信她！

「藥！藥在這裏！」榮振南的臉色，幾乎已變成了一片死灰之色。

在他的手裏，有一筒藥丸。

這是什麼藥丸，露娜並不曉得，但她知道，要是沒有適當的急救藥物，以榮振南的情況來看，極可能立刻就會支持不住。

她沒有選擇餘地，唯一辦法只有把透明塑膠筒內的藥丸餵給他服下。

兩分鐘後，榮振南的臉色總算漸漸有了一些轉機，呼吸也不再那麼急喘。

「榮老先生，你需要好好休息。」露娜摯誠地對他說。

榮振南却搖手不迭，道：「我現在並不需要休息，我現在需要的……是……是儘量爭取有限的時間，來解決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

「有甚麼事情，比你的身體更重要？」

「咳……咳……妳的話，未免太幼稚了……健康對一個老弱的人來說，已不再顯得那麼重要了……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是解脫！」

「不！你不要想着這些愚蠢的事情。」

「妳搞錯了！」榮振南搖搖頭：「我說的解脫，並不是指一死了之的那種甚麼『解脫』，而是要把心中積壓多年的苦楚，在有生之日的時候解脫出來。」

他說的話，露娜並不完全明白，但也隱約知道箇中的意思。

榮振南苦笑着，伸手指向桌上的一大堆文件：「這都是鳳老哥的把戲，他成功了！成功了！」

露娜大惑不解：「他怎會成功了？這樁交易，還沒有到達最後完成的階段。」

榮振南道：「妳對鳳老哥的瞭解太膚淺了，他既然已部署了一個這樣精密的計劃，又怎會到最後關頭的時候，全盤潰敗？」

「我知道，他是千門之尊，但……你不是已經獲悉騙局的眞相嗎？」

「騙局有騙局的眞相，但事實也有事實的眞相，至於那是怎樣的境界，妳是不會明白的，也毋須明白的……」榮振南神態疲憊地揮着手：「妳走吧，這幾年來，妳也已受夠的了。」

露娜滿腹疑團，但却不敢再逗留下去。

她是不敢在這時候再刺激榮振南。

她帶走了支票。

一千五百萬的支票。

* * *

當露娜回去之後，她只是看見筱美熟睡在床上，但林力德却不知所踪。

她並不以爲意。

林力德是個成年人，他自己有一雙腿，當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到處走動。

但她還是不禁心裡在想：「他去了甚麼地方？」

林力德在甚麼地方？

不但露娜不知道，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是在前往便利店買啤酒的時候，給一個神秘人用迷藥迷暈過去的。

然後，他就像是被綁架般給人帶走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眼前只有一部錄映機、一架影像清晰的電視。

電視螢幕上，正在播放足球比賽。

當他稍爲定一定神之後，立刻視察四周環境。

他發覺自己被困在一間面積兩百呎左右的房子裡。

這房子的佈置，相當雅潔，而且還擺着一大束色彩繽紛的鮮花，情調甚是迷人。

但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很快就想起了一個人，一個他畢生難以忘懷的神秘女郎——丁艷冰。

除了丁艷冰，還有誰會做出這樣的事？

丁艷冰是美艷的女人，就連露娜那樣的美女，和她相比之下都得相形見絀。

可是，林力德對丁艷冰是沒有感情的，相反地，她是他心中的一個噩夢。

每當她的影子在他腦海中浮現，他都會有着心膽俱裂的感覺。

她是美麗的，甚至可以說是美麗得出奇，美麗得足以令人爲之呼吸窒息。

但她爲林力德帶來的却並不是浪漫的享受，而是妖魅一般的壓逼。

她在他生命中的出現，絕對不是艷遇。

可是，在林力德心底深處，他却沒法子把這個女郎的影子抹掉。

想不到丁艷冰忽然出現了。

丁艷冰睨視着他：「你和露娜混在一起，難道沒有心理上的壓力？」

林力德深吸一口氣，半晌才緩緩的說道：「妳終於把事情扯回到露娜身上了，好！我們現在就把事情談個一清二楚吧！」

丁艷冰「嘖嘖」連聲，冷然地說：「事情還有甚麼好談的？」

「妳是在恫嚇我？」

「恫嚇？」丁艷冰搖搖頭：「單靠恫嚇去對付別人，那是沒有本錢，沒有實力的行爲。」

「妳認爲自己有甚麼本錢？」林力德咬了咬牙，故意盯着她的胸脯。

丁艷冰也故意把高高隆起的酥胸挺起：「我的本錢太豐富了，包括可以自立門戶。」

「自立門戶？」林力德眼色一變：「這是甚麼意思？」

丁艷冰冷冷一笑：「很簡單，上一次我和你見面的時候，我的主人就是鳳老哥。」

「我早就知道。」

「但現在形勢已大不相同。」

「是妳背叛了他？還是鳳老哥把妳甩掉？」

「他老了！他再也不是當年的鳳老哥。」丁艷冰咬着嘴唇冷笑：「雖然，在許多人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代千王，權勢滔天，但在我眼裏，他已不配成爲我的主人。」

林力德心中悚然。

這女人，果然絕不簡單。

但他還是鼓起勇氣刺了她一下：「但妳始終曾經在他的門戶之下。」

丁艷冰隨地一個耳光打在他臉上：「不管我曾經做過甚麼事，你都沒有資格批評。」

「妳很喜歡打人，尤其是男人？」

「是又怎樣？男人可以打女人，女人爲甚麼不可以打男人？」丁艷冰冷冷的瞧着他：「你若有足夠的膽量，大可以向我還擊。」

「隨便動手打人，是心理不平衡的表現，但我自問比妳正常得多。」

「啪」的一聲，丁艷冰又再一個耳光抽向林力德的臉。

這一掌打得更兇。

他連嘴角也給打得滲出了血。

丁艷冰却愉快地笑了起來：「怎麼了，捱凑的滋味，很不好受吧？」

林力德「哼」一聲：「妳放心好了，我不會打妳的，但妳有甚麼事，不妨說說。」

丁艷冰搖了搖頭：「我沒事，你也沒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哈哈！你可以走了。」

林力德陡地一呆：「爲甚麼忽然放我走？」

丁艷冰臉色一沉：「這算得上甚麼，我隨時可以抓你回來，當然也隨時可以放你走，你只須知道一件事，就已很足夠。」

「甚麼事？」

「無論你怎樣飛，也絕對飛不出我的五指山！」

＊　＊　＊

林力德又恢復「自由」了。

但他却有着做夢的感覺。

丁艷冰想把他怎樣？他完全沒法子可以明白。

他只想快點回到露娜身邊，商討以後的事情。

他在半小時後見到了露娜。

露娜和筱美正在吃水果，這對母女，看來都很漂亮動人，但她倆都有過太多不愉快的經歷。

露娜一看見了林力德，就把他拉入房中。

她把那張巨額支票交給他：「這是鳳老哥給我的。」

林力德一看支票上的銀碼，立刻整個人呆住了。

「一千五百萬！」他深深的吸一口氣，面上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

露娜的神色，也和林力德差不多。

這是她畢生中所接收到銀碼最大的支票。

「我們該怎辦？」她問他。

林力德把支票交還給露娜，良久才道：「這是妳的支票，妳要怎樣處理它，與我無關。」

露娜震怒起來：「你把我當作甚麼人？是不是一個無關痛癢的女人？」

「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也沒有這樣想過。」林力德急急解釋：「我只是堅守自己做人的原則，和我們之間的感情完全沒有關係，而且，我對妳的尊重，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他的話充滿着誠摯。

露娜看着他，看了大半天，突然抱着他哭了起來。

林力德撫摸她的背，柔聲說道：「別這樣，筱美在外面，妳若不停止哭聲，會嚇怕她的。」

露娜這才漸漸止住了哭聲，說：「力德，我……很害怕……」

「妳害怕些甚麼？」

「這張支票……它……它的銀碼太大了……我害怕不能兌現……」她說到這裏，忽然再也忍不住，變作破涕爲笑。

林力德也笑了。

他抓住露娜的雙肩，笑道：「瞧妳現在這副樣子，眞是個傻女孩。」

露娜羞澀地把臉埋藏在他的胸膛上：「傻女孩在外面，我早已經是人家的母親。」

「不！在我的眼中，別說是現在，就算是到了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以後，妳還是我心目中最可愛的女孩……我說的是眞心話……絕不騙妳，妳相信嗎？」

露娜用力地在點頭：「我相信！只要是你說的話，我每個字都絕對相信。」

林力德看着她淚花盈轉的眼睛，忽然吻了下去。

露娜的情緒是激動的。

＊　＊　＊

晨曦，在榮府別墅花園的噴水池旁邊，忽然悄悄地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似乎不可能出現在這個地方的人。

他穿的衣衫很單薄，但眼神却似有火燄在燃燒，而這種火燄，足以令他全身熾熱，因此並不會感到寒冷。

他是一個男人。

一個上了年紀，但看來保養得很好，精力也十分充沛的男人。

這人居然是鳳老哥。

鳳老哥怎會在這時候，來到榮振南的別墅？

＊　＊　＊

曙色甫現，榮振南已起床梳洗、穿衣。

沒有人在旁照料他。

自從露娜離去後，他沒有叫任何人長時間逗留在自己身邊。

並不是沒有這個需要，而是他拒絕了任何人在這方面的建議！

「生死有命，別太緊張！」這是他對所有人的答覆。

鳳老哥來了。

沒有人告訴他這件事，但他却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早。

因爲他早就知道鳳老哥會來。

和鳳老哥單薄的衣着相比，榮振南顯得太衰弱了，他身上的衣服，最少是鳳老哥所穿的五倍！

誰也看不出，這兩人的年紀，其實是不相伯仲的。

而且，這兩人早在四十年前便已認識。

不但認識，而且曾經是出生入死的好朋友，好兄弟。

但在某一個晚上。

那是兩人生命中的轉捩點！那一個晚上所發生的事，是兩人都一輩子不能忘記的！

＊　＊　＊

噴水池的水並沒有噴出來，它並不是壞了，而是榮振南在兩天前命令阿生把它關掉的。

沒有人知道眞正的理由，祇感到老主人的脾氣變得十分怪異。

但每個人都已習慣了榮振南的脾氣。

而且，他並不難侍候。

沒有噴出水花的噴水池，四周十分寧靜，尤其是在這本來就已經很恬靜的晨曦。

鳳老哥站在噴水池旁邊，雙目有如火焰般噴在榮振南的臉上。

「很高興看見你到現在仍然活着！」這是鳳老哥榮振南說出的第一句話。

榮振南咳嗽着，他的眼神和鳳老哥是截然不同的。

他的瞳孔混濁不清，只有一雙模糊的眼珠在滾動着。

他咳嗽了好一會，才對鳳老哥說：「你的心裏，有多恨我？」

鳳老哥道：「早已算不出來！」

榮振南長長的嘆了口氣：「當年的事是我出賣了你，也害死了你最心愛的女人，你要向我報復，那是怪不得的！」

鳳老哥道：「赤柱監獄的計劃，是天方夜譚的騙局，你幾乎上了大當。」

榮振南苦笑着：「別把我抬舉了，我並不是幾乎上當，而是已經上了大當！」

鳳老哥道：「你向來都是個自負精明的人，可惜年紀大了，警覺性已大不如前！」

榮振南搖搖頭：「你的說法我並不同意。講年紀，你又能比我年輕多少歲？但今天一見，才知道我們相互之間的差距，竟然是如此之大……」

鳳老哥直盯着他：「你可知道其中原因嗎？」

榮振南道：「你是不是想說，當年我出賣了你，也害死了婉清，所以良心有愧，每晚都睡得不好……咳咳……所以，人便蒼老很快？」

「難道你不承認嗎？」

「嘿嘿！鳳老哥，說到害人害物，我這一生之中，也許祇有那一次是最不能原諒的，但你呢？你又怎樣？在這四十年以來，你騙過多少人？做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難道又可以一筆抹殺嗎？」

他一口氣說了一大堆話之後，

似乎感到十分吃力。

他扶着噴水池，不住的喘氣。

但他在喘氣之餘，嘴角却露出了愉快的笑意，那是因爲他已擊中了「鳳老弟」的弱點。

別人口中的鳳老哥，是他眼中的鳳老弟！

他要證明，無論發生了怎樣的事情，他都比這個鳳老弟更強大。

可惜他體弱，不爭氣！否則，此刻的他，必然會更加趾高氣揚。

他在青年的時候，常對別人說：「做人必須要具有霸氣！」

霸氣，是大英雄的本色，沒有霸氣的男人，祇配在成功人仕的脚下做奴隸，一生一世受人奴役！

但此刻，他的霸氣早已消失，就算他想勉強裝出來，也已無能爲力。

歲月不饒人，這是時間無情的規律。

可是，他口中的「鳳老弟」年紀的確不比他年輕得了多少，但却依然精神奕奕。

鳳老哥目注着衰老多病、神情萎靡不堪的榮振南。

他眼中儘是嘲諷之色。

但他的仇恨竟似已在這一天之間劇減。

榮振南長長吐一口氣，神情黯然地說道：「你佈下的千局，歷來無人能破，但這一次却破在你自己的手中……而且還是你畢生所佈下最龐大的佈局……嘿嘿……這是千門至尊的本色嗎？」

鳳老哥的眼神遙注着遠方：「我不知道當年你怎會狠下心腸出賣我，也同樣不知道，今天的我爲甚麼會把這千局毀掉！」

「我狠心，但你比我更狠心……」

「何以見得？」鳳老哥笑。

「你的千局，已把我畢生心血毀掉，但要是就此了結，倒未能顯得出你的千王風範……於是，你索性把這千局揭破，然後再在我這副老骨頭面前耀武揚威……」榮振南氣咻咻地說。

他說的都是事實。

鳳老哥笑了！

他的報復，已經成功！

他的報復，並不是一般的生死相搏的俗套手段，而是志在摧毀仇人的心。

他成功了！榮振南已在他手底下嚴重挫敗。

他失敗得連頭也抬不起來！

＊　＊　＊

又是黃昏。

黃昏的維多利亞海港，在夕陽餘暉映照下又有另一番美麗的姿采。

仇大姐是透過酒店窗幕，向外俯瞰這海港景色的。

「眞是很美麗的黃昏……」她輕輕嘆喟。

在她背後的，是很有書卷氣質，但如今却全身赤裸地站在她背後的商世穎。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商世穎都是無數少女心中的白馬王子、鑽石王老五。

但仇大姐却輕而易舉地得到了他。

他並不是爲了金錢和仇大姐在一起的。

他不是個男妓。

他本身已經是億萬富豪。

這是一件令仇大姐說不出迷惘之事。

她寧願他是個男妓。

但他不是，他可以是任何類型的男人，但却肯定不會是個男妓。

和許多種行業一樣，男妓也有職業和業餘之分，但無論是職業男妓抑或是業餘男妓：「賺錢」是必然的。

就算有些男妓「興趣」大於金錢，但也決不會祇是爲了「興趣」，而不收取任何「費用」。

但商世穎偏偏就是這樣。

所以，只有一個結論——他不可能是個男妓。

但仇大姐並不是個沒有自知之明的女人。

她已不再年輕，她早已陷入「年老色衰」的窘境，那是誰也沒法可以改變或者是掩飾的事實。

要是憑藉金錢或者是權力的優勢，她也許還可以駕馭一些年輕而俊俏的男人。

但在商世穎面前，她算得上甚麼？

她根本全無半點「優勢」可言。

可是，商世穎却像是從天而降的活寶貝，如影隨形地跟隨着她。

這是難以解釋的，除非對方有陰謀。

但以商世穎那樣的青年富豪來說，他又會對自己有甚麼樣的野心、陰謀？

她思索了很久，但想來想去，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她是個老江湖了，在千門中打滾了這麼多年，她心裏想：「難道這小子是我們的行家？他也是一個騙術高明的老千？」

這似乎是唯一的可能性。

可是，無論她用甚麼方法，都探測不出商世穎有可能是個老千。

他祇是對她着迷，對她有情有義，尤其是在床笫間的表現，更顯得毫無保留，簡直是無懈可擊。

於是，她又在假設：「他可能眞的是個男妓，而且是第一流的男妓。」

（未完・四）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急中一招天雷斬　殺退索命師兄姐

上文提要：龍一飛教阮不悔霸王刀起手式，單這一式他就練了一夜，第二天老人要他去爲酒坊挑水，每天十擔，一趟來回十里路，一挑就挑了一個月，但在這個月裡，他也練了一招絕藝「天雷斬」，他已開始體會「心刀合一」的至高境界是甚麼……爾後老人又教他換工作送活海鮮，目的是讓他練脚程，酒坊老闆出高價但阮不悔祇聽師父的話……

阮不悔就佩服，大叔只喝稀飯有七年，他這種臥薪嚐膽的功力才值得佩服。

爲了達成大叔心願，阮不悔絕對心無二志，他決心爲大叔做些甚麼。

至於能爲大叔做甚麼？他當然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只怕他早不幹了。

幾條帆船靠岸了，管帳的上船去挑魚，活生生的魚都是一尺左右那麼長的黃花魚，肥肥的活鮮又好看。

吃黃花魚喝紹興酒，那是大享受，冬季裡肥蟹配老酒，更是一絕。

阮不悔又提着兩桶鮮魚，往紹興城奔去，兩個時辰還未到，他就到了紹興府南大街。

這時候距離午時還不到一個時辰，「快活居」的門口有馬匹，已有客人上門來了。

阮不悔不管那麼多，提了木桶進了門，他把木桶交在兩個伙計手上，道：「數一數。」

兩個伙計當然數，怕是半道上被揩油，少兩條豈不是便宜了阮不悔這小子。

數好了記上數，就等管帳的回來算錢了。

阮不悔搓着雙手站在門邊等，他又看到對街酒坊內的姑娘。

他看了幾天了，人家大姑娘只是冷眼的看着他，可並未再叫他。

阮不悔站在門後等人吶！喲！從街上過來一男一女兩個人，那女的手上還提了一包東西，嘻嘻哈哈的同那男子說着話。

猛古丁，那男的一瞪眼，他衝到了「快活居」酒館門前直瞪眼：「你……」

阮不悔也吃一驚，他的臉色好難看。

於是，女的也過來了

那女的冷冷道：「你沒死呀！阮不悔。」

阮不悔可急了，他等管帳回家算錢吶！

阮不悔看堂門，不見管帳的人，他對面前一男一女，道：「師兄、師姐，你們……」

是的，這一男一女正是從杭州來的四維鏢局大徒弟柳成川與金東陽的女兒金玉梅。

此刻，柳成川冷冷一笑，道：「沒死最好，走，跟我們去見師父！」

阮不悔道：「雖然我知道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道理，可是，你曾要我的命，所以我不想這時候見師父。」

冷冷一笑，金玉梅道：「行嗎？由得你不去嗎？」

柳成川道：「這是大街上，需

要師兄我動手？」

阮不悔道：「師兄，老實說，你們亂七八糟的事，我不會對人提的，你們放心啦！」

柳成川一聲低哂，道：「封嘴的最好辦法就是叫這個人永遠別出氣。」

金玉梅道：「命眞大！」

她怒視柳成川，又道：「你辦這點事也不乾淨，你是怎麼搞的？」

阮不悔心中眞不是滋味，這種事情也要殺人滅口呀？

那天撞見就該向師父報告，唉！還是自己太過老實，才會惹上這種殺身之禍。

柳成川嘿嘿一笑，道：「他不會再有那種機會逃生了，玉梅，他必須死！」

金玉梅道：「看你的了。」

忽的，柳成川對阮不悔沉聲道：「需要我動手嗎？」

阮不悔道：「幹甚麼？」

「跟我回去客棧見師父。」

「我說過，我不去！」

冷冷一笑，柳成川道：「你能在我手上走幾招？」

阮不悔道：「我不同你打架。」

「那就乖乖跟我回去。」

金玉梅已叱道：「囉嗦了。」

她只一開口，果然那柳成川突然暴出一手疾伸過去。

阮不悔的自然反應便是斜身疾退，他退的相當妙，柳成川一連七次未抓住阮不悔，不由「咦」了一聲。

金玉梅道：「你抓了七八次，人家仍然在原處，你是個笨蛋呀？」

柳成川雙目一厲，道：「我看你往那兒逃！」他吼着撲上身，雙手左右兜。

阮不悔兩肩左右擺，神妙的閃退兩丈外。

「咦！」柳成川也一怔，不信邪的自腰間拔出刀來，他這是動上傢伙了。

阮不悔一見拔腿要逃，不料迎面金玉梅堵住他的去路，金玉梅的手上也是一把刀。

金玉梅也冷然的道：「你再也逃不了啦！還不乖乖跟我們回去！」

阮不悔見兩把刀夾擊他，一眼看到街邊豎了一根扁擔，那是挑水用的扁擔，立刻閃過去抓在手上。

柳成川嘿嘿一哂，道：「你還敢反抗？」

金玉梅接道：「好大膽，你還犯上呀！」

她乃師姐，柳成川是師兄，在過去阮不悔見了他二人自然是尊敬三分，但此刻不一樣了。

阮不悔心中不但爲二人不恥，而且心目中有了恨，如今說他犯上，他才不管那麼多。

「我犯的甚麼上？是你們不要臉，怕事情敗露，才設下毒計坑我，你們是一雙狗！」

他還眞火大了，也開罵了。

金玉梅氣得直瞪眼，這是大街上呀！被人聽去可就不好意思了。

柳成川更是咬牙切齒一聲吼：「我劈了你這小子！」

他揮刀直欺而上，就聽得「卡卡」之聲響起，那麼堅實的扁擔被他一連砍去了二尺半，就只有三尺在阮不悔的手中了，再被削斷就完了。

只見金玉梅在冷笑，這就要先傷了阮不悔了。

猛可裡，金玉梅的刀走中途，而柳成川的刀已至阮不悔的頭上了，就聽得阮不悔厲吼一聲：「天雷斬！」

嚄！阮不悔把半根扁擔當刀使，使的是他才習會的老人刀法。

老人的刀法叫霸王刀，這些年江湖上已不見有誰使出這種霸道的刀法了。

此刻阮不悔一急之下，便把這霸王刀的第一招使出來了。

就見一道神奇的流影忽的一閃而沒。

「噹噹」之聲起處，柳成川抱住使刀的右腕直抖，手腕似乎快斷了。

金玉梅肩頭上挨的眞不輕，打得她幾乎骨折吸大氣，眼淚也流出來了。

阮不悔也愣住了，他看看地上掉的兩把刀，道：「我不是有意的，是你們逼我的。」

柳成川忿怒的道：「好，好，你等着，你別走！」

金玉梅也尖聲道：「去叫我爹，你這叛徒，你逃不掉的！」

這二人拾起地上刀，便往城北走去。

阮不悔怔怔的，街兩邊已經站着人看熱鬧了。

忽見「快活居」的管賬走回來，阮不悔這才醒過來。

阮不悔迎上去，道：「快算算錢，我還是買滷肉與饅頭，我得馬上離開。」

管賬的點頭道：「我很快，你稍等。」

看熱鬧的人走了，祇見一個姑娘走到阮不悔面前，她重重的看着阮不悔，道：「你把他們二人打傷了？」

阮不悔見是酒坊老闆的女兒，嘆口氣道：「我不打傷他們，我就沒命了。」

「爲甚麼？他們敢殺人？」

「爲甚麼不敢？他們是我師兄師姐，門派之事官家是不管的。」

姑娘道：「也不會殺人吶！」

阮不悔不想多言，祇想快快收了銀子與吃的就往城外奔去。

他不時的看向街北，也不時的看向「快活居」酒館內。

這時候他祇想快走，這時候他甚麼也不多想。

那姑娘道：「我以爲你去咱們酒坊躲一下，何必這麼急急的逃走呀！」

阮不悔道：「躲那兒？」

吃吃一笑，姑娘道：「咱們後院上百口大酒缸，你隨便躲進去，他們就找不到你了。」

阮不悔道：「謝謝！」

姑娘道：「那你快來呀！」

阮不悔道：「姑娘，我說謝謝是不用了，我總不能對妳直截了當的拒絕吧？」

姑娘氣了，道：「木頭！」

阮不悔道：「妳何必惹禍上身？他們都是會武功的人。」

就在這時候，「快活居」的管賬出來了，他把銅錢與吃的往阮不悔手上一塞，道：「快拿去。」

阮不悔接了也不數，這就往南城外走。

酒坊姑娘嘟着嘴，却又見阮不悔奔回頭。

姑娘臉上有笑道：「你想通了？」

阮不悔奔到姑娘面前，道：「姑娘幫個忙。」

姑娘道：「就是幫你忙才對你說話呀！」

阮不悔道：「等下有人追我，妳勞駕對他們說我……我早已逃走了。」

他說完就走，頭也不回的奔走了。

阮不悔如今腳程快極了，平時雙手提兩桶活魚奔走如飛，如今他空手更快，霎時出了南門不見了。

姑娘氣咻咻的直跺腳，她的老爹早看到了。

「丫頭，回來吧！這小子是好意呀！」

姑娘走回大門口，道：「好意？」

老闆點點頭，道：「他怕把麻煩惹到咱們酒坊呀！」

姑娘道：「我才不怕，我就不信他們敢殺人！」

忽的，五個漢子往這邊奔過來了。

五個人之中沒女的，但柳成川在裏面。

姓柳的右手幾乎被打斷，他正以長巾掛在脖子上，那股子火氣，全部在他那長臉上露出來了。

柳成川祇一到「快活居」門外，另外四人就四下裏看，其中一人沉聲道：「在那兒？」

十幾個曾看熱鬧的人又圍過來了，便在這時候，酒坊的姑娘開口了。

她對着酒坊門內喊：「來了，來了，快點，快點。」

她這叫聲誰都聽到了，柳成川五人當然也聽到了，祇見他當先奔到「東湖大酒坊」門口，道：「他躲進去了？」

姑娘手一攔，道：「不許你們隨便闖！」

柳成川幾人怎會聽她的？

有個大漢子一撥，把姑娘撥到老闆懷裏，五個人提刀闖進去了。

那老闆直着聲音叫：「你們幹甚麼？」

五人中，忽見一位灰蒼蒼頭髮的老者猛回身，他對老闆道：「我叫金東陽，杭州四維鏢局總鏢頭，你們看到的那個年輕人，乃是我的孽徒，他幾乎壞了他師姐的清白，老闆，他膽子太大了，還打傷他師兄師姐！」

他惡狠狠的又道：「你們一邊站，這是我金東陽的門規，萬一有損失，我照價賠。」

他說完站在酒坊大門口，大馬金刀的站着不動了。

再看柳成川與另外三人，嚄！他們找的可仔細，後院放的大酒缸，大柵架子帶酒壺，他們一件件的查，一處處的扒，四個人幾乎出氣有聲。

四個人找了快半個時辰了，柳成川走回來，他問老闆道：「喂！他藏那兒了？」

姑娘開口了。

姑娘指着正忙着找人的三人，問柳成川道：「喂！你們找甚麼呀？」

柳成川道：「找人，妳把他藏那兒了？」

姑娘叱道：「胡說八道，你壞我名節呀！你說我藏男人？我告你！」

她伸手去抓柳成川，這個姑娘不簡單。

柳成川發了楞，他急忙閃，金東陽道：「姑娘千萬別誤會，咱們是找藏躲的人，那個人是我的小徒，他叫阮不悔，剛才還打傷了人。」

姑娘雙目一厲，道：「咱們這兒藏酒，咱們這兒不藏甚麼人。」

金東陽道：「可是咱們剛才聽的清，姑娘說甚麼來了，來了，快點，快點。」

姑娘道：「你們誤會了。」

金東陽一怔道：「怎麼說？」

姑娘道：「我是對我爹說的，來了，來了，是說第三撥挑水的快回來了，快點，快點，是叫我爹到槽上去加酒麴，這工夫祇有我爹知道。」

金東陽道：「那孽徒沒進來

躲?」

姑娘道：「找到明天也找不到，因爲那個年輕人早就出城跑走了。」

柳成川怒道：「妳怎麼不早說!」

姑娘回吼：「你們怎麼沒禮貌!」

柳成川氣得欲揍人，老闆已怒吼：「都滾開!你們開鏢局的人，憑着會點功夫就無法無天啊?滾!」

金東陽一咬牙，怒吼如虎，道：「回去啦!」

他對老闆父女二人狠狠的看了一眼，五個人便大步又折回城北去了。

姑娘對她爹一笑，道：「咱們也算幫了那個……」

她想了一下，又道：「那個阮……不悔是嗎?」

老闆道：「爹不信阮小子是個登徒子，他必是被人陷害的。」

姑娘道：「爹猜對了，剛才那一男一女堵住他的時候，我似乎聽到些甚麼。」

老闆一聲哼，道：「保鏢又怎樣!」

* * *

阮不悔一口氣跑回平水村與紹興府交界處的小河岸，小船上的老人笑笑道：「今天回來早半個時辰呀!」

阮不悔用跑的，當然比平日快。

放下一應吃的，老人見阮不悔在拭汗水，便點點頭，道：「眞難爲你了。」

阮不悔還眞不敢把遇上柳成川等的這碼子事對老人直言，但他心中可也高興。

阮不悔在四維鏢局的時候，每次練功夫，他就是大師兄的刀靶子，他除了小心爲大師兄遞刀餵招，有時候還爲大師兄提傢伙。

最令阮不悔感到不平的，乃是冬夜裏，他爲大師兄倒過尿壺，送過茶水侍候。

可好，如今他在一式之間把師兄師姐打傷，他這算是多少消了氣。

「嘿……嘿……」

阮不悔吃着饅頭，忍不住自己也發笑了。

一邊的老人可懷疑了：「喂!小子，你心中想到甚麼好笑的事了?說出來大叔聽一聽。」

阮不悔立刻醒過來，便也急忙搖頭道：「大叔，沒有，沒有。」

老人一瞪眼，道：「騙你大叔不是?你忘了你常說的那句話了，人不能沒良心，不能不孝呀!」

阮不悔怔怔的道：「大叔，我是想到大叔教我的那一招，眞管用。」

老人一怔，道：「你用了?」

「是呀!學以致用，太妙了。」

老人吃驚，道：「你同何人交手?你用的甚麼東西?」

阮不悔怎知事態嚴重，他却也發覺大叔的臉色不自在。

便對老人道：「我遇上我的師兄師姐，他二人合力用刀對付我，我以半根扁擔，一式之間就把他二人打傷了。」

老人喘了一口氣，道：「還好，還好。」

阮不悔道：「大叔，他們爲甚麼還不放過我，他們不對呀!却一心要我死。」

老人道：「你死了，他們才安心呀!」

阮不悔木然了。

* * *

阮不悔再是心中有疙瘩，但祇一想起大叔的那一招「天雷斬」，他的臉上有了笑。

阮不悔眞想不到，過去在四維鏢局學藝五年，比不過這幾個月學的功夫，忍不住對老人有了更大的敬意。

其實他又如何會明白，江湖上跟人習手藝或功夫，都有一個陋習，那便是「徒弟三年苦工一半」，也有人說「想習手藝要看人臉色」。

有人想很快的學得一身武功，或是學到吃飯手藝，幾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小徒弟學生意也是一個樣，總得先由小伙計學起，小伙計侍候大伙計，大伙計侍候二把式，二把式侍候二掌櫃與大把式。

到了能掌櫃檯，這小伙計已是四十上下的人了，這還得會侍候，如是不得人喜歡，那就當伙計一輩子吧!

* * *

阮不悔幸運，他遇上了急需能爲老人報仇的這碼子事，老人便也爲阮不悔走捷徑，把他的精華刀法盡量的傳授給阮不悔。

老人叫阮不悔去挑水，那是叫阮不悔苦練腰與臂力，霸王刀出，那是劈山砍石的刀法，無力使用怎麼行?

老人叫阮不悔去送鮮魚，那是要阮不悔的腿上有力量，有了力量才好運力，阮不悔還不知道老人的苦心吶!

現在，老人對阮不悔道：「孩子，你此刻應知老夫教你的功夫吧!」

阮不悔道：「高!大叔，如果是刀……」

老人道：「如果是刀，那二人就死了。」

阮不悔道：「我相信大叔的話，祇不過我實在不想殺人，尤其

是他二人。」

老人嘆口氣，道：「你仍然差火候，在氣勢上你仍然差火候!」

阮不悔道：「甚麼叫氣勢火候?」

老人道：「你當然不懂，我輩用刀人，一旦與敵人交上手，那就是兩個字，生與死而已。」

他雙目一厲，又道：「簡單的說，你出刀不能手軟，否則死的是你。」

他把老臉直視阮不悔，又道：「你不會想死吧?」

阮不悔道：「王八蛋才想死。」

老人哈哈一笑，道：「刀在手中握，自然是要對方死，你小子記牢，如果有人向你出刀，你就別猶豫，殺了他再計較。」

阮不悔道：「是，大叔，我祇要一刀在手，我就是老大，非宰人不可。」

老人冷冷道：「這包括你那個唬人的師父金東陽在內，你知道嗎?」

阮不悔心猛一沉，道：「大叔，一日爲師終生……」

老人手一揮，叱道：「小子，你又是那一句，你是個死心眼呀?」

阮不悔不開口了。

* * *

這夜在關帝廟中，老人手持「霸王刀」對阮不悔道：「出刀就奪命，不外快與狠，這個月我指引你的第二招，乃是『千刀殺』，此招一出擋者披靡。」

老人單腿不好站，但刀在手上仍然威風凜凜的一副霸王架式。

阮不悔很注意的聽着，尤其是他知道這兩個月學的刀法大有驚天雷之勢，他更加用心的聽。

他現在已知道這一招「千刀殺」比之「天雷斬」還狠幾分，不由心中一緊，不知狠到甚麼程度。

* * *

老人舉刀頭上送，他由舉刀，然後「天雷斬」，再演到「千刀殺」。

老人一共演了七遍，才對阮不悔道：「練吧!一氣呵成不變換。」

阮不悔早記下了，接過刀，開始苦練了。

眞叫看似簡單做來不易，只這麼兩招相連貫，他就苦習到快四更天。

阮不悔帶着滿身大汗回小船，就聽得老人道：「明日可以帶回一斤老酒回來，咱爺兒倆喝酒。」

阮不悔一聽，笑了。

現在，阮不悔似乎已經領會到老人的一切指示，總是由他的習功進度而有所不一樣的待遇。

老人也確是這樣，只不過老人仍然不把那把「霸王刀」交由阮不悔帶在身邊，那當然是因爲老人的刀已七年多未再現江湖了。

老人一旦把刀交由阮不悔帶在身上，那便是阮不悔已習會了他的刀法。

阮不悔並不急於有刀在手，他也相信大叔總會把那把霸王刀交給他的。

想着當初在普陀山下觀音洞中取回霸王刀的時候，大叔就已經把刀交給他了。

阮不悔醒來的時候，老人已把稀粥做好了，他笑對阮不悔道：「吃飽了，今天去幹兩樣活。」

阮不悔道：「兩樣活呀?」

老人道：「早上爲人送鮮魚，送完鮮魚再挑水，天黑時候你回來。」

阮不悔道：「過午也只能挑兩次水了。」

老人道：「兩次也好，記住帶回一斤老黃酒呀!」

阮不悔以爲老人爲了一斤黃酒叫他多挑兩擔水，不由得點頭應道：「是，大叔，我今天先送魚再挑水。」

阮不悔一大早未亮就往渡口奔去。

他對於最近半個月大叔助他內功心法，存着一份感激。

因爲當他發覺每一回大叔助完功之後，累的滿頭大汗，氣喘如牛的時候，阮不悔眞想喊老人一聲「爹」。

這世上最關心子女的當然是父母，也只有爲人父母之人，才會爲自己的子女作出最大的犧牲，有道是：「至死方清兒女債，」就是這道理。

阮不悔就覺得這幾個月，大叔對他的恩惠就如同天下的父母對自己子女一樣的慈與嚴全有了。

阮不悔心中不時的在吶喊着，一日爲師終生爲父也不足以對大叔的感激了。

* * *

現在，阮不悔又奔到渡口河海交滙處了。

「嗨!你來了呀!」

阮不悔見是「快活居」管帳的，不由點頭笑了：「嗨!管帳先生你早。」

管帳先生道：「還以爲你不會再來了。」

阮不悔道：「爲了吃飯，怎能不來。」

管帳先生拉住阮不悔，道：「昨日你同人打架了?」

昨日管帳的回去的時候，阮不悔那一架剛打完，他是事後聽伙計們說的。

* * *

阮不悔嘆氣道：「唉!別提了，無妄之災呀!」

管帳先生上下看看阮不悔，道

：「他們告訴我，小哥呀，你原來是能人呀！」

阮不悔道：「我是能人？哈哈，別開玩笑了，能人來幹苦力呀？」

管帳先生道：「他們說你用一根扁擔打傷兩個男女舞刀的，這是眞的吧？」

阮不悔無奈的道：「他們要殺我，我不能逃，只好同他們拚了。」

管帳先生道：「小哥，你今天再來，就不怕他們找你？」

阮不悔道：「這倒沒有想到。」

管帳先生道：「我便告訴你小哥，昨日你走了之後，沒多久又來了四五個人，可厲害着吶！他們衝到酒坊去找你，哈！他們撲個空。」

阮不悔驚道：「爲甚麼到酒坊找我！我又未躲在酒坊，而且酒坊姑娘叫我進去躲，我還沒答應，我怕給他們惹上麻煩的。」

管帳先生哈哈一笑，道：「是人家姑娘助你的，哈！個段丫頭，她好像對你印象不錯嘛！她呀！許多小伙子她連正眼也不瞧，却偏偏看中你了。」

阮不悔苦兮兮的道：「我是個窮光蛋！」

管帳先生道：「段家有錢，紹興城最大的酒坊是段家。」

他以神秘的眼神，低聲對阮不悔又道：「我可以告訴你小哥，段家的姑娘叫金花，段金花就是你看到的姑娘，記住了。」

淡淡一笑，阮不悔道：「小子不高攀，管帳先生，你說追殺我的人進了酒坊去找我了？」

「是的！」

「他們失望了。」

管帳先生道：「那是段姑娘的點子好，她把那些追殺你的人引進了他們大酒坊。」

阮不悔怔了一下，道：「她還是幫了我的忙。」

* * *

七八艘帆船靠上岸，先是管帳先生提桶到船上，只見他蹲在船板上往船艙指指點點的挑活魚。

帆船上裝着水，水中盡是活魚蝦蟹。

阮不悔就站在管帳先生的身邊，直到兩桶裝了三十多條活魚之後，阮不悔提了木桶便往紹興府城奔去。

阮不悔心中不會忘記大叔的交代，大叔叫他送完了活魚以後再挑水。

阮不悔至少要挑兩擔水，因爲他打算兩擔水換上一斤黃酒提回去，這可是幾個月來，爺兒倆頭一回喝酒。

想到有酒喝，阮不悔的勁便也大了。

看吧！他兩手各提木桶走的可快吶！

* * *

只不過兩個時辰不到，阮不悔便提着兩桶活魚來到了快活居的門外面。

阮不悔心中多少帶着幾分緊張，他抬頭南北仔細看，快要踮起脚來往人羣中看了，忽聞得身邊傳來姑娘聲：「看甚麼呀？」

一聽就知道是酒坊的姑娘。

如今阮不悔已知道這家酒坊的老板姓段，這姑娘的名字叫段金花。

乾啦啦的一聲笑，阮不悔道：「姑娘，妳好。」

姑娘道：「我每天都好，我在問你瞧甚麼？」

阮不悔道：「妳等等，我把活魚提進去。」

不用他提了，兩個伙計走過來，一人提一桶就走回快活居去了。

阮不悔這才對姑娘道：「我怕再遇上昨日找我麻煩的那批人。」

姑娘道：「他們走了。」

一聽，阮不悔就心中一喜，立刻道：「你怎麼知道的？」

姑娘道：「昨日他們找上我們酒坊，說是要找你呀！」

阮不悔道：「妳看看，我說對了吧！妳叫我進你們酒坊躲，我若聽妳的，麻煩就大了。」

姑娘嘴一撇，道：「才不吶！你若聽我的，一點兒麻煩都沒有。」

阮不悔道：「怎麼說？他們不是進去找人了？」

姑娘道：「你若躲在我們酒坊，我就會在門口說『你們看吶！剛才打架的小子往城外跑了。』他們不用問，只一聽就會往南門外追去了。」

阮不悔苦笑道：「佩服，佩服。」

他似乎很不放心的又往城北看了一眼，又道：「姑娘，是怎麼知道那批人已經走了？」

姑娘抿嘴微微一笑，道：「我找我們酒坊小弟去到北城順風客棧去探，一大早他們上船押鏢往南方去了。」

這話阮不悔信得過，如果有鏢在，鏢局子裡人是不能有半日躭誤的，誤了日程，那還得了？

阮不悔就覺得幸運，如果是押鏢回程路，今天自己就麻煩大了。

阮不悔最怕遇上師父，因爲他心中永遠忘不了那句話，「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到時候他是挨刀呢？還是拔腿逃？

他是不會對金東陽出刀的。

* * *

突然，姑娘大聲吼：「喂！你做白日夢呀！叫你幾聲不答應。」

阮不悔猛一驚，忙笑了，道：「是，是，姑娘，妳叫我幹甚麼？」

他指指城門，又道：「我等着管帳先生回來算帳吶！」

姑娘道：「算好了帳，去酒坊坐坐，可以嗎？」

阮不悔道：「不了，算了帳，我再爲你們酒坊挑水，我還可以挑兩擔水。」

姑娘一喜，道：「眞的？」

阮不悔道：「是呀！我算了帳，吃兩個饅頭，立刻挑水，妳不會拒絕吧？」

姑娘面色一暗，道：「你可不可以不挑水，我們酒坊還有別的工作。」

阮不悔搖手道：「不啦！我大叔的話是不許違抗的，我只幹挑水。」

姑娘怎知老人的用心良苦，她恨聲道：「拿你當成甚麼了？你這大叔我不喜歡！」

阮不悔道：「我喜歡就好。」

姑娘嘴一嘟，回身便走，她道：「你挑水吧！累死你活該！」

阮不悔却笑了。

* * *

阮不悔等了半天不見管帳先生回來，他便對快活居酒館伙計道：「我先去挑水，回來再算帳。」

伙計知道阮不悔是能人，手底是有幾招，立刻答應道：「沒問題，你小哥儘管去挑水。」

阮不悔道聲謝，大步到了東湖酒坊門外面，只見好大的兩隻水桶放在大門口。

姑娘就站在水桶邊。

姑娘的手上一根長扁擔，這光景好像早等他來挑水了。

阮不悔剛到，姑娘已沉聲道：「這樣的水桶可夠大？你挑得動嗎？」

阮不悔道：「這水桶是比平日大了些，不過挑不動的話，少裝些。」

姑娘冷笑道：「一擔水要九成滿，八成水扣一分錢，你如果沒力氣挑，就別挑了。」

阮不悔一笑，道：「挑！當然挑！」

姑娘道：「兩桶水一百二十斤吶！你還能挑？」

阮不悔伸手要扁擔，道：「姑娘，別誤了時辰。」

姑娘把扁擔往阮不悔的方向一抛，道：「哎呀！你呀！你那兒來的賤力氣，就會……」

阮不悔不多言，挑起空木桶，便出城去了。

阮不悔出城往東走，往東當然是去東湖，因爲東湖的水特別甘美，也是上天對紹興人特別的眷顧吧！

如果有人數一數，紹興府這地方的酒坊少說也有上千家之多。

阮不悔眞的有那麼大力氣嗎？天知道他怎會知道。

其實，他自己有時也奇怪，爲甚麼身上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氣？

只不過仔細想一想就不難知道，因爲阮不悔每日夜裡苦練刀法，然後再由老人爲他輸內功，自然也就異於一般常人了。

* * *

這時候別以爲阮不悔挑的是大號水桶，對他而言仍然是小意思。

阮不悔邁動着小快步「咯吱咯吱」的到了「東湖大酒坊」門口，只見姑娘站在門邊嘟着小嘴觀看着。

阮不悔一到，姑娘叫住他。

「我看看，夠不夠九分滿。」

阮不悔一笑，把水桶放下來，他拭掉汗水。

姑娘低頭看水桶。

她兩隻水桶仔細看，看得她伸舌頭，道：「有本事，好哇！」

阮不悔一笑，挑起擔子往酒坊水池而去，姑娘却驚道：「九成五呀！他是怎麼挑的呀？」

於是，阮不悔又挑着空桶出來了。

「喂！今天別挑了。」

「不行，得挑夠一斤黃酒錢。」

「要喝酒呀！怎不早說，送你五斤帶回去。」

阮不悔道：「不可以，我大叔會生氣的。」

姑娘一氣之下，跺着脚道：「又是你那大叔，大叔大叔的，他是神吶？」

阮不悔已走出幾丈遠了，聞言回頭，道：「差不多，差不多就如同神一般。」

姑娘扭身回酒坊了。

阮不悔想着大叔站在關二爺神案下的那模樣，便不是關二爺吧，也差不多了！

* * *

段家大姑娘進了酒坊大門，帳櫃上傳來她二叔的笑聲，道：「金花呀！紹興城七八戶着人來說媒，妳却看中那個有力氣的小子，唉！人家好像對妳不怎樣喲！」

段金花道：「我才沒有看上他，我是看他可憐！」

她二叔一笑，道：「眞的嗎？」

段金花道：「二叔，我又不是嫁不出去，我一定要找他呀？他美呀？」

「哈……等他回來我告訴他，以後別來挑水了，免得惹得我姪女不快樂。」

段金花忙道：「叫他挑水呀！挑累出病了，他就知道我對他多好！」

「哈……妳還是喜歡他嘛！」

段金花一聽她二叔在調侃她，扭身便回後面去了。

也許吧！這世上男女只要對了眼，別的條件便也不會放在心上了。

段金花大概就是這樣的大姑娘。

* * *

很快的，阮不悔又把一擔水挑回來了，這一回他未看見段家姑娘。

只不過帳房的先生對他笑笑，道：「兩擔水錢之外，送你黃酒五斤，小哥，可是咱們家小姐交代的喲！你拿去吧！」

不料，阮不悔却搖搖手，道：「不，不，兩擔水換你一斤老黃酒，多的我不取。」

管帳的一瞪眼，道：「你是儍瓜呀！送你酒喝也不要？天下少有。」

阮不悔道：「我如果取你們五斤酒，回去大叔會不高興，我也不愉快了。」

他這是無形之中，一切聽從他大叔的了。

江湖上調敎一個徒弟容易，如果調敎一個聽話的徒弟，那就不太容易了。

老人就是在無形之中把阮不悔調敎得聽他的。

老人非如此不可，因爲往後的日子裡，萬一阮不悔不賣他老人的帳，老人只怕只有一頭撞死一途了。

* * *

「東湖大酒坊」的管帳因扭不過阮不悔的決心，他只得照價折合了一斤黃酒給了阮不悔。

阮不悔還高興的笑了，管帳的却也楞住了。

阮不悔出了酒坊大門，到對街的「快活居」，只見那位管帳先生在裡面吃茶吶！

管帳先生一見阮不悔走進門，笑了：「哈！嚄！小哥今天力氣大，你手上提的……」

「酒！」

「我們這兒賣酒呀！」

「我挑兩擔水換的一斤老黃酒。」

「公道，公道。」

笑笑，阮不悔道：「我來算清帳的，我仍然要滷肉一斤，饅頭十個。」

他一頓，立刻又道：「千萬別再加滷蛋。」

一笑，管帳先生道：「是我送你小哥吃的呀！」

阮不悔道：「可是我大叔不高興，他扔到河裡了。」

管帳先生奈楞，但又笑笑道：「小哥，你眞儍！」

「怎麼說我儍？」

管帳先生道：「我送你兩個滷蛋，你不會在路上先把滷蛋吃掉呀！一定要在你大叔面前吃？」

阮不悔道：「你說我吃，不叫大叔看到？」

「是呀！」

「不可以。」

「怎麼不可以？你吃了誰知道？」

阮不悔道：「大叔同我生活一起，他愛護我、敎導我就如同師、形同父，你要知道，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道理呀！你叫我吃，我父我師不吃？甚麼話呀！」

他又冒出那句話來。

他已深植內心成習了。

管帳先生一怔，道：「你原來是個孝順的人，我不對，小哥，今天不送你滷蛋了，我叫伙計給你包東西。」

阮不悔看外面，道：「請快一些，天黑了，我大叔等我回去吶！他老人家必等急了。」

* * *

阮不悔還眞的不覺累，他提了東西往外奔，外面天色已黑了。

阮不悔剛到大街上，有個女子聲音傳過來：「喂！你別走。」

阮不悔一聽便知道是段家姑娘叫他了，他站着沒再走。

段姑娘已到了他身邊。

「姑娘，甚麼事？」

「你不給我面子。」

阮不悔道：「沒有呀！」

姑娘低叱道：「我叫人送你五斤酒，你爲甚麼不要？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哈哈一笑，阮不悔道：「妳的好意我心領，我不能白拿妳的酒。」

姑娘道：「爲甚麼？」

阮不悔道：「我大叔會不高興的呀！妳不會喜歡我被大叔叱罵吧？」

「又是你大叔，彷彿你只爲你大叔活在這世上似的。」

阮不悔道：「大叔救了我的命呀！」

姑娘冷哼道：「救人命定要人報恩呀？」

阮不悔道：「段姑娘……」

姑娘一怔，道：「你……知道我姓段呀？」

阮不悔是聽「快活居」管帳先生說的。

他哈哈一笑，道：「我還知道妳的芳名叫段金花，對不對？」

「對，對，你說對了。」

她的精神來了，眼睛便也更亮了，她看着阮不悔哈哈笑着往南門外走去，竟然怔在那兒。

* * *

「阿花，阿花，人走遠了，妳

還不回來？」

那是大酒坊門口的酒坊老板叫聲。

只見金花姑娘猛回身就往回跑，她邊跑邊低呼：「他知道我的名字，他竟然知道我叫段金花，嘻……他向誰問的？」

她怎知原是別人告訴阮不悔的，而非阮不悔向人打聽到她的名。

就這樣，已害得段家姑娘一夜沒有睡好覺。

* * *

「大叔，我回來了，還有酒。」

小船邊，老人撫掌笑了：「好好，有酒就好，多少哇？」

阮不悔道：「大叔說一斤，他們要送我五斤，我也不要，我只要一斤，兩擔水換一斤。」

老人一聽大笑，樂呀！

「眞聽話，沒叫大叔失望。」

阮不悔又道：「我也拒收送我的滷蛋，我不能自己吃而不叫大叔吃。」

老人一聽，樂壞了。

老人樂的直拍船板：「哈……太好了，太好了……」

阮不悔一笑，道：「大叔呀，您高興就好，晚輩我自然也高興，來，大叔，您喝酒。」

老人接過酒一口氣喝乾。

這種喝酒架式，令阮不悔吃一驚，還有這麼狂飲的？

一口氣一斤酒，這如果是幾斤烈酒，豈不有問題？

只見老人抹抹嘴巴，大喘一口氣，道：「太好了，老夫七年多未喝酒了，幾乎忘了酒的存在了呀！哈……」

阮不悔心中高興，雖然大叔沒有爲他留上一口半口的酒，但他仍然愉快的道：「大叔，好像不夠您喝，沒關係，明日我弄兩斤回來。」

老人一瞪眼，忍不住的問道：「忘了留幾口給你喝，你心裡不高興了？」

阮不悔一笑，道：「大叔，看您老人家想到那裡去了？大叔，您這樣問，實在叫不悔傷心吶！」

老人嘿嘿一笑，道：「心中眞的不氣大叔？」

阮不悔道：「大叔，我老實一句話，我早已把大叔當神一般看待了，您是我心中的神呀！」

「哈……」老人大笑道：「夠了，夠了，你小子的話，老夫太高興了，來，咱們吃，你沒喝酒，多吃些。」

這二人坐在船邊一陣吃喝，很快東西全吃光，老人用草枝剔着牙縫，道：「明日帶一隻燒雞回來。」

阮不悔雙目一亮，道：「咱們吃燒雞？」

老人道：「咱們爲甚麼不可以吃燒雞？黃酒明日帶五斤，明晚咱爺兒倆喝個飽，不能由老夫一人喝。」

阮不悔點點頭，道：「好，明天我照大叔吩咐就是。」

* * *

二更天不到，阮不悔又與老人溜進關帝廟，又是老人先回船，留下阮不悔在廟中苦練刀法。

日子過得順遂極了，一晃眼又過了半個多月吧！

就在這四天，吃了早飯沒多久，紹興府城走出一個姑娘來。

她提着個上了紅漆的竹籃子，籃子裡面裝的是甚麼？

五香之味全有了。

尤其是那股子酒香，聞了便知道是窖藏幾十年的陳年花雕。

這種酒非是一般酒，紹興府誰都比不過南大街「東湖大酒坊」的陳年花雕最道地。

只見這女子走呀走，扭呀扭的，直往平水村方向走去。

有一條不算大的石子路通平水，也通平水村外土坡下的那間破關帝廟。

這幾年關帝廟破落了，這條路兩旁雜草便也幾乎蔓到路中間。

這姑娘身材細，細的像柳條一樣，這姑娘的臉上巧模樣，走路宛如秋海棠！小碎步，輕擺腰，一步一個扭，又宛似西湖岸邊的風吹柳，輕輕盈盈的，說她多美就有多美，說她多俏就有多俏。

再要仔細瞧，嚄！姑娘的臉上還帶笑，差一點貝齒未露到嘴巴外一半來。

姑娘這表情，當然是高興嘛！

* * *

看上去，這位姑娘是往關帝廟燒香去的吧？

可是姑娘籃子裏沒香紙呀！

姑娘這是幹甚麼的？

這條路又如此的荒涼，還聽老一輩的人們說，當年海寇們攻紹興便是由此路偸上岸來的，單祇那片老荒林就深黑得嚇人。

但這位姑娘並不怕，她現在還笑了。

* * *

有個大石頭斜在山坡邊，姑娘站在石頭上瞧了一眼就笑了。

姑娘還喃喃的道：「小四說對了，河邊還眞有那麼一條不起眼的小船嘛！」

她跳下石頭，又自語：「原來他們叔侄眞的住在這荒涼的林邊呀！」

現在，我們已知道這女子是誰了。

不錯，段家大姑娘來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 時九子在十字坡打尖，驗出酒中有毒，結果與張水柔等三人打架，幸虧來了武小郎。武小郎介紹他們認識，並拿出王覺的血書，衆人分析：乃滄州司馬亮勾結胡人，奪寶獻媚，暗中出賣大宋江山。時九子送血書到橫山，武小郎則回王家凶宅繼續監視。武小郎又發現了新秘密，假劉押司是滄州司馬亮部下甘不悔所扮，他夜帶司馬亮的成管事、涼山神偷兩兄弟挖寶……

俠盜武小郎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假押司掘地尋寶　程捕頭舉止反常

甘元道：「那個霸王司馬亮，江湖人稱他滄州太歲，傳言此人最擅易容之術，難道……」

程百里道：「如果眞的劉押司是個冒牌貨，這五百兩銀子花得不寃。」

武小郎道：「五百兩銀子買的這道大菜之外，我大方的再奉送你一道小菜吧……我這裡告訴二位大人，劉押司的武功還眞厲害，輕功就高絕呀！」

他此言一出，聽得程百里與甘元二人胸一挺，武小郎吃吃笑了。

武小郎好像又要走，程百里道：「你不能走。」

武小郎道：「爲甚麼？」

程百里道：「另外還有一樁呀！」

武小郎道：「你大人有五百兩銀子嗎？」

程百里叫道：「難道你怕本大人跑了？」

武小郎一笑道：「先小人後君子呀！」

程百里道：「娘的，這第二件重不重要呀！」

武小郎道：「比第一件還重要。」

程百里對甘元道：「甘兄，你等着，我帶他去見見縣太爺。」

甘元道：「我不會走開的。」

程百里對武小郎道：「走，跟我去見太爺。」

武小郎道：「大人呀，我怕見當官的，不如你自己去見太爺，我在此地等銀子。」

「他娘的，你就知道索銀子。」

「有錢能使鬼推唐，有銀子的大爺永遠站在人頭上，銀子這玩意兒太好了。」

程百里叱道：「娘的，你嘴巴貧不貧呀！」

武小郎道：「話不說不明，鼓不打不响，也許我的話太多了，但句句中肯呀！」

程百里似是無奈的道：「好吧，我這就回去後衙見我家太爺去。」

他急匆匆的奔出酒館，甘元忿忿的直視着武小郎道：「眞潑皮也。」

一笑，武小郎道：「好說好說。」

甘元道：「小心走路遇上絆馬索。」

「怎麼說？」

甘元道：「你如果有一天一旦犯了案，我敢說程大人必叫你連骨頭也吐出來。」

武小郎笑道：「我是個奉公守法的人，作奸犯科的事我不幹，誰也拿我沒轍。」

甘元冷笑了。

武小郎却坦然的道：「甘大人

呀，有句俏皮話不知我當不當說。」

「你說。」

「做賊的心虛，放屁的臉紅。」

「你這是甚麼意思？」

一笑，武小郎道：「我發覺還眞有人在打王員外家中的東西了。」

甘元雙目一亮道：「你又發覺甚麼了？」

武小郎道：「我的謎底快揭開了，大人，稍安勿躁。」

甘元道：「你等着另外的五百兩銀子了？」

武小郎道：「不錯。」

甘元道：「你小子就憑幾句虛玄的話發財呀！」

武小郎道：「人無外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爲了想發財，我是拿着良心把事情抖出來，大人，事情絕非虛玄，你很快便知道。」

他頓了一下又笑笑道：「有道是羊尾巴再大蓋不住羊屁股，我怎敢在二位大人面前玩奸使詐？不要命了？」

甘元冷笑道：「知道就好。」

就在這時候程百里已急匆匆的又走回酒館來了，程百里對武小郎道：「走，大人等着見你了。」

武小郎道：「我怕見官呀！」

程百里道：「大人說了，茲事體大，不能在公衆場合談論，快走。」

武小郎道：「我如果不去？」

程百里道：「我抓你進衙門。」

武小郎道：「嗨，我又沒犯法。」

程百里道：「就憑你造謠生事，我就抓你。」

他把頭放低，聲音也放低道：「武小郎，你不會叫我動手吧。」

武小郎嘆口氣，道：「這年頭呀，賺銀子還眞的大不容易呀，娘的，我知衙門即虎口，我實在不想脫層皮再出來。」

程百里道：「只要你見了大人實話實說，我保証不會有人動你一根汗毛！」

「那銀子呢？五百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呀！」

程百里道：「那得大人決定了，也許你的消息重要，大人不只賞你五百兩銀子。」

武小郎咬咬牙道：「好，程大人，我跟你去！」

程百里對甘元道：「甘兄，你等我！」

甘元點點頭道：「我不會走！」

程百里帶着武小郎是進衙門裡，果然，大堂後面那位滿面端莊的縣大爺正直不楞的站在走廊上，皮裘裹着長脖子，緞袍腰帶上掛着福壽白玉閃着光，那一副冷傲模樣實在令人不敢仰視。

武小郎就是低頭走過去的，他的兩手也擺動得叫人想笑，因爲他出左腿擺左手，出右腿又擺右手，好像還在打哆嗦。

武小郎這是裝模樣，對方是大牌，他便迎合對方的威儀裝成害怕的樣子，這年頭很多人喜歡自己了不起，只要有人向他低頭，他便樂陶陶。

太爺一見微微笑：他心想，這樣膽小的人也敢向官家的人開價索銀子，實在令人可笑。

程百里已走上前施禮道：「就是他。」

此刻，武小郎單膝點地高聲唱個喏道：「小民武小郎叩見大人。」

縣太爺淡淡的道：「你叫武小郎？」

武小郎道：「是……」

縣太爺一聲笑道：「當年有個武大郎，他……」

武小郎道：「他是我乾爹……只不過我跟在我二叔身邊有幾年。」

「你二叔？」

「就是那景陽崗打老虎的英雄武松。」

他的聲音很响亮，因爲武家出了個打虎英雄，威風的事情當然要大聲的講出來。

縣太爺微微一笑道：「武小郎，你好大的膽子呀！」

武小郎抬頭看看程百里，他回道：「大人，我這是爲大人的前程呀，便膽子再小也卯上了。」

縣大爺冷叱道：「怎麼說？」

武小郎道：「咱們找個人少地方再細說，大人，你這兩廂躲了十多人，我怎好把事情說出來？」

縣大爺臉色冷酷的道：「你好刁呀！」

原來武小郎不用瞧，只豎起耳朶聽，便知道這院子兩邊藏了不少人。

縣大爺對程百里道：「帶他們下去。」

程百里打個揖，立刻高聲道：「走！」

果然，十多名帶刀捕役走出這後衙大院子，武小郎隨之一聲冷笑。

＊　＊　＊

「你過來！」縣大爺向武小郎招手。

武小郎走到廊下站定，他抬頭看這位縣大爺道：「大人。」

「你可以說了。」

武小郎無奈的道：「大人，五百兩銀子。」

縣大爺臉皮一緊道：「就不怕我拿下你打入大牢，只要嚴刑逼供，你不說也不行。」

武小郎道：「我既入虎穴，非得虎子不可。」

「你把我這衙門比做虎穴？」

「大人，你若用手段這兒就是虎穴。」

「哈……原來你膽怯是裝出來的了。」

武小郎道：「也是博得大人的歡心呀！」

縣大爺微微點頭，他承認武小郎的話了。

「好，你說出來由，本大人揣摩一番，如果眞的值得，少不了你的五百兩銀子。」

武小郎手指後面低聲道：「大人呀，你身邊的劉押司是個冒牌貨呀！」

縣大爺冷冷道：「我已知道了，而且你不已經收了五百兩銀子嗎？」

笑笑，武小郎道：「大人，那劉押司的本名叫甘不悔，是滄州司馬亮的部下呀！」

縣大爺道：「我也聽程捕頭說過了。」

武小郎道：「小人想知道劉押司懷中有多少張官府的封條？」

縣大爺一怔道：「甚麼封條？」

武小郎道：「王員外凶宅的廳門呀！」

縣大爺道：「當然是僅有一張，封上之後是不可以再撕毀的。」

武小郎道：「劉押司懷中就有幾張。」

縣大爺冷冷道：「哼，他是方便再寫幾張……」

武小郎道：「小人凶宅看大門，半夜裡有人去開門，縣大爺，這幾天夜裡就有幾個人，其中一人是劉押司！」

「另外是些甚麼人？」

「另外有三人，一人乃是司馬亮的管事姓成的，還有兩人更非一般可比。」

「他們是誰？」

武小郎道：「大人，先拿銀子五百兩呀！」

縣大爺要發火，武小郎伸手要，而且兩隻巴掌舉得高，等着太爺給銀票。

縣太爺叱道：「說完了自然會給你，少在本大人面前一副潑皮樣。」

武小郎道：「這年頭唯有一件事情是眞實的，那便是銀子抓在手心裡最是牢靠實在了。」

「你不打算說下去？」

「下面一段最重要，我若說了以後萬一銀子泡了湯，我豈不是白忙這一場？」

縣太爺道：「你等等。」

這叫大人也拿武小郎沒辦法，祇得返身進入後廳，沒多久果然取來五百兩銀票，道：「銀子在此，你可以往下面說了。」

武小郎道：「大人吶，銀票拿來交給我，難道我還膽敢拔腿跑？」

縣太爺道：「你急甚麼？如果你的消息價值高，本大人也許給得更多。」

武小郎道：「如果大人聽了這消息不值甚麼，我仍然可以把大人的賞銀退還呀。」

縣太爺沉聲道：「你眞是個難纏的潑皮。」

武小郎道：「好說，好說。」

縣太爺抖手把銀票抛過去，在那幾張銀票飛舞中，武小郎的手法眞夠快，一張張他自空中接回來，他數也不數一下的便把銀票揣入懷中了。

「哈……」武小郎開心呀。

武小郎這是意外的收穫，他原是打算挑起程百里等人的注意，設法與劉押司那夥人幹起來，爲的是叫他們雙方都不能順利的在王家凶宅中把寶物盜走，不料他見了程捕頭以後，心眼靈活地運用之下，一千兩銀子入了他的寶庫，他當然忍不住的笑了。

縣太爺沉聲道：「可以說了吧？」

武小郎走近縣太爺，他把聲音放低道：「那個劉押司呀，不，應該改口爲甘不悔的傢伙，他這三天每天半夜就率領着三個人在王家凶宅中找寶呀。」

縣太爺的臉色也變了。

武小郎又道：「除了司馬亮的部下成管事之外，另外兩人更厲害。」

「誰？」

「涼山神偷于小二與于小七兄弟二人呀，大人，一般人盜東西不易，但賊就不一樣了，他們好像會聞也會摸，甚麼地方有寶，他們祇一瞧就明白了，大人吶，聽說王員外有個傳家之寶叫翡翠玲瓏寶塔，價值連城，萬一……」

縣太爺手一揮道：「別說了。」

武小郎道：「大人，這消息值不值五百兩？」

縣太爺淡淡的道：「人走時運馬走鏢，這事正巧被你碰上了，祇不過你在王覺的凶宅中守大門，此回你可要當心，少說話！」

武小郎道：「大人放心，我守口如瓶呀。」

縣太爺道：「武小郎，你可以走了。」

武小郎却又放低聲音道：「大人呀，大人吃過小人送上的大菜之後，小人再奉送大人一道小菜！」

縣太爺道：「你還有甚麼消息？」

武小郎道：「大人呀，滄州來的四人都有一身好功夫，他們雙臂一張能上屋。」

縣太爺吃驚的道：「劉押司也會功夫？」

武小郎道：「眞的劉押司我不知道，但這假的劉押司可不得了，大人要多加小心了。」

縣太爺聳動鼻子道：「原來我身邊臥了一隻吃人的大老虎呀。」

武小郎吃吃笑道：「大人呀，這道小菜可口吧？」

縣太爺冷冷笑了。

*　*　*

武小郎與程捕頭二人又走出衙門了。

程捕頭拍拍武小郎道：「武小郎，你這前前後後的一共弄了不少銀子了。」

武小郎道：「不多啦，一共一千二百兩。」

「不多？」

「小小的一千兩百兩嘛！」

「好個潑皮，你打算多少銀子才算多呀。」

武小郎淡淡的道：「逮個機會嘛，我想再弄上個萬二八千兩的。」

「萬二八千兩呀，娘的，你拿得動嗎？」

武小郎道：「這年頭是不會有人嫌銀子多的，大人呀，你嫌銀子多嗎？」

程百里忽然抓牢武小郎，還眞叫武小郎嚇一跳。

「武小郎。」

「大人，你這是……」

程百里道：「我要告訴你，這件事你知我知大人知，你可不能一物二賣，壞了本大人的計劃。」

武小郎道：「這是生意，生意有生意的規矩，公平交易講的是個信義二字，我武小郎不混帳，大人安心了。」

他猛一瞪眼，又道：「大人，你這麼快就有計劃了，你的計劃是甚麼？」

程百里道：「你想知道嗎？」

武小郎道：「如果大人信得過我武小郎。」

程百里道：「你最好別知道，而且你還得把嘴巴封起來，如果壞了我的計劃，銀子你就別花了。」

武小郎重重點頭道：「大人，有道是狠走天下吃肉，狗走天下吃屎，這肉香屁臭我明白，何用大人你關懷，大人，咱們這就分開吧，別被那冒牌的押司遇見了，甚麼也完蛋！」

他說完就走，而且是走得不回頭。

程百里心中火冒三丈，但他仍然喃喃的道：「這小子不是個簡單人物，我得多多的注意他，娘的，說不定他就是那個海棠大盜也說不定。」

他懷疑武小郎是海棠大盜，如果這事被武小郎或張水柔知道，那才叫二人笑彎了腰。

*　*　*

程百里走回酒館裡，甘元還在喝酒吶。

「那潑皮呢？」

「回王家凶宅去了。」

「眞他娘的不是好東西，大人，是不是……」

程百里道：「五百兩銀子一個子兒沒少給。」

甘元道：「是甚麼大不了的消息？」

程百里道：「大人尚未召見我，我想大人必是聽了武小郎的說詞以後在傷腦筋了。」

甘元道：「程兄，事關緊要，必要時我見見你家大人如何？」

二人正在說着，忽見一個捕役走過來，程百里就知道大人要見他了。

「走，甘兄，跟我去見大人。」

那個捕役已向程百里道：「頭兒，大人要見你了。」

程百里道：「我這就回衙門去，娘的，好戲就快上演，得好好的合計合計。」

甘元也跟着程百里走了。

*　*　*

武小郎知道一件事情，那便是不多久這座王員外凶宅就會好戲連台的唱起來。

武小郎關心躺在棺材中養傷的盧小玉，當然要把這件事對盧小玉說個明白。

武小郎又來到了二道院的右面大廂房中，那正是午時三刻，這個時候的人們多一半找地方小睡一番，當然那劉押司或程百里任何一方也不會在此時前來。

「盧姑娘，我來了。」

果然棺材中傳出盧小玉的聲音道：「武大哥。」就聽木板交錯聲，盧小玉挺起來了。

武小郎走過去關懷地問道：「盧姑娘，此地不久有惡戰！」

盧小玉道：「甚麼惡戰？誰同誰呀！」

武小郎便把將要發生的事情及向縣太爺密報之事說了一遍，他還把兩張銀票取出來對盧小玉又道：「這些銀票妳收下，萬一走出此地是要花用的。」

盧小玉道：「我還能用得着嗎？」

武小郎道：「這就很難說了，妳先收着。」

盧小玉有些黯然的接過銀票道：「那夜敵人血洗我家，我身中七刀，如何被人放進這棺材中我一些也不知道，便是醒過來伸手一片漆黑，我還不相信發生了這樣悲慘的事情，我王家在這泰山縣原是不少親戚朋友，可是至今這些人也不見

出面，倒是遇上了不相干的武大哥，唉，你還送我銀子啊。」

武小郎道：「當今人心大變，好人個個完蛋，幾曾見過雪中送炭的人，倒是到處盡是些錦上添花的小人吶。」

盧小玉道：「武大哥，有一天我也上橫山，以你看，我去橫山他們會收留我嗎？」

武小郎聽得心一疼，連女子也有上橫山當響馬的心，這是甚麼世道呀！

他重重的搖搖頭道：「別想那麼多，妳好生休息，且等着看他們狗咬狗吧！」

於是武小郎匆匆地回到門房了，他也要睡足覺，因爲他要夜裡看熱鬧。

＊　＊　＊

落雪了，雪花像一粒粒爆開的玉米般大粒悄悄地落向大地，落向泰山縣城，更覆蓋了王覺的那座凶宅。

落雪無聲似有聲，迷漫着一種極端恐怖的氣氛，震撼着人們的心扉。

恐怖祇爲一般人所以爲，對於那些一心想奪取甚麼的人們，恐怖反而帶給他們一種自以爲安全的安全感。

劉押司便高興的對身後緊跟而來的三人道：「這種天氣鬼也不會出來，今夜非找到不可。」

那個黑大個子成管事道：「于小二，你兄弟敲敲打打的已找了不少地方，憑你們的經驗，需要花費多久才能找到那件老爺子急於到手的寶物呀！」

于小二道：「找東西不能急，找東西與向某人盜東西是大不相同的。」

于小七接道：「成管事，最難的便是找寶，需知如果寶物主人在，咱們可以想辦法從這人的表情口氣中猜出來寶物可能被他放置的地方，如今祇憑一股勁兒的到處碰壁，你瞧這麼一座大宅院，別說是三幾天，便是三十天找到已是幸運的了。」

那劉押司冷冷的道：「好傢伙，你兄弟打算熬上三十天呀，不怕出漏子！」

于小二道：「出漏子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咱們可不是前來混日子的，誰不想馬上找到呀。」

成管事道：「于小二，我可告訴過你兄弟，老爺子有交代，早一日找到多給賞銀，別叫老爺子對你兄弟失望，損及涼山神偷的名聲。」

于小二站在廊後沉聲道：「喂，成管事呀，你可千萬別疑心呀。」

成管事道：「我疑心甚麼？」

于小二道：「莫非管事以爲我兄弟已經發覺寶物在甚麼地方而不說明白，打算找機會自己盜回涼山呀！」

「哈……」成管事笑了。「這是你說的，嘿……」

于小二道：「甚麼人的東西我兄弟都敢取了，祇有司馬老爺子的東西，咱兄弟連想的念頭也沒有，也不敢！」

劉押司道：「這話我已聽第五遍了！」

于小二道：「我實話不厭煩，謊言祇一遍，甘……」

劉押司一瞪眼，低沉的叱道：「甘甚麼？」

于小二立刻改口道：「劉押司，進去吧！」

這夜四人不用再去門房瞧那武小郎了，四個人自後院牆躍進二大院中，四人眞是一身好輕功。

雪越下越大了，四個人不約而同的跳在後廊上抖着一身的雪花。

那成管事指着大廳堂道：「這麼重要的傳家之寶，姓王的老小子，他絕對不會放在別的地方。」

于小二道：「這可很難說，有道是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虛實併用的事情江湖上到處可見。」

于小七接道：「我敢說，這姓王的必也是個老奸巨猾的回鍋油條！」

劉押司道：「于家兄弟，動手吧，我與成管事爲你二人前後把風，今夜大雪天，盡可以大膽而爲。」

他說着又把門上的封條撕去，于家兄弟已走進黑呼呼空蕩蕩的堂屋裡了。

不旋踵間，屋內傳出叮叮咚咚之聲，想是于家兄弟二人又在屋中尋找寶物了。

祇見成管事把身子縮在一根粗大的柱子後面，雪在落，偶爾雪花會吹飄在他身上，引得他抖手抹去。

那劉押司閃躲在廳屋後面的牆角裡，如果不仔細看，那地方誰也不會認爲有人在。

＊　＊　＊

武小郎未走出大門房，他把那個舊的棉被裹身上，更把酒喝了半斤多，因爲他在等着看有人在後院打起來，這可是一場熱鬧戰。

祇不過從二更天到四更將盡，後院一些聲音未傳來，這倒令武小郎心中懷疑起來了。

伸伸頭看外面，外面一片銀白色，武小郎正奇怪，爲甚麼官家未前來？這種機會太好了。

武小郎想不通爲甚麼程百里他們未出面。

武小郎忍不住奇怪的披了衣衫往外走，他打算先在牆後撒撒尿，

然後往後面去瞧瞧。

便在這時候，忽的附近閃出一個人來了，這人的突然出現，嚇了武小郎一跳。

武小郎尚未開口問，那人已沉叱道：「武小郎，你出來幹甚麼？」

武小郎摸摸褲襠道：「撒尿呀，昨夜晚吃醉裹被而眠……我……彆得忍不住了！」

「毛病不少！」

「嗨！程大人，撒尿怎會是毛病。」

原來這人是程百里，他從附近的牆邊過來了。

程百里手上拎着刀，他對武小郎道：「我回衙門去了，武小郎，你的消息是可靠的，劉押司果然不是劉押司，娘的，他的易容眞高明。」

武小郎道：「我說劉押司的易容高明，乃是司馬亮的手藝！」

程百里道：「武小郎，你以後祇需像今夜一樣就可以了，記住沒有？」

武小郎道：「我不插手管爛污事，我也沒那麼大的本事管閒事，倒是我想問一句，既然你大人已証明這劉押司乃是個冒牌貨，你爲什麼不抓他？」

程百里嘿嘿一聲笑道：「抓他？時機還未成熟。」

一怔，武小郎道：「什麼時候時機成熟？再不下手人跑了。」

程百里道：「他們未得手之前是不會跑的，嘿！」

這是得意的一聲冷笑，立刻令武小郎警覺到一件事情，那便是官家也在打那件寶物主意，如今程百里不下手抓人，那是因爲寶物尚未出現，他們等到寶物被于家兄弟二人尋到以後，再來個人贓俱獲，豈不大妙。

想通了這件事以後，武小郎衝着程百里豎起大拇指道：「高，眞高明，大人呀，小人我十分佩服。」

程百里笑道：「個猴兒精，你比你乾爹武大郎可精明多了，你乾爹如有你的一半聰明，娘的，潘金蓮也不會被西門慶勾上手。」

武小郎一聽大怒道：「娘的，你少損我們武家人，程大人，人怕揭短樹怕揭皮，你最好少提咱武家那一段。」

程百里道：「好小子，你發他娘的什麼火？你可知你在對什麼人說話？」

武小郎道：「說人不說短，打人不打臉，我以爲那是武家唯一見不得人的事，你怎不說說我二叔武松呀，操！」

「操？你操石頭來，武小郎，你最好以後老實些，我可要明白的告訴你，我還眞有些懷疑那海棠大盜是你，還是那個開野店的女子張水柔。」

武小郎不說了，挺冷的落雪天他不想同程百里再扯個沒完沒了，反正今夜是看不到他們斷殺了。

「大人，我撒尿了。」

他掏出小鳥便往牆邊撒起來，程百里一聲罵：「你他娘的！」

程百里走了，他看上去只是一個人，但到了王家凶宅附近，嚄，至少出現二十個人圍過來，這些人看上去十分臃腫，長棉袍子掛腰刀，枯守了一夜，個個幾乎被凍僵。

就聽一人低吼：「撤！」

一行人沿着後街小巷往衙門方向走了。

武小郎看得吃一驚，這些人一夜未成眠，又逢落雪天，眞是應了那句話：「當官的放個屁，當兵的跑斷氣。」

＊　＊　＊

官兵也撤了，這表明前來盜寶的劉押司四人仍未得手而走了。

武小郎不回門房了，他取了些吃的往後院走，却在走道處遇上了盧小玉。

盧小玉有些冷颼颼地道：「武大哥，我好冷。」

武小郎伸手摸去，吃一驚道：「妳病了？」

盧小玉道：「我冷。」

「妳失血過多，又遇落雪，這一夜妳在棺中夠冷的了，我爲妳把身子先暖暖。」

他關懷的摟抱住盧小玉走入門房內，急忙把舊棉被裹在盧小玉身上，再把酒也送到小玉唇邊：「喝幾口。」

盧小玉張口喝了兩口酒，喘息幾聲道：「武大哥，我好多了。」

武小郎道：「盧姑娘，妳不能再熬下去了，我要想個辦法把妳送去十字坡。」

盧小玉道：「不，我要看看是什麼人血洗我家。」

武小郎道：「一時三刻很難判定，哎，我先是懷疑滄州司馬亮幹的，但又覺得程百里與人聯手幹的，但是再想一想又覺不對。」

他認眞的思索一陣，又道：「我以爲他們雙方都有嫌疑，但這種事如果雙方有嫌疑，那可能還有第三者下的毒手也說不定。」

盧小玉也吃驚道：「還有第三者，會是誰？」

武小郎道：「這就難說了，只不過三五日內怕是不會有結果，因爲程百里在等。」

「他等？等什麼呀？」

武小郎道：「這老捕頭是一頭老狐狸，他要等着那假的劉押司找到寶物的時候來一個人贓俱獲。」

盧小玉道：「這一招確實厲

害。」

武小郎道：「所以我說，妳還是去十字坡把傷養好了以後再說。」

盧小玉想了一下道：「我好像只有一個辦法了。」

武小郎道：「去十字坡。」

盧小玉道：「不，是另外辦法。」

武小郎道：「妳另外什麼辦法？妳在這泰山縣乃是大家媳婦，多少人認得妳呀，妳能走出去嗎？」

盧小玉道：「武大哥，我不走出去，但我要指示那藏寶的地方。」

他此言一出，武小郎吃一驚道：「不可以。」

盧小玉道：「爲了報仇，我王家傳家之寶也只有犧牲了，報仇第一。」

武小郎道：「盧姑娘，報仇之事已有橫山好哥們擔待了，又何必把寶送給仇家？」

盧小玉道：「王家已完，寶已不重要了。」

武小郎聽得黯然一嘆，又聽盧小玉道：「有一回我公公六十大壽，全家人就在後院涼亭爲我公公做壽，也許是公公故意的，也許是公公酒喝多了，他指着涼亭地下道：『這兒最重要，這兒有咱們王家三代藏的傳家之寶，哈……』」

盧小玉喘了一口氣，又道：「當時我並未在意，以爲只是公公玩笑一句，而且公公一向把傳家之寶看得十分重要，他怎麼會輕言？只不過這幾天我思前想後，也許那寶物眞的在那涼亭地下也說不定。」

武小郎一聽之下，心中一緊道：「我見過那涼亭，有個匾額木刻寫着浩然亭三字，十分醒目。」

盧小玉道：「聽公公說，王家建這浩然亭已經有三代了，王家忠於朝廷，這在泰山縣老一輩人均知我公公上一代曾與胡人拚戰在娘子關外。」

武小郎不知這是幾十年前的哪一段，但他已覺出王家乃忠良之後應不會錯。

武小郎想了一下，道：「既是姑娘如此決定，我來引他們上鈎，妳以爲如何？」

盧小玉道：「武大哥，你就琢磨着辦吧！」

她見外面天色，便撐着站起來道：「我該回去了，武大哥，天快亮了。」

武小郎道：「也好，我再設法爲妳找一床棉被，妳睡在棺材裡也好過些。」

果然，武小郎在後院廂房裡找到棉被與棉墊子，他爲盧小玉把被子鋪起來，等盧小姐躺下，便把被子爲盧小玉又蓋起來。

深深的吁了一口氣，盧小玉忽的伸手拉住武小郎道：「武大哥。」

她的手有些涼，但仍然令武小郎一怔：「盧姑娘，妳有話說？」

盧小玉道：「武大哥，那件血衫小心存放啊！」

武小郎淡淡一笑道：「盧姑娘，血衫已處理了。」

「眞的？」盧小玉很興奮。

武小郎道：「我已委托一位好兄弟直送橫山了。」

「這人可靠嗎？」

哈哈一笑，武小郎道：「這位兄弟不是外人，乃當年梁山聚義的時遷前輩的兒子時九子，這位時兄弟十分精明，眞乃虎父無犬子呀。」

盧小玉忽的一挺而起，他環抱住武小郎的脖子就送上一陣香吻。

武小郎心頭一緊，他以爲這是一種感激的吻而心未存雜念，不料盧小玉吻着，道：「你眞好，我曾發過誓，如有人把血衫送上橫山，我便把這死而未死的身子送這人，絕不食言，如今……」

武小郎一聽全身一緊，他急忙把盧小玉錯開身子，道：「不可以。」

盧小玉道：「我已表明心跡了，武大哥，我累了，我要睡了。」

她臉上血跡仍在，露出凄慘的一笑便又躺在棺材中緩緩閉上眼睛。

武小郎的心中眞是五味雜陳，不知如何是好，他發覺盧小玉的口氣很堅決，彷彿已經要嫁他了，這光景如果被十字坡的張水柔發覺，那個殺人如宰鷄的女人誰敢惹呀。

武小郎痛苦了。

* * *

武小郎提着酒壺往街上走，大雪天街上行人稀少，走過街中，他發現錢大夫自大門裡拉門走出來，那錢大夫有些垂頭喪氣的看了一眼武小郎，於是，武小郎要逗一逗這個被張水柔弄去大半積蓄的惡郎中。

「大夫，好冷的天呀！」

「嗯！」

錢大夫不想同武小郎多囉嗦。

武小郎當然看出來錢大夫一肚皮的不高興。

「大夫，聽說你破財了。」

錢大夫道：「可惡的海棠大盜。」

武小郎哈的一笑，道：「大夫呀，我知道誰是海棠大盜，只不過……」

他只這麼一句話，錢大夫已上前拉住他急切切的道：「你知道海棠大盜是誰呀，快快告訴我。」

武小郎道：「我若告訴你，我

多嘴會被殺的呀！」

錢大夫生生把武小郎拖到他的藥舖裡，道：「進來！我請你吃酒。」

武小郎走進藥舖裏道：「我不吃酒，我吃過酒了。」

錢大夫道：「你說說，我聽聽，誰是那缺了八輩子德的海棠大盜呀！」

武小郎道：「我不敢說呀！」

「你今非說不可。」

武小郎道：「錢大夫，你拿什麼來謝我？」

錢大夫一怔道：「謝你？我……破產了吔！」

笑笑，武小郎道：「你大夫有的是銀子，你永遠也不會破產，因爲只要泰山縣有人，有人就會有人生病，你們當大夫的有缺不完的德，小病醫成大病，然後獅子大開口，這玩意兒，病人無法講價錢，你要多少就是多少，想一想你眞幹對了行，下輩子你們當大夫的生爛瘡，操！你還對我哭窮呀！」

錢大夫道：「辛苦三十年，白忙了。」

武小郎道：「沒什麼，那也是你在合法掩護非法向苦哈哈病家敲的。」

錢大夫道：「我請你進門來告訴我海棠大盜是什麼人，可不是請你進門來損人的。」

武小郎道：「告訴你之後你又怎麼樣？」

錢大夫道：「我苦無法找此人，我自會請官家爲我討回公道。」

一笑，武小郎道：「也罷，我便告訴你吧，但是，我總不能白白把這人對你說吧？」

錢大夫道：「我想你是需要點銀子，要不然你也不會大着膽子爲了幾個制錢在那北後街的凶宅中看大門了。」

武小郎搖搖頭道：「我不要銀子。」

一怔，錢大夫道：「你要什麼？」

武小郎指着外面道：「天下大雪，眞冷！我想討些人參什麼的保養一下身子骨，乾脆，你來半斤老山人參，另外再弄上大補湯我拿回去熬了吃。」

錢大夫道：「好，我答應你。」

他命伙計立刻照辦，嚄，兩大包一小包全部放在桌面上，大包是補的四物之類，那小包乃是老山人參整半斤。

武小郎口中不住的「謝謝！謝謝！」他一包包的往袋中塞着。

錢大夫道：「四物不値什麼，但老山人參價碼高，你可以對我說出那個可惡的海棠大盜了吧？」

武小郎點着頭，道：「有道是『拿人的手長，吃人的口短』，收你的錢財當然要爲你消災，錢大夫呀，如果我是你，丟了財也就認了，常言道得好，財去人安樂，又有人說，該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誰也不能要，我看你的失金不該是你的，別再去找了。」

錢大夫一聽，叱吼道：「娘的，聽口氣，你同那海棠大盜一個鼻孔出氣呀，娘的。」

武小郎道：「我話還未說完吶，別發火呀！」

錢大夫道：「你快說說下去。」

武小郎道：「我話的前半段是勸大夫的話，這後半段才是有關那海棠大盜的事情。」

錢大夫道：「我只聽後半段。」

武小郎道：「錢大夫，有一天半夜三更天，我發現有個黑大漢，這人會飛呀，功夫眞高。」

錢大夫道：「是個飛賊。」

武小郎道：「這人也用下五門迷香坑人。」

錢大夫立刻點頭道：「對，對，對，那夜我就是被迷香薰倒的，你說對了。」

武小郎心中樂歪了，這些話出口，已叫這惡大夫的深信不疑了。

他忽的拍拍巴掌道：「錢大夫呀，你知道不知道那個接壤在邊界上有個地方叫橫山呀。」

錢大夫道：「聽說橫山有响馬？」

武小郎重重點頭道：「那個黑大漢便是由橫山响馬窩下來的。」

錢大夫聽得一瞪眼道：「你是說海棠大盜是响馬？」

武小郎道：「一點也不假。」

錢大夫道：「是不是响馬你是怎麼知道的？」

武小郎道：「我見過橫山有人劫囚犯，這件事你可以問問程捕頭就知道。」

錢大夫吃驚道：「那人也劫囚犯呀？」

武小郎搖搖頭道：「那人同劫囚犯的一同回橫山了，所以我知道那個海棠大盜是橫山下來的人。」

錢大夫道：「眞的？」

武小郎道：「不信你可以去問程捕頭呀。」

錢大夫急急問：「你在什麼地方發現他們一起的？」

武小郎道：「山裡呀，我暗中發現的，我沒本事去抓人，我還不想死呀！」

他哈哈一笑往門外就走，錢大夫氣得直跺脚，頓足大嘆：「完了，完了，我還去找程捕頭幹什麼呀！」

原來他冒雪出門，乃是上衙門找程百里問問他的這個案子進行得如何了。

（未完・七）

上文提要：駝背老人正與徐元平對招，胡矮子拿出白鳳令旗，要他們聽令速去洛陽，幾人倏忽離去。又來了丁玲丁鳳的三叔父，幸虧沒被發現，徐元平因與丁玲齟齬，打了她一巴掌……三人易容聯袂坐騾馬車去洛陽，由徐元平充當車伕，根據丁玲的江湖經驗，恐怕三五日內定然有震撼武林的變故發生，因爲甚少出現的查家堡少堡主也來到中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江湖之路譎又詭　不慎中毒倖脫險

黑衣大漢似是摔得不輕，半晌工夫才站起身子，望了徐元平兩眼，冷笑一聲，轉身疾奔而去。

店小二爬起身，一臉諂笑望着徐元平道：「失敬，失敬，小的有眼不識泰山，看不出你掌車的是一個練家子。」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好說，好說，在下想向你打聽一個人，不知可不可以？」

店小二道：「只要是住在我們萬盛棧的客人，小的大都知道，你且說來聽聽？」

徐元平道：「有一個身材修偉的駝背老者，和一個身材很矮的老叟，不知是否住在貴棧？」

店小二略一沉思，道：「這兩個人，小的倒還沒有見過，這幾日洛陽城突然來了很多帶刀帶劍的江湖朋友，各家客棧都住滿了人，這些大爺們花錢雖不在乎，但却難伺候得很，一個不好舉手就打，小的昨夜招呼這般大爺們，一宵沒有睡覺，今天上午起身較遲，也許那兩位客人是今日上午落棧，小的這就去給你老打聽一下，歇會兒就給你回話。」說着話，退了出去。

忽見人影一閃，丁鳳急躍出室，迅快的關好跨院木門，拉着徐元平奔入上房。

只見丁玲坐在紅漆木椅上，一手支顎，微顰黛眉，不知在想的什麼心事，一見徐元平，道：「今日咱們二人算撿回了一條命，唉！想不到連久已不在江湖露面的神丐宗濤，竟也趕來洛陽，以眼下情景看來，這洛陽古都當眞是要掀起一場驚天動地的大風波了。」

徐元平愕然驚道：「什麼？咱們途中遇上的那位滿身污垢的怪叫化子，就是名震天下的神丐宗濤？」他忽然想起師父在彌留之際，告訴過他一句話，「遍天下俠義道中人物，只有神丐宗濤一人和你那仇人結有樑子，不相往來。」

丁玲目睹他愕然之色，微微一笑道：「怎麼？你認識那個神丐宗濤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不，我只聽家師說過此人。」

丁玲臉色微微一變，道：「這麼說來，令師和神丐宗濤，定然很要好的朋友了？」

徐元平笑道：「那也不是，家師亦只是聽人說過此人而已。」

丁玲追着問道：「只看你武功成就，就知令師定是一位奇人，不知可否告訴我們令師的姓名？」

徐元平道：「家師已然謝世，恕我不便奉告。」

丁玲微微一皺眉頭，笑道：「徐相公既不願說，我們姐妹也不便追問……」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之聲打斷丁玲未完之言。

徐元平只當那店小二已探得駝背老人消息，特來相告，立時急奔出房，打開兩扇木門。

只見門外站着一個身着藍綢長衫，年約廿三四，文質彬彬英俊少年，那少年身後併肩站着四個健壯大漢，其中一人，正是剛才被自己摔倒在地上的黑衣人。

那藍衫少年兩道冷電般的眼神掃掠了徐元平一眼，拱手笑道：「借問一聲，兄台可是由雲夢山來的麼？」

徐元平看對方氣度不凡，當下也抱拳還了一禮，道：「在下乃趕車之人，並非由雲夢山來。」

藍衫少年微微一笑道：「雲夢山鬼王谷製作的人皮面具，天下武林誰人不知，兄台不願以眞面目示人，在下不能相强，煩請通報一聲，就說冀東查家堡查玉求見兩位姑娘。」

徐元平暗暗一驚，不禁仔細打量了對方兩眼，但覺來人一派文秀氣質，大異普通武林人物，長衫粉履，星目朱唇，神態閒雅，嘴角間始終掛着微笑，除了眼神之中略現稜芒外，再也看不出異樣之處，分明內功已到不着皮相之境。

這情景，使徐元平大感爲難，因對方單刀直入的說法，似已確定了丁氏姊妹在內，既不便出言否認，又不便作主迎客，一時之間，呆在當地，答不上話。

正感爲難之際，忽見丁鳳白衣飄飄，慢步而出，望着那藍衫少年微一笑道：「我姐姐正卸塵裝，不便迎客，特派小妹迎駕，恭請少堡主室內待茶。」

藍衫少年拱手笑道：「怎敢勞二姑娘芳駕親迎……」話至此處，突然回頭對隨來大漢說道：「你們先回去吧。」四個大漢一齊垂首躬身，長揖而退，神態之間，萬分恭謹。

徐元平看得一皺眉頭，向旁側讓了一步。

丁鳳忍不住盈盈一笑，帶着查玉直向房中走去。

兩人剛到門口，丁玲已迎了出來，輕啓櫻唇，嫣然一笑，道：「少堡主一向坐鎭冀東，日理萬機，怎得有暇到洛陽小遊？」

查玉道：「查家堡祇不過荒山小村，怎比得鬼王谷天下皆知，不敢當姑娘過獎。」

丁玲一面欠身讓客，一面笑道：「江北道上人物，有誰不知查少堡主大名。」

查玉微微一笑，緩步入室，丁玲讓座之後，問道：「少堡主難得有暇涉足江湖，這次破例遠來中原道上，想必有重大事故，不知能否見告？」

查玉含笑答道：「不敢相欺兩位，兄弟這次却是有爲而來，查家堡和鬼王谷素來交誼深重，故而斗膽造訪，想借重賢姐妹一臂相助。」

丁玲道：「查少堡之命，愚姐妹自是不敢推諉，但請說明來意，也讓愚姐妹斟酌一下，祇要是力所能及，自當全力以赴。」

查玉呵呵一陣輕笑，道：「大小姐客氣了，兄弟之意，是想合鬼王谷、查家堡雙方之力，共謀其事，成則雙方有份。兄弟來時，實未想到事情這等棘手，黑白兩道中有名人物，竟然大都參與其事，看來這古都洛陽勢將掀起一場風波，兄弟行色匆匆，未能多帶人手，就目前所見而論，實力已嫌單薄，兄弟甚感爲難。」

丁玲秀目一轉，道：「少堡主所見極多，不知是否已見過神丐宗濤？」

查玉臉色一變，道：「什麼，那老叫化子也趕來了？」

丁玲微微一笑，道：「我和妹妹親眼所見，自然是錯不了。」

查玉微一沉忖，緩緩說道：「老叫化子的武功、爲人，賢姐妹定然早有所聞，如他眞的趕來……」話至此處，倏然住口，冷笑一聲，反臂揚腕，三縷細若髮絲的銀線疾向窗外飛去，雙足微一用力，祇見他晃肩作勢，人已由坐椅凌空而起，直向後窗飛去。

這陡然的大變，使素來機智的丁玲，也不禁爲之一呆。

查玉突躍飛撲之勢，迅如雷電射一般，一掠之下，已到後窗，探手向外一攫，立時冷哼一聲，暴退室內，却聽窗外不遠處飄來一聲極輕的冷笑。

丁玲轉頭看時，祇見查玉手中握着一條二尺多長、全身金黃的蛇，蛇頭已然被他捏碎，腥臭的蛇血順着他掌緣不停滴下，蛇身仍在不停的擺動。

丁氏姐妹自小在山中長大，時常見蛇，一望之下，已看出那是一條極毒的蛇，丁鳳忍不住叫道：「少堡主快些放手，是毒蛇。」

查玉望了手中緊握的毒蛇一眼，笑道：「千毒谷中的人果然猾，事先已備了毒蛇，我一伸手，他立時把毒蛇給送了上來，哈哈……」

丁玲笑讚道：「查少堡主眞不愧閃電手的雅號，出手之快，尤閃電，愚姐妹佩服至極。」

查玉恢復鎭靜之色，揚手把蛇拋向窗外，笑道：「眼下這洛陽故都，已然是殺機瀰漫，步步危，千毒谷中人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派人暗中施襲，想必有恃無恐，兄弟得出去查看一下，剛才和兩位所談之事，敬請兩位姑娘三

思，兄弟今晚上再來討教。」說完，長揖告別，辭出靜室。

丁玲送到房口，笑道：「少堡主慢走，恕我們姐妹不送了，今宵二更時分，愚姐妹仍在此室候駕。」

查玉拱手一笑，道：「兄弟自當按時到訪。」一句說完，人已到跨院外面。

徐元平一直站在旁邊，冷眼旁觀，直待查玉出了跨院，才望了丁氏姐妹一眼，道：「此人身手不凡，出手疾如迅雷，看來不在昨宵所遇那駝背老人之下。」

丁玲忽的斂去臉上笑容，道：「妹妹去把院門關上，徐相公請入室中，我有事和你商量。」翻身一躍，落到窗邊，探頭向外面張望一陣，然後關好窗子，低聲說道：「此刻，咱們已陷入步步凶危之境，千毒谷中的人無孔不入，一不小心，就有性命之憂。」

忽見門簾一掀，丁鳳當先而入，她身後緊跟着一個店小二，毡帽低垂，手捧茶盤，替三人各斟了一杯，躬身而退。

丁鳳望了姐姐一眼，又跟在那小二身後出去。

丁玲雙目凝神，仔細的查看了杯中茶色，嘴角間泛現一絲冷笑，但却一語不發，直待丁鳳重返室內，才低聲問道：「院門上好了麼？」

丁鳳點點頭道：「上好啦。」

徐元平低頭看去，祇見茶色碧澄，清香撲鼻，絲毫看不出異樣之處，不禁問道：「怎麼？難道這茶中有什麼古怪不成？」

丁玲一歎道：「江湖上的險惡陰詐，說起來，實使人心驚膽慄，縱然是身負絕世武功之人，有時却也一點使用不上，徐相公也許覺得我們姐妹爲人太過狡詐，處處都用心機，其實不如此，就難免遭人暗算，就以這杯香茗來說，碧澄清香，很難看出可疑，其實這杯茶中，早已暗下了奇毒。」

徐元平心頭一震，接道：「這麼說來，那店小二也是……」

丁玲微笑接道：「那店小二如不是千毒谷中的人僞裝，亦必是受着千毒谷中的人奴役，祇是他們爲什麼要這般暗算我們？却是令人大費猜疑。」說至此處，仰臉沉思一陣，突然冷哼一聲，道：「咱們索性將計就計，看看他們究竟有什麼陰謀。」

當下把三杯藥茶一起取過，緩移蓮步，進入內室，把三杯藥茶盡皆潑入床下，然後又把空杯分給徐元平和丁鳳每人一個，道：「咱們僞裝服下毒藥，我和妹妹分臥這茶几兩側，徐相公請側躺門後，以便監視後窗……」微微一頓，又道：「不入虎穴，難得虎子，如非萬不得已，且勿出手，最好能聽我命令行事。」說到命令二字，似覺不妥，星目流轉，凝視着徐元平嫣然一笑。

徐元平心中半信半疑的，依言側躺門後，丁鳳却因素對姐姐信賴，毫不猶豫的閉上雙目，仰臥在一張紅漆木椅上面裝作中毒樣子。

丁玲看兩人躺臥好後，又故意把案上茶壺移動了位置，微閉雙目，伏在案上。

大約過了有一刻工夫，忽聞一陣敲門之聲，徐元平忍不住要挺身起來，却被丁玲搖手阻止。

敲門聲響過一陣後，倏然而住，跨院內恢復了一片死寂，夕陽餘暉已盡，天色逐漸的暗淡下來，一頓飯的時光過去了，仍不見有什麼異事發生。

徐元平躺了一會大感不耐，疑惑的望了丁玲一眼，丁玲却點頭微笑，示意他再等一陣工夫。

突然一陣極微的樂聲遙遙的飄傳過來，樂聲入耳不久，緊接着又響起了一陣沙沙之聲，徐元平微啓雙眼一看，幾乎嚇得他挺身跳了起來。

祇見兩條茶杯粗細的蝮蛇由後窗漫遊而入，全身花紋斑爛，不時昂首吐舌，由頭到尾，足足有三尺多長，徐元平不禁一提眞氣，正想施展百步神拳，或劈空掌力，把兩條蝮蛇擊斃，但見丁玲、丁鳳依然僞睡如故，似是根本未把兩條蛇放在心上，當下散去提聚的眞氣，微啓一目，暗中監視那兩條蝮蛇行動。

但見兩條蝮蛇游到了丁玲身側，當先一條猛然向上一竄，張口咬去。丁玲似是早已有備，右手迅如電光石火般疾探而出，抓住蝮蛇七寸要害，右脚同時向第二條蝮蛇要害上點去。

但聞兩蛇咕的一聲輕叫，七寸要害同被擊中。地上一條似是傷得較重，略一掙動，立時死去。竄起的一條，雖被丁玲拿住七寸要害，無法張口反噬，但却扭輪動蛇身，緊纏在丁玲右臂之上。

徐元平霍然坐起，意欲出手相助，丁玲搖搖頭示意他仍然躺下。右手暗中加力，右臂微曲，一伸一抖，纏在臂上的蛇身，突然鬆開，她面不改色的站起身子，迅快的把兩條死蛇移置窗下放好，仍然回歸原位，伏案閉目，假若暈迷。

夜色漸濃，室內一片黝暗，除了兩條蝮蛇侵擾之外，再也不見別的動靜。

徐元平和丁鳳都已有些忍耐不住，幾度站起身子。但丁玲却有着無比的耐性，每次都示意阻止了兩人的行動。

又過了一刻工夫之後，突聞後窗輕輕一響，窗簾微微啓動，迅捷的閃入一條人影。

徐元平藉着衣袖掩遮，微啓雙目望去，祇見一個身材矮小、身着長衫黑紗蒙面的怪人，緩步向室中走來。那怪人沉着至極，私入了別人房間，有如回到了自己家中一般，漫步行來若無其事，直至走到了丁氏姐妹之間，突然一個翻身，雙手齊出向丁玲、丁鳳穴道點去。

徐元平看他翻身出手的部位，剛好可及兩人。心中恍然大悟，原來那怪人在室中漫步，看上去無所事是，其實暗中在選擇適當的下手部位。

他出手奇快，選擇的地勢部位，又極恰當。丁玲、丁鳳竟都未及還手，已被點中了穴道。

那怪人伸手拉下蒙面黑紗，露出一張瘦長的馬臉，呵呵一陣輕笑道：「任妳們雲夢二嬌詭計多端，也休想騙得老夫。」

徐元平實未想到，來人出手，竟然快得使早已有備的丁氏姐妹措手不及，不禁心頭大感凜駭。

忽見火光一閃，那長臉怪人竟然晃燃了手中的火摺子，點起案上燭火，照得滿室通明。

長臉怪人側臉望望窗下的兩條死蛇和壺中藥茶，微微一笑，道：「這兩個丫頭果然是精細，我要是晚到一步，祇怕反着了這兩個鬼丫頭道兒了。」

這當兒，徐元平暗中提聚眞氣，正待躍起施襲，那長臉怪人突然轉過臉來，望着他冷笑一聲說道：「起來，你兩個主人已被我點中了穴道，你還在裝什麼樣？」言下之意，似是根本未把徐元平看在眼裏。

徐元平心中一動，緩緩散去了提聚眞氣，站起身子。

長臉怪人兩道冷電般的目光，很仔細的從頭到脚的把徐元平望了一遍，冷冷的問道：「你可是從雲夢山來的麼？」

徐元平道：「小的是趕騾車的，這兩位姑娘在偃師才包下了小的騾車。」

長臉怪人略一沉吟，道：「你把她們兩人抱入室內，放在榻上。」

徐元平聽得微微一怔，心中着實大感爲難，暗自忖道：這兩人都是黃花少女身份，我徐元平豈能隨便抱得……一時之間，趦趄不前。

祇聽那長臉怪人冷哼一聲，道：「你猶豫什麼？是不是不想活了？」

徐元平看那長臉怪人，相距二女甚近，舉手之間，就可遍及二女要害大穴，如果自己出手一擊不中，二女性命大是危險，祇得依言抱起丁鳳，向室內走去。

徐元平在那長臉怪人監視之下，放好丁鳳，不待那長臉怪人吩咐，自動又把丁玲抱入內室放好。

長臉怪人手舉燭火，望着二女冷笑一聲，道：「暫容妳們兩個丫頭甜睡一會吧！」說完，緩步轉過身來，右手突然一撞，點中了徐元平「期門」穴。

徐元平正在考慮是否立時出手，萬無想到對方竟然藉轉身的機會，搶了先機，兩人相距既近，對方又是用手肘點穴，待他警覺，已然遲了一步，祇覺期門穴上一痳，全身一軟，跌在地上。

他內功精深，雖被人一肘撞上要穴，人並未昏迷過去，心中暗暗盤算，此人武功奇高，我全力和他相拚，也毫無致勝的把握，眼下穴道被點，自是更難和他動手，如若被他看出破綻，祇怕性命難保，當下一閉氣，合上雙眼，裝出暈迷之態。

果然那長臉怪人回肘一撞之後，立時警覺，道：「好小子，內功不弱，老夫幾乎被你瞞過。」飛起一脚，把徐元平踢飛起四五尺高，撞在牆上，又摔了下來。

徐元平穴道被點，又在閉氣裝暈，不能運功護身，這一下摔得着實不輕，但也正因他沒有運氣護身，消減了那長臉怪人不少疑心，他緩步走到徐元平身側，用燭光照望了一陣，吹熄燭火，悄然退去。

室中恢復了一片夜暗，但徐元平仍不放心，凝神靜聽了良久，才緩緩啓開雙目，仔細搜望室內各處，待他完全確定那長臉怪人退走之後，才敢挺身坐了起來暗中試行運氣。

忽聞窗外一陣響動之聲，接着火光一閃，兩個全身勁裝的大漢，魚貫進入內室。

祇聽前面一人低聲笑道：「久聞鬼王谷的兩個丫頭，貌美如花，今宵咱們可得仔細瞧瞧。」

後面一人笑接道：「聽說谷主兩位公子，極傾心鬼王谷這兩個女娃兒，曾經派人去鬼王谷中求親，但却被人家婉言回絕了。」

前面之人一舉手中火摺子，點起案上燭火，照着榻上併臥二女，笑道：「果然是一對美人胚子，難怪兩位少谷主一見傾心。」

後面一人呼的一口氣，吹熄了燭火，低聲責道：「你好大的膽子，二谷主說不定就在這室外屋面上隱着，你竟敢燃起燭火，還想不想要腦袋？」

徐元平從兩人對答之言中，已聽出是派來監視自己和丁氏姐妹之人，心中暗自發愁，忖道：這兩人如此守在室中，可是大大的妨礙我運氣活穴……

祇聽那後面一人輕笑一聲，接道：「你既然愛瞧人家，就請守在室內，我到外面房間去，不過，我警告你不能毛手毛脚的不規矩，出了事，可不是鬧着玩的。」

當先入室一人答道：「你放心，決錯不了。」屁股一抬，竟然就榻沿坐下。

後來那人冷笑一聲道：「祇看你這種擧動，我就放不下心。」霍的從背上抽出單刀，坐在榻邊一張木椅上面，似是要監視當先入室那人行動。

徐元平在兩人入室之時，急中生智，頭一歪，靠在牆壁上面，這兩人祇顧要看雲夢雙嬌，也沒有兼顧到他，雖然被他逃過了兩人耳目，可是人家坐守在室中不動，却又給了徐元平一個絕大的難題。

這間室內，祇不過有六尺方圓大小，祇要有些微聲息，都無法逃過兩人的耳目。

他自慧空大師口授了「達摩易筋經」經文之後，一直就沒有用心推想過經文中的含意，現下穴道被人點閉，情急之下，不自覺默念起慧空大師口授的「達摩易筋經」經文來，想從經文之中，尋求出自解穴道的辦法。

那知這一用心推想，默記在心底的眞經要訣一一在腦際閃過，字字句句無不含蘊玄機，博大精奧，難解難懂，但是把慧空口授的實用法門，和經文一對，登時心中瞭然，變化窮通，不自覺全神貫注，只感腦際如河堤崩潰一般，難遏難止，神遊其間，渾然忘我。

突然間，由院中飄傳來一聲低喝道：「兩位姑娘都已入睡了麼？」徐元平聽聲辨音，已知來人是查家堡的少堡主閃電手查玉，心念一動，思潮倏然中斷，由渾返清。

微啟雙目望去，只見坐守在房中的兩人都已拔出兵刃，悄無聲息的站起身子，一個輕移着脚步，走到外面一間房門後面，另一個却藏身複室門後，兩人都擧着兵刃戒備，看樣子只要對方一推門，立時突施暗襲。

這時，徐元平已由思解經文之中，悟得了自解穴道之法，趁兩人全神戒備門外來人之時，暗中運氣，打通了被點穴道。

查玉亦似是警覺到有變故，喝問一聲之後，再也聽不到聲息。

徐元平緩緩伸動一下手脚，覺得身體已經復常，正待起身去解丁氏姐妹穴道，忽聞呀然一聲，兩扇門突然大開。

那藏在門後的大漢，似是有着極豐富的江湖經驗，並未因房門突然大開而貿然出手，仍然握着兵刃，蓄勢以待。

但見複室門後隱身的一人突然放下手中兵刃，探手由懷中摸出兩隻銀鏢，分執雙手，蓄勢待發。

忽然紅光一閃，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飛落廳中，全室突然一亮。

隱藏門後大漢微一怔神，正待設法撲熄廳中火光，人影一閃中又穿門而入，迅快絕倫的飛落到廳房一角。

但聞一陣朗朗大笑之聲，道：「我還認爲這跨院靜室之中是甚麼三頭六臂的老毒物，原來竟是幾個不像東西的毒子毒孫，早知是你們這等人物，也用不着費我一番手脚了……」

只聽那朗朗笑聲逐漸向房門移動，熊熊火光之下，查玉赤手慢步而來，似乎根本未把那執刀隱在門後的大漢看在眼中，步履從容，行若無事。

那執刀大漢目光轉動，微微一瞥複室，忽然疾躍而起，刀光電奔，猛向查玉撲去。

查玉似是毫無所覺一般，對那迎面疾劈而下的刀光望也不望一眼，却側臉注視着複室門口。直待刀距頭頂尺許左右光景，才突然向右一讓，左手閃電而出，迅快無比的抓住那疾撲而來的大漢右腕。

只聽察的一聲輕響，那握刀大漢右腕骨已被扭斷，慘叫尚未出口，查玉左脚已飛踢在他小腹上面，耳目口鼻鮮血齊出，悶哼一聲，氣絕而死。

那隱藏在複室門後大漢，似是被查玉出手擊斃他同伴的迅辣手法震住，直待查玉衝進複室門口，他才把雙手扣握的兩支毒鏢抖腕一齊打出。

查玉看似無備，其實早已暗中留心，那大漢毒鏢剛一出手，查玉已然警覺，左手輪動手中屍體，擊落兩支毒鏢，右手遙空一拳，直向那發鏢處擊去。

但聞噗通一響，隱藏在複室門後的大漢，吃查玉家傳武功「百步神拳」擊中前胸，仰身栽倒地上。

擊鏢發拳，一齊動作，在兩支毒鏢擊落的同時，查玉已衝入複室，左手横屍作盾，防敵施襲，右手探懷摸出火摺子一晃，複室中火光閃動，亮起一點微弱的火焰。

查玉先將兩個大漢的屍體放在複室壁角，然後走到二女併臥的木榻之前，很仔細低頭查看了一陣微一搖頭，雙手並出，在二女被點的穴道上推拿一陣，然後又輕輕在二女「天靈蓋」上各擊一掌。

但聞二女同時長吁一口氣，挺身坐了起來。

查玉在推活二女穴道之後，迅快的向後退了幾步，滿臉微笑，靜靜的站在一側。

丁玲目光流動，環掃了室中景物一眼，緩緩下了木榻，擧手理理

鬢邊散髮，笑道：「愚姐妹不愼受了老毒物的暗算，有勞查少堡主援手相救，我這裏謝謝啦。」說罷，欠身一禮。

查玉臉色微微一變，但瞬即恢復鎭靜，笑道：「千毒谷中三名老毒物，老大、老二兩個，近年已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暗算賢姐妹的，想來必是那三毒冷公霄了。」

丁玲微微一笑道：「老毒物暗算我們姐妹之時，臉上蒙黑紗，說來慚愧得很，我們兩姐妹被人點中了穴道，還未看清對方究竟是三毒中的那一個。」

丁鳳表面上雖在聽着姐姐和查玉說話，其實心中却在想念着徐元平的安危，兩道眼神不時轉投向側臥在壁角的徐元平身上。

丁玲瞄了妹妹一眼，緩步向徐元平走去，心中却甚感困惑，她已親眼看過徐元平的武功，其身法之奇奧，掌勢之雄渾，實可列爲武林中第一流高手，縱非千毒谷中幾個老毒物的敵手，但至少可和他們去拚個百八十招，不能勝人，亦可自保，何況，那入室怪人又是先對自己姐妹下手，徐元平有着足夠時機準備迎敵，何以會未經搏鬥，就被人點了穴道，莫不是他被甚麼毒器所傷不成？

忖思之間，人已走到了徐元平的身側，柳腰微躬，回頭望着查玉笑道：「千毒谷中之人，果是個個心狠手辣，連這趕車之人，竟也不肯放過。」右手却借身子隱遮之勢，迅快的觸按在徐元平的胸上面。

她本意只想觸摸一下徐元平心臟是否在跳動，那知道事情大大的出了她意料之外，只聽徐元平長吁一口氣，雙臂一伸，緩緩的站起身子。

丁玲微一怔神，立時恍然大悟，他是在故意裝作，不禁秀眉微揚，望着徐元平嫣然一笑，柳腰一扭，霍然轉過身子，就在這一轉身間，臉上已變成肅然之色。

查玉看她一抖手間，就解了隨帶下人的被點穴道，心中甚感驚異，但臉上却是笑意迎人的讚道：「鬼王谷的武學，果然不凡，就憑大小姐這解穴手法，兄弟就得甘拜下風。」

要知閃電手查玉，不但武功奇高，而且機警絕倫，他早已看出了徐元平不是趕騾車的車夫，但他却誤認徐元平是鬼王谷中的門下弟子，被選隨護二女出遊的高手，改扮車夫，掩人耳目。

丁玲淡淡一笑，道：「少堡主過獎了，誰不知一宮、二谷、三大堡，在江湖上威望並重，難分軒輕，不過，我們兩姐妹如比起少堡主來，那就相差難以道理計了。」

查玉道：「好說，好說，賢姐妹聲威卓著，名播大江南北，不是兄弟奉承，南七北六一十三省，誰不知雲夢雙嬌的大名。」

丁鳳插口接道：「少堡主救了我們姐妹一場，依據武林中規矩，我們也該奉還一報，少堡主有甚麼賜教之言，但請說出，只要我們姐妹力所能及，定當全力以赴。」

閃電手望了徐元平一眼，欲言又止。

丁玲略一沉忖，道：「不敢相欺，這車夫乃是我們鬼王谷門下弟子所扮，有甚麼事情但說不妨。」

查玉微微一笑，道：「兄弟斗膽再問一句，不知賢姐妹是否已決定和我們查家堡合作？」

丁玲點頭笑道：「千毒谷中的人，已經下手對付我們姐妹，形勢相迫，愚姐妹已無選擇餘地，少堡主如出誠意，我們歡迎還來不及呢！」

查玉道：「兄弟之言，句句出自肺腑，決無半點虛假，敢問賢姐妹，貴谷中只有兩位趕來麼？」

丁玲道：「不瞞少堡主說，愚姐妹在三個月前，遇得本谷中傳事弟子，轉傳家父手諭，着令愚姐妹趕來洛陽，相助三叔父辦一件緊要大事，只是那手諭之上並未說要辦甚麼事情，愚姐妹接得家父手諭之後，就匆匆趕來此地，不想三叔還未趕到，也許家叔在途中遇上了甚麼事故，但家父令出如山，家叔縱有要務，也不敢延誤大事，今晚不到，明日午時之前定可趕至。」

她素知查玉城府深沉，若據實相告，決難使他相信，不如騙他一騙再說，一番謊言說來絲絲入扣，毫無破綻，饒是查玉機警過人，也被騙得服服貼貼，當下點頭一笑道：「這就難怪了。」

丁鳳常和姐姐一起伴遊江湖，兩人心意相通，聽完姐姐一番謊言，立時接口笑道：「我姐姐原想家叔在今夜二更之前，定可趕到洛陽，和我們姐妹見面，所以才約少堡主二更相會，那知事出意外，家叔迄未趕到。」

查玉道：「也許丁老前輩早已到了洛陽，眼下正在追索事情眞相，無暇和賢姐妹相晤。」

丁玲道：「但願少堡主說中，家叔早到洛陽，也免得愚姐妹無所適從。」

查玉略一思忖，笑道：「說起此事，實令兄弟慚愧得無地自容，令尊手諭之中，既未提起此事，自難怪二位有茫無頭緒之感，但兄弟却是專程爲此事追踪趕來，眼下也有着無從入手之感。」

丁鳳微顰眉頭，問道：「以神丐宗濤，和千毒谷中的老毒物身份之尊，都肯親身趕來，想來要辦的

定然是震驚江湖的大事了。」

查玉笑道：「何止是神丐宗濤和千毒谷的老毒物，兄弟雖不敢說天下武林同道有名人物都會趕來，但凡是聞得此訊之人，只怕都要日夜兼程而來。」

丁玲故作薄怒，白了妹妹一眼，嗔道：「十七八歲人了，怎麼說起話來，沒有一點規矩！」

查玉微微一笑道：「大小姐不必叱責令妹，此乃人情之常，就是兄弟置身其間，也要被這悶葫蘆悶得出不了氣來，難免追問，何況此事又非甚麼隱秘之事，不知賢姐妹是否聽得令尊等談過十年前南海一奇，搗亂衡山英雄大會之事？」

丁鳳道：「此事彷似聽得家父談過，但不知和眼下洛陽之事有甚麼關連之處？」

查玉道：「當今武林之中，各派各門武功都有其精奧之處，但如講正宗武學，應首推少林一派，天下武林同道都知少林派中，有七十二種絕技，但却很少人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那七十二種絕技兼通一身，二百年前，號稱少林派一代天驕的奇僧法生大師，窮其畢生精力，精研武學，也只不過兼通了四十九種少林絕學，但已被譽爲達摩祖師後唯一奇人。」

丁玲笑道：「法生大師武功造詣，早已傳誦武林，愚姐妹也常聽家父談起，不過近代之中，少林寺又出一位高僧慧空和尚，六十年前經常行脚江湖，行踪所至，綠林道上人物無不退避三舍，奇怪的是此人有如曇花一現即逝，不知所踪，少堡主是否聽得令尊談過？」

查玉知她故示見聞，當下道：「大小姐見聞相當廣博，兄弟佩服至極。慧空其人，兄弟亦聽家父說過，但因其出沒江湖時日太短，雖然聲譽隆極一時，只可惜傳誦事跡甚少，眼下江湖之上，能知此人之名的恐已不多，不似法生大師，傳誦二百年，盛名一直不衰。」

徐元平忍不住插嘴接道：「如若慧空大師的俠踪能多在江湖出現十年，只怕早已掩遮去法生大師的成就光輝，可惜一代奇僧，竟被……」

查玉望了徐元平一眼，對丁玲道：「這位兄台可是令尊大人的門下弟子麼？」

丁玲已聽出查玉絃外之音，是在怪徐元平不該以下人身份插嘴接言，但他又不便出口叱責，故而拿話點給自己。

但見丁玲略一沉吟，微微笑道：「少堡主果然目光過人，他正是家父最寵愛的弟子，論將起來，愚姐妹都得聽受遺派，尊稱師兄。」

查玉一聽對方竟是鬼王門下最寵愛的弟子，立身改顏相向，拱手一禮，笑道：「失敬，失敬，兄台眞人不露相，致兄弟多有開罪之處，兄弟這裏謝罪了。」

徐元平對丁玲說他是鬼王門下弟子，心中大感不滿，雖知她是被形勢所迫，機變應急，勉强忍耐下去，沒有出言頂撞，但却把一腔忿急，盡發在查玉身上，禮也不還的冷冷接道：「少堡主只不過聽得江湖上傳誦之言，豈知得慧空大師成就？須知慧空大師已爲少林寺僧侶們公認爲達摩祖師之後，武功成就最高之人，絕代英傑，蓋世才華，哼哼，豈可隨口貶評。」

查玉聽他言詞咄咄逼人，一派教訓口吻，不覺心頭火起，但他乃城府深沉之人，盛怒之下，仍然不形於色，淡淡一笑，道：「兄弟尚未請教兄台高名大姓。」

徐元平道：「不敢，兄弟草名余仁。」

查玉忽的欺身進了兩步，抓住徐元平右手笑道：「幸會，幸會。」口中言笑晏晏，暗裏潛運眞氣，用力一握。

徐元平在查玉欺身而進之時，已自戒備，運功以待，彼此一較內力，查玉臉色立時大變，微微一笑，道：「鬼王谷查家堡交誼素篤，以後尚望余兄多多賜教。」說話之間，急鬆五指，又向後退了兩步。

雲夢二嬌都是久歷江湖之人，眼光是何等銳利，已知查玉吃了暗虧。丁鳳微微一笑，道：「少堡主適才所言十年前南海一奇搗亂衡山英雄大會一事，和眼下羣雄集聚洛陽之舉，似有關連之處，不知可否告訴我們姐妹？」

查玉輕輕歎息一聲，接道：「十年前，衡山那場英雄大會，實爲武林罕見盛事，不但一宮、二谷、三堡中有人參與，就是譽滿黑白兩道的神州一君易天行，也親身臨會，黑白兩道中的主要精英人物，大都是親自出席，因爲，易天行發起的這一場英雄大會，旨在消解黑白兩道的宿怨，以少林、武當兩派的掌門之尊，竟也應邀赴會，這固然是神州一君的威望所致，但主要的還是那場英雄大會對今後江湖間黑白兩道的紛爭仇殺，將有一個極重的大決定，各門各派中人無不關心這場英雄大會的後果。那知盛宴初開不久，突然有一位白髯老叟，帶着一個頭梳雙辮的小姑娘，闖入會場，自稱來自南海，當着數百位武林中一流高手，侃侃而談，大駁中原武學，初時，大家都還認此老是個瘋狂之人，也無人和他計較，但在聽得幾句之後，全場立時鴉鵲無聲，因那老叟在駁斥武學言詞之中，確實句句中的，字字秘奧。

「那老叟在目睹全場筷住杯停，竟也突然住口不說，緩緩從懷摸出一本黃皮書册，高擧手中，笑道：『老朽這本書，不但記載了破解中原武功的手法，而且還有我們南海本門無上內功心法，只要能有人接得老朽十招，我就把這本書奉送於他……』說至此處，忽聽一聲悶哼，飄入室中，聲音極是微弱，如非耳目靈敏之人，决難聽得出來。

閃電手倏然住口，躬身探臂，抓起存放在門後一具屍體，丁玲却一個轉身，呼的一聲，吹熄了室中燭火。

複室中陡然間黑了下來，但却個個運功戒備，夜暗的斗室中充滿了緊張氣氛。

丁鳳和徐元平站的最近，微一轉動，立時衣袂相接，她突然覺到徐元平全身在微微顫動，不禁吃了一驚，暗道：「莫不是他在與查玉相較內力之時，受了暗傷不成？」

心念一動，不自覺伸手向徐元平手上抓去，只覺入手生寒，心中登時一跳，幾乎失聲大叫。

丁鳳這一駭非同小可，但她畢竟是久歷江湖之人，尚能勉强控制激動的心情，急中生智，悄然伸出另一隻手，抓住了丁玲玉腕，把徐元平的手交放姐姐手中。

丁玲和徐元平手掌相觸，亦不禁芳心一跳，嬌軀一側，向徐元平身旁偎去。

徐元平右臂一收，縮回丁玲玉掌中右手，橫向左側移動三步，閃到查玉左邊。

丁玲看徐元平故意閃到查玉身側，躲開了自己，雖然大感羞愧，但她仍然留心着他的一擧一動，看他移動身軀之時，悄無半點聲息，靈捷異常，心中暗道：看他行動的靈快，似非受傷模樣，再說他和查玉互較內力時，勝負一眼可見，如若受了暗傷，當時就該發作，何以會延長了這麼久時間，身顫手冷，也許別有原因……

忽聞窗外響起了一聲冷笑，道：「老夫一念仁慈，不想竟留了禍患，快些燃起燭火，拜接老夫入室，只要你們沒有傷我派來監守之人，老夫看在老鬼面上，决不和妳們兩個丫頭爲難，如果圖逞鬼謀，妄想以暗算手法對待老夫，哼哼，可別怪我心狠手辣了。」

室中之人都有超人的靈敏耳目，但却不知人家何以能不被發覺的落到了窗外。

查玉突然揚起右手一揮，一蓬細如髮絲的銀芒，直向窗外飛去。

這等細小的暗器，發時毫無破空之聲，夜暗中更是難閃難避，查家堡的蜂尾針馳名天下，查玉藝得家傳，更是打得出神入化，一手能同發二十餘枚，而且能連續不斷的雙手齊發，此刻，他左手雖抓着一具屍體，無法運用雙手，但右手銀針出手之後，立時又探懷摸出一把。

只見一蓬銀芒破窗穿出，但却如沉海砂石一般，聞不到半點回聲。

窗外又傳來一聲笑，道：「我還道是兩個鬼丫頭，手眼通天，自行活了穴道，原來竟是有人相救，查家堡的蜂尾針雖然歹毒，可是豈能奈何老夫……」話至此處，聲音倏然中斷，却微聞衣袂飄風之聲，來人似是又突然退走。

大約過了有一盞熱茶之久，仍不見窗外來人有何動靜。

徐元平久等不耐，忽的一躍，飛落窗前，身隱壁後，正待打開窗門，突聽查玉低聲喝道：「余兄且慢，江湖宵小，鬼計多端，要防人突然下手。」他微微一頓之後，故意提高嗓音又道：「查家堡少堡主查玉在此，窗外是那位高人，竟識得本堡中的蜂尾針。」

在閃電手查玉想來，對方乃譽滿綠林的三毒之一，定然要自重身份，報出姓名，那知過了一刻工夫之久，仍然不聞回音。

徐元平望了三人一眼，忽的一掌擊開窗門，左掌護胸，右手蓄勢，雙足微一用力，人已躍出窗外。

雲夢二嬌擔心徐元平的安危，不約而同雙雙躍飛窗外。

查玉目睹三人先後躍出，放下手中屍體，緊隨二女身後躍落院中。

夜風拂面，晚菊飄香，跨院中一片靜寂，敵踪早已杳如黃鶴。

查玉暗叫了一聲慚愧，縱身躍上屋面，四下張望。

丁鳳一顰眉頭，道：「奇怪呀！以老毒物身份之尊，決不會怯敵遁走……」

忽見查玉雙手齊擧，互擊三掌。

三掌響過，四週暗影中立時躍出來三個勁裝佩刀的大漢，飛落查玉身側，躬身作禮。

閃電手顧不得和三人談話，雙臂一振，穿空斜飛，直向跨院外面落去，瞬息間，重又躍上屋面，手中橫抱着一具屍體，跳落院中，那三個佩刀大漢緊隨着查玉躍下，神色肅然，一語不發。

丁玲輕啓櫻唇，低聲問道：「沒有救麼？」

查玉淡淡一笑，道：「我擊斃了他們兩個人，他打死我們一個，二換一，本利俱有了。」身子一轉，把手中的屍體交給左面的佩刀大漢，低聲問道：「來人那裏去了？」

徐元平看那屍體，嘴角間仍有

鮮血汨汨溢出，分明遭人毒手的時間不久。

祇聽中間一個佩刀大漢答道：「來人身法飄忽，穿着長衫，頭包黑紗，異常矮小……」

查玉搖頭接道：「我是問你們，他到那裏去了？」

佩刀大漢接道：「少堡主吩咐我們非聽召喚，不得擅自行動，是以不敢現身追查來人行踪，他本來停在跨院窗外，但却不知何故，突然躍上屋面而去。」

查玉道：「來人的身手，自非你們能望其項背，他向那個方向走的？」

最右一個大漢接道：「那人去勢如風，迅快至極，小的一瞥之下，看他似是向西北而去。」

查玉冷笑一聲，還未說話，三個佩刀大漢已嚇得一齊拜倒地上，說道：「小的等武功不濟，致有辱少堡主之命，願領責罰。」

徐元平看查玉喜怒之間，竟有這等權威，心中甚感驚異，丁氏姐妹却是素知一宮、二谷、三堡的森嚴門規，祇要門下弟子們一有違誤，立時處死，是以毫無奇怪之感，仍然淺笑盈盈站在一側，看着查玉如何處置。

閃電手查玉似是故意要在徐元平和雲夢二嬌面前現示一下查家堡的森嚴戒律，淡然道：「你們三個人六隻眼睛，竟未能看準人家的去向，實在死有餘辜，本應依律處死，姑念眼下正值用人之際，暫准各自削去一指，日後再論功抵罪。」

幾句話說得不徐不疾，輕描淡寫，毫無慍意，但三個黑衣大漢却如奉到綸音一般，一齊伸手，拔出單刀，寒光閃動，各自削去左手小指，鮮血淋淋，落地有聲。

查玉望了徐元平和丁氏姐妹一眼，微微一笑，道：「慚愧得很，敝堡中門人誤事，致未能看準來人去向，兄弟已略施薄懲，聊謝歉疚。」

丁玲道：「貴堡門規如此森嚴，佩服，佩服。」

查玉淡淡一笑，回頭又吩咐三個黑衣大漢道：「快去把房內兩具屍體取出，連同王中，一併運到荒野埋好，回到店中等我去吧，此地已用你們不着，也免得給我現眼。」

三個黑衣大漢齊聲說道：「多謝堡主法外施恩。」一個抱起王中，另兩人躍入複室抱出兩具屍體，三個人扛着屍體，縱身躍上屋面而去。

查玉待三人去後，笑道：「兄弟本想把這次羣雄聚集洛陽之事詳盡奉告三位，再行出手，但經此一變，祇怕時機無多，兄弟由適才來人口氣判斷，可能是千毒谷中三個老毒物之一親身趕到，以三個老毒物在江湖身份地位而論，決不會臨敵遁走，定然發現了甚麼重要之人，才突然追踪而去，說不定也就是咱們要追尋之人，三位暫請悶上一會，先行追查出事情眞相，兄弟再行詳盡奉告，有余兄和賢姐妹同行，縱然遇上老毒物，咱們也可以和他硬拚上一陣。」

丁玲笑道：「少堡主高見，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走。」說完，當先躍上屋面。

一片夜色，毫無一點可資追查敵踪的痕跡。

查玉道：「祇怕敝堡中弟子所言有誤，徒勞幾位往返。」

徐元平躍上屋脊之後，就留神向四外查看，忽然瞥見數丈以外屋面上一條人影凌空而起，直升兩丈多高，才斜向東北方落去，沉入夜色中不見，不禁心頭一驚。

祇聽查玉笑道：「千毒谷三個老毒物久已享譽江湖，輕功自有超人之處，追之恐已不及，我們眼下要緊之事，是先要找出……」

徐元平低聲接道：「有人來啦，快些隱起身子。」當先一伏身，隱在屋脊後面。

查玉和丁氏姐妹緊隨伏下身子。

查玉似是不信徐元平的耳目靈敏能在自己之上，伏下身子後仍然抬頭向四外搜望，果然見兩條人影迅如流矢而來，轉眼間已到對面屋上，略一張望，縱身躍下。閃電手暗道了一聲慚愧，低聲對徐元平道：「余兄是否有興緻和兄弟查看一下，想不到這座萬盛客棧，竟成了藏龍臥虎之地。」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少堡主如有興緻，兄弟當得奉陪。」

查玉回頭又對丁氏姐妹笑道：「賢姐妹請替令師兄和兄弟掠陣。」說完，一挺身當先躍起，人升八尺，突然挫腰蜷腿，懸空一個觔斗，倒翻出一丈多遠，疾沉而下。

徐元平暗讚一聲：「好俊的身法！」緊隨着一提眞氣，原臥姿勢不變，身軀倏忽而起，雙臂掄動，盤空疾轉如輪，橫越過一層屋面，落入屋後。

丁氏姐妹目睹兩人奇絕的輕功身法，不禁暗自讚佩，丁鳳忍不住低聲問道：「姐姐，查玉那懸空翻身的身法雖然奇妙，但如輕功到了上乘境界，不難辦到，徐相公身法，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學，不知是那門那派的功夫。」

丁玲道：「此人確使人難測高深，我這幾日暗中留心觀察，發覺他武功時時刻刻都在突飛猛進之中，單說他和駝背老人動手的一件

事，初交手時，他似乎有些手忙脚亂，那知愈打愈是沉穩，招數越來越奇，掌力也愈打愈是雄渾、强勁，這等情事，實在使人百思難解，總之，此人胸博武學，浩瀚如海，咱們要好好攏絡住他……」話至此處倏然住口，沉吟一陣，又道：「妹妹，據姐姐日來冷眼旁觀，妳似是已對徐相公動了眞情，不過，人家却是毫無半絲情意於妳，此事必須要善自區處，一個不好，不但會弄巧成拙，而且還會使人小覷於妳。」

丁鳳粉臉一紅，辯道：「姐姐一向傲氣凌人，從不肯受人半點閒氣，為甚麼……」

丁玲微微一笑道：「妳現在膽子是越來越大了，竟敢和我頂起嘴來，我說的都是好意，妳要不肯聽，以後出了事，可別來找我。」

丁鳳急道：「我那裏敢和姐姐頂嘴，不過，我看徐相公實是個很好的人，他武功雖然使人莫測高深，但心地却很老實，不像是個狡詐之人。」

丁玲抿嘴一笑，道：「我也未說他狡詐呀，我看妳是迷了心竅啦。」

丁鳳嬌靨上又泛起一片紅霞，緩緩的問道：「姐姐，我心中有一句話，也不知是不是該問姐姐？」

丁玲看她臉上神色大異往昔，羞怩之中微帶憂慮，心中油生惜憐，微微一笑，道：「咱們是親生姐妹，難道還有隔閡不成，甚麼話儘管對姐姐說吧。」

雲夢二嬌雖是一母同胞，但兩人性格却是大不相同，丁玲城府深沉，機智絕倫，外貌如花，心地却毒辣至極，丁鳳形貌雖和姐姐一般的嬌艷欲滴，但生性較為善良，處事機智，却難及得姐姐，平日兩人在江湖上面走動，丁鳳一切都聽着姐姐的指示去做。

丁鳳沉吟一陣，道：「如果徐相公桀傲難訓，不肯受我們姐妹攏絡，姐姐要用甚麼法子對付他？」

丁玲微微一怔，抬頭望天上閃爍的寒星，說道：「非友即敵，他如不肯受我們姐妹攏絡，祇有想法子把他殺掉。」

丁鳳祇聽得心頭一震，臉上却故意裝出笑意，道：「那也好，免得留着他為人所用。」

丁玲低聲笑道：「妹妹，妳這話可是由衷之言麼？」不待丁鳳回答，忽的振袂而起，躍落到對面屋頂之上。

丁鳳素知姐姐料事如神，如若和她爭論，於事有害無益，心念一轉，智計忽生，暗道：我今後再不和她談起此事，先給她個難測高深，然後俟機暗示徐相公留心戒備就是。謀定心安，霍然起身，振臂躍起，飛落對面屋上。

探頭望去，祇見徐元平伏在一株大樹之後，凝神向對面室中注視，查玉却隱身在幾盆秋菊後面，向室中探看。

原來這一房之隔的對面，竟也是一所幽靜的跨院，一株高大的白果樹，依壁挺立，紅磚堆砌的花架上，擺滿了盛放秋菊，夜風拂面，花香淡淡，三明五暗的廳房，坐東面西，最右一面房中，燭火輝煌，祇見兩個人影由窗中反映出來，隱隱可辨，正是在偃師郊外和徐元平動手的駝背老人和那出示白鳳令旗，傳示主人令諭的矮子，不由心中一動，暗道：這駝背老人和那矮子，頗似武林中傳說駝矮二叟，但這兩人近十年來已未在江湖之上露面，難道天下英雄羣集洛陽一事，和這兩人有關不成？

但見那駝矮兩個老人反映在窗上的人影，一齊躬身肅立，似在聽受教命，祇因那窗門關閉甚嚴，聽不到室中聲息。

忽見室中燭光晃動，逐漸暗去，似是室中人站起進入複室，窗中反映出駝矮二叟的人影，亦逐漸模糊不清。

忽然，正中一室的兩扇房門大開，四個勁裝疾服的佩劍大漢魚貫而出，最後兩個人並肩出門，正是那駝矮兩個老人。

祇聽那駝背老人道：「胡矮子，眼下已經有不少武林人物聚集洛陽，看樣子是衝着咱們而來，如果明爭硬拚，咱們不一定怕，但江湖上的陰詐鬼謀，可是防不勝防，小主人雖然才博六藝，但她乃千金之軀，豈能親身和敵人照面，余婆婆年登古稀，也不能勞她老人家親自出手，說來說去一句話，這副千斤重擔，完全落在咱們兩人肩上，那人既自稱是老主人的門下，而且又顯出了本門幾種獨特的武功，但也祇能信他五成，你此行固然看看他住處是否確如其言，那裏幽美如畫，適合小主人安住，但最重要的還是查看他是否有詐……」

那矮子似已聽得不耐煩，截住了駝背老人之言，接道：「歐駝子，你少嘮叨幾句吧！」霍然轉身，微一挫腰，人已凌空而起，直升起兩丈六七，脚落屋面，已到了三丈開外，去勢如電，眨眼間人踪已杳。

這份超絕的輕功，不但看得丁氏姐妹大感凜駭，就是分隱在樹後和花架下面的徐元平和查玉，也看得暗暗驚心。

駝背老人目睹那矮子身形消失之後，突然揚起右手一揮，四個佩劍大漢突然一齊拔出背上長劍，各自散開，每人相距約四五步遠。

（未完・七）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小五子暗中告訴石倩，是姓錢的殺死石成玉，但再三吩咐不可洩露是他說的，石倩誤會他是膽小鬼。七惡與石家等人拚鬥，七惡皆受傷，而石家的人也身受重傷……小五子離開石家人，獨自要去兩狠山，路上碰到「別家寨」的少寨主等人圍着「震遠鏢局」的鏢車，鏢師們不敵，祇好放棄鏢車。原來鏢車裡載的是吉祥姑娘，少寨主硬搶親……

冒充姑娘藏車中　救美懲惡逞英雄

趕車的眼淚鼻涕直流，他挺身未站起來，卻大聲吼罵道：「他娘的，不是吉祥姑娘，啊唷！」

趕車的趴在地上直滴血，別浩已命人把大車圍起來，他恨透了車內藏的人，左手捂住右目，右手握砍刀，厲聲大罵：「出來，你個王八蛋，暗箭傷人哪，滾出來，今天非把你亂刀砍，本少爺要分你的屍！」

不料別浩的話甫落，前面車帘自動掀開來，衆人極目望去，祇見一團紅影往外移，大紅披風遮起來，祇露出一雙精光閃閃的大眼睛，是男是女誰也分不清。

頂紅披風，開口的卻是女人腔，道：「唷，叫我出來做什麼，莫非已到了洞房門？可是頭頂還是大太陽呀！」

那紅披風就在車門不下地，別浩已沉聲吼道：「你……你是誰？」

那女的聲音吃吃笑，道：「我就是你要搶的心上人呀，你怎麼不認識我了？」

別浩忿怒的道：「放屁，你絕對不是吉祥姑娘，吉祥姑娘是那麼溫柔，說出的話就像黃鶯鳥兒唱，你的話聲不大像，倒像她娘的山羊叫。」

別浩的話吼完，他舉刀直逼過來，又喝道：「掀開披風，老子要看看你到底是那裏冒出來的短命鬼，找死找到別家寨來了。」

「噗嚕嚕」一聲響，大紅披風突然斜飛而起，那麼準確的罩在別浩的頭上。

別浩竟然揮刀未擋住，尚且被蓋得一跤跌坐在地，就好像那不是一件披風，而是一塊厚實的門板壓下來。

大車上，立刻就看清楚是什麼人。

車門邊坐個青衣年輕人，他腰裏紮了一條黃布帶子，後腰插一根老籐棍，左腿垂向地，右腿盤在膝上，左手還捏鼻子未放下來，他顯然是捏鼻子裝女人腔，一臉的調皮樣。

別浩一陣抖甩，紅披風被他甩開來，見車門坐個少年郎，不由大怒，吼道：「他娘的老皮，你是誰？」

那年輕人指着自己鼻子，笑道：「你問我是誰？我倒要問問你是誰？爲什麼把我搶了來！」

別浩大怒，吼道：「好小子，反咬一口呀！」

那年輕人笑道：「明明是你們把我搶來的，怎說我反咬一口？」

別浩大怒道：「小子，我們從未見過面，你爲什麼來搗蛋？」

年輕人道：「現在不是見面了！」

別浩吼道：「見面不如不見的好，小子呀，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別浩吃了虧，心中明白這年輕人不簡單，在摸不清對方來路之前，最好先壓壓火，弄清楚再動手。

年輕人手指西北方，道：「在下來自大荒山，走累了，就在這大車上睡了。」

別浩怒吼道：「可惡，就叫你永遠睡吧！」

他退後一大步，對幾個大漢道：「圍起來，殺！」

別浩認清這年輕人的來頭不大，更何況也祇有他一個人，便是這傢伙再厲害，五把砍刀一齊殺，他活命的機會就不大。

五個大漢併肩子上，年輕人忙搖雙手道：「等等，等等呀，各位！」

別浩吼道：「王八蛋，你也怕了，你也怕挨刀子，是嗎，你後悔溜上大車了！」

年輕人道：「怕，怎麼會不害怕，天底之下有誰不怕挨刀的？至於說溜上馬車來，我一點也不後悔，因爲這本就是我自願的。」

別浩陰冷的道：「那麼，你就挨刀吧，兒！」

年輕人忙又搖手道：「不，不，不，我話還未說完，你們何必急着動刀子，有傷大雅，有干天和呀！」

別浩似已不耐的道：「有屁快放！」

便在這時候，有個大漢走近別浩，道：「少寨主，屬下以爲，我們快刀斬亂麻，先砍了這小子，再回頭去搜找吉祥姑娘。」

別浩重重的點頭，道：「就這麼辦，給我殺！」

五把砍刀凝聚成一片極光，冷焰發出「咻」聲，猛往年輕人劈頭蓋面的砍來。

年輕人不屑的嘴角上挑，雙手挽了個大把式，立刻一片掌影撒出來，便聞得五聲「蓬」聲合爲一次，五把砍刀已飛拋出去。

五個大漢在甩手腕，有三個痛得直噎氣。

別浩怔住了，光景就如同白天見了鬼。

年輕人淡淡的道：「我說過，動刀子有干天和，你怎麼就是不聽？」

別浩吃吃道：「你……你到底是誰？」

年輕人稍作思付。

他看了一下天空，輕聲道：「好吧，我實話告訴你，我的大名叫小五子！」

他思付，覺得自己既然是闖江湖，總得闖出點名堂來，那麼，名聲是最重要了。

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自己先立萬兒，將來小五子的大名，便自然震動整個武林了。

是的，這年輕人正是小五子。

就在一陣搏殺中，小五子溜進了大車上，他以爲鏢車上面必是什麼金銀財寶，那想到，當小五子溜上大車，才發現裏面坐個披紅披風的大姑娘！

這姑娘細細的兩道眉兒在打結，小嘴巴擠成個紅櫻桃似的顯露出一臉的緊張。

小五子立刻對那姑娘，道：「別怕，你會騎馬嗎？」

那姑娘點點頭，於是，小五子笑了。

小五子把姑娘抱進林子裏，他自己暗中又溜進大車上扮姑娘。

那黑漢登上大車調轉車頭往回趕，那知道車上坐個小閻王。

此刻別浩見小五子不知用什麼手法，一招之間便把他的五個屬下打敗，心中暗自吃驚不已。

小五子祇用了一招，正是「八隻手」錢一串傳授他的「八手遮天」絕招，這些護寨大漢怎麼會是他的敵手？

小五子吃吃笑道：「你聽過小五子這個響噹噹的名了？」

別浩臉皮一緊，道：「誰要是聽過，誰就是王八蛋！」

笑笑，小五子道：「原來你沒有聽過，這就難怪你不認識我了，不知者不罪，我不怪你了。」

別浩心中不是滋味，心底下在大罵：「那裏來的臭小子，名不見經傳的充老大！」

但他口中卻又道：「小五子，你知道我是誰？」

小五子笑笑，道：「這個我不清楚，你自我介紹一下，以後我就知道了！」

別浩指着自己道：「本少寨主叫別浩，你抬頭往東看，遠處那座大寨子，那就是別家寨。」

小五子道：「噢，你就是別家寨的人？」

別浩道：「不錯。」

小五子又道：「你是少寨主，那麼老寨主是……」

別浩早就要抬出他老子的大名了，聞言立刻高聲道：「老寨主當然是我爹，他老人家叫別世雄，江湖上送了他老人家一個不算太雅的名號，叫『禿豹』……」

「噢！」小五子仰面大叫道：「原來是禿豹那老小子呀！」

別浩雙目一亮，道：「你認識我爹？」

小五子道：「不是你剛才說的？」

別浩有被戲弄之感，臉色一沉，道：「別家寨兩百里方圓，誰敢同我們作對？你……」

五個大漢似乎又好了些，一個個又拾起砍刀來。

別浩的膽子又大了。

他先看看自己的人，再看看車門下坐的小五子。

小五子一笑，道：「別浩，我猜你們別家寨一定很多銀子，是嗎？」

別浩怒道：「你怎麼知道？」

小五子道：「有銀子的大爺最作怪，所以你要玩人家的大姑娘。」

別浩吼道：「你放屁，我祇是討來吉祥姑娘當老婆，誰要作賤她了？」

小五子道：「我好像聽說你已經有老婆了，是嗎？」

別浩道：「有錢人家討上三兩個老婆的多得很，你都能管嗎？」

小五子道：「一個老婆都夠嗆了，三五個老婆多累人，你也不怕累死！」

別浩吼道：「老子高興，關你鳥事！」

笑笑，小五子道：「是不關我的事，不過……要說你也太土包子了，怎麼看上那麼土裏土氣不開竅的女人？」

別浩大叫道：「你知道個屁，別家寨附近，最美屬吉祥姑娘。」

小五子立刻搖頭道：「吉祥姑娘是看得過去，她在你們這些凡夫俗子的眼中是美人，但在我小五子看來，祇能算個普普通通的貨色。」

別浩一楞，道：「普通貨色！」

小五子道：「你見過天仙沒有？」

別浩怒叱道：「你見過？」

小五子笑道：「我雖未見過天仙，但見過那女子美得可比天仙，別浩，你祇要見她一眼，保證你見了別的女人就倒胃口。」

別浩道：「眞有這麼美的姑娘？」

小五子道：「你想見見嗎？」

別浩道：「見過以後呢？」

他一頓又道：「當然想見，但見過以後害我相思怎麼辦？」

小五子道：「把她娶過門來呀！」

別浩道：「她會嫁給我？」

小五子笑道：「女孩子總是要嫁人的，她嫁到別家寨以後，憑她天仙之貌，吃香喝辣少不了她的，穿金帶銀她用不盡，她當然願意嫁過去了。」

別浩已放鬆了心情，他走近小五子，笑了——雖然祇是苦澀的笑，雖然笑得右眼發疼，但那還是個笑。

小五子就看得出來別浩在笑。

別浩道：「這個姑娘在什麼地方？」

小五子道：「青衣江。」

別浩道：「青衣江幾百里長，我怎麼去找她？」

小五子道：「你不用找，我去找，我把她送到附近的小鎭上，到時候你去看，看上了就好辦。」

別浩道：「這位姑娘眞的比吉祥姑娘還長得美？」

小五子道：「美十倍，少一倍你踢我的屁股。」

別浩大樂，道：「好，我信你一次，你約個時限，我們在青龍鎭上的八仙居見面，如何？」

青龍鎭正是震遠鏢局總鏢頭「鐵膽震九州」劉石頭暫時歇腳的地方。

劉石頭正在等候吉祥姑娘的到來。

小五子想了一下，且又搬指頭算了算，才笑道：「這麼辦，少則十天，多則半月，我們在八仙居見面，雙方不見不散。」

別浩道：「君子一言！」

小五子道：「快馬一鞭！」

那黑漢立刻走近別浩，低聲道：「十天之後他已經逃在千里之外了，千萬別上當！」

別浩淡淡的，卻故意把聲音提高道：「我有預感，我相信他是個誠實不欺的君子！」

小五子笑道：「放心，我可不像你們這一羣混帳的東西！」

五個大漢臉色又變了。

另一個大漢已站起身來，道：「少寨主，我看還是請老寨主來，準叫他吃不完兜着走！」

小五子笑笑，道：「等別世雄那老小子見了我給你介紹的天仙美姑娘以後，他一定叫我兜着那大包的金銀走，哈……」

別浩道：「眞有那麼美的姑娘嫁給我，小五子，你放心，我答應給你白銀一千兩！」

小五子樂陶陶的聳肩笑，道：「好，我們這可說定了，我這就去替你吹牛說媒去！」

說媒的人要會吹牛，爲了要撮合一對男女，總得會大吹法螺，瞎子吹成眼睛大，啞巴說成會說話，跛子不用枴杖走，少條胳臂也變成了三隻手。

不過小五子所要介紹的人，他早已心中有了底，他要去找小彩來。

小五子相信小彩也一定長大了。

她一定長得很美，記得當年在華陰相遇，西京賣藝，小彩才五歲大，就出落得十分可愛。

如今她一定貌比天仙，甚至比天仙還美。

至少小五子就是這麼想。

小五子突然掠下馬來，他伸手捏套索，立刻捏斷馬攏套，翻身上了沒有鞍的馬，大聲一吼：「哈！」

那馬立刻揚蹄直奔而去。

空中傳來小五子的話，道：「青龍鎭不見不散，哈……」

笑聲遠了，笑聲消失在空蕩蕩的遠方。

蹄聲也消失了，別浩滿臉無奈，彷佛他失落了什麼，失落的無奈中卻又滲雜希望。

別浩以爲，祇要有銀子，他就相信小五子會赴約，因爲銀子永遠是萬能。

在別浩的眼裏永遠是這麼想。

雖然南大俠的墓在那兒，但什麼時候都可以去，反正墓是不會消失的。

小五子臨時改變計劃，他決心先去找小彩。

因爲他要看看自己未來的媳婦。

小五子一直把小彩當成自己的媳婦。

不過，小五子也擔心，如果小彩學得八邪的武功之後，如果又學了嬌嬌那女人的作風，自己的幸福也就完了。

小五子有了憂愁感。

憂愁令他急於要見到小彩。

就在夕陽餘暉即將消失的時候，小五子騎馬進了青龍鎭，街道上已有幾家在燃掛燈籠了。

街中間一家兩層樓，門口一個大木匾：「八仙居」。

小五子笑笑，他翻身下了馬。

就在八仙居的門左邊，他看到自己騎的馬，於是，小五子笑了。

小五子還未走進八仙居大門，裏面已有了尖聲叫：「是他，他回來了！」

小五子抬頭看，燈光下麗影翩翩，吉祥姑娘迎着他走過來了。

跟在吉祥姑娘身後的是個虬髯大漢，這人紅光滿面，頭戴英雄巾，一件紫色長衫斜掖在腰帶上，鹿皮快靴緊紮褲腳，一副乾淨利落的樣子。

小五子衝吉祥姑娘笑笑，道：「眞奇怪，你們怎麼還不走？」

他看看又過來的三個鏢師，又道：「你們應該連夜上路的，難道不怕別家寨的人追過來？」

虬髯大漢笑笑，道：「別家寨的人不敢來！」

小五子道：「爲什麼？」

虬髯大漢擺擺手，道：「少俠，我們坐下再談！」

原來酒菜早已齊備，就等小五子來了開動。

虬髯大漢舉起酒杯，對小五子笑道：「我叫劉石頭，西京震遠鏢局總鏢頭，少俠，請……」

小五子喝了一口酒，笑道：「大名鼎鼎的『鐵膽震九州』，小子失敬了。」

劉石頭開懷大笑，道：「少俠，多謝你救回我這未過門的媳婦。」

小五子道：「你這老傢伙怎的先躲在這兒了，莫非還眞的怕了別家寨父子不成！」

他口氣變得老氣橫秋，就像老子教訓兒子。

這種口氣對人說話，誰也不會高興。

「鐵膽震九州」劉石頭乃震遠鏢局總鏢頭，在武林中有其崇高地位，他當然更是不快。

陪席的人也變了臉，便吉祥姑娘也翹起嘴。

祇是一句話，小五子就發現全不高興，他卻哈哈的笑了起來。

劉石頭道：「小友你錯了，老夫並非怕別家父子，祇是……哼，老夫不願開罪他人罷了。」

小五子又笑道：「不願開罪就是怕，那沒什麼分別，你還是怕別家父子。」

劉石頭沉聲道：「人在江湖行，寧願多個朋友，也不願多個敵人。」

小五子收起笑，道：「我就不一樣了，我是寧願多個敵人，要那麼多朋友幹什麼？」

劉石頭楞然，道：「這是誰教你的？」

他的口氣顯然變了，變得很不和善。

他甚至有些看不起面前同桌的年輕人，他以爲這年輕人祇夠坐在小桌上喝稀飯，怎能夠資格同自己平起平坐！

他低頭看看吉祥姑娘，他眞的不相信，面前這小子會有那麼大能耐，能抱起吉祥姑娘一閃而消失在林子裏，然後又一個人溜進大車裏，祇叫姑娘騎馬逃走。

最令他可疑的是小五子竟然安然無恙的回來了。

小五子挾了一口菜細嚼慢嚥，等他把菜吞下肚，他才淡淡的道：「我自己學的，你想想，有誰會教徒兒到江湖上去製造仇人的？」

劉石頭道：「你是跟誰學的？」

小五子道：「還用跟誰學，江湖上很多這號人物，那些自私自利而又自命清高的人物，還有些欺世盜名男盜女娼之流，那一個不是樹立了許多敵人？」

他一頓又道：「總鏢頭，你看吧，誰樹的敵人越多，這個人的名兒便最響亮！」

劉石頭沉聲道：「所以你也想出名？」

小五子點點頭道：「有名就有利，哈……」

劉石頭突然一聲宏笑，道：「咱們不談名和利，今夜這桌酒是老夫謝你的，完了各行其是，各走各

的路！」

小五子一笑道：「也叫乾脆！」

劉石頭道：「本想知道你是如何救回吉祥姑娘的，看來已無此必要了。」

小五子道：「你應該知道，因為你知道之後，必定會再請我吃一桌酒。」

劉石頭道：「也好，且聽聽你是如何打發走別家那個小畜牲的！」

小五子嘆口氣，道：「你們的人全被人像打野狗一樣的打得難以招架，三兩下子就灰頭土臉的逃了……」

三個鏢師的臉色全變了。變得就像要同小五子拚命。

在這種場合裏，把他三人形容成野狗，那比騎在他三人脖子上撒尿還可惡。

但小五子好像十分自然的又道：「大車被他們趕走了，也把我帶走了，不料姓別的小子不老實，他要上車來先『姦』後奏了，哈……我怎能叫他稱心如意，於是……」

劉石頭道：「於是怎樣？」

「於是他發現了我，我不是他要擄的姑娘。」

他把話說得嚴重許多，當時別浩並未上車，但小五子卻如是說，目的祇是嚇嚇吉祥姑娘。

果然他達到目的了。

吉祥姑娘以巾拭淚，道：「如果我在車上，便祇有咬舌而死了！」

小五子心中樂了，他就是要吉祥姑娘這樣。

劉石頭臉色一寒，道：「個小畜牲，眞敢亂來！」

小五子道：「那小子拉扯紅披風，他看見是我，立刻便又跳下車，五個大漢圍過來，五把砍刀一齊殺，哈……」

劉石頭也吃一驚，這小子要挨刀了，他怎麼還能笑得出來？莫非這小子有毛病。

祇聽小五子笑道：「祇可惜，他們五個的武功太差了，我祇是手一抬，五個人都跌出去了！」

劉石頭有點不相信。

三個鏢師也不信，其中一人道：「你的本事眞大！」

小五子道：「馬馬虎虎！」

劉石頭道：「後來呢？」

小五子道：「後來別浩那小子見風就轉舵，他聽說我要替他找個比吉祥姑娘還美十倍的姑娘，他立刻答應不再找吉祥姑娘麻煩了。」

劉石頭哈哈大笑，道：「你把那個狡猾如狐的別浩當小兒耍？騙誰？」

小五子道：「聽你的口氣；彷彿你不信了？」

劉石頭道：「老夫若相信你的話，豈不是陰溝裏翻大船，砸了招牌毀了名！」

小五子道：「你可要打個賭？」

劉石頭笑道：「你要賭？」

小五子道：「我七歲都進過『姜子牙大賭坊』了。」

劉石頭聞言又是狂笑起來。

三個鏢師也笑了。

祇有吉祥姑娘沒有笑，因為她知道小五子有眞本事。

有眞本事的人是不會騙人的。

當然，眞本事更不會唬人。

小五子本來沒有欺騙人，他的表情十分自然。

劉石頭的雙目一亮，道：「西京的『姜子牙大賭坊』你眞去過？」

小五子當然去過，他同錢一串一齊去過，當年他祇有七歲大，就在那年，他還在西京小南門遇上小彩。

就在那年，西京總督府出了一件大血案，一大箱無價之寶被七惡八邪聯手劫走，寶箱中的一對紅玉雕金童玉女像，變成了小五子與小彩的訂婚信物。

小彩成了小五子的未來老婆。

詳細情形，小五子當然不能說，他祇是淡淡笑道：「怎麼樣，不可以去？」

劉石頭道：「祇怕那時候你連賭桌高也沒有，你大概跟大人去看熱鬧吧！」

他冷然又道：「這個帶你去的人太可惡了，七歲的孩子也帶上賭場！」

小五子道：「別管誰帶我去，反正我去過。」

劉石頭道：「那『姜子牙大賭坊』距我的震遠鏢局相去不過幾條街，這地方你是去過了，但你賭過？」

小五子道：「你到底賭不賭？」

劉石頭道：「好，賭就賭，你說要怎樣賭？」

小五子解下背上小包袱，重重的放在桌子上，道：「就賭這包袱裏面的東西。」

劉石頭伸手一掂，笑道：「頂多白銀五十兩！」

小五子指着自己的鼻頭，道：「你看我是用銀子的人？」

劉石頭道：「不用銀子用什麼？」

小五子雙目一亮，道：「也好，我先告訴你，那別浩信得過我，我們約定十天之期，就在這青龍鎮上八仙居內，我給他帶來個美姑娘，而且一定比吉祥還美十倍的姑娘，你若不相信，我們十天為期，到時候你若不見我帶美姑娘來，這個包袱是你的了。」

劉石頭道：「這裏面都是些什麼東西？」

小五子道：「你不會打開來瞧？」

劉石頭立刻打開看，他立刻雙目發直。

桌面上金光燦燦，好一疊金葉子與銀子。

劉石頭道：「金葉子！」

小五子又自懷中摸，他把錢一串送他的那顆寶石也亮出來了。

「還有這玩意兒，也算上！」

劉石頭拿起寶石仔細看，他幾乎直了眼。

他低頭看了吉祥姑娘，他不信天底下還有比她漂亮十倍的女子。

他當然更不會相信別家父子會輕易放過小五子。

小五子已笑道：「怎麼樣？賭不賭？」

劉石頭道：「好，為了助酒興，老夫賭了。」

他立刻叫過八仙居酒樓的掌櫃，妥善的保管小五子的包袱，彷彿那些東西已成他的了。

劉石頭自以為十天之期一到，他便拎着包袱回西京，想着那顆寶石，比所有的金葉子還值錢，他樂得合不攏嘴了。

小五子吃飽喝足，對劉石頭道：「我要走了，十天之期轉眼就到，我提議你把吉祥姑娘留下來。」

劉石頭道：「為什麼把吉祥姑娘留下來？」

小五子道：「比較一下呀！看一看我帶來的姑娘，是不是比她還漂亮十倍！」

劉石頭道：「這太冒險了，萬一你帶個醜八怪來，別家父子準搶人！」

小五子道：「你放百二十個心，把擔子放在我身上，他父子敢對吉祥動粗，我準會剝下他們的狗皮來。」

劉石頭心中嘀咕，這小子到底有多大本事？

聽口氣，他好像比當年的南英還厲害。

「刀公子」南英確實名震一時，不久道上梟霸，寧可躲他，也不願同他見一面。

七惡就是這樣，八邪也不例外。

劉石頭望着小五子，冷冷笑道：「乾杯！」

小五子也不客氣，舉杯一飲而盡。

劉石頭暗運內力，提起酒壺，道：「我為小友斟滿這杯酒。」

小五子大剌剌的不客氣，一隻左手端杯。

劉石頭的酒對着酒杯傾下來。

小五子臉皮一緊，他發覺酒杯突然重逾千鈞，他幾乎拿捏不穩的掉下地。

小五子心中冷笑，老小子想戲弄我了，娘的，火星君不放火你不知神靈，土地爺不瞪眼還以為是個老好神。

小五子右手猛一抖，正在傾出的酒突然間不動了。

酒壺中的酒倒不出，出來的酒凝聚成一線。

小五子含笑把左手往上送，劉石頭頓覺有東西在推他似的，把酒壺往上提。

小五子的內功幾已登峯造極，這點雕虫小技可說是不值一提。

劉石頭的酒壺又提高了一尺高，他的右臂幾乎舉到頭頂上，光景連三個鏢師也沒見過。

別說是沒見過，聽也未聽說過。

劉石頭被那股酒線支撐得站起來了。

他已無法開口——他是卯足了勁運足了力。

劉石頭的額頭已見汗珠子，小五子依然不放手。

小五子當然不鬆手，他若是放手，別人會以為他輸了，這種給對方面子的事，他可不幹。

劉石頭抖着一嘴大鬍子，雙目暴睜如炬，厚突的嘴唇閉成一條綫。

就在這時候，小五子開口了：「總鏢頭，你喝酒……」

劉石頭的嘴巴剛張開，便見那道酒線宛如酒箭也似的越過酒壺，濺了他一身。

劉石頭放下酒壺忙抱拳，道：「領教，領教，原來小兄弟眞有幾下子，佩服！」

小五子笑道：「怎麼樣，你要不要試試別的？」

劉石頭久走江湖，見風轉舵的事他做多了。

聞得小五子的話，忙欠身一笑，道：「夠了，夠了，小兄弟，再試，我自取其辱，人在江湖要識相，老夫這次眞心敬小兄弟一杯。」

他拾起小五子的酒杯，親自倒滿，放在小五子面前。

小五子有心再露一手，他站起身來笑道：「好，你既誠心敬我酒，我自然要喝乾的。」

就在這幾句話裏，小五子暗運氣功於右拳上。

他的右掌已變得紫黑一片，就好像塗上一層顏色那麼難看。

劉石頭瞪大了眼，他知道氣功練到至高境界，便會有一股不散眞氣，隨心所欲的游走全身。

三個鏢師幾乎驚呼出聲來。

小五子的右掌蓋住那隻酒杯，但見他的右掌左右半旋，忽然提高起來。

於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

那隻酒杯鑲在桌面上，杯中的酒業已緩緩脫離酒杯，那清澈的酒，宛如一塊透明的冰塊，不散也不變樣的貼着小五子的手掌被提了起來。

小五子低頭張口，一下子便把酒全部送入口中。

他笑了，笑得十分開心。

在惡人洞中，為了練氣功，他就被「瘋狗仔」陶民關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洞中七天七夜不放出來。

陶家拳法江湖一絕，但陶民還逼他苦練氣功。

學的時候常挨打，這時候小五子可抖起來了。

小五子起身走了。

他一直走到酒店外，劉石頭幾個人沒說一句話。

劉石頭不是不說話，祇是他四個人全傻眼了。

吉祥姑娘也呆若木雞。

等到小五子在酒店外傳來一聲哈哈笑，鐵蹄響動，劉石頭才醒過來。

劉石頭猛抬頭，大聲吼：「這是什麼武功？」

有個鏢師也叫起來：「總鏢頭，我看他是白蓮教的吧？」

劉石頭站起來，叫道：「小兄弟，慢點走，劉石頭誠心送你一程了。」

幾個人奔到酒店外，小五子早已馳出鎮外了。

小五子眞的不去兩狼山了。

他決定去青衣江，他心中也懷念着無憂島上的小彩，不知小彩已經變得什麼模樣了。

不過，小五子相信，小彩一定很漂亮，一定比吉祥姑娘好看多多。

小五子算算時間，從青龍鎮往青衣江得快馬趕路，近兩千里的路程奔向南方，路上是不能躭誤的。

時間過得快，但小五子的馬蹄也不慢，第四天天剛亮，他便趕到青衣江岸。

有座三間大的土屋子橫在江邊上。

那座土屋對小五子而言，當然很陌生，如果「大頭鬼」包藍他們來到，立刻就會知道，這兒就是八邪的最前哨，也是文公度特意設下的小據點。

「冷面小刀」成器與「死要錢」嬌嬌二人就曾在這兒住過，他們開了一家野舖子。

「刀公子」南英就是在這兒中了嬌嬌的兩種毒物幾乎死在嬌嬌的手上。

土屋被一把火燒了，前幾年又搭蓋起來。

西京總督府大劫案的風聲，好像早已被人淡忘。

土屋的上面也冒出了煙，裊裊的灰煙斜升空中，灰煙無聲似有聲，就好像青衣江水悠悠一樣，綿密哀怨中，還透着一股子無奈的蕭瑟。

馬上面，小五子奔馳了大半夜，一條羊腸小道把他引到這土屋前。

小五子還未下馬，土屋裏已跳出個怒漢。

這怒漢一副冷面孔，他瞪視小五子，道：「一大早你就上門了！」

小五子下得馬來，他把馬韁繩拋向怒漢，道：「弄好的草料餵！」

怒漢接過馬韁繩，咧嘴笑道：「客官，你準備過江去？」

小五子道：「我不過江！」

怒漢把馬拴在門口的馬樁上，立刻走進門。

小五子彈彈身上黃土，抬頭看向土屋內，有個粉紅影子閃出來。

小五子猛一看，不由笑道：「是你，嬌嬌阿姨！」

那粉紅影子站定了，白淨的臉孔上一團喜的道：「小子，你是誰？你怎麼認得我！」

小五子這時年十七，當年是個小孩子。

小孩子變大了，長相也跟着變得成熟多了。

但嬌嬌卻並未變，她這一輩子除了變老，模樣兒永遠是那樣子。

小五子一眼便認出來了。

笑着迎上去，小五子道：「嬌嬌阿姨，莫非你忘了！我是小五子呀，你們的嬌客女婿長大了。」

嬌嬌雙手按在小五子的寬厚結實的肩膀上，她仔細的看着，雙目俏皮的眨巴着，半天她大叫一聲：「我的天爺，可不正是當年那個搗蛋小傢伙！」

這時怒漢也奔過來，他一把拉住小五子道：「讓我看看，這小子是不是小五子？」

小五子仰起臉來閉起眼，道：「如假包換！」

不料，怒漢忽然雙臂用力，小五子身子立刻離地而起，便聞得怒漢大吼一聲，直把小五子往門外拋去。

突然其來的變化，令小五子吃一驚。

嬌客上門，應該是一番熱情招待，怎麼把人往屋子外面扔，這像話嗎？

小五子的人在半空中飛，就在落地的刹那間，忽然挺起腰幹往上反彈三尺半，翻了個觔斗落在地上。

小五子挺直身子落在地，一點聲音也沒有。

土屋內擠出兩個人，怒漢已嘿然怪聲，道：「看招吧，小子。」

一把短刀，發出耀燦的冷芒，曲線式的切過來。

小五子一聲笑，忽然賣個身法，斜刺裏推出一片掌影，立刻把怒漢逼得側掠不迭。

嬌嬌一聲尖叱，道：「我也算一份！」

她的話聲甫落，人已彈起空中，兩把短刀直奔小五子面門射來。

於是，老籐棍出現了。

小五子半旋身踢落兩把短刀，另一把短刀卻在這時候穿過棍影奔向小五子面門。

當年「刀公子」南英，就會以口咬住嬌嬌的這把刀，然而這把刀上抹有劇毒，不論打中或被咬住，敵人都難逃中毒之殃。

嬌嬌的絕活就是這三支短刀。

羅老大也有三把短刀，羅老大也給小五子三把，但羅老大的三把短刀，完全以招式取勝。

小五子並未張口咬，他早已清楚八邪幾個人的武功，七惡前幾年都告訴他了。

七惡不但把八邪的武功仔細告訴他，更把當今江湖上各大門派的武功路子也解說給他聽。

這是知彼功夫，小五子記得不少。

那怒漢在亮出那把精光閃閃的短刀時候，小五子就知道這人是成器。

小五子根本不用口去咬，他及時的噴出一口內家罡氣，「噗」的一聲便把短刀吹偏一寸。

夠了，祇吹偏一寸也就夠了。

就在那把刀快貼著他的臉皮時候，小五子的頭已往側偏離一寸，便也躲過那把短刀的切削。

老籐棍撒出一片棍海，嬌嬌「猴」的一聲彈開三丈遠。

成器的短刀回殺過來，卻又被封死在棍影之外了。

嬌嬌已大笑道：「別打了，別打了，這小子果然已經成精了。」

「冷面小刀」成器收起短刀，大笑道：「好小子，你一出現，我就猜得八成是誰來了，你那模樣兒……」

嬌嬌立刻接道：「模樣兒就像你小時候。」

她怕成器說漏嘴——說出小五子像南英，那就不妙了。

自從華陰劫寶回來，連七惡也不再提南英的名字，為的就是怕小五子追問，因為小五子長大了。

如果小五子追問自己的身世，這對七惡而言，實在是一項難題。

對八邪也一樣，小彩也打聽過自己的身世，她問得嬌嬌厭煩了，嬌嬌便指著青衣江，道：「我在江裏把你撈上來的。」

反手插回老籐棍，小五子笑道：「我就知道你們在試我的武功。」

嬌嬌拉著小五子，再一次的仔細看，她不由得喟嘆道：「見你長得這麼高大英俊，眞後悔我早生三十年，唉，老了！」

小五子笑道：「嬌嬌阿姨沒有老，你同當年在西京街上玩把式拉場子的時候是一樣，眞的是一個樣。」

嬌嬌伸手捏著小五的面頰，吃吃笑道：「不愧是七惡傳人，眞人面前謊言照說。」

小五子道：「如果嬌嬌阿姨老掉牙，我怎麼一進門就認出你來了。」

一邊的成器厲吼道：「好小子，你是說我老了？」

小五子道：「你當然老了，老眼昏花不認得自己人，你是眞的老了！」

成器怒道：「胡說，其實我一見到你，心中已知道是你了。」

小五子笑道：「可是你還是把我扔出屋外了！」

成器道：「祇有不認識你，才能下得了手，小子，我不妨老實對你說，我見到七惡中任何一人都是這樣，老子對他們沒好感！」

小五子道：「有時候你們不等於穿一條褲子？」

嬌嬌已笑道：「走，進去吧，先吃點喝點，你再說一說你這十年學的什麼。」

小五子道：「小彩呢？」

三人圍在一張桌子邊，嬌嬌吃吃笑道：「你找小彩？」

小五子道：「若不找小彩，我來青衣江幹什麼？喝青衣江江水呀！」

成器道：「你要成家？」

小五子道：「不可以？」

嬌嬌笑道：「小子，你的胎毛脫光了沒有？」

小五子道：「鬍子雖還沒有，胎毛都已褪盡！」

嬌嬌道：「事業未竟，何以成家？」

小五子道：「夫妻二人攜手闖江湖，豈不更妙！」

成器道：「妙？我看不妙！」

小五子一怔，道：「怎麼說？」

成器道：「我老實對你說，你同小彩的婚禮，我們已準備大事舖張，等吉日將到，七惡八邪便遍邀武林各派人物，一齊為你二人道賀，你小子急個什麼勁？」

小五子吃着肉，邊笑道：「是我小五子成家娶老婆，你們叫那麼多邪魔歪道的人來湊什麼熱鬧？我不喜歡！」

成器沉聲道：「我們喜歡！」

小五子道：「你們為什麼喜歡這種窮開心的熱鬧？」

成器道：「你小子不懂，這種事可以名利雙收！」

小五子怔住了。

他實在不懂結婚還會名利雙收的。

嬌嬌吃吃笑道：「小五子，我便仔細分析給你聽，你同小彩結婚，我們大張筵席，請來五湖四海道上朋友喝一杯，礙於我七惡八邪的老面子，誰不想盡方法弄來些稀世珍寶，做爲賀禮？」

小五子眨着眼睛聽，心中不是味道。

成器已接道：「等你二人踏入江湖，這些來賀的人，便立刻對你二人崇敬有加，對你二人在江湖上行事，可是大有好處。」

小五子冷冷道：「不稀罕，我小五子要憑自己的本事闖，不拉裙帶關係。」

嬌嬌吃吃笑道：「果然年輕人血氣方剛，需要在外面多碰碰，早晚把頭碰扁了，便知道老人言最值錢！」

她是「死要錢」，幾句話不離錢。

小五子推開碗，道：「小彩呢？」

嬌嬌看看成器不開口。

成器看看嬌嬌口不開。

小五子道：「難道我連看她一眼也不行？」

嬌嬌道：「這件事我得同文公度商量，我二人做不得主。」

成器道：「小彩正忙於練功，她還要苦練文公度的鍊子爪，祇怕……」

小五子道：「這麼辦，你們帶我去見見文大叔，我求他，祇要放小彩幾天假就成。」

嬌嬌道：「你等不及了？小子！」

小五子笑道：「一年之後我們圓房，這幾天我實在需要小彩幫我個忙，嬌嬌阿姨，你多擔待吧！」

小五子露出苦痛的樣子，還眞的打動了嬌嬌的心。

成器道：「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你非找小彩不可？」

小五子道：「這件事說來有點荒唐，但對我們未來可有好處，萬望成全則個。」

嬌嬌笑道：「別哭窮了，小五子，你說說，到底什麼事情呀！」

小五子道：「說出來倒也有點不好意思！」

嬌嬌道：「七惡的接棒人，還會不好意思？這太不可思議了吧！」

小五子道：「你們眞要聽？」

成器道：「我們本不想聽，最好你走人！」

小五子道：「連夜趕了兩千里，我怎麼會輕易走人？」

成器道：「那就快說吧！」

小五子道：「是這樣的，我在青龍鎭上同人打賭……」

小五子眞的把別家寨的事情說了一遍。

嬌嬌臉色一寒不開口。

成器大怒，道：「混帳小子，你可惡！」

小五子道：「惡人的接棒人當然可惡！」

成器冷笑道：「你怎麼拿你的未婚妻開這種玩笑？萬一姓別的小雜種摟著小彩登上床，你怎麼辦？」

嬌嬌也冷冷道：「未過門的老婆，就先送你一頂綠慘慘的大帽子戴。」

小五子道：「小彩若眞的給我弄來一頂大綠帽，那便是你們八個老混蛋不夠水準，調教一個女娃都失敗！」

成器大怒，叱道：「你罵我們混蛋？」

小五子道：「罵還好呢，如果小彩眞的給我弄上一頂綠帽子，說不定我還要來揍你們！」

連嬌嬌也忿怒了。

她沉聲道：「沒見過你這小沒良心的，老婆未討進門，就想打你的泰山泰水了，可惡！」

小五子笑了。

他打從心眼裏笑了。

成器道：「你還笑得出來？」

小五子道：「我爲什麼不笑，連你們八邪也說我小五子可惡，可見我眞的是個惡人中的惡人了，哈……」

「哈……」嬌嬌也笑了。

成器道：「聽你這麼說，你在打別家寨的主意，也同時在折騰震遠鏢局子，是嗎？」

小五子點點頭，道：「單單我帶的那些金葉子，再加上一顆大寶石，就夠劉石頭賠的了。」

成器道：「小五子，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小五子道：「祇要你答應小彩跟我去青龍鎭，我什麼事情都答應！」

成器道：「好，這話可是你說的！」

小五子道：「當然是我說的！」

成器道：「小彩如今在練一種氣功，十分陰柔的氣功，在氣功未練成以前，她必須不能破身，否則沒命！」

小五子道：「我懂，我也學過氣功，那半年我的罪可受大了。」

成器道：「你練成了？」

小五子道：「不就是羅大叔說的『拔陽回生氣功』？」

成器大笑道：「對，對，小彩學的是『摧陰滅絕氣功』！」

嬌嬌嘆口氣道：「想當年我們七惡八邪聯手摸進峨嵋金頂，盜了這兩種武功秘笈，不料祇有童男童女方可以練，想不到你同小彩佔了

便宜……」

成器道：「小五子，露一手我瞧瞧！」

小五子道：「小子遵命。」

他伸出右掌一陣抖動，只見那掌中現出一塊青紫色。

嬌嬌睜大了眼睛看。

她實在不敢相信自己所見。

成器更是金剛怒目的閉緊嘴巴。

小五子左手拿起一隻大碗，他把大碗放在自己的右掌上，於是……

於是那大碗竟然緩緩的懸空而起，停峙在掌上半尺高下，就好像有人用繩子在上面吊著一樣。

氣功練到這地步，幾乎算得登峯造極了。

緩緩吐出眞氣，小五子放下大碗。

嬌嬌目瞪口呆，便成器也張口說不出話來。

笑笑，小五子道：「雕虫小技！」

嬌嬌忽然尖聲道：「什麼？這還是雕虫小技？你已足夠列入武林高手之巔了，小五子！」

小五子道：「可以把小彩借我幾天吧？」

成器道：「每個月圓夜，小彩就安靜坐在無憂島之巔，苦練那乏味的吐納之術，你可不能忘了。」

小五子笑道：「我絕不會忘，二位放寬心！」

嬌嬌起身道：「走，我帶你去見小彩！」

小五子立刻全身緊張起來。

他的緊張是掩飾不住的。

小彩如今怎麼樣了？

小彩是否長得眞的比吉祥姑娘還要美？

嬌嬌領著小五子，二人登上岸邊的小舟，嬌嬌拾起船尾的搖櫓，翹起屁股搖著櫓，笑道：「小五子，我問你，天山惡人洞中七個老混蛋可好？」

小五子道：「嬌嬌阿姨，你是問候他們幾位了？」

嬌嬌道：「我恨不得他們一下子死光！」

小五子道：「眞是妙，你的話我也常聽到，他們也在咒八邪早點完蛋翹！」

嬌嬌不怒反而笑：「哈……」

小五子道：「你不恨他們？」

嬌嬌道：「我感謝他們！」

小五子道：「他們咒你早完蛋，你還要謝什麼？」

嬌嬌道：「你這就不懂了。」

小五子坐在船上看著江面的流水，聞言笑道：「我不懂的事情有許多，不過你告訴我以後，我就懂了。」

嬌嬌道：「邪惡之人是要被人罵的，別人越罵你，他的命越長，等到沒人罵，這人就完了！」

小五子似懂非懂的道：「你這是什麼說詞？」

嬌嬌道：「難道羅老大他們光是教你武功，沒有教你做邪惡之人的道理？」

小五子道：「教是教了，可是有許多還得我去體會，這次放我出來闖一年，就是要我體會許多惡人爲惡的大道理！」

嬌嬌道：「那麼，你就去體會吧，許多事情是不能言傳的。」

浪花兒拍打著船頭，發出碎碎的嘩嘩聲，有些兒像銀鈴兒發出來的那麼清脆，就好像當年在西京聽到小彩那天眞的笑聲一樣。

小彩如今長成什麼樣子？

她一定很美，因爲她小的時候就很美。

小彩也善良，小五子也記得，當年他與小彩二人躲在運寶物的大船後面船舵邊，小五子用刀子削割敵人的腳筋時候，小彩嚇得還以手捂面。

唔，小彩也很會撒嬌，五歲就會撒嬌，當年在十八盤荒嶺上，二人躲在林子大樹上，小彩就拉著小五子撒嬌，她不要小五子去冒險，可是小五子不懂，他那個時候還小，不懂得女人撒嬌。

現在他懂得了，因爲他長大了，他立刻發覺撒嬌好像是女人與生俱來的本領。

「萬人迷」白爾艷撒嬌的時候，總是先「哎呀呀」一聲叫，然後雙臂圈住男人的脖子，扭著屁股就坐進這個男人的懷抱裏。

羅老大幾人都有過這種經驗，小五子看得多了。

小五子想到這裏，便不由得抬頭看看嬌嬌。

「死要錢」嬌嬌正翹著大屁股搖木櫓，她發現小五子在注視她屁股，吃吃笑道：「小野貓想偷腥了？」

小五子道：「偷腥？什麼意思？」

嬌嬌道：「你難道不是在想入非非？」

她吃吃又是一聲笑，道：「你難道不是想我把褲子拉掉下來？好小子，你別打老娘歪主意，你是知道的，老娘把那東西放在第一，男人……嘿……」

小五子道：「嬌嬌阿姨你誤會了，我可不敢有那個壞念頭，更何況我也知道你十分喜愛銀子，沒銀子誰也別想碰你！」

嬌嬌道：「那你爲什麼衝著我的屁股瞧，我的屁股上有花兒？」

小五子笑道：「你的屁股無花似有花，一定比花還好看，不過我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君不邪扮成女人到趙其田的當舖去當那座頭向左偏的玉獅子，趙其田使陰，用毒酒不遂，又叫其子趙中與另一大漢合殺君不邪，結果不敵，趙其田也落在君不邪手上，但趙其田至死也不願拿出另一座玉獅子，趙其田之母為了子孫安危，拿出了……君不邪回柳條溝路上，江邊碰到介子仁夫婦與「江北黑梟」鐵占山，四老為了玉獅子躲避三十年……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為友捨命劫法場　三老感恩暗相助

司馬太白立把小船接近岸，玉獅子一對他收在懷中，跳上岸就去騎馬。

君不邪急問：「前輩，你騎馬去那兒？難道趕去南京玄武湖上的水上人家大酒樓？」

司馬太白已跨上馬背了。

他哈哈一笑，道：「老夫立刻去西域。」

君不邪聽得大吃一驚，道：「西域萬里，你老連夜趕路嗎？急什麼？」

司馬太白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當年我答應那位老人家的事，我怎能不快去做？已經誤了人家二十八年之久了，如果找不回來，老夫死不瞑目，如今好了，你果然未令老夫失望，哈……」

君不邪立刻也楞住了，他心想：「武功越高之人，最重言諾了，司馬前輩便是個重信義的人。」

＊　＊　＊

君不邪要一條小船幹什麼？他跳上了岸。

他也沒工夫去見見常在山的娘，因為他還要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且等那件事辦妥，他才會來見常大娘。

那件事就是去殺古來風。

惡師爺古來風不死，他自以為無顏去見在山哥一家人。

於是，君不邪連夜又往南京來了。這一次回頭路，他走得很輕鬆，也自在多了。

至少他已把玉獅子的事辦妥當了。

＊　＊　＊

從無錫到江邊，君不邪走了一天半。

君不邪繞過南京往西行，目的是前往江對岸的柳條溝，他決定先把牛天剛幾個人找到，大家好生地商議，如何的下手去殺那惡師爺古來風。

君不邪的心中，古來風非死不可。

君不邪心中有着踏實感，對付古來風這個專門陷害好人的惡師爺，實在太簡單了。

事情算是明白了，古來風為了姘上李寡婦，然後霸佔李寡婦的賭坊，惡師爺便把常在山拖到刑場砍了頭。

那年頭原本就是個黑白不分、是非難明的世界，權在誰手誰是爺。

君不邪也面帶笑，因為他也想到了屠仁常常說的話，「下南洋去闖天下」。

是的，就憑哥兒四人，齊心合力下南洋，只要兄弟們一條心，南洋的石頭也會變成金。

君不邪吃吃笑了。

現在，君不邪已過了江，奔到了柳條溝。

他發覺，柳條溝仍然是那麼寂靜，那麼荒涼，當初還不就是那個勘輿師萬大元的一句話，說什麼這兒地形二龍捧珠龍氣絕佳，才會引出「天南瘋虎」王偉山要霸佔于大戶的這條柳條溝，他買賣不成就殺人，于大戶的一家七口就這麼的死絕了。

君不邪這是在思前又想後，他想着這一切與他兄弟幾人何關，偏就把他們兄弟全都扯上關係。

三個月來他兄弟眞是苦啊，水裡火裡賭性命，眞是天可憐見，至今總算快出頭了。

君不邪高興啊！

他已翻過前山坡，轉到那座荒洞口了。

他抬頭，忽的有嗚嗚之聲傳來，只見洞口附近青草在慢悠悠地波動。

「誰？」

君不邪奔上去，他一驚，好大的一條巨蟒向他游來。

「花兒！」

君不邪早已知道這巨蟒叫花兒，巨蟒也會在君不邪練那蛇郎君籐杖上十二式杖法時候為君不邪餵招。

那巨蟒游近君不邪，直用蟒尾敲打地面，打得亂草紛紛，好像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君不邪見這光景，立刻大聲呼叫：「大牛、阿凱、阿仁吶，我回來了！」

他衝到洞口附近仔細看，附近石上有血跡，血跡已變了褚黑色，顯然已有幾天了。

君不邪見這光景急了，再看內洞，那塊石頭無異狀，而他一人也推不開那塊巨石。

回過身來，只見巨蟒仍然伏在洞口。

君不邪奔上去，伸手抱住巨蟒，道：「我的兄弟們呢？他們怎樣了？」

花兒只是以尾甩打地面。

君不邪又問：「花兒，我問你，你只需點頭，或是拍打尾巴，你懂嗎？」

花兒有反應，牠點頭。

花兒果然是蛇郎君的良伴，善通人性。

君不邪想了一下，道：「他們同人打架了？」

花兒點首，而且僵直地點着蟒頭。

君不邪道：「他們被殺了？」

花兒卻搖頭，君不邪心中一寬。

君不邪急問：「我的兄弟們被人抓走了？」

花兒立刻又點首不已。

君不邪楞然地喃喃道：「必是官家的人找來了。」

他忽地大吼一聲：「不好了。」

君不邪似瘋子一般，他推開花兒，拔身疾奔，口中狂叫着：「兄弟呀，阿凱呀，大牛唷……兄弟呀，屠仁吶……我不叫你們死！」

君不邪的腦海中浮現了兄弟三個人的模樣。

牛天剛，威猛得宛似少林寺大門邊的天神。

李凱，精伶的小個頭，一身輕功令人稱讚。

屠仁，那副動上刀子不要命的樣子，是個烈漢子。

君不邪也氣憤，必是三人中有人不聽他的話，隨便走出洞外，才被人發現的。

但，無論如何，君不邪再也定不下心神，他發足狂奔，不但走地有聲，而且是邊走邊吼。

他就快奔到浦口了。

他的動作早引得路人側目，以為這小伙子瘋了。

君不邪只是急得走了樣，變了形，頭上汗水也不抹，雙腿狂奔幾乎足不沾地。

忽的，有個漢子迎過來。

「君兄弟！」

君不邪猛一看，竟然是劉永山。

劉永山上前來，拉了君不邪就下船。

君不邪道：「太好了，送我過長江。」

小船上，劉永山道：「大前天你去那兒了？」

君不邪道：「別問了，什麼事情也比不過救我三個兄弟的事情急。」

劉永山道：「君兄弟，我那李大山李哥，這兩天守在知府衙門附近，而且……唉！」

「怎麼樣？快說！」

「李哥也花銀子買了三口棺材，準備李凱三人的後事了，唉，眞慘！」

君不邪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多少說多少，快說給我聽！」

劉永山道：「事情的發生，我同大山哥不知道，那天在岸邊，發覺三輛囚車過來，押囚的有官兵，有捕快，還有幾個江湖人物在裡面。」

君不邪聽得很仔細，他只聽不問。

他心中漸漸明白，必是閻王灘燒了，他們沒有找到屍體，便又找上了柳條溝。

劉永山又道：「這眞叫殘忍，囚車上三個人，屠仁與牛天剛二人身上還挨了箭。」

君不邪一驚，道：「箭？」

劉永山道：「是的，有二十名弓箭手跟在囚車後面，另有人馬近百人。」

君不邪聽得直咬牙：「可惡啊！」

劉永山道：「當時大山哥急壞了，又不敢接近，只好隨着囚車後面進了南京城。」

君不邪急問：「進城以後……」

劉永山道：「過了兩次堂，牛兄弟三人吃了不少苦頭。」

君不邪道：「我饒不了那個惡師爺！」

劉永山道：「君兄弟，南京府衙對强盜殺人犯總是關不了幾天就拉出菜市砍頭，他們說，官糧不養殺人犯，監牢不養吃閒飯的人，所以……」

小船頂住江岸邊，君不邪一躍上了岸。

「君兄弟，你打算如何下手？」

君不邪道：「出刀。」

「你能殺多少人？他們還有弓箭手！」

君不邪冷笑，因爲他衣內套上了金絲軟甲，那頭罩還在袋子裡。

君不邪沒料到，鐵占山老前輩的贈物，竟然會在這時候用上了。

君不邪當然不會在這時候進城，他去了一個地方，去了那家「南京大騾馬棧房」。

* * *

南京大騾馬棧房的大門內，那個伙計立刻認出君不邪，他木然地迎上來。

「客官！」

君不邪道：「我還能住那間房間嗎？」

伙計道：「你走後，我把房間上了鎖。」

他左右看看沒人注意他，立刻又道：「跟我來！」

君不邪跟着伙計走到後院一角，那伙計打開房門，他當先進去了。

「客官，你怎麼把人家趙家人殺了？」

「他們該死！」

說着，一張銀票塞過去，那是百兩銀子，伙計怔了一下，道：「這一回你又要殺誰？」

「別問那麼多，你就裝做不知道。」

伙計咬牙點頭了。

銀子還是可愛的。

* * *

君不邪又靜悄悄地住在那間房中了，他眞不知道如何下手去救牛天剛三個好兄弟。

君不邪外表看似沉靜，實際他急得心頭起火。

他有幾個問題不知如何下手。

他要救的是三個人，這三個人對他而言，一個也不能死。

他更明白，這三個兄弟必然早被打得奄奄一息，無法走動，他沒有呼風喚雨的通天本事把他們三人背走。

還有便是救了人，也必有一番惡鬥，他如何才能在包圍中殺出重圍？

還有一個令他擔心的，乃是那位頭皮被他削去一大片而血流如注的七省總捕「八方野龍」袁棟，到底又會請來了些什麼樣的厲害人物。

君不邪只有一個人，他眞的有些勢孤力單了。

這一夜他實在難以安寢。

「伙計！」

那伙計走進房門來了。

「客官，你有吩咐？」

君不邪道：「把你幹活時最破舊的衣衫取來。」

「你要髒衣幹什麼？」

「買一套，快去取來。」

伙計不多久，匆匆地取來一套舊衣褲，便是破帽子也拿來了。

君不邪換穿上舊衣褲，他對伙計道：「告訴老板，我出價買一套車馬！」

伙計道：「上一回老板問我，老馬賣誰，我支吾，反正給過銀子了。」

君不邪道：「你休提上回事情，我要見你們老板，這一回我要健馬一匹。」

伙計道：「眞正好馬再等三天，聽說北地來了一批馬販子，就快到了。」

君不邪道：「我今早就要！」

伙計匆匆要走，君不邪道：「我是菜販子，記住！」

伙計點點頭走了。

君不邪喃喃道：「天爺，我的好兄弟們呀！」

他有些怨天尤人了。

人到這時候都一樣，生死之事當然急，君不邪是人，他當然不會例外。

那個蓄着八字鬍的管帳來了。

「是你要一套車馬？」

管帳的摸着鬍子，上下看了君不邪，彷彿有些不大相信的樣子。

君不邪變了，不但穿得破，髮也亂，鬍也長，一隻眼大一隻眼小，還有點歪嘴巴。

這樣的人看上去就是個窮小子。

君不邪慢吞吞地道：「一套車馬多少銀子？」

管帳的再看看，道：「你買大車幹什麼？」

「販菜。」

管帳的道：「二百五。」

君不邪道：「你……公道！」

他取銀子，一張一張的大小銀票數了二百五十兩，一把交在管帳

手上，道：「給你！」

管帳楞了。

「好，好，立刻把車馬拉在院子裡。」

伙計忙着去套車，君不邪站在門口四下看，伙計把大車套來了。

君不邪坐上去，他把大車趕到江邊渡口去了。

他爲什麼把車停在渡口？

原來君不邪想到個主意，大概只有這個方法可行。

他的方法也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在接近菜市場那個殺人地方伺機動手。

* * *

渡船過了江，從江那面過來一擔擔的新鮮蔬菜，君不邪攔下七八擔，全部買了放在他的車上面。

君不邪趕着馬車進城了。

他下了決心，以後就是這個打扮，天天趕車來買菜，只要一看到菜市押來殺人犯，只要人犯是他的好兄弟，殺了人就上大車，一路衝出城門外。

君不邪很順利地進了城，他乃南京城混大的人，當然知道菜市在東大巷的街頭上。

那個地方有個四四方方的大場子，午時三刻菜市早已歇業，正是處決殺人犯之時。

君不邪剛把車子停在菜市一邊，忽地聽到有鑼聲傳來，附近有人道：「今天又要斬犯人了！」

君不邪聽得全身一緊，忽聽那鑼聲更近了。

遠處看過去，菜市不遠處有個告示牌，有個捕役在張貼告示了。

君不邪並不急於去瞧，他站在車後賣青菜。

斬殺人犯的消息立刻傳開了。

附近過來個老農道：「娘的，今天要殺三個人，三個人都是罪大惡極的殺人犯呀！」

又一人道：「這三個死囚連官家人也敢殺，一殺就是幾十人。」

「該死呀，他們該死。」

這話是君不邪說的，君不邪的意思是指被三個人殺的官家人該死。

但一邊有個菜販子道：「對，殺人者死，何況又是殺的官差老爺，當然該死。」

君不邪忿怒地瞪這菜販子一眼。

「午時三刻呀，咱們得早一點收市了，別叫差爺們來攆人，還得吃生活挨鞭子。」

君不邪賣菜是假的，只要有人出銀子，他不用秤，大把大把的抓。

於是那些買菜的都圍過來了。

有幾個菜販火大了，這是搶生意，要找君不邪麻煩。

君不邪笑了，道：「各位兄台，我這人最怕見殺人，所以今天賤賣，完了快走。」

果然，一車青菜半賣半送，君不邪提早收市。

君不邪把大車停到附近一家小飯館門前，他切了一盤雜餅，一壺酒，慢吞吞的吃起來。

君不邪邊吃邊看遠處，菜市場的菜販們已開始收攤子，有人已舉着皮鞭往這邊過來了。

小飯館的伙計站在門口道：「又要砍人頭了。」

君不邪不開口，他只是喝着酒，要死要活，且看今天這一拚了。

君不邪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他的三個好兄弟，如果他救不出牛天剛三兄弟，他寧願比他們先死。

君不邪看着大車，他的心情很緊張，因爲他想的就是要利用這大車，把李凱三人救上車，然後一路衝出南京城，再也不回頭。

當空的日頭就快正午了，那耀人雙目的陽光，令君不邪更加緊張起來。

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吼叱聲，開道的鑼聲很急驟，遠遠看過去，只見一批官兵捕快分兩排，中間先是人犯三個，人犯押在囚車上，人犯的頭上戴的是黑罩。

這個光景也奇怪，爲什麼把囚犯的人頭罩起來。

監斬官騎在一匹高頭大馬的馬背上，這位監斬官後面跟的是新上任的捕頭叫宮昌勇。

只因爲佟大年死了，姓宮的是從揚州調來的。

除了宮昌勇之外，尚有十二名捕快跟後面。

這一批押人犯的官兵共三十六個，有的背上背了弓箭，有的拿着長鐵鍊。

那個砍人頭的劊子手，把砍刀扛在肩頭上，大步跟在囚車後。

這時候，菜市場的正中央早已空曠得連一隻螞蟻也沒有，然而，四週幾十里外，却圍了上千人。

那年頭，殺人也很吸引人，看熱鬧的人有的是。

當然，這人羣中當然也有君不邪。

君不邪以爲，人犯在死前免不了吃人生最後一餐酒菜。

也許，他剛才吃的也就是人間最後一餐了。

他有些遺憾，因爲他對不起張小燕，他應該把埋在柳條溝後山上的那些于大戶的財寶，告訴張小燕，否則，那些令人們拚命爭奪的財物，便永無出世的一天了。

君不邪也想到一個人，不，應該是三個人，那就是一直要把他收做乾兒子的小桃紅、桃花、蘭兒。

小桃紅在酒國打滾三十年，老

來眞想有個兒子，然而，她看上的君不邪却似一匹抓不牢的野馬。

君不邪心中想到她三人，心中總是歉疚。

他此刻就在心中叨唸：「尹大姐，也許我們沒有那個乾母子的緣份，因爲我一直叫你大姐……我……眞的抱歉，令你失望。」

君不邪在出手之前，想得多……

他每次與人決戰，不會想這麼多的，但這一回不一樣，這一回是生死最後一決，而且，他以爲這一回他的勝數只有二成。

一個人知道自己只有二成希望，而仍然不顧後果地下手一搏，這個人不是瘋了，便是找死。

君不邪自以爲他就是找死，爲救三兄弟他就是拚着要死在三個好哥兒們的前面。

他要叫牛天剛三人知道，他，君不邪先他們一步上路了，哥兒們會在陰司裏會合的。

菜市場中央，分別列開陣式。

那個陣勢只一看就知道是殺人犯的場面。

有人抬過一張桌子，侍候那位監斬官大爺端坐上面，捕快們分別站在他後邊。

新到任的捕快貼身站，他還往人羣中梭巡着。

也不知他低頭說了什麼話，那位監斬官大聲吼。

「什麼時辰了？」

「回大人的話，午時已到，三刻尚欠一盞茶。」

「把人犯拖出囚車，準備行刑！」

「是，把人犯拖出囚車，準備行刑！」

立刻，幾個捕快走過去，每兩人架出一個手扣鐵鍊的死囚，拖拉到場中央。

不少人這時候舉首看當空。

更多的人在紛紛議論着，爲什麼人犯把頭罩起來，難道將死的人也見不得人嗎？

忽的，有人大聲吼叫了。

「稟大人，午時三刻已到。」

那位大人厲聲吼叱：「行刑！」

他邊叫，邊把三隻上有斬立決的死籤以紅筆勾過，抛在前面。

這就是開始下刀砍人了。

那人叢中，有個怒漢在一輛大車邊。

這個人正是君不邪。

君不邪剛剛坐上大車，他這就要趕着大車衝過去救他的好兄弟了。

他已抱定了必死的決心。

不料當他剛到大車上，抓起韁繩的時候，發覺大車上已擠坐着三個老人。

這三個老人，君不邪不陌生，令他看得一怔。

「是你們。」

有個老人嘿嘿笑道：「小子啊，別衝動，衝動你就上當了。」

另一老人道：「君小子，你別上當了。」

還有個老太婆接道：「你爲什麼不仔細看呀，七省總捕袁棟成了小小的捕快了。」

君不邪道：「是又怎樣，我就是找來拚命的。」

這三個老人可不是別人，正是那「江南雙魔」介子仁老夫妻，與那位「江北黑梟」鐵占山是也。

原來這三位老人家知道玉獅子的事已成過去，他們安逸地回到玄武湖上水上人家大酒樓，痛快的吃了個酒醉，第二天本打算找上白虎堂羞辱王偉山的，忽聽官家在柳條溝抓到三個殺人犯，他們三人緊張了。

三老在南京想辦法要救人，忽地發現了君不邪，於是，三老才決心暗中協助君不邪。

此刻，介子仁指着刑場，低聲道：「小子，你只一出現就上當。」

介老太忙加解釋道：「那些犯人必不是你的好兄弟，說不定他們是殺手扮的死囚。」

君不邪極目抬頭看過去，只見刑場上的劊子手在用布巾擦拭着那把殺人頭的刀，並未立刻下刀砍人。

君不邪全身一震。

忽聽鐵占山道：「我老人家如果老眼不昏花的話，那位高高在上的監斬官必是杭州的『鐵頭捕快』卜力。」

介子仁點點頭道：「不錯，好像正是他。」

介老太道：「娘的，對付一個小伙子，他們可也眞的勞師動衆呀！」

就在一頓之後，忽聽那位監斬官大吼：「脫去頭罩，行刑了。」

立刻，有個捕快把人犯頭罩抓下來，於是另一捕快道：「不對，不對！」

他吼叫的聲音大，在場邊的人聽到了。

「大人，不是他三人，他三人的案子尚未判吶。」

監斬官大怒：「荒唐，快回去，查明責任，必不輕饒，撤！」

只見這批人匆匆地自菜市場撤走了。

鑼聲已息，不必開道，百姓誰敢罵大街。

鐵占山雙目一亮，指着中間囚車的人犯，道：「天爺，那不是『中原一點紅』何玉春嗎？」

介子仁也吃一驚，道：「傳言姓何的刀法之快，江湖上無出其右。」

他頓了一下，又道：「姓何的出刀只見敵人身上冒出一點紅，這人就死了，中刀的人還不知怎麼中的刀。」

鐵占山道：「姓何的也被袁棟請出山來了。」

他對發呆的君不邪，又道：「小子，只那個姓何的，你就夠受了。」

介老太道：「姓何的扮成死囚，等你去救他三人，姓何的突然出刀，娘的，你還有命呀！」

君不邪臉色也變了。

變得更灰慘慘的。

介子仁道：「小子，咱們走吧，別再耗下去了，更別引起官家注意。」

君不邪抖開韁繩，木然地趕着大車。

君不邪開口了，他的話聲似哭：「爲什麼？爲什麼他們非殺咱們不可？」

介子仁哈哈一笑，道：「小子，道理只有天知道，人們只是任擺佈，認了吧！」

君不邪道：「我不會放棄的，我抱定必死決心。」

介子仁道：「你如果抛棄他三個不救人，小子，我們三個老人家也早棄你而去了。」

君不邪感動得落下淚。

「三位前輩，原來三位……」

鐵占山道：「別說些什麼肉麻的歌功頌德話，記住，一旦下手，你得全力以赴，我三人暗中助你。」

君不邪道：「謝謝，謝謝！」

鐵占山道：「謝個屁，有什麼好謝的！」

介子仁道：「小子，我老人家以爲，你弄個大車救不了人，反而害死人。」

君不邪吃一驚，道：「老爺子，你多指敎。」

介子仁道：「我老人家不知你口袋的銀子是否方便。」

君不邪這才一笑，道：「什麼都缺，就是不缺銀子，老爺子，你要多少？」

介子仁哈哈笑了。

君不邪一怔，道：「前輩！」

介子仁道：「你有用不完的銀子，我老人家一個子兒也不要，我是要你拿了銀子，快去買幾匹快馬，並備妥了馬鞍。」

君不邪道：「老爺子，你的話我明白，今天咱們去城外住棧房，那兒有馬匹。」

介子仁道：「把馬備好以後，由我三老騎去刑場附近，咱們只等你救人，然後由你們來搶坐騎，哈！」

介老太道：「眞是我的好老頭子，哈！」

鐵占山道：「那可是一場硬仗，你要做好萬全準備，別在要緊時候洩氣。」

君不邪笑笑。

他此刻頓覺不孤單了。

是的，江湖上講的就是恩怨分明，他君不邪找到了玉獅子，放了他三老的自由身，只這一點，三老就會拚力助君不邪了。

君不邪在最危難的時候，遇上了介子仁三老，他已覺出老古人說的那句話：「天無絕人之路。」

他趕着大車往前馳，忽的前面出現抬棺的人，棺材一共是三口，前面走的是女子，手上捧着招魂旗。

還有兩個女子走在棺材後，二人手上捧的是冥紙。

三個女子目中還有淚，三口棺材是紅木的。

趕車的君不邪吃一驚，怎麼會是她三人。

原來這三人不是別人，乃小桃紅、蘭兒、桃兒三女是也。

三女好像很傷心，一邊抹淚一邊行。

君不邪打算叫一聲，又怕被官家派的探子聽了去，他只好低頭只裝做不認識。

君不邪心想，反正菜市未砍人，小桃紅去了也是白去，三口棺材只好擺在菜市了。

君不邪心中發急，又無法叫住小桃紅三人，想着這一回自己差一點上當，打算找個機會去對小桃紅說去。

君不邪心中也想着，小桃紅雖然是酒國出身，却是十分夠義氣，只這麼三口棺材，就足以令君不邪感激了。

＊　＊　＊

匆匆地趕車出了城，又匆匆地把大車趕進「南京大騾馬棧」的大院裡，君不邪把那伙計找來了。

那伙計如今已把君不邪當成財神爺了。

「客官，你又回來了。」

君不邪指着大車上下來的介子仁三人，道：「弄兩間客房，還有，要乾淨的，三位老人家要安靜。」

他看看馬廐，又道：「北方馬販子們來了沒有？」

伙計笑笑道：「有消息，明天過午就到！」

君不邪道：「到時候三位老人家要買馬，這是大生意，你們好生招待。」

伙計撫掌笑笑道：「得，咱們這兒是有規矩的。」

「什麼規矩？」

「來往棧房的人要有騾馬才會接待，如果買牲口，住棧吃喝不要錢。」

君不邪道：「他們三位老人家，每人一匹就是三匹馬。」

他指指大車，又道：「我的馬兒上好料！」

那伙計立刻笑了，道：「客官，你還要如此打扮？」

君不邪道：「你又多口了！」

伙計一聽便閉緊了嘴巴。

* * *

二更天，君不邪走進介子仁夫妻二人的房中，那鐵占山也在座。

君不邪道：「三位前輩，我想前往知府大牢去看看，看一看我那三個兄弟怎麼樣了。」

「很慘！」介子仁道。

一怔，君不邪道：「老爺子，你知道？」

「想也知道。」

「怎麼說？」

介子仁道：「他們三人幹掉多少捕役呀，如今被捉去大牢中，不死也得蛻層皮。」

君不邪道：「我更應該去看他們。」

「有什麼用？救得出他們來嗎？如果救不出來，去了無益反有害，引得姓袁的火大，不定先廢了他三人，你豈不是坑了他們。」

君不邪默然了。

是的，他去了也救不出三人來。

鐵占山道：「閒言免了，說出咱們的計劃吧！」

介子仁道：「小子，你可要聽仔細了。」

君不邪道：「前輩指點。」

介子仁道：「我們三老騎在馬背上，停在菜市直通南城門的街邊上，你是救人，先救他三人出困，一路往我們這面衝過來，等我三老接近，你出招搶我們，我們三老拍馬衝，立刻帶着他三人一同出南門。」

介老太太道：「這個動作要快呀，小子。」

君不邪道：「我爲了救我的兄弟三人，拚上性命是應該的，可是，如此以來，豈不連累三老？不行不行！」

介子仁對鐵占山道：「這小子有良心吧！」

鐵占山點點頭，道：「令我老黑鐵十分感動，哈……值得爲他出刀！」

君不邪一怔，道：「三位老人家還要爲我兄弟出刀？萬萬不可！」

介子仁叱道：「混帳，只有你解放我們，我們就不能幫你呀，豈有此理！」

君不邪一怔，介子仁又道：「便是以後遠走高飛吧，也是愉快的！」

鐵占山道：「小兄弟，如果我三老不出手，便是孫悟空也休想得手。」

他指着城內，又道：「七省總捕加上個中原一點紅，就足以令人頭痛了，你還想殺人？救自己吧！」

介老太太道：「別說廢話了，把實際計劃快說出來。」

於是，客房中說話的聲音突然降低了，低得叫人以爲這客房是空的。

* * *

好大的一條渡船，船上裝載的不是什麼京廣雜貨，也非是糧食油鹽，而是三十二匹純種塞外健馬。

渡船靠上岸，七個馬販子先上了岸，其中一人牽着一頭馬走前面，然後兩邊各三人，把船上的馬拉上岸。

一錠銀子抛船上，那是由「南京大騾馬棧」的管帳付的渡江費。

現在，這三十二匹健馬一擁進了棧房的大院中，馬的嘶叫聲，立刻便把客房中的客人們引出來了。

各地買馬的人不少，由買一匹到買三五匹的都有。

棧房的伙計早爲君不邪安排了三匹健馬，而且很快地爲三匹健馬配了鞍。

對於伙計的表現，君不邪十分滿意，當然，這伙計又發了個小財。

* * *

君不邪回到他房中，剛開了房門，立刻令他吃一驚，房中坐着一個人。

他再細看，更是一怔。

「是妳！」

是個女子，她正是「繩上飛燕」張小燕。

張小燕見了君不邪，立刻投入君不邪的懷中了。

「阿邪哥，嚇死我了。」

「妳怎麼來了，而且……」

「我一路暗中找來的，你變了樣，可是我一看便知道是你，昨天我也去菜市，我眞想出去拚命，可是我又不能，我是在城門附近發現你的，我暗中找來了。」

君不邪道：「妳來了，太好了。」

張小燕道：「我以爲你昨天沒有回來，刑場上官家防守太嚴密，我以爲阿凱大牛他們……」

君不邪道：「我也幾乎上當，阿燕，他們那是個圈套，爲我設下的圈套，那些官兵之中，掩藏着許多武林高手，七省捕頭在裡面。」

張小燕驚道：「如你所言，他們一些希望也沒有了？」

君不邪道：「阿燕，妳來了就好了。」

張小燕道：「我如果能做的，你吩咐，我可以把命賭上，我不在

乎！」

君不邪道：「不，我怎麼能叫妳也把命賭上？」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本來想冒險進城的，妳來了，我就不用再去了！」

張小燕道：「找我嗎？」

君不邪道：「妳去，這幾天守在府台衙門附近，替我盯牢知府衙門的惡師爺古來風。」

「古師爺？」

「是的，此人非死不可！」

張小燕道：「姓古的是個惡刀筆，南京不少人恨他入骨，可也怕他七分。」

君不邪道：「咱們兄弟就是被這惡師爺所坑，姓古的當初與白虎堂暗中勾結，霸佔于大戶的產業，于大戶一家被白虎堂派出的殺手所害，姓古的把在山哥拉去做替死鬼，幾次下手要坑我兄弟，閻王灘也是他導演的，我想，昨日刑場那一幕，八成也出自這惡師爺的詭謀！」

張小燕一聽，冷冷道：「壞透了，眞可惡！」

君不邪道：「所以他非死不可。」

張小燕道：「只爲這事嗎？我這就去。」

君不邪道：「阿燕，找妳還有更重要的一件事，這件事非對妳細說不可！」

張小燕一怔，道：「是什麼事？阿邪哥！」

君不邪忽的拉開房門，他左右仔細看一遍。

外面沒有人，那個伙計早就去前面招呼幾個北方來的馬販子們去了。

君不邪指指大床，然後掀開棉被。

張小燕羞得低下頭，道：「阿邪哥，你……你……你是不是要來……呀……」

張小燕是不會拒絕君不邪的，如果君不邪需要。

她一邊往床上坐，還伸手解衣扣。

張小燕心中也納悶，這是什麼時候呀！

君不邪如果此刻還急於搞男女關係，那才叫做「餓着肚子唱山歌——苦中作樂了。

君不邪急忙拉住張小燕，別解衣扣了。

他拉開了棉被，把兩個人幪在被子裡，這光景又令張小燕想到當初她與君不邪二人在閻王灘以毛毯幪住的那兩天日子，苦是苦點，却也有趣。

張小燕在被子裡面摟緊了君不邪，笑道：「好吔，回味過去，總是美好的，是不是？」

她用力地吻上去了。

君不邪却閃開了嘴巴，低聲道：「別胡鬧了，我把這件事告訴妳，妳不能對任何人去說！」

事情聽起來滿嚴重的，張小燕豎起耳朵不動了。

君不邪的聲音很低，低得便是他自己也不一定聽得清，但張小燕緊張了。

聽了幾遍，無從知道，但張小燕却吃驚的道：「這是眞的嗎？無第二人知道？」

「除了我們四個人之外。」

「那是我聽到的最嚇人的事情，我……」

「不要再說了，這件事交代妳之後，我再去救他們，心中也安多了，不再有什麼遺憾了。」

張小燕道：「對於在山哥一家，便是沒有這些財寶，只要阿邪哥的吩咐，我一樣會盡力的，當然，小桃紅尹大姐的將來，我一樣會照顧……你……」

原來君不邪爲了那埋藏的幾箱由于大戶家挖出來的財寶，打算夤夜去找張小燕的，却想不到張小燕找來了。

他把二人幪在被子裡，把埋寶的地點，仔細地對張小燕解說個詳細，令張小燕大吃一驚。

君不邪再把將來照顧常在山一家與小桃紅三人的事，也交代了張小燕，他安心了。

張小燕更痛苦了。

因爲君不邪這就等着專心爲救牛天剛三人的性命而拚死一搏了。

張小燕端正了秀髮，她匆匆的走了。

張小燕當然是前往府衙附近，打探古來風的消息。

君不邪不留張小燕，因爲此刻不能分了心亂了神。

送走張小燕，君不邪打坐練氣，一時間，這間房中又沉靜了。

* * *

第二天，又是一個豔陽初冬，當地人說，暖七一場雪，那意思是說，這樣暖和的好天氣，連暖七天必會有一場雪要下。

至於爲什麼，很多人並不深究，就好像人們只看官家砍人頭，只知道殺的是强盜，什麼樣的人物，他們就不再多問了。

有告示貼在城門下了。

告示上面繪了三個大人頭，紅筆從人頭斜畫一道，這表示今天午時要殺這三個人了。

從畫像上看，那就是李凱、牛天剛與屠仁三人。

這種告示也特別，既是要砍頭，何必再繪圖形貼出來，爲什麼？

這當然是手段，也是陰謀。

這也表示，要正面的幹了，而

不再僞裝了。

君不邪看着就冷笑。

君不邪又再重施故技，他一大早就守在渡船口，他把鄉人送進城裡的青菜收買了一大車，當然，他又是鄉下佬的打扮，趕着一車子的青菜進城了。

他明白，只有僞裝才能平安進城，只有賣菜，才會去到菜市場，因爲那地方也是官府殺人的刑場。

菜市場當成刑場，此事由來已久，當初那位官老爺選在菜市殺人，當然是因爲菜市人多，在人多的地方殺人，自然看的人也多，這樣的殺雞儆猴，效果當然奇佳，也叫那些爲非作歹的人收斂，到底，人命只有一條，死了，死了完蛋操！

只不過，這種效果可對一般人，如對君不邪這種義薄雲天的人，是起不了絲毫作用。

君不邪趕着一車的菜來了。

君不邪的車子仍然停在前天他停車的地方。

生意還眞不錯，未到午時便把一車的菜賣完了。

當然，他並未賺錢，如果仔細算一算，他好像或多或少的賠了幾兩銀子。

君不邪當然不會在乎這些。

他只關心他的三個好哥兒們。

於是，君不邪拉着馬車又到了附近那家小飯館了。

又是一壺酒，一個平盤，那店家早就認識，他就是前日來吃喝的「菜販子」。

店家的記性佳，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了。

店家拉把椅子坐在君不邪對面，笑笑道：「別走了，看看殺人再回程。」

君不邪道：「又要殺人呀，殺的是什麼人？」

店家已呵呵笑笑道：「嘿，英雄人物呀！」

君不邪聽得心中一震，道：「什麼英雄人物？殺人犯就是殺人犯，還什麼英雄呀？」

老板似是不太高興地道：「嗨，什麼殺人犯，那是當權派們說的！」

他重重地哼了一聲，道：「我問你，你聽過他們出刀殺過好人了？他們沒有，他們是講義氣的勇士，歷來官家不振，總得出幾個好樣的同他們對抗吧？」

君不邪心中熱熱的。

店家又道：「你瞧瞧，已有人甘心花銀子爲他們把棺材也買來了，他們如果眞的是江洋大盜，誰也不會爲他們叫屈，他們吶，聽說都是本地人呀！」

君不邪道：「你老好像對他們十分瞭解！」

店家道：「我沒見過，可也聽過！」

他忽然看看四週，壓低了嗓門，又道：「你知道虎丘山莊白虎堂嗎？」

君不邪道：「這與白虎堂何干？」

店家冷笑道：「你不知道吧，那我告訴你，南京地方最大的黑道門派就是白虎堂，白虎堂兵多將廣，也有上千人馬，可是被這三人殺得灰頭土臉死了好多人，這消息傳來，南京城不少人拍手哈哈笑，因爲，嘿……白虎堂與官府有勾結，小兄弟，黑白聯手呀，百姓就遭殃了，如果不出幾個像他們這樣的英雄，天理何在……」

君不邪嘆了一口氣，他垂下了頭。

官家把他們當成殺人犯，百姓拿他們當英雄，便是拚死吧，也要拚個轟轟烈烈的死。

君不邪也以爲，祇聽了這話，已是了無遺憾了。

有道是，人世之間走一遭，權勢難買萬古名。

還有人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君不邪明白，古來多少英雄人物揚名後世，他們哥兒幾個雖沒有這個奢想，但總得叫人不能失望。

店家見君不邪垂下頭來，伸手拍拍君不邪的肩頭，笑笑道：「小兄弟，你聽了也別難過，便是他們被砍頭，死了，可活在咱們心中，他們是雖死猶生呀！」

君不邪雙目一亮，但目中隱見淚光。

他以爲他們哥兒幾個是孤單的，可憐的，無人瞧得起的小人物，不料……

他能不激動得落淚嗎？

店家忽地指着內院，又道：「小兄弟，冥紙我已買了一大堆，紙船也有是三層的，娘的，他們被砍頭，我們百姓心中難過，我燒冥紙，叫他們陰司路上餓不着，燒紙船，我叫他們乘船下南洋去。」

「下南洋？」

「是的，下南洋，聽說南洋是個好地方，人們自由不打仗，吃飽了喝，喝足了跳，你知道八仙爲甚麼過海呀，哈哈……八仙也想去南洋逛一逛！」

君不邪笑了。

是的，屠仁一直打算殺了惡師爺古來風以後，兄弟們攜手下南洋，共創一片新天地，聽說那兒是世外桃園。

君不邪以爲，祇怕那是奢望了。

他想着已無希望，不由得猛喝幾口酒，再把盤中菜吃光，看得店家一瞪眼，道：「兄弟，你是不是

討厭我對你窮囉嗦呀！」

君不邪搖頭，道：「再來一壺酒。」

店家笑了。

＊　＊　＊

君不邪一共吃了多少酒？他不記得了，祇不過再多的酒也不在乎。

君不邪祇在乎他那三個被抓的兄弟。

於是，遠處又傳來鑼聲。

那鑼聲聽起來很刺耳，也震撼人心。

大街兩邊又有人羣出現了。

再看菜市場這面，那些未賣完的菜販們，也祇得挑起菜擔往四下散去。

鑼聲宛如巨杵，一聲聲敲打在君不邪的心坎上，君不邪雙目一亮，厲芒倏現，他在咬牙。

街頭上轉出一隊官兵來，這些官兵一共三十六個人，手上端着槍，快到菜市場，便開始跑步走。

他們一邊跑一邊吼，菜市場上的人們急忙往四週閃躲，一時間好像亂了章法。

等到這三十六名軍士分站在場邊上，立刻有幾個捕役把桌子椅子也抬來了。

那位是甚麼官？沒有人知道，祇見他威嚴地下了馬，身邊十八名捕快兩邊站定，再後面，八個手持不同兵刃的大漢押着三輛囚車過來了。

劊子手也了得，牛蛋眼翻得大，砍刀擱在肩頭上。

那囚車上的囚犯有三個，這回未再戴頭罩，祇見三人已是血乾臉皮破，披頭散髮，幾乎難辨其人。

但君不邪在飯館門口看得清，那可是他的好兄弟牛天剛三個人呀。

君不邪見他三人反手被扣，鐵鍊套上了脖子，雙足也上了鐵鐐，心中那股子怨恨，幾乎就要爆炸了。

十名弓箭手守在場子邊，他們拉弓搭箭，準備射人了。

祇聽那位官爺大聲吼道：「帶囚犯！」

每個囚車有兩個漢子，他們打開囚車門，拖出了早已不成人形的牛天剛三人。

牛天剛把身子猛一挺，厲聲吼罵了。

「他娘的老皮，甚麼地方也可以殺，爲甚麼拉來這菜市場，操你娘的！我那阿邪好兄弟是不會來上你們當的。」

屠仁接着罵：「奶奶的，七省總捕呀，你奶奶的！你今天做了爺們三人，阿邪必會一個一個地宰光你們……」

李凱更是尖聲叫：「我的好兄弟阿邪兄，你今天如果出來上當，你他娘的就是王八蛋，咱們永遠也不會原諒你，阿邪喲，快走開，兄弟們變鬼會助你的，助你殺光這羣狗腿子！」

「叭叭叭！」

有個怒漢是捕頭，這人好像是杭州來的卜力，他掮了李凱耳刮子。

李凱口中被打出血，他忽地吐在卜力的臉頰上。

卜力拔刀，李凱却笑了。

忽的，場邊還有人在叫好。

屠仁大叫：「開刀吧，這個世界不好過，快送爺們去天國！」

牛天剛也吼叫：「屠仁，阿凱，兄弟們一齊上路吧，娘的，也殺了不少狗腿子們，咱們這是玩刀人，瓦罐不離井邊破，這個下場不算甚麼。」

三個人高談闊論了。

那位官員一聲吼：「跪下聽判！」

牛天剛大罵：「判你媽的老皮，開刀吧，兒！」

屠仁已仰天哈哈笑了。

三人不跪也得跪，有人在他們後面踢他們的腿。

三個人又像跪又像爬，那官員已高聲判了。

「你們三人與另一幫兇，殘殺官兵七十二人之多，又殺了白虎堂幾十人，罪大惡極，着令當衆伏法！」

「叭」的一聲，一根斬立決的紅籤拋下地。

牛天剛三人齊聲笑。

不料就在這時候，未聽聲音，未見徵兆，一團幽靈似的人影宛如天外飛虹，駁着一團紅光飛落而下。

那人，正是君不邪。

君不邪全副力氣彎得緊，落在地上，立刻就見兩個拖拉牛天剛的漢子死在地上。

君不邪出刀疾揮，砍斷了牛天剛足上脚鐐，再劈開牛天剛脖子上套的鐵鍊。

這動作祇在刹那間。

牛天剛抖開鐵鍊，地上抓起兩把刀來了。

君不邪再把屠仁的脚鐐也砍斷，未及再砍，已有四個漢子圍上來。

這時候，君不邪開口了。

「大牛，擋住他們。」

果然，牛天剛掄動兩把鋼刀，拚命把阻住飛過來的四個漢子。

君不邪已把屠仁的身上鐵鍊削斷。

君不邪下手重，李凱的脚鐐也斷了。

有個半百捕頭大叫：「是火焰刀！」

（未完・十七）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小原弄清了李清在父母之命下與車雲有婚約，黯然離去。兩小在楊林處發現了扮成車伕的羅旭與金梅，並發現了篷車內被制住穴道的陰美華，二人相救，不料反被陰美華制住押到「坤幫」……兩小碰到「七子」之五追擊「棍王」毛嵩和「豹娘子」季紅，因此出手相救，並以兄弟相稱，兩小拿出二千萬巨款交給毛嵩季紅，準備籌建「坤幫」……

異母姐妹爭小原　婦妾和諧不尋常

小原心頭一涼，絕對想不到。就算是不同意這門親事，似也不必下煞手的。

可以想像，以第七招來接第九招的情況。

「蓬」地聲，小原根本站不住摔了出去。

在地上滾動尚未止住，一腳又到。這一腳踩在他的左肋下部。

即使未踩實，小原也一陣眼前發黑。

小原又滾了出去。

他尚未站穩，一掌又到。

他以為這是第八、九兩招的拼湊。

小原知道，若以第九切應付，可能接下。

只不過他相信，一旦亮出第九招來，可能對方會第十或第十一招，那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了。

小原還是沒有施展第九招。

甚至第八招也未用，如他用了，他說什麼對方也不會信了。

他要使對方相信，僅會七招。

他以為對方還會下手，那知趙雲卿忽然停手不攻了。

小原眞摸不透這些老女人的心理。

當然也包括霍奇花在內。

小原站起來，拍拍身上的泥塵。

趙雲卿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攻擊你，而且看來似乎要下煞手似的？」

「晚輩不知道！」

「我想試試你，看看是不是好材料！」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是的話，我可能教你七招以上的武功。」

「不知前輩會十幾招？」

「反正總在十招以上就是了。」

「前輩試過的結果呢？」

「不太好也不太差，我要考慮一下！」

小原以為，這位長輩並不是他事先想像的那樣。

在他的想像中，李清的母親必是一位慈藹可親、寬宏大量的婦人，可是現在看來不是如此的。

她善於偽裝而且詭辯。這一手就像有人一腿在門內一腿在門外，却問李淳風他要進入還是退出，如說他要進，他就會退。另外手中有隻小鳥，問李隻鳥是死的還是活的？如說是活的，他一用力就是死的了。

小原道：「前輩知不知道，李照還在不停地迫害李清？不久前還俘過她……」

「知道。」

「可是伯母似乎和霍前輩交情不錯。」

「上一代和下一代是兩回事。」

「伯母似乎並不太關心李清的安全。」

「那怎會？她是我的女兒。」

「伯母知不知道，不久前李清被李照押在『坤幫』之中，晚輩也被制於該幫，被陰美華陰姑娘所救，而救李清的除了陰姑娘之外，還有車雲？」

「知道。」

「他們在一起？」

「人家是未婚夫婦，你何必管別人的私事。」

「晚輩却深信，李清不喜歡車雲。」

「如果她不喜歡他，自會經常去找你。有嗎？」

小原默然一會，抱拳道：「前輩，後會有期。」

「小原，我勸你放手吧！」

小原道：「晚輩以為，到了該放手的時候，我會放手的……」

小原奔出三里左右，又悄悄折回。

他實在不敢相信，她的疑點太多了。

他發現趙雲卿居然和霍奇花在一起。

只不過二人談話聲音很低，小原不敢太接近。

現在至少他証明了一件事，這兩個女人一個鼻孔出氣。

她們到底怎麼會如此接近，大婦與小妾眞能建立情感？還是她們之間有某種利害關係，她們目前不得不暫時合作。

這一點，小原以為極有可能。

霍奇花會十招以上「天門玄功」招術。

趙雲卿當然也是，甚至比霍會的還多兩招。

在感覺上(小原和二人都動過手)小原試出趙的威力要比霍稍大些，隱隱覺得她可能多會兩招。

這種絕學，只要多會兩招，幾乎就可以穩吃。

為甚麼趙雲卿好像並不太關心自己的女兒？

* * *

兩小又來到一家賭場中。

由於小原的記憶近乎百分之九十的復原，賭技大為增進。不論是賭牌九，骰子或「梭哈」，都大有斬獲。

只不過都是些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

賭了一個下午才贏了三十萬左右。

掌燈之後，有位六十左右，神態儼然，目光充足的中年人要賭骰子，而且要求大枱面。

兩小正中下懷，一拍即合，他們都不怕大，就怕太小。

這位中年人的衣着並不華麗。

只不過他把銀票往枱上一攤，大約是五六千萬兩之鉅，一片嘩然，他問兩小有多少賭資？

小楊道：「你賭多少，我們一定能配合。」

中年人道：「把賭資亮出來吧！」

二人身上只有百餘萬兩。

小楊道：「身上不會帶得太多，不過三五千萬兩難不倒我們，不知尊駕信不信？」

中年人道：「在下相信這一位……」

他指指小原。

小楊道：「怎麼？我就姥姥不親，舅舅不愛？」

中年人沒回答，另外幾家最多只有二三十萬兩的枱面，這當然已算是闊綽的了。

中年人擲了個七點。

小原擲了個八點。

其餘都未超過七點。

小原收了第一把。大約十萬左右。

第二次小原九點，中年人七點。另外幾家多未超過八點，但有一家居然擲了個「豹」子。

只不過這一家是注最小，只有兩萬五。

小原作莊，連吃四把。

只不過第五把中年人全推了出去。

小原道：「多少？」

「四千多萬兩！」

小原心裡一沉，上次贏了兩千萬兩，就以為是個天文數字了，這次要是贏了四千萬，建幫費就完全解決了，但要是輸了呢？

中年人道：「在下相信小俠，看你不像個不守信之人，如想賭這一把，對結果却要負責任。」

小原道：「那是當然！」

「如果拿不出來……」

「不會拿不出來的。」

「那就好，在下不得不再三招呼！因為這不是個小數字！絕對不是兒戲！」

「當然！」小原看看都下了注，全神貫注，力佈五指及掌心，可以說，任何一根指頭都可以控制。

他擲了個九點。

九點當然很大了。

只不過還有很多更大的點子。

中年人一擲，再擲，一片嘩然，又是「豹子」。

小原剛才本是要「豹子」的，却只是九點。

他隱隱以為，此人能遙遙控制骰子的動向。

可以說這是一個高手，比胡葉還高明。

只是不知道比之「千疤賭王」丁六壬如何？

其餘幾家都不足道，只有一家

贏。

小原賠了這一家，收了其餘的小注。

中年人坐着不動。

小楊道：「再賭，繼續下去。」

中年人道：「四千萬先結了帳再賭不遲。」

小楊道：「你這人看來也不怎麼有氣派，好吧！結就結吧……」自袋內掏出五張銀票選了一張。

把這銀票往此八面前一放，數十隻眼睛都盯在票上。

旁觀的人也都看到了，都叫了起來。

面額正是四千萬兩。

小原也怔了一下。

這工夫衆人爭看這張可能是世上最大面額的銀票，小楊却拉着小原匆匆往外走。

本以爲這中年人富有，看來這兩個小子，才眞正是富家子弟呢，甚至還是巨宦大佬之後呢。

就算是「錢到賭場，人到殺場」吧！這數字也畢竟太大了些。

兩小出了鎮疾奔二十里左右，到另一鎮上入住一家客棧，叫了酒菜到後院來用。

小二帶着二人來到後院後離去。

不久送來了酒菜。

送酒菜的小斷離去之後，這工夫自內間走出一人，竟然一坐坐在客位上，而且拿起筷子就挾菜吃了起來。

這人正是在賭場中贏了四千萬兩的中年人。

小楊道：「老兄，你挺自來熟啊！」

中年人笑笑道：「四千萬兩換一頓吃喝，這可算是古往今來最最昂貴的一頓飯了吧？」

小楊道：「老兄，甚麼意思？」

中年人自袖內取出那張銀票，道：「小子，你不知道僞造銀票是犯了國家的律法……」

「僞造？你可別血口噴人哪！」

「怎麼？這張銀票不是你的？」

小楊拿起來，裝模作樣地看了好一會，一拍桌子大聲道：「這是我付你的銀票嗎？」

「怎麼？不承認了？」

「不是我付的我爲甚麼要承認？」

「好，這一張就算不是你的，請問，你是幹哪一行的？幹哪一行能有四千萬兩銀票？」

「怎麼？你是在問案？」

「沒有個交代，就會有人如此審問你的。」

「我看你是找痲煩來的！」

「就算如此吧！二位總是犯了法。」

「你以爲縣大爺會爲你這個老『郞中』主持正義？」

中年人笑而不答。

小楊一筷子戳去。

中年人用筷子一格，小楊的筷子脫手飛出。

小原一驚，道：「且慢……」

他用筷子一格對方的筷子。

中年人一翻腕，用筷子攻小原的曲澤穴。

這是臂上的重要穴道。

如被這等高手戳中，這條臂也就廢了。

小原急切中，就用上了第八招。

這人用第九招破解了。小原忽然想起了第十招，但是，他發現，這個人也可能是想掏他的底，引他施展，看看他到底會多少招？

就連上次在「坤幫」中遇上的霍奇花以及以後又在外遇上趙雲卿，都好像在有意無意地揭他的底牌。

她們似乎都想知道小原到底會多少招？

小原也以爲，這的確是個秘密。

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會多少招？

這人再用另一新招攻來。

小原以爲這可能就是「天門玄功」的第十招了。

小原以爲，如果對方這一招是第十招，他剛想出的就是第十一招了。他現在一下子會了兩招。

因爲對方一用這一招，他就想起來了。

只不過小原絕不使用這兩招。

他以爲，此人也會「天門玄功」十招以上，這件事太不尋常了，李家的男人，似乎也只有男主人李楚才行。

可是這人不會是李楚。

因爲此人既不像李照，也不像李清。

小原一退，此人沒有再攻。

小楊道：「你是甚麼人？怎麼會『天門玄功』十招以上？」

中年人道：「原野，你說實話，你會十幾招？」

小原道：「只會七招！」

「如不說實話，我就要討回四千萬兩！」

小楊道：「說了就不要這四千萬了？」

「對，可以考慮。」

小原道：「很可惜，我也很希望多會些，只是僅會七招，如今會七招的人太多了……」

中年人離座撲上。

小原不能不接了。而小楊也非動手不可了。

一對一，仍然不成。

原因是兩小都使用七招以內的招式。

中年人却用了八招以上的招式。

兩人連連挨打，小原就是不用第八招以上的。

中年人道：「你不亮底牌也不成，因爲我知道你曾經用過第八招以上的『天門玄功』。」

小原不出聲，全力應付。

中年人道：「只要坦誠說出來，我可以成全你和李清……」

「你能？」

「對！我可能是唯一有此權力之人。」

「你是李清的甚麼人？」

「我是車雲之父車大空……」

兩小心頭大震。

此人未必能左右李清的意願，但是此人的「天門玄功」却十分霸道，估計要比霍、趙二婦多會幾招，也許至少多會三四招以上。

小原道：「我只會第八招，還是和李照動手，勾起了回憶想起來的，再多一招也不會了。」

車大空道：「不，你應該會十三招以上。」

小原一楞，道：「但願我會的更多！」

此人繼續動手，兩小被砸個滿地亂滾。

這樣打下去，不久就會被打死。

只不過，車大空停了手。

也許他以爲小原技盡於此了吧，或是另有想法。

兩小渾身痠痛，呼呼牛喘。

小原道：「尊駕曾說可能成全晚輩和李清，試問車大俠非李清的直系家長，如何成全？」

「如果我認爲你有出息，就有可能！」

小楊道：「怎麼樣才算有出息？」

車大空道：「資質高超，是天生練武的胚子，另外，當然還要忠誠坦直了。」

小原道：「在下是不是練武的胚子，不敢自詡，但自信是夠忠誠坦直的人了……」

車大空道：「你學了多少招都不肯坦白。」

「車大俠總要相信別人才行！」

「好吧！讓我觀察一段時間再說。」

車大空說完就走了，兩小許久未出聲。

二人出去，看了一下之後回屋，小楊道：「他姓車，而且他的兒子和李清有婚約，他怎能考慮成全你和李清的婚事？這太離譜了吧？」

「當然，這有點矛盾！」

小楊道：「此人居然會這麼多的『天門玄功』！」

「所以車家的人說『錢洞』的主權是他們的，也有可信之處。」

「你以爲此人的身手比之趙、霍二位前輩如何？」

「只高不低。」

「他爲甚麼要成全你和李清，果眞如此，他兒子怎麼辦？」

「總之，李、車二家的關係十分奇特。」

小楊道：「我發現了一個破綻。」

「甚麼破綻？」

「我是指趙、霍二人之間交惡的破綻。」

「她們之間很和諧，却使人相信她們勢同冰炭。」

「對，而且車雲到『坤幫』去協助救人，也在演戲。」

「總之，車家和李家都是一家人？」

「有那麼一點趨勢……」

* * *

這是揚州明月居酒家。

明月居也是揚州第一大酒樓。

「二十四樓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即明月樓的由來，在此可以看到一些名橋「遺蹟」。

兩小慕名而來，時近午牌，客人却不多。

原來已近年關了。

那知二人一上樓，不由心頭一震。

這樓上的四個人全是兩小所認識的。

有趙雲卿、霍奇花、李清和車雲。

這四人在一起，兩小所猜想的似乎全對了。

小原抱拳爲禮，拜見了兩位長輩。

趙、霍二人讓座，叫小二添了杯箸。

席間車雲向兩位準丈母娘敬酒，然後再向李清敬酒，李清也喝了，只是未向兩小敬酒。

兩小向趙、霍二婦及李清敬酒，也未向車雲敬酒。

車雲對李清道：「阿清，我們共同向二位長輩敬酒。」

李清和車雲同時舉杯敬了酒。

小楊道：「李姑娘，妳也和原野共同敬二位長輩一杯酒，表示一點敬意。」

小原端起杯子，李清沒有端杯。

小原自然臉上無光，幾乎想拂袖而去。小楊更不必說了。

只不過小楊輕輕扯了小原的衣襟一下。

旁觀者總是比較客觀而冷靜的。

李清不端杯，這無異承認了她和車雲的正式未婚夫婦關係了。

當然也否定了和小原的關係。

霍、趙二人很自然而稍有喜色。

車雲眉飛色舞。

小原當然是坐立不安了。

小楊道：「看來李姑娘好像是李、車兩家之間的一道橋樑，也是兩家關係變數的一個籌碼。」

霍、趙二婦微微色變。

小原以爲小楊說的沒有甚麼不對而不出聲。

李清還是低着頭吃飯。

只不過小原却聽到細小聲音道：「你們走吧！」

小原相信這是李清的口音。

她是以「蟻語蜨音」說的。

小楊爲好友不平，又道：「爲了武功而犧牲親生骨肉，正人君子是不會作這種事的。」

霍奇花臉色一寒道：「小子你有甚麼資格在此放肆，胡說八道！」

小楊道：「我是沒有資格，但小原有資格。我是代他發言的，因爲李清李姑娘和他有婚約。」

「一句戲言當了眞！」

「如果終身大事可以戲言，我也可以在兩位前輩面前戲言了！二位前輩不介意吧？」

霍奇花道：「只要不是胡說八道，我們絕不介意。」

小楊搔搔頭皮道：「只怕未必吧！」

「怎麼？你信不過我們二人？」

「不是不信，而是要看是甚麼事情而定！」

「放心！你儘管說！」

趙雲卿似要阻止霍奇花讓小楊發表議論，因爲她看出小楊天不怕地不怕，口沒遮攔。

只不過霍奇花已出了口，不能收回。

霍比較粗枝大葉，城府不深。

小楊道：「兩位前輩請告知，和車家是甚麼關係？」

趙、霍二婦臉色驟變。

趙雲卿道：「你們二人到街上去逛逛，順便帶些好的水菓回來，但不要躭擱太久……」

車雲當然求之不得。

李清似也沒有反對，只是偷偷地看了小原一眼。

二人下樓而去，小原知道二婦不願他們的晚輩聽到某些事，而小原也不知道小楊要說甚麼。

話多必失，小楊有點後悔了。

「說吧！」趙雲卿粉臉凝霜道：「你要把剛才的話解釋清楚！」

小楊道：「我的意思是，你們兩家到底誰才是『錢洞』的主人？」

趙雲卿一字字地道：「少玩花梢，你剛才要說的，絕對不是這些話！」

小楊道：「前輩以爲晚輩要說甚麼？」

霍奇花道：「你小子話中有刺！」

小楊道：「有沒有刺我自己却不知道。」

小原一看不妙，道：「二位長輩，我們要告辭了！」

霍奇花道：「把小楊留下，你可以走！」

小原道：「要留下一個就把我也留下吧！」

趙雲卿道：「多留下一個也無所謂！」

小楊道：「要留下我們二人，可也沒有那麼容易！」

霍奇花道：「小子，你們已經中毒了！」

「是自我那寶貝父親手中弄到的毒物？」

「不錯！」

「我是他的兒子，我身上會沒有毒？」

二婦微驚，趙雲卿道：「你也施了毒？」

「對，但有點抱歉，中了此毒，功力減褪一半，而且全身會奇癢難熬……」

二婦一試眞氣，果然如此。

這工夫小楊把一顆解藥放入小原口中。

霍奇花道：「小楊，你要是不給解藥，你老子的安全可就無人可以保障了……」

小楊道：「我老子是武林中使毒的第一把手，妳們要動他，可要酌量點！對不起，我們要先告便了……」

兩小下樓，小楊還打着「哈哈」。

兩婦何等身份，氣得臉都綠了。

趙雲卿道：「奇花姊，別怕，車雲身上有解藥！」

「我知道！」霍奇花道：「小楊剛才要說甚麼？」

趙雲卿四下看看，又傾聽了一下，才低聲道：「還會說甚麼？還不是我們二人和車家的事……」

「噢……噢……」霍奇花二人臉露殺機道：「他怎麼知道？」

「我也想知道！」

「所以要盡快解決一下！」

「但要作得技巧點才成！」

「當然！這件事非同小可！」

二人互視一眼點點頭，表示這件事的確是非同小可的。

兩小上了街，遇上了李清和車雲。

小原打招呼時，特別注意李清的表情。

也可以說非常注意她的眼神。

小原以爲李清並非那麼絕情。很可能她有苦衷，不得不對他表示冷淡。

小楊道：「李清，小原有幾句話要對妳說。車雲，你迴避一下。」

車雲道：「迴避一下？你是誰呀！」

小楊道：「我是你的大叔的乾爹！」

車雲立刻出了手。

小楊正中下懷，他就是要激怒車雲和他動手的。

一旦動上手，小原不就可以和李清談情了嗎？

小楊的點子，總有一籮筐的。

小原也猜出小楊的用心，立刻走近李清，道：「阿清，妳不會是眞的不要我了吧？」

李清低頭不語。

「阿清，是你母親對妳施加壓力的嗎？」

李清不點頭也不搖頭。

小原有點惱火，道：「如果你喜歡車雲，你就點頭，我絕對不會再糾纏妳了……」

李清仍然低頭不語。

一個人不講話，眞叫人沒有辦法。

小原本以爲此刻可以趁機談談情話溝通一下，想不到她一言不發，這使小原根本摸不透她。

此刻小楊已落下風。

這是必然的，就算小楊學了第八九招，却因爲他祇能用到第八招，不敢亮出第九招來，自然吃虧。

車雲是把「天門玄功」的招式溶入他們車家的武學之中，大概已用到第九和第十招了。

小楊只能用到第八招，如何能招架得了？

眼見小楊要失招挨打，小原只好上了。

這麼好的機會，她居然未說半句話。

滿盆滾燙的熱水，就算放在冰天雪地之中，也不會凉得那麼快呀！小原接下了小楊。

小楊走近李清道：「李姑娘，小原對妳可算是全心全意了！妳到底對他有甚麼……」

絕對想不到，李清扭頭向明月居奔去。

連一句話都不回答。

以楊金虎的脾氣來說，他沒有馬上X她八輩祖宗，那已經是夠有涵養的了。當然小楊仍然罵了一句三字經「X你娘！」

小原和車雲動手，他不正或用第九式第十乃至於第十一招，却把這三招中的招式和第七招以前的式子合用。

甚至於還加入他那位前盟主老子的劍招之中。

這樣運用未必有太大的威力，車雲却摸不透。

五十招後，二人未分上下。

祇聞明月樓上傳來霍奇花聲音道：「車雲，回來吧！和他爭實在是太沒有意思了！」

車雲聞言立刻收手，回明月樓去了。

小原一肚子火，無處發洩。

正好尚和風和馬東風在一邊窺伺，小原找到了出氣的對象，勾勾指頭道：「你們過來！」

馬東風道：「我們爲甚麼要過去？」

「叫你們過來就乖乖地過來！」

二人當然不便過來，因爲剛才大打出手，圍觀的人不下百餘人，武林中人少說也有一、二十人之多。

小原道：「小楊，代我教訓他們一頓！」

小楊往上一撲，二人聯手上了。

這兩個空門中人，以前堪稱大師級的人物。

這一年來，他們現了原形，眞正是虛名浪得。

小楊以第八招招呼，一下子就把二人逼退了三四步。

四周有人叫好。

另外有人道：「能擊倒最好看！」

還有一個人更絕，道：「要人家擊倒，也總得來點甜頭鼓勵鼓勵呀！丟啊！丟啊！」

原來是叫人丟碎銀子及制錢，他自己先丟了。

由此可見，這兩個「三奇」中人是多麼沒有人緣了。

他們只會第三招，這怎麼成？他們怎能擋住一些通俗招術加入第八招中。

當然，一僧一道雖落下風，却還不至於立刻失招。

小原上前一出手，就是第九招和第十招以及第五招的混合體，「啪」地一聲，把馬東風砸出五六步。

二人對小原既怕又恨。馬東風挨了揍也不敢反撲，二人匆匆鑽入人叢不見了。兩小再去明月樓。

霍、趙、車及李清四人已經走了。

兩小就叫了菜飯在樓上邊用邊談。

「小原，你要放開點！」

「我很放得開！我看穿了！」

「小原，我以爲李清必有苦衷。」

「旁邊無人，她爲何一言不發。」

「小原，你忘了明月樓上有她的兩個長輩了？」

「她怕與我交談被她的母親看到？」

「八成如此。」

「我以爲，只要嘴唇動一下我就能聽到，但明月樓上的人聽不到，她却未說半句話！」

「我在一邊觀察，她不像是負

心的樣子。」

小原道：「小楊，只能說她是個孝女，所以……」

「她大可不必……」

「爲甚麼？」

「小原，我不想說……」

「噢！對了，你在明月樓上似乎又把要說出的話吞了下去，當時你想要說甚麼？現在可以說了吧？」

小楊道：「我當時說溜了嘴，幸好及時打住，但是她們似已起了疑心，她們不會放過我的。」

「甚麼事？」

「大約是八九天前深夜，我睡不着，就到後院去想心事。你是知道，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想傳家父母三五招『天門玄功』……」

「結果呢？」

「還是打消了此念，因爲後患無窮。」

「怎麼會？」

「因爲他們學了三、五招之後，必然還要第六、七招，乃至於八九招，永無止境而不勝其煩！」

小原點點頭。

小楊道：「我在後院散步，就是想這件事，但是，忽然聽到很熟的口音在後街上邊走邊談。」

「是誰？」

「就是趙、霍兩個婦人。」

「她們談了甚麼秘密，你對她們似乎不大尊敬！」

「她們談的是一件驚人的事——月事未來。」

「月經不通？」

「對，却不是有病月事不正常。」

「莫非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潯陽江上不通潮』？」

「你很靈。」小楊臉色一肅，點點頭。

儘管李母反對李清和他的事，小原仍然視她爲長輩，就連對霍奇花也有起碼的敬意。

可是，月事不來，且暗示懷了身孕，這怎麼可能？

因爲大俠李楚已去世了三四年了。

果有此事，她們腹中的孽種會是誰的？

小原道：「小楊，對長輩千萬要愼言。」

「我敢大膽的懷疑那些岸然道貌的人，因爲他們也是人。」

「當然！但是，你沒有證據，怎可……」

「我當然有證據。」

「甚麼證據？」

「她們在深夜約凌晨丑時叫開了一個大夫的門求診，那位大夫是此間百里內的名醫。但是大夫上了年紀，不願診治，二婦以一錠五兩重的金元寶作爲診療費，大夫經不住金錢誘惑而接待了她們。」

「你當時也跟了進去？」

「對，我就在天窗上。」

「你聽到了甚麼？」

「大夫是老經驗，一把脈就證明二婦懷了孕……」

小原失聲驚呼。

在他的心目中，這兩位長輩是絕對不會荒腔走板的。

當然，這想法也太單純了些。

小楊道：「她們報出的年齡是霍奇花四十一，趙雲卿三十九，都是還可以生育的年紀。」

「以後呢？」

「霍奇花問那大夫，能不能打掉？大夫警告她們，太遲了，孩子太大了些，如果要打，危險太大。大夫叫她們另請高明的大夫！」

小原一言不發，却不停地搖頭。

她們可算是「藏拙於巧，寓濁於清」了。

小原想了很久，忽然想出了一點端倪。

這可能就是車、李兩家能異中求同可以共存的註脚了吧。

小原受過李楚前輩的恩，他對李楚的死，一直抱着一絲懷疑，儘管李清說父親是在靈動之後往絕崖下跳到半途時又想停止下墜而往上升時，因而墜下摔死的。

小原以爲這件事有調查的必要。

* * *

尚、馬二人在這小鎭的大街上遇上了呂景文。

在目前來說，可以用這十個字來形容呂景文，那就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五子」和「二奇」加上一些女人投靠了「坤幫」，都很風光，只有呂景文特立獨行，不隨波逐流。」

也正因爲如此，連「五子」中人都欺負他。

現在就來了麻煩。

「五子」中的四子（楊啟宇不在內），在街上趕集，五人都提了一些東西，他們遇上了呂景文。

金萬廸道：「呂景文，你來幫忙拿一下！」

「對對！」「趕月叟」道：「都交給他代拿。」

呂景文冷冷笑道：「能給光棍打大傘，不爲飯桶當軍師！就憑你們這幾塊料？」

雷道人道：「怎麼？你還要賣弄『三奇』的架子？」

「呂某沒有甚麼架子！」

「那就爲我們拿着！」

呂景文掉頭就走，還吐了口唾沫。

「風雲子」道：「我看咱們要把他的脾氣改一改了！」

四人放下手中提的東西往上一圍。

呂景文不喜歡在街上動手。

看來他是非動手不可了。

可惜他是「三子」之一的超然身份，現在却已經不超然了，因爲「七子」中這四子，每人都已學了一兩招以上「天門玄功」，呂景文却只學了一招。

不出二十招，呂景文就招架不住了。

四個人邊打邊哈哈，嘩笑不已。

這工夫兩小也在人叢中觀看。

小楊道：「幫不幫？」

小原道：「當然要幫！」

「如何對付這四個人？」

「你的點子多，看着辦吧！」

小楊分開人牆進入，首先揪住金萬廸的褲子一扯，「刷」地一聲，褲子一裂爲二。

他還沒有看清是誰，大叫道：「是哪個缺德鬼王八蛋！」

一看是小楊，也不敢罵了。

這工夫小楊一脚踢在雷道人的外腎上。

雷道人尖叫一聲蹲在地上，雙手捂着下體直「哼哼」。

「趕月叟」自後攻上，「風雲子」自左側出了手。

他們全力猛攻，以爲可以得手。

結果未出五招，「趕月叟」的頭髮被揪住摔出，「風雲子」被砸了一掌，一連退了六七步之多。

四人不由駭然。

由此可知「天門玄功」的霸道了。

這也就難怪，有很多高手爲了此學而不顧身份和尊嚴，甘願低三下四地跟在人家屁股後面。

這四人正是如此。

小楊是楊啟宇的兒子，在身手方面，就連楊啟宇本身也很稀鬆，小楊更是不行，而現在却陡然間一躍，成爲頂尖大高手了。

當然，這要歸功於小原。

小楊如此厲害，小原自不待贅言了。

四人灰頭土臉，正要開罵。

小原大喝一聲「站住！」眞絕，小原一聲「站住」，四人一個也不敢跑。

圍觀的一些武林中人不由大笑。

小原道：「你們四個雜碎向呂大俠道歉！」

四人互相觀望，誰也沒有動。

小原道：「我數一三，到了『三』字還沒有道歉，我就要你們爬着走出這條街！」

小楊道：「不爬也成，都把褲子脫下套在頭上！」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

如果他們重視身份，沒有爭名奪利，爲了幾招武功甘爲「坤幫」所利用，就不會有今日之辱。

他們那知收斂含蓄的人生大道理？

古人說：居盈滿者，如水之將溢未溢，切忌再加一滴；處危急者，如木之將折未折，切忌再加一搦。

金萬廸這個守財奴最怕死。俗稱「無本商人」，可知他的財富多是不用本錢弄來的，這種人一旦有了錢，就怕活不長久。

於是他向呂景文兜頭一揖，道：「呂大俠，在下一向欽服你，這完全是一場誤會……」

呂景文懶得理他。

這工夫「趕月叟」道：「呂大俠，剛才不過是開開玩笑，你怎麼可以當眞，在下就此向你道歉！」

「風雲子」抱拳道：「呂兄，對不起……」

雷道人扭頭就走，似乎不想道歉。

小原道：「雷道人，你爲何不道歉？」

雷道人道：「殺了我也不道歉！」

「爲甚麼？」

「因爲呂景文過去射我一鏢，上面淬了毒，用淬毒暗器之人，我就瞧不起他！」

呂景文正色道：「呂某一生中從未用過暗器，所謂淬毒暗器之說，那更是無稽之談了！」

小原道：「我敢保証，呂大俠不會用淬毒暗器。」

小楊道：「金萬廸，你們以爲呂大俠會使用淬毒暗器嗎？」

金萬廸吶吶道：「也許不會！」

小楊道：「你他娘的說話非用『也許』『可能』或者『差不多』一類模稜兩可的字句嗎？」

金萬廸道：「我沒有見過，不敢武斷。」

小楊道：「『風雲子』，你說！」

「風雲子」道：「呂大俠不會用暗器。」

「趕月叟」也急忙附和道：「在下也以爲如此！」

雷道人冷冷一笑，道：「那麼我也道歉！」

他向呂景文兜頭一揖，掉頭而去。

似乎對這三個人倒了胃口。

小原道：「你們走吧！最好別再爲『坤幫』爲非作歹了！那個幫會是不會長久的。」

三人唯唯喏喏，而金萬廸的褲子裂開，三大件看得清清楚楚，捂着前面，就露出了屁股，捂着屁股就露出了前面。

引起了一陣轟笑。

有人在人羣中大聲嚷嚷：「各位，這就是武林中頗有名氣的所謂

『七子』中的人物哪!」

小原抱拳道:「呂大俠,我們談談如何?」

呂大俠抱拳道:「不是少俠,呂某今日又受辱了!」

小楊道:「呂大俠近來遇上過這種場面?」

「是的,半月前遇上了尚和風和馬東風。」

三人來到一家飯館,小楊去叫菜,選酒。

小原道:「呂大俠可否幫個忙?」

「少俠自管吩咐!只要呂某能力所及!」

小原道:「吾等要成立個『乾幫』,與『坤幫』對抗,而且已有了經費兩千萬兩,只是缺少人手規劃領導……」

呂景文道:「規劃勉强可以,領導則不敢當。」

小原道:「呂大俠絕對可以勝任。」

呂景文喟然道:「過去不知天高地厚,別人賜予『三奇』的名號就泰然當之,如今看來,只怕三流人物也比呂某高級多了。」

「呂大俠,『天門玄功』我可以奉送七招!」

「這……」呂景文一驚道:「七招?」

「是的,呂大俠我信得過。」

「你忘了我也利用藍芝挖過你的絕學。」

「我相信呂大俠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是的,爲了找那姦殺我妻的兇手,一直在找絕世武學,可是……」

「前輩知道兇手是誰?」

「見了他我會認識他,我叫不出他的名字。」

「不用說,這個人應在五十以上了?」

「五十左右,身手奇高,老實說,他的武功倒是有些近似『天門玄功』呢!不過我不敢確定!」

「甚麼?『天門玄功』?」

「是的,雖然我不敢確定,但當今之世,還有哪一門武功高過『天門玄功』的?」

小原苦思了一會道:「五十左右,武功類似『天門玄功』,這會是誰呢?大概有多久了?」

「賤內被害,已有八九年了,那時賤內才二十七歲!」

小原以爲,如今會「天門玄功」的人太多了,大約在十八個以上。

只不過在七八年前可就少之又少了。

五十左右會「天門玄功」的男人大致只有二人。

一位是「錢洞」主人李楚。

另一個就是車大空。

這二人任何一個,會作這種事嗎?

小原道:「呂大俠,如你有了七招『天門玄功』,可願去協助齊、胡及毛、季等人籌備『乾幫』嗎?」

「當然!」

小原在這兩天之內,傳了呂景文七招。

事後小原問小楊,道:「小楊,你以爲如何?」

楊金虎道:「如今要藉重他,非傳他『天門玄功』不可,而且三兩招也不管用。我贊成!」

小原道:「你說殺呂妻之人是誰?」

「這可不好胡猜。」

「對,不可胡猜。」

「在你的印象中,李楚李前輩的爲人如何?」

「絕對是一位君子,一位可敬的長者。」

「你以爲車大空呢?」

「只見過兩次,無法下評語。」

「會不會還有第三個會『天門玄功』而年在五十左右的人?」

「我也不知道。」

楊金虎道:「我們要留意這個老色魔!」

「小楊,你以爲李清她到底是……」

(未完・廿一)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